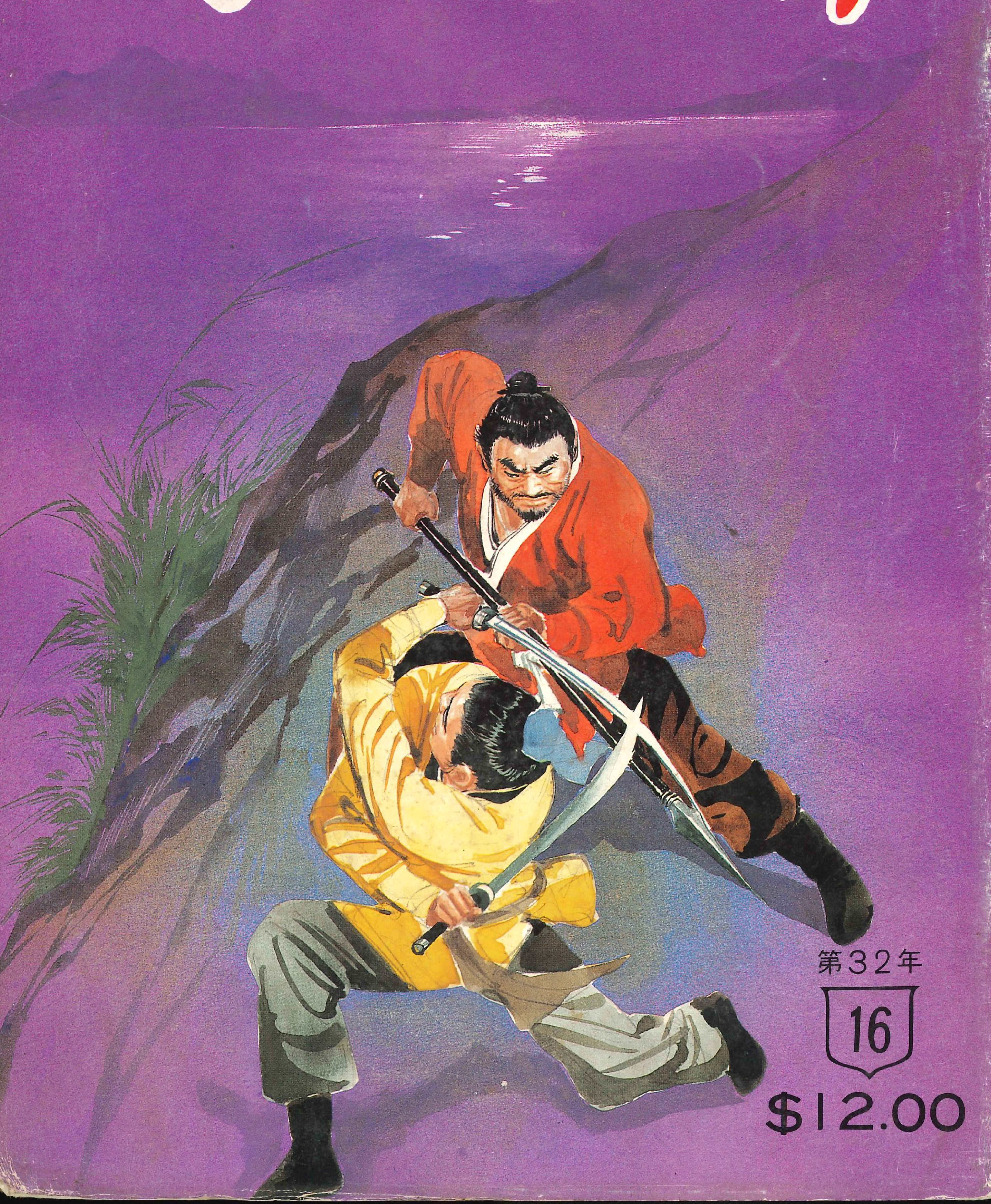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16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中國吉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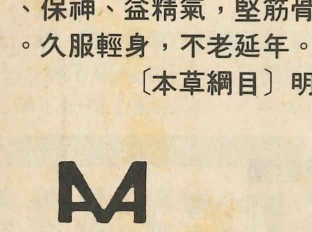
野生 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華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所撰著「尋龍八部傳奇故事」之續篇「龍山驚雷」。

內文描述龍晶珠被選美入宮的張青奴奪去之後，交給徐茂公，徐茂公來到龍山試相天下英雄，看誰是眞命天子，江湖羣雄聞風而動，同上龍山，都希望試相入選，先得龍晶珠，後得帝位，其中也有李後主的後人陳家三霸，不甘先帝吟詩塡詞丟了江山，暗圖復辟，其中的主角李靖，穿插於故事要角之中，引出了一段動人心弦、曲折迂迴的故事來，最後到底是誰得到龍晶珠？讀者細心閱讀後，自有分曉。

*　　*　　*

新篇「白馬素衣小溫侯」乃麥穗先生所著，由今期起連載刊出，另一新篇「鼠竊奇俠」乃凌霄所著，也在今期刊登，名家佳作，篇篇精彩，請各位一讀爲快。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智勇擒山貓」。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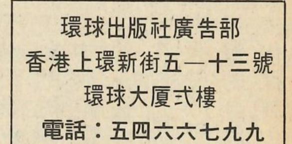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6期

（總號16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尋龍八部傳奇故事

蕭顯·文
可飛·圖

龍山驚雷

龍山聚會 志在奪珠

摧心老魔風馳電掣，向龍山之巔疾射。前面的達摩禪師、大龍潭老人片刻已失了踪影。

摧心老魔不由暗歎道：「老和尚、老怪物幾可以氣御身，當今之世輕功達此境界者，唯此二人而已！」不由催動身影，急急向前射去。

驀地，一道石壁堵在眼前，石壁之上刻字四行，道：「諸山何處是龍眼，舊日龍眼今不眠；聞道龍隨雲霧去，不應只雨一方田！」

刻痕猶新，而且顯見是以大力金剛指力徒手刻雕。摧心老魔不由一怔，暗道達摩老和尚的功力當眞可稱超凡入聖了，又知自己已抵龍山之巔。

摧心老魔掠過一叢樹林，忽地眼前一亮，登時令他心頭一震。、樹叢前面是一片偌大空地，山地之上是一堵如刀削的峭壁，中隔一道寬達五丈的無底深淵。

空地上各處角落已聚了不下千人，男女老少持槍佩刀握劍，均引頸仰望削壁。

削壁與山地隔了一道無底五丈寬深溝，削壁之巔，此時挺立着一位神采飛揚的年輕道士，道士雙手高擎，十指合攏，緊握一顆形如石卵的寶珠，陽光下，寶珠閃閃生光，華彩萬道，竟可與驕陽爭輝。

摧心老魔一眼就認出削壁上的人，就是他曾極欲劫而得之的臭道士徐茂公，他手擎的，自然是那顆萬人垂涎的龍晶珠！

摧心老魔再向各處掃視一匝，但見山地各處，幾乎已羣集了武林各門各派。摧心老魔自負並未反悔一事，因此他臉上那塊黑布依然牢牢幪着，也因此沒多少人認出他的眞面目，但他卻把各門各派的來路均瞧得一清二楚。



山地西面的一塊巨石上，挺立三十六位束獸皮、握大刀的黑臉漢子，摧心老魔一見便喜道：「好啊！南蠻三十六洞洞主也到了，這場鬧劇當眞好看之極了！」

山地西面，與南蠻三十六洞洞主相隔不遠，站了數條漢子，摧心老魔暗地皺眉道：「嘿嘿！蝎子幫的幫主飛天毒蝎子赤八！」

* * *

摧心老魔曾與飛天毒蝎子赤八鬥掌，他的摧心掌雖然把赤八擊倒，但他的掌心也立即紅腫，幸虧他立捨赤八，盤膝運氣，把赤八的蝎子毒逼出，不然摧心老魔賴以成名的雙掌便完了，他才知飛天毒蝎子赤八的毒蝎神功厲害。

離蝎子幫幫主飛天毒蝎子赤八等人不遠，站了一位身軀胖大如鯨的大漢，摧心老魔自然認得他便是巨鯨幫幫主閃電抹香鯨司馬鯨！別的不說，單是司馬鯨那一手絕招鯨吞神功，摧心老魔就自認並無多少勝券。

更令摧心老魔皺眉的，是閃電抹香鯨司馬鯨後面不遠的蟒蛇谷谷主追風九頭蛇莫驚心，雖說是「莫驚心」，但他那個見鬼的蛇盤大陣，等閑高手亦不敢輕攖其鋒。

與山地西面這些邪魔外道隱隱對峙的，便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名門正派。

居中的是丐幫幫主徐正天，徐正天憑一手十八路龍虎掌，足以傲視武林。徐正天身邊站了四位衣衫襤褸，但雙目精光閃爍的老者，一望便知是武功深不可測的丐幫長老。四位長老後面的是八位身掛六隻布袋以上的丐幫弟子，顯然，能與幫主徐正天並站的，均是幫中六袋弟子以上的顯赫人物，更不必說丐幫遍佈各地的一百三十路分舵及六百八十堂分堂了。看來，丐幫大舉現身龍山，對傳聞中的龍晶珠是志在必得了。

名門正派中，對龍晶珠志在必得的遠不止丐幫一衆，在丐幫身前身後傲然挺立的，便有玄天劍門的掌門人包少峯、包少峯的師妹兼夫人于小素、三徒弟梁平山、五徒弟瘦猴馮少傲。玄天劍門雖說在江湖中不甚顯赫，但玄天劍門的鎮山絕學玄天點穴劍法卻令人不敢輕覷。摧心老魔暗道：「李靖那臭小子據說源出玄天劍門下，此時爲何不站於師門一邊？」

離玄天劍門不遠的是武林中排名僅次於丐幫的全眞教，全眞教的絕學八卦掌獨步武林，掌門人元眞子的八卦神功據聞已達絕頂境界，江湖中的採花大盜「飛天蟰蟧」以輕功著稱，但在元眞子的八卦神功困鎖下，竟在一招之內被元眞子廢了一半內力，至今下落不明。掌門元眞子身旁站了三位弟子元貞子、元雲子、元霄子，三人在武林中均是聲名顯赫之士。

玄天劍門右面是清一色的道士道姑，站在一位臉色陰沉、目光如隼的中年道士身邊的，便是與梅花教有「血海深仇」、瘋狂追殺梅花女和李靖的峨嵋派大弟子玉虛眞人，而那位中年道士，摧心老魔認得他便是峨嵋派的當今掌門人清光道人，他以一手乾坤掌威鎮武林，其餘年輕一輩的道姑道士，摧心老魔就很陌生，而且他也不屑一顧。

玄天劍門左面的是崆峒派的一班人，崆峒派以鎮山絕學沾衣十八跌稱著武林，但摧心老魔僅認得崆峒派的掌門人余空。

名門正派中，獨少了號稱武林第一大派的少林派。摧心老魔心內不禁暗笑道：「少林和尚自稱四大皆空，自然不好公然出面爭這甚麼榮華富貴、帝皇將相，但身爲少林派祖師爺的達摩老和尚卻巴巴的趕上龍山，顯見亦抵受不了龍晶珠的誘惑！」

摧心老魔閃目四周一看，憑他的目力，竟未能發現達摩禪師與大龍潭老人的隱身之處，不禁咬牙怒道：「這見鬼的龍老怪和該死老和尚定是嫌老

子名聲不濟，羞與爲伍，故而上山之後便隱身不見，把老子撇在一邊受人冷落！惹怒了老子，老子一掌便把臭道士斃了，再奪珠而去，教龍老怪、老和尚瞧不成這番熱鬧……哎喲，不好！」

摧心老魔轉念又自掩嘴巴，暗道若老子忍不住出手，豈非失悔於龍老怪，中了他的奸計？老子臉上這塊遮羞黑布豈非要當衆脫下？不幹！不幹！老子偏不上龍老怪的惡當！

正當摧心老魔自思自想、自怨自怒時，挺立龍山之巔削壁之上的徐茂公忽然揚聲大叫了一聲，道：「各位！仔細看了！這便是集天地精華、千年龍氣凝聚而成的龍晶珠也！」

徐茂公雙手把珠一晃，華光四射，果然不同凡响。

羣豪中，南蠻三十六洞洞主中有人先就按捺不住，高聲大叫道：「這龍晶珠有何妙處？竟把千百人引上龍山來了？」

徐茂公凝立削壁之巔，巍然不動，竟如玉樹臨風，大有氣度，但見他微微一笑，從容朗聲道：「龍晶珠乃千年地脈龍氣凝結而成，地的龍氣非同小可，世人得之，當可令乞丐成巨富，布衣變帝皇！」

羣豪一聽，均聳然動容，轟的一聲於龍山迴响道：「此珠當眞有此魔力？得此珠豈非得天下？皇帝寶座垂手可得麼？豈非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卻如何可以得到？」

更多人又暗道：「如此寶貝，自然是能者得之，憑老子的聲名藝業，捨我其誰！」人人均志在必得。

此時又聽徐茂公朗聲道：「欲得寶珠，易之極也，也難之極矣！一切講求緣份，各位切莫強求，否則失之非禍，得之非福！」

羣豪聽徐茂公說得稀奇古怪，均暗地咬牙道：「這道士在說甚麼玄天奧秘？面對千百羣豪，人人如狼似虎，他若存心消遣，那當眞是欲拿腦袋當夜壺了！」

此時徐茂公忽又微微一笑，續道：「各位欲知自身是否有緣獲取寶珠，只須走近澗邊三尺，再報上時辰八字，貧道便可立判眞僞！」

羣豪一聽，又聳然動容道：「世上果眞有如此通天本領？」

徐茂公一頓，又微微一笑道：「是否如此，日後自知。但有緣者可上削壁接珠，信服者可越澗而立，無緣而又不服者可留在原地，務請各位自重！不管有緣與否，面試者均有好處，至少可以趨吉避凶，免遭橫禍！」

徐茂公話音甫落，巨鯨幫幫主閃電抹香鯨司馬鯨便猛地一拍大肚子，哈哈大笑道：「你這道士小小年紀，竟口出如此狂言，視天下羣豪如無物，不怕老子大肚鯨口一張，把你連人帶珠吞下肚麼？」

羣豪中有人知道司馬鯨的鯨吞神功的厲害，暗道他此言倒非自大，他若怒施鯨吞絕學，這道士身軀瘦削，果然未夠他塡飽一頓肚子！

但名門正派這一面，崆峒派掌門余空先就按捺不住，嘿嘿一笑，冷冷的道：「當着衆多武林正派，豈容你等邪魔外道猖獗！別人怕你司馬鯨的鯨吞魔功，在崆峒派眼中，猶如三脚貓功夫而已，你誇甚麼獅子大口？竟欲連人帶珠吞入腹裏！」

司馬鯨一聽，怒道：「山城小派發甚麼狂言？你自封武林正派，難道上龍山乃爲遊玩，而非奪寶？一般利慾熏心，還分甚麼名門正派與邪魔外道！久聞你崆峒沾衣十八跌乃本門鯨吞功的尅星，本座偏不信邪，敢先與本座分個高下，再論寶珠誰屬麼？」

余空大怒道：「隨時奉陪！難道崆峒派怕了你小小巨鯨幫不成？」

眼見兩人劍拔弩張，龍山論寶尚未開始，二人便要先拚個你死我活！

徐茂公一見，忙高聲叫道：「龍山之會，非論武功，只憑根基福緣，若根基淺薄，福緣寡陋，便神功蓋世，天下無敵，亦僅匹夫之勇，楚王項羽一類人物斷非帝皇之材！兩位務請三思！」

崆峒派掌門余空一聽，暗道這道士言之有理，珠落誰家，此時未見分曉，若與這臭老鯨魔動手，豈非先挫了實力？這筆賬稍後再算便了！這般轉念，余空便把暗蓄的眞氣緩緩散去，對司馬鯨再也不屑一顧。

司馬鯨腹大胸大，倒也拿得起放得下，他見余空悶聲不响，便打個哈哈，道：「不錯，不錯，欲見高下，大有機會，不必急在一時也！」當下也就別轉身去，不再理會余空。

徐茂公這才暗地鬆了口氣，他委實估料不着，這等武林梟雄一言不合，便要生死相搏，若利字當頭，豈非立時鬧得天翻地覆？他這才醒悟大龍潭老人之言半點不差，他貿然挑起這次龍山之會，委實是不知死活的肆意玩火，稍一不愼，便會挑起一場武林浩劫，江湖劇鬥，結果將令江湖精英盡失，不但反隋救民的大志難遂，自己或會先喪在龍山之上！

徐茂公這般思忖，心中便覺惴然不安，此時他已勢成騎虎，退是萬萬不能的了，祇能硬撐下去，但最終有甚麼結果，就連徐茂公自己也感茫然。徐茂公暗地歎了口氣，暗道爲今之計，唯有見機行事了。

這般打定主意，徐茂公便又朗聲道：「各位！貧道邀各位上龍山一聚，乃出自至誠之意，決非欺弄，不然，貧道亦不會公然把此寶珠亮相，以安羣雄矣！」

羣豪中有不少人聞言，便點頭道：「道士此言不差，他若無誠意，大可靜悄悄的把寶珠藏在身邊，據爲己有，然後神不知鬼不覺的便變爲巨富帝皇，大享其福去了，何必巴巴的把衆

人邀上龍山，又公然把寶珠亮相？」

只聽徐茂公又朗聲道：「貧道在此僅事先言明，此珠地入龍氣非同小可，有緣者得之，際遇自然非同凡响，但無緣者妄近之，卻非福是禍，輕則折壽短命，重則立遭夭亡，報應速速，愼之，愼之！」

羣豪中有人轟然大笑道：「原來如此，莫怪道士你不敢據爲己有，公諸於衆了！但老子偏不信邪，此珠便交付老子保管便了！」

大笑發話的人臉上掛了一塊黑布，無人知其眞正面目，但武林中上了年紀的人均悚然暗驚，道：「風聞久已遁跡江湖的摧心老魔頭近日又重出江湖，只是臉上比昔日多掛了一塊黑布，以遮掩其眞面目，莫非此人便是江湖中人聞之色變的摧心老魔頭？」

大笑發話的，果然是令人聞風遠避的摧心老魔。

徐茂公與摧心老魔曾有一面之緣，因此聽聲辨影，便知此人必是自負永不後悔的摧心老魔。徐茂公不禁暗暗一笑道：「此人手段兇殘，難怪被武林中人視爲老魔，但觀其言行，果然不失守信二字，這顯見比有等虛僞君子正氣多了！」

徐茂公對摧心老魔頓生好感，因此聞言便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欲得寶珠，那易之極了！只須依貧道條件，走近深澗三尺，再報上時辰八字，待貧道試觀面相根基，便可立判是否寶珠歸屬之人矣！」

摧心老魔一聽，桀桀怪笑道：「你這娃兒道士欲騙老子上當麼？」

徐茂公道：「貧道如何欲騙老前輩？」

摧心老魔怒道：「你明知老子臉上這塊黑布是決計不能脫下的，卻觀甚麼面相！」

徐茂公微微一笑道：「察形者僅得其表，觀神者可得其髓。老前輩放心，不脫面罩，貧道一樣可以據神而判斷！」

摧心老魔一聽大喜，果然依言向萬丈深澗那面一躍，站於澗邊三尺，面向削壁上的徐茂公怪笑道：「道士哥，老子來了，你可莫欺騙老子！」

徐茂公道：「不騙你，不騙你！老前輩請報上時辰八字來！」

摧心老魔眨了眨眼睛，暗道老子這大把年紀，如何可讓山上這等娃娃輩知道老子的生辰八字！他略一沉吟，便以「傳音入密」說了一句話，直接傳入徐茂公的耳中。

徐茂公但見摧心老魔嘴唇微動，他的聲音卻竟絲絲入耳，心知必是他以武林絕學傳話，不欲外人知悉。

徐茂公聽了摧心老魔密報時辰八字，良久竟沉吟不語。

摧心老魔急了，叫道：「喂，道士，如何了？怎不發話？啞了麼？」

徐茂公歎了口氣，道：「已可判斷，但若直道，只恐老前輩面子不甚好看！」

摧心老魔怒道：「有何好看不好看！老子脫下黑布的面子便很好看麼？你只管據實道來，就算直指老子大難臨頭，老子亦必死而無怨，永不言悔！」

徐茂公深知此人言出必行，極重承諾，因此大爲放心，坦然道：「依老前輩的時辰八字看來，此生劫數不斷，兇災頗多，未出娘胎，便先尅死父親，甫出娘胎，又尅死親娘！此生坎坷不平，絕無富貴之望……」

摧心老魔此時兇光四射，咬牙道：「說！還有甚麼！只管從實道來，不准有半句遮瞞！」

徐茂公自知方才一言，已把摧心老魔的短處盡數揭出，說不定惹起他的兇性，那自己的性命當眞危如累卵，但此時此地已不容他遮掩，便把心一橫，據實道：「因此龍晶珠乃絕對非份之想，强得之不但無益，反而招禍，橫死不遠；但若知機而退，則雖然兇險不斷，卻可保性命無恙，絕處逢生，危中化安！老前輩好自爲之。」

摧心老魔此時目光陰沉，兇光閃爍，似對徐茂公恨之入骨，隨時欲置他於死地。

南蠻三十六洞第八洞洞主屈瘋見狀，大笑道：「臭道士如此胡說八道，老前輩爲何不把他一掌斃了？」

摧心老魔怒道：「誰在胡說八道？」

屈瘋但覺摧心老魔射來的目光有如刀鋒，觸之遍體生寒，他雖然不知此人眞面目，但也知其厲害，連忙吐吐舌頭，討好道：「自然是臭道士胡說八道啦！老前輩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豈是尅父尅母、夭折橫死之輩？臭道士胡說之極，當然該死極了！」

摧心老魔的兇光繞着屈瘋的身子亂轉，咬牙道：「你可知道該死的是你，而不是道士？」

屈瘋嚇得雙腿發軟，幾乎一跤跪倒，暗道我向他拍馬屁，爲何他反說我該死之極？他嚇得口齒不清，喃喃道：「我……我如何該死之極？」

摧心老魔怒道：「誰說老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旺父旺母？老子尚未降生，果然老爹便已逼不及待的一命嗚乎去了，老子降生不久，老娘亦不幸隨老爹而去！老子果然是尅父尅母的兇邪之輩！你這小子胡說八道，胡謅老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這豈非故意作弄老子麼？還不該死千次？」

屈瘋此時當眞差點嚇瘋了，他萬萬料不着，世人喜歡拍馬屁，他明明拍之極了，卻不幸拍出禍來！這老魔頭憑目光便幾乎可以殺人，若其眞箇出手，那還有命麼？屈瘋又驚又急，惶急間不由衝口而出道：「我……我當眞該死之極……」

摧心老魔雙眼一瞪，道：「如何該死之極？」

屈瘋自傷自歎道：「我原意向老前

輩大拍馬屁，豈料用力過度，拍馬屁拍傷了老前輩，當眞該死之極！」

摧心老魔一聽，卻怪笑道：「不錯，不錯！你這小子原來意在拍馬屁，只是使錯力道，拍錯馬屁，你倒有自知之明，這便非該死之極了！你放心等着奪你的寶便了，老子不與你計較！」

屈瘋這才鬆了口氣，但又奇道：「老前輩不參與奪寶了麼？」

摧心老魔怪笑道：「道士之言，奇驗無比，老子拜服得五體投地，他既道老子絕非富貴人選，老子還奪甚麼寶！不奪！不奪！這見鬼的龍晶珠是決計不奪的了！」

摧心老魔說罷，猛提眞氣，身形如電，一掠而越五丈深澗，在峭壁之下，巍然挺立。片刻之前他還兇光大熾，此時卻隱然當起徐茂公的護法使者來了。

深澗寬達五丈，中途並無任何借力之處，力氣不逮，掉下深澗，那便必死無疑。羣豪中自負能越過這道深澗的並不多，如摧心老魔般飄忽從容、一閃而越的更是少之又少，羣豪對摧心老魔這一手絕頂輕功以氣御形，均感駭然，有識者更暗自吃驚道：「這老魔頭久已遁跡，豈料甫一露面，他的摧心神功顯見又更精進一重了！他此時迎澗而立，若有心越澗奪寶，如何避得過他的摧心神掌？」

徐茂公見摧心老魔果然言出必行，不但不因他的坦言而怨恨，反而搶先拜服，越澗而立，當起他的護法使者，他的兇險處境頓時稍減數分，心中不由欣慰，低聲道：「多謝老前輩相助之德！」

豈料摧心老魔一聽，卻桀桀一笑道：「老子從不無酬助人，因此也決非助你！只是老子既已表示信服，這場遊戲就須依規則進行下去，誰若違反規則，老子決計不許，否則，老子豈非太委屈了自己？」

徐茂公微微一笑，深知摧心老魔這等武林怪傑脾性古怪，不可理喻，但只要他表示信服，那是決計不會反悔的，這顯然又比有等自號正派之士的偽君子容易應付多了。

徐茂公微微一笑，又朗聲道：「好極！這場龍山遊戲就依原定規則進行便了。各位欲得龍晶珠者，只管大膽上前面試！」

當下羣豪中又有幾人越衆而出，但均絕非上峭壁取珠的人選，均默默無言地走回原處。

摧心老魔不禁暗笑道：「這道士所訂的規則太苛刻了，這道深澗寬近五丈，掉下去粉身碎骨，等閒人如何有膽飛越？這等人就算心中信服，亦只能乖乖走回原地不動！好啊！這才顯得信服者雖無緣入選，但畢竟與衆大大不同，老子今回認輸信服倒也不冤！」

就在摧心老魔自想自讚時，一度與巨鯨幫幫主司馬鯨劍拔弩張的崆峒派掌門人余空已施施然的走了出來，距澗三尺挺立，傲氣十足的向徐茂公道：「邪魔外道自然非帝皇之選，余某身爲一派掌門，諒也不致空手而回吧？」

徐茂公在峭壁上向余空凝神一望，微微一笑，道：「是否有緣，一判便知，余掌門又何必急在一時？」

余空一怔，道：「然則余某是入選了麼？」

徐茂公微笑道：「入選之人，談何容易？一須根基深厚，二須形神兼備，二者俱備，方可望入選之萬一！若二者皆缺，這便隔門千里之遙，更無望登堂入室矣！」

余空滿臉希冀道：「然則余某必定是二者兼備矣！」

徐茂公斷然道：「非也！非也！」

余空怒道：「方才道長尚要問彼等時辰八字，才作定奪，難道余某連此還沒道出，道長竟可判斷？」

徐茂公大笑道：「貧道所判，不問名門正派或邪魔外道，僅是依形神直道罷了！余掌門額尖眉窄耳短，當主性喜鑽營、心胸狹隘，因而福薄折壽，此形相只宜偏安山坳一角，豈可奢望坐鎮天下萬民？形格如此，更遑論神髓？是故貧道不必細究余掌門的時辰八字，便可大膽直判矣。得罪之處，幸勿見怪。」

余空一聽，雙目凶光一閃，就要發作，但轉念又暗道：「臭道士挺立峭壁之上，更隔了一道五丈寬深澗，若要出手奪珠，勢須飛越深澗，飛越深澗已屬不易，更何況老魔頭在對面虎視，隱然以護法使者自居。在平地，本座未必怕了老魔的摧心神掌，但若他趁本座越澗之際施襲，那便大大不妙！看來這口氣無論如何先要暫忍，待會必然大亂，趁亂之時，再伺機而動便了。」

余空這般轉念，便咬牙退回原地，更不越澗而去，以示信服。

羣豪眼見堂堂崆峒派掌門被道士出言挫辱，竟然不作聲，啞然而退，均大感驚訝。

摧心老魔忍不住怪笑道：「余大掌門好大的氣度！既不服氣，又不作聲，啞口無言，心懷鬼胎，這等本領，果然不愧名門正派，好不教人佩服！」

摧心老魔言中嘲弄之意，羣豪中人人均心知肚明，暗道：「余空如何忍得下這口惡氣？」

豈料余空居然咬牙不語，權充不聞。

徐茂公絕不希望羣豪因此而斷拚，見狀便忙朗聲道：「各位休要心灰意冷，自古道百步之內豈無芳草，深山之中盡多卧虎藏龍！各位且大膽上前，貧道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然亦切盼早早送出此不世之寶！」

羣豪靜默了一會，名門正派中的玄天劍掌門人包少峯忍不住越衆而出

，上前試相。徐茂公判定無緣，包少峯居然不慍不怒，向徐茂公略一拱手，微笑道：「多謝賜教！日後有緣，必當面聆教益！」

包少峯說罷，卻不越澗而去，反而向後一掠，飛電般退回原處，微笑而立，渾似從未上前試相一般。

隨後峨嵋派的掌門清光道人亦施然上前，片刻之間恨恨而退。

緊隨清光道人上前試相的是全眞派掌門元眞子。

徐茂公向元眞子凝神一望，便微微一笑，拱手道：「道兄乃方外之人，心胸豁達，常懷濟世救民之心，彼此同意，又何必如俗世中人，追求此緣外之物？」

元眞子一聽，略一沉吟，便恍然微笑道：「道兄出自何門何派？竟有如斯目力，察微知著，洞察世人心胸？」

徐茂公聞言，沉吟半晌，忽然輕聲吟道：「莽莽崑崙喜邱公，術本神授御清風，一卷天機不洩漏，豈有奇兵出隴中……」

徐茂公話音未落，元眞子便亦點頭微笑道：「原來如此，難怪道兄有如此驚天本領！尚望道兄日後善自珍重，貧道告退了。」

元眞子言畢，竟臉含微笑，欣然退回原處。

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一見，大疑道：「元眞這牛鼻子被臭道士三言兩語打發而回，並未試相，爲何反而臉有得色？莫非這臭道士念他源出一脈，暗地有何瓜葛麼？」

清光道人心中存疑，但也不敢貿然挑破，因爲他深知此刻龍山之上正凶險重重，多一位朋友總比多一個仇家爲好，況且他憑一手乾坤掌威震武林，但偏偏未與元眞子的八卦掌交過鋒，誰勝誰負，依然是未知之數，因此清光道人更不欲輕舉妄動。

名門正派中的掌門人雖悉數出面試相，但均無緣而退。門下各人雖感洩氣，但也抵受不住富貴的誘惑，紛紛上前。

玄天劍門的掌門夫人于小素、三徒弟雷電劍梁平山、五徒弟瘦猴馮少傲先後走上前試相，但無一入選，梁平山、馮少傲雖然心中不服，却絕無把握越澗而去，因此乖乖的退回師傅包少峯的身邊。

于小素是掌門包少峯的師妹，十年前，包少峯以玄天劍首徒身份接任掌門，于小素便成了地位僅次於包少峯的掌門夫人。

于小素此時試相畢，怔了一會，忽然縱身一躍，越澗而去。她身如飄風，衣裙輕拂，眨眼便飛越五丈寬深澗，穩降於澗邊，與摧心老魔隔了三丈，凝神佇立。

羣豪正感驚疑，名門正派中的第一代弟子峨嵋派的玉虛眞人、全眞派的大弟子元貞子、三弟子元霄子等先後上前試相，但均被判定無緣獲取龍珠。

玉虛眞人冷笑一聲，搶先退回清光道人身邊；元霄子雖感信服，但卻無法飛越深澗，只好退回全眞教中。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的首徒元貞子站在澗邊略一猶豫，扭頭向元眞子詢望一眼，見元眞子含笑點頭，便咬了咬牙，再退後一丈，突然全力衝前，在澗邊猛地一踏，身子凌空飛起，向深澗對面飛掠過去。

元貞子這拚力一縱，凌空飛渡四丈有餘，但距離岸邊尚有七尺之遙，元貞子不由向下面一望，但見深澗下面雲霞茫茫，根本不知深淺，心中一寒，一口眞氣頓洩，身形竟向下一沉。

羣豪中有眼利的，不禁失聲驚呼道：「這跌下去，便連骨頭也粉碎了！」

這面元眞子見狀亦大吃一驚，他原來估料憑元貞子的功力，足可飛越五丈有餘，因此答應他越澗而去，用意是向羣豪示意，他全眞教並非無力奪寶，而是不屑爲之，豈料元貞子臨陣經驗尚淺，心中一怯，眞氣頓洩，身形下墜，眼看萬能倖免，因爲元眞子這時就算出手相救，也已萬萬趕不及了！

對面的于小素不禁驚歎一聲，但她亦自忖無法救助，因爲此時元貞子下墜之力何等巨大，凌空中出手相救，功力稍有不逮，必定被連帶扯下深澗，那時便神仙現世亦難救助了！

摧心老魔卻桀桀怪笑道：「這深澗是好飛越的麼？若老子出手把你救了，你這小道士便必與老子並肩而立，老子這名頭豈非被你挫折了？不救！不救！老子決計不救……咦？這小道士怎的了？忽然竟有如此功力，凌空停住下墜身形？」

摧心老魔正感驚疑，忽然又見元貞子渾身一振，竟於半空中奮力踢腳揚臂，他似乎已有着力之處，因此這一發力，便又向這面飛渡八尺，終於穩穩降落澗邊！

摧心老魔運目向對岸一掃，但見一堆巨石後面，一隻灰色袍袖閃電般一閃即逝。

摧心老魔登時恍然大悟，咬牙道：「難怪這臭小子有此凌空借力神功，原來是有人出手以眞氣凌空飛送相助！普天之下能隔十丈之遙，以眞氣凌空飛送之人，除了達摩老和尚的洗髓神功，便砍了老子的頭亦不相信尚有第二位人選！老和尚既隱於此，說不定龍老怪亦在他身邊，可笑這兩個老怪物，藏頭露尾，成何體統！老子非要逼你二人現身亮相不可……」

摧心老魔在那面咬牙暗恨，但這面羣豪中，竟無人窺破這其中的奧秘，大多暗暗驚讚道：「全眞教果然不愧爲武林三大門派，不但八卦掌獨步天下，就拿此凌空發力飛越深澗的絕頂輕功，武林中便絕無僅有！」

但全眞教的掌門人元眞子卻有自知之明，而且心胸果然豁達，他目睹愛徒險死還生，暗地鬆了口氣，忽然拱手向四面一揖，高聲道：「貧道自忖本教並無如此絕頂神功，是哪位高人出手相救敝教門人？貧道於此先行謝過了！」

元眞子以眞氣助送，聲音轟然，於四野中迴响。但羣豪中不但名門正派茫然相覷，邪魔外道亦皆面面相覷，不明所以，因爲誰也不敢相信剛才竟然是有人出手相救！

元眞子正欲再詢問，就在此時，他耳中忽然傳入一縷尖音，道：「道長心胸既如此豁達，又何必苦苦追索此中緣由？自古佛道本是一家，老衲念在武林一脈，偶然出手，擧手之勞，何足道哉！龍山之會兇險重重，道長何不養精蓄氣，屏息以待？若能爲解救武林浩劫出一分力，則老衲便感激不盡矣！」

入耳之音尖而渾厚，綿綿不絕，顯然是有人隔了數里，遙傳過來，而且竟能穿越衆多高手所佈人墻，單獨傳射入元眞子耳中，這一份超凡入聖的功力，就連元眞子亦自歎不如。元眞子不由又驚又佩，暗道江湖中身負如此內力者寥寥可數，豈料龍山之會竟把如此不世高人亦吸引來了！龍山之巔果然隱伏兇險重重！

此時，龍山之巔因方才元貞子驚險一幕，羣豪不由靜了片刻，但不久又有南蠻三十六洞洞主依次上前試相。結果倒有大半留在原地不動，僅得第八洞洞主屈瘋勉强越澗而立。

摧心老魔一見，桀桀怪笑道：「你這束獸皮的怪物方才挑撥老子殺那臭道士，怎的此刻也越澗來了？」

屈瘋笑道：「眼見老前輩如此高人亦心悅誠服，我這束獸皮的怪物自忖連老前輩一招也接不下去，用强打鬥奪寶是決計不行的了，既然如此，爲何不先示拜服之極，以圖苟存？好死不如歹活，這道兒說得好極了！」

摧心老魔見屈瘋雖然怕死，但怕死得老實極了，倒也大合他的脾性，而且他能越過深澗，顯見輕功也有兩下子，心中一喜，也就不再爲難屈瘋。

此時，龍山之巔，羣豪中有膽上前試相的，剩下已不太多，徐茂公不禁暗暗皺眉，暗道江湖之大，難道竟無一位授珠的人選？

就在此時，蝎子幫幫主飛天毒蝎子赤八突然越衆而出，森然上前，盯着徐茂公，卻不言語。

徐茂公瞥一眼赤八，但見此人眉心烏黑，雙眉尾部如蝎鈎糾纏，不由暗吃一驚，暗道眉心烏黑性狠毒，雙眉尾鈎如蝎子也是大惡之人，豈料此人兩者兼備，此人必定凶殘之極！

徐茂公這般判定，心中大爲猶豫，不知是否如實直道，因此良久沉吟不語。

飛天毒蝎子赤八見徐茂公默不作聲，視他如無物，心中登時大怒，暗道瞧這臭道士神氣，可知必定已視赤某爲兇殘之輩，入選是決計無望的了，既然如此，赤某便先教臭道士嚐嚐飛天毒蝎子的厲害！

赤八驀地深吸一口氣，身子忽然蹲下，肚腹鼓脹，又忽地如赤蝎子般閃電轉過身來，屁股高翹，迎向峭壁上的徐茂公。

羣豪中年輕一輩的均不知赤八弄甚麼名堂，只道他忽然以屁股作面，向徐茂公試相，豈非可笑之極？

但老一輩的均暗暗皺眉，暗道飛天毒蝎子此擧，必有甚麼厲害的殺着，峭壁上的道士危之極了！但此時武林中有名望的老一輩大多已然落選，因此便默不作聲，袖手旁觀，等着瞧熱鬧，最好就是有人大打出手，混亂中便有機會出手奪寶。

飛天毒蝎子赤八突地悶吼一聲，原已鼓脹的肚腹一收，一團黑氣竟於屁股中間尖嘯而出，形如蝎子尾部毒鈎，閃電般向峭壁上的徐茂公射去！

徐茂公根本不知毒蝎子赤八的厲害，眼見赤八如此動作，不由暗地歎了口氣道：「這等武林邪魔，果然不可理喩，就算你不服氣，也犯不着拿屁股向人，自暴其短……」

就在此時，摧心老魔忽然怪笑一聲道：「道士娃娃快快伏下！」

徐茂公尚不明所以，茫然道：「貧道爲何要向這等兇殘之輩伏下？」

摧心老魔不由歎了口氣，暗道憑你這等江湖閱歷，竟敢面對虎狼羣豪，當眞不知死活！但此時他就算飛身上峭壁救助已然不及，無奈之下，只好猛提一口眞氣，呼的一掌，攔腰向射向徐茂公的黑氣拍去！

摧心老魔的摧心掌力何等厲害，閃電而射，後發先至，登時把黑氣撞偏，但它驀地掉頭，竟向摧心老魔疾射而來。

原來毒蝎子赤八這團黑氣，形如蝎子，稍被驚動，即會改向，向偸襲它的人瘋狂反撲。

摧心老魔一見，暗吃一驚，暗道這種絕毒的蝎子黑氣，老子未知是否禁受得住？他不敢大意，又運起八成功力，呼的一掌，向射來的蝎子黑氣迎頭拍去。

這一掌摧心掌力，乃摧心老魔自保而發，何等威烈，但聽砰的一聲輕响，蝎子黑氣登時被撞得粉碎。毒蝎子赤八此時與蝎子黑氣已心氣相通，黑氣被擊，他登時被一股强大的力道震得反彈而起，屁股向天，飛出三丈！

蝎子黑氣被撞得粉碎，猶如蝎子身體爆開，毒液四濺，摧心老魔雖然應變神速，一掌拍出，身形疾退，但依然被一絲毒液鑽入鼻孔，但覺奇臭難當，幾乎嘔吐！摧心老魔連忙運氣把毒氣逼出，這才暗鬆口氣，暗叫道

：「厲害！厲害！這等見鬼毒蝎子神功，幾乎連老子亦被暗算，老命不保！」

飛天毒蝎子被摧心老魔的摧心掌力撞飛三丈，屁股向天，其狀甚爲可笑，但他形如蝎子，在半空中竟可變身收腹，雙手先行着地，再趁勢反彈，噗的又跳回原來所蹲之處，果然不愧爲飛天毒蝎子。

飛天毒蝎子赤八一彈而起，距深澗三尺，臉色青黑，一言不發，盯着摧心老魔，神色可怖。

摧心老魔不由微微打顫，桀桀怪笑道：「喂！毒蝎子！你盡盯着老子幹麼？並非老子不肯替你面相，你有何怨恨，只管向那娃娃道士發作便了！」

飛天毒蝎子赤八臉上青黑忽然隱去，代之血紅，他居然點點頭，向摧心老魔拱手道：「赤某的蝎子神功，第一次無功而退，赤某佩服！佩服！」

摧心老魔怪笑道：「不敢當！不敢當！日後幸勿在老子面前施展，老子便感激不盡！你快請娃娃道士替你面試便了！」

飛天毒蝎子赤八卻搖頭道：「不必面試！」

摧心老魔奇道：「爲何不必面試？」

飛天毒蝎子道：「赤某自知其短！」

摧心老魔怪笑道：「那你向娃娃道士拜服了麼？」

飛天毒蝎子居然點點頭，道：「果然拜服了！」

飛天毒蝎子話音未落，身形一彈，便向深澗對面疾射而來。

摧心老魔一見，連忙又呼的一掌向赤八拍去。赤八身在半空，自知無法抵禦，好一個飛天毒蝎子，臨危不亂，半空中忽地變身收縮，藉摧心老魔拍來的掌力，反彈而回，穩降原來澗邊三尺之處，這等應變之速，身法的奇妙，就連在場的名門正派亦感駭然。

摧心老魔亦不由讚道：「好一個毒蝎反彈輕功！」

飛天毒蝎子赤八冷哼一聲，道：「赤某既已信服，爲何不許越澗而去？」

摧心老魔大笑道：「老子怕了你的毒蝎神功！萬一你在老子面前翹起屁股，豈非要累得老子望屁股而遁？這惡當老子是決計不上的！」

赤八的心事被摧心老魔一口揭破，臉色一變，咬了咬牙，冷哼一聲，便退返原處不動。但深知赤八脾性的人均知道，摧心老魔今回是撞上馬蜂窩了，因爲飛天毒蝎子必定會向他狠狠報復，就算你神功蓋世，但毒蝎神功防不勝防，偶一疏忽，便會遭其暗算。

羣豪暗自思慮時，蟒蛇谷谷主追風九頭蛇莫驚心忽然呵呵大笑，越衆而出，掠到澗邊並不停留，雙足一踏，形如蟒蛇御風，飄落對面澗邊，羣豪皆不明，莫不驚心此擧何意。

玄天劍掌門的夫人于小素奇道：「莫谷主爲何並不試相，便越澗而來？」

追風九頭蛇莫驚心大笑道：「追風九頭蛇與毒蝎子老兄乃同類之物，臭道士神眼驚人，一望而知根底，老子爲何還要自暴其醜？信是無緣，不信亦是無緣，既然如此，兩相權衡，不如就選信服之道了！」

摧心老魔怪笑道：「是極！是極！就如老子一般，信者得救，起碼可以趨吉避凶。你這小子倒也甚合老子胃口！」

此時，名門正派中的三大門派之一，丐幫幫主徐正天大步上前，站於澗邊，面向徐茂公含笑而立。

徐茂公向徐正天凝神一望，不由微微一笑，亦向他含笑點頭，但並不言語。

徐正天一見，便神色欣然，驀地一聲悶吼，身化龍虎，挾一股狂風，一躍奔騰而越深澗，威猛之處，顯然又比飄忽輕功更爲壯觀。

玄天劍掌門夫人于小素向徐正天拱手賀道：「不見年餘，徐幫主的龍虎神功又精猛一重矣！」

徐正天微微一笑，道：「微末小技，何足道哉？倒是包夫人的玄天點穴劍法，教徐某好生佩服！」

于小素知徐正天絕非虛僞之人，他既然道出，那便是他眞心之言，心中不由一喜，抬眼向徐正天望去，與徐正天欣然的目光一觸，不知憶起昔日的回憶，俏臉不由一紅。于小素向深澗對面望去，但見包少峯自徐正天越澗而過，便神色緊張，目光灼灼，直向她和徐正天身上射來，不由又把靠近徐正天的身子挪後一步。

徐正天卻神色坦然，詢問于小素的近況，于小素不能不答，亦捨不得不答，只是在兩人對答時，于小素發覺包少峯的神色越來越緊張，她自己的心也跳得越來越厲害了。

這時，巨鯨幫幫主司馬鯨忽然亦走上前幾步，但距澗邊八尺，便停了下來，傲然挺立，不言不語。

徐茂公見此人身軀胖大，別有風度，便朗聲道：「壯士爲何不上前一試？」

司馬鯨猛地一拍大肚子，哈哈大笑道：「憑老子的鯨吞神功，天地亦可吞吸，區區富貴皇位何足道哉！」

閃電抹香鯨司馬鯨的聲音宏大，轟轟然震動山谷，在場中人物可清晰聽聞，羣豪不由哄堂大笑，皆暗道司馬鯨此言未免太狂了！

* * *

司馬鯨的狂言，此時就連隱在一塊巨石後面的李靖和梅花女亦清楚的聽到了。

李靖不由暗地皺了皺眉，似亦以爲司馬鯨面對羣豪竟發此言，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

梅花女卻喜得格格輕笑，道：「好極了！抹香鯨叔叔果然肚子大夠氣魄，一言既出，便把一等名門正派比下去了！」

李靖低聲道：「這並非夠氣魄，而是太過狂妄自大！」

梅花女道：「甚麼狂妄自大？我看你等名門正派便不敢發此豪言！壯哉司馬鯨叔叔！」

李靖道：「名門正派豈會發此狂言。」

梅花女笑道：「你呀！當眞傻得不可救藥！但上龍山之人，誰不是爲了奪寶當皇帝？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名門正派，邪魔外道，一般無二，豈有區分？」

李靖不服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是非之分，畢竟還是有的。」

梅花女格格笑道：「甚麼是非公論？你不看看？你的玄天劍門師母此刻已與邪魔外道並然站立，邪魔外道又與你的名門正派師傅同仇敵愾，正邪混雜，熱鬧之極，豈還有何正邪之分！」

李靖抬眼望去，但見深澗兩面，情形一如梅花女之言，果然是正邪大混雜，已無正邪之分，心中不由暗地歎了口氣，道：「我出身名門正派，但又學了邪派的武功，我到底是正派還是邪派？若正邪混戰，我又該站在那一面？」

李靖正暗自思慮，就在此時，羣豪中忽然有人失聲驚呼道：「梅花教人降臨龍山上了！」

那人話音甫落，李靖但覺眼前一花，再定睛瞧去，山地上已站着一位中年男子，身披彩袍，彩袍上面綉了一道九霄飛舞的天虹。

李靖不由驚叫道：「梅花教人好俊的輕功！當眞人如飛虹。」

梅花女格格一笑，輕聲道：「這是梅花教五大天王中排名第四的飛虹雲王雲中子，若論輕功，尚非最好，當在排名第三的馳電風王微步生之下；若論內力與外家功夫，那就僅屬五大天王之末了！」

李靖奇道：「梅姑娘對梅花教顯要人物很熟悉啊？」

梅花女笑道：「梅花教不比你等名門正派，凡事惺惺作態，講求甚麼謙謙君子，虛僞透了，梅花教無事不可對人言，包括武功修爲亦然，本姑娘身爲梅花教小妖女，自然一清二楚啦！咦？那不是馳電風王微步生降臨了麼？小傻蛋欲見識天下一等一輕功，便睜大雙眼瞧着了……」

梅花女話音未落，李靖便忽聽隔山地五里外的一處絕壁上面，傳來一長串綿綿不絕的長嘯聲，挾着長嘯聲，一團身形猶如疾風，伴着閃電驚雷，在數百尺絕壁之上飄射而下，竟凌空飛越五里山路，形如龍捲風俯頭扯吸，一沉而降落地面。

李靖但見射落之人年約四十開外，身形瘦削，卻疾如電馳，果然不愧爲馳電風王的外號，令人目奪神搖。

羣豪正感駭然，均被梅花教兩大絕頂高手的輕功身法震懾。

就在此時，三男兩女又接連從絕壁上飛掠而至，身形雖不及馳電風王的氣勢威烈，但均身如鵬鷹，令人側目。

李靖正愕然間，梅花女忽然又低聲道：「哎喲！教主和教主夫人亦到了！」

李靖一聽，亦聳然動容道：「誰是教主？誰是教主夫人？」

梅花女神色忽然一變，手指頭一勾，示意李靖噤聲，一會才把小指頭朝空地上那位年約二十多的紫衣女子一指，道：「看！那便是教主夫人——飛狐。」

李靖順着梅花女的指勢一瞧，見那紫衣女子雙眉細挑，非常俏麗，但卻美得極爲邪氣，不由奇道：「教主夫人如此年輕，那誰是教主？斷不會是那位紅袍老者吧？」李靖此時已瞧清隨後降臨山地的三男兩女中，其中一位穿紅袍的老者，其餘數人護在中央，紅袍老者的年紀似乎已屆古稀之年。

梅花女歎了口氣，道：「小傻蛋這次卻是不幸而言中了！紅袍老者果然是梅花教的教主！他的眞實姓名教中無人知悉，只怕他的飛狐夫人是唯一的例外。」

李靖不由目瞪口呆道：「你看教主年屆古稀，竟立年輕少艾的爲教主夫人？在江湖中也不怕人笑話？」

梅花女怒道：「老翁便不能娶少女麼？偏你有這許多規矩！本姑娘便偏不信這一套！本姑娘日後就偏嫁與老翁，氣死你這等名門正派中人！」

李靖不禁苦笑道：「梅姑娘要嫁誰便嫁誰，別人原也管不着甚麼。」

梅花女瞪了李靖一眼，才恨恨道：「你這麼說，便是同意本姑娘嫁老翁了？」

李靖苦笑道：「梅姑娘立意既定，那是誰也管不了的。」

梅花女大怒道：「那我偏不嫁！不嫁！決計不嫁老翁！氣死你！」

李靖奇道：「爲甚麼？」

梅花女狠狠的瞪了李靖一眼，怒道：「你以爲年輕少女嫁給老翁，便一定是大好姻緣？飛狐夫人若非貪圖教主的甚麼，她肯嫁給教主，殺了我的頭也決計不信！本姑娘若要嫁啊……哎喲，對你這小傻蛋說這些幹麼？」

梅花女臉上忽然一紅，便沒再說下去了。

李靖以手一指其餘二男一女，道：「那三位是教中的甚麼人？」

梅花女一聽，臉上登時神彩飛揚，雙眉一挑，道：「甚麼人？憑你小傻蛋這等身份，竟敢如此輕慢？幸虧你是問我，否則，碰上教中的其他人，不把你立斃掌下才是怪事！你知道麼？教主身邊的黑鬢中年人，便是梅

花教五大天王排名首位的黑鬢龍王梅尚清！那額頭白了一片的便是二天王白額虎王凌霄！那中年女子便是傲雪梅王蕭若蘭……傲雪梅雖然排名第五，但她是黑鬢龍王的夫人，因此虎、風、雲三王均要尊她一聲嫂夫人！」

李靖略一沉吟，便驚道：「紅袍教主、飛狐夫人、龍虎風雲傲五大天王，梅花教今回是傾巢而出了，萬一斷殺起來，武林這場浩劫必定慘不忍睹！」

梅花女冷笑道：「大斷殺又如何？梅花教怕了你等名門正派不成！待會你這小傻蛋千萬莫要出頭，否則，只如卵擊石而已。」

羣豪此時亦被梅花教突然現身震駭，千百人一片肅靜，誰也不敢貿然作聲。

此時，梅花教的黑鬢龍王梅尚清目中精光一閃，隨又倏地斂去，向一塊巨石後面含笑拱手道：「達摩禪師！龍潭老人別來無恙？」

衆人正驚疑間，巨石後面兩條一灰一白身形，猶如雲霧般飄了出來。白色身形正是達摩禪師，灰色身形自然是龍潭老人。

達摩禪師含笑向梅尚清合什爲禮，道：「阿彌陀佛！梅施主亦別來無恙麼？」

大龍潭老人卻哈哈怪笑道：「好啊！你這小龍王也到了，且看老子這大龍潭，是否裝得下你這條小龍王！」

黑鬢龍王梅尚清聞言微笑道：「龍老哥若然手癢，小弟改日必定奉陪！但今日排期未到，尚望龍老哥見諒！」

大龍潭老人一聽，便樂得哈哈大笑，道：「好！好！這個一言既出，駟甚麼馬難追！梅老弟若排期到了，便告知老哥哥一聲，老哥哥近日收了一位得意門徒，正要找梅老弟你指點一二。」

梅尚清素知大龍潭老人說話夾七雜八，因此也不甚留意，只是一笑置之。

此時羣豪眼見不但魔教中的第一大派梅花教精英盡出，武林第一大派少林派的祖師爺達摩禪師竟也降臨龍山之上，甚至連江湖中難分正邪的天字第一號怪人龍潭老人亦現身龍山，均大感震駭，暗道那道士手中的甚麼龍晶珠果然邪之極了，竟把一干武林名宿、驚天大魔頭亦引出來了！這龍山之巔，此時已成一個威猛絕烈的火藥桶，只須稍冒火花，立刻便會引發一場驚天大爆炸！

梅花教紅袍教主自始至終雙目半開半閉，似對千百羣豪不屑一顧，但又似年屆古稀，精力不繼。

教主夫人飛狐俏眼如電，橫掃全場，大有君臨天下之勢，只是礙着教主的臉面，不便貿然作態。

五大天王中，白額虎王凌霄肅然而立，大有泰山崩於前面而不動的氣度。

馳電風王微步生和飛虹雲王雲中子，神態輕鬆自如，簡直視天下羣豪如無物。

傲雪梅王蕭若蘭的神色略帶焦切，神采奕奕的俏眼不時向四周掠去，似在搜索甚麼令她切掛的物事，她不時向她的夫君黑鬢龍王梅尚清瞟上一眼。

黑鬢龍王梅尚清雙目精光隱而不露，顯然他的內力已達收控自如的超凡境界，因此就更令人莫測高深。

梅尚清向全場略一瞥，目光便飛掠而過，射向峭壁上的徐茂公，但僅停注一霎，便又移向峭壁下面挺立澗邊的諸人。梅尚清的目光隨即一收，向深澗那面略一拱手，朗聲道：「各位別來無恙……」

梅尚清此言轟然迴响，在場中人均清晰可聞，只道這是普通一句客套話，但深澗這面的摧心老魔、丐幫幫主徐正天、玄天劍掌門夫人于小素、追風九頭蛇莫驚心、全眞教第二代弟子元雲子，竟各自聽到不同的聲音。

元雲子聽到的只是一句「別來無恙」的客套話，這是在場中人誰都聽到的。

于小素聽到的是：「包夫人好寬的心胸，竟捨名門正派，甘與邪魔外道併澗而立！」

追風九頭蛇莫驚心分明聽到：「莫谷主！你的蛇盤功想必又精進一層了？」

丐幫幫主徐正天聽到的卻是：「徐幫主胸襟宏大，怎地亦涉足此凶險是非之地？」

摧心老魔聽的却是：「……摧老兄！今日重出江湖，可喜可賀！怎不先請小弟痛飲百杯？莫非手頭緊絀，趕着上此取寶換錢花用？」

摧心老魔氣得大叫道：「梅黑鬼！賣弄甚麼發聲分音術？存心消遣老夫麼？」

摧心老魔這轟然大叫，衆人這才知道，黑鬢龍王梅尚清這是「發聲分音術」，一人竟可同時與數人對話發聲分音，這等神技卻是聞所未聞！

梅尚清微微一笑，他深知摧心老魔一旦被激，便決然夾纏不清，耳根休想清靜，便遙向摧心老魔微一點頭，以示方才之言絕無惡意，然後便不再理會摧心老魔的哇哇大叫。

此時，龍山上的羣豪均暗地估量，若單憑一己之力，在場各派各門，只怕誰也不是梅花教的對手，因此均不敢輕舉妄動，貿然發難，唯有先求自保，再伺機而動。

江湖武林猶如世局，微妙非常，實力的强弱，也決定了說話的份量。

羣豪眼見梅花教衆高手甫現身便石破天驚，露了一手，而且教主及數大高手尚未有所表示，單是一個黑鬢龍王一上場便搶先與達摩、大龍潭老人、丐幫等江湖名宿招呼，趁機籠絡，順帶又露了一手「發聲分音」的絕世

神技，氣勢逼人，隱隱然已把在場各門各派震懾住了。

眼下的情勢，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自然一清二楚，洞若觀火，而因此就更令他咬牙暗恨。清光道人暗道峨嵋派與梅花教有血海深仇，若今日任由梅花教來去自如，峨嵋派日後就休想在江湖中抬頭做人了！

但清光道人亦有自知之明，深知單憑峨嵋派一己之力，與梅花教斷拚，那當眞是不自量力，强弱太過懸殊。別的不說，單是一位黑鬚龍王，清光道人自忖就連自己也未必應付得來。峨嵋門下首徒玉虛眞人與五大天王的飛虹雲王或可一拚，但其餘峨嵋派弟子若貿然上去，那就形如飛蛾撲火自取滅亡，更何況除黑鬚龍王、飛虹雲王外，梅花教尚有根本難測深淺的紅袍教主，以及從未在江湖露面的白額虎王、馳電風王、傲雪梅王，甚至連那年輕妖媚的飛狐教主夫人亦一般莫測高深！

清光道人這般估量雙方實力，便咬牙暗道：「嘿嘿！若非聯合各派實力，根本不足與梅花教一戰，騎驢看書，走着瞧好了！」

就在羣豪各自算計之時，挺立峭壁上的徐茂公，向梅花教諸人凝望片刻，便忽然微笑作聲道：「剛才駕臨者，是何方高士？」

紅袍教主及五大天王均悶聲不語，教主夫人飛狐向紅袍教主瞟了一眼，似已得教主默許，便尖聲一笑，道：「有勞道長動問，我等便是江湖中人稱一等一大魔頭紅袍教主旗下的梅花峯幻影谷中的梅花教！」

徐茂公聽飛狐夫人報了這一長串名字，尖嘯刺耳，似乎有意賣弄，便微微一笑道：「原來是梅花峯幻影谷梅花教高人，貧道失敬了！但既臨龍山之巔，爲何不上前一試？梅花教高人衆多，或有緣捧龍珠而回。」

飛狐夫人尖笑道：「邪魔外道亦有緣奪寶麼？」

徐茂公坦然道：「龍晶珠人選無分名門正派或是邪魔外道，一切但憑根基福緣，門派不外表面外衣罷了！」

飛狐夫人尖聲一笑，竟就飄然而出，站到澗邊三尺，面向峭壁上的徐茂公傲然而立。

深澗對面的摧心老魔一見，登時怪笑道：「梅花教斷了男丁麼？偏要教主夫人你出乖露醜，試甚麼富貴龍相！」

摧心老魔這一聲訕笑，聲線不大，但梅花教紅袍教主卻忽然雙目一睜，精光如電直向摧心老魔射去，但紅袍教主手下的五大天王卻居然默不作聲，毫無反應。

飛狐夫人毫不理會摧心老魔的怪笑，她尖笑一聲，忽然道：「請問道士，普天下無陰即無陽，無乾即無坤，男女一體，男兒可當皇帝，難道女兒便不能麼？」

飛狐夫人此言一出，羣豪不由哄的一聲大笑，皆暗道如此狂妄之言，竟出自教主夫人之口，梅花教果然妖氣十足，怪道被人視爲天字第一號大魔教！

此時，就連梅花教五大天王排名首位的黑鬚龍王梅尚清，亦閃電般一皺眉頭。

梅尚清的皺眉雖然一閃即逝，但嚴密注視梅花教動靜的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卻立刻捕捉住了。他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梅花教紅袍教主，竟娶了一位千嬌百媚年輕女子爲妻，此事看來大有蹺蹊，就連教中高手亦心存疑慮，日後必成梅花教內心腹大患！嘿嘿，外敵不如內患，梅花教內亂之時，便是其覆滅之時了！

清光道人這般轉急，登時有了主意，亦因此打消了冒險一拚的念頭。

徐茂公一聽飛狐夫人之言，卻毫不爲意，反而微笑點頭道：「誰道女兒不可爲皇？但看是否有此根基罷了！」

飛狐夫人一聽，俏眼登時一亮，凜然十足道：「然則依道長看來，類似本夫人如此人材，便可爲皇麼？」

羣豪一聽，又忍不住轟然一聲，哄堂大笑，有人更忍不住出言嘲道：「她當自己是煉石補天的女媧氏了！當世之中，女兒可以爲皇，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哎喲，是誰打老子的嘴巴？」

原來這人正說得高興，冷不防眼前一花，說話的嘴巴便被狠揍了一下，他痛不可當，欲說的下半句不由便咽回去了。他咬牙舉目四望，但見在他身邊的人皆茫然回顧，顯然尚不知發生了何事，他不由大驚道：「出手的人莫非是鬼魅麼？」

在場羣豪，僅有清光道人等少數高手，瞧見剛才閃電的一幕。原來那人出言嘲笑，梅花教中五大天王倒也冷然不理，但梅花教紅袍教主目中精光一現，閃電般射向馳電風王微步生。微步生略一猶豫，終於閃電掠出，身如鬼魅，在那人身後一閃而過，然後掠回原位不動，從馳電風王微步生出手到退回原處，僅是電閃般片刻功夫，這等身法當眞駭人聽聞。

被打嘴巴的人功力有限，自然絕難發覺，而且亦絕不敢置信，世間竟有如此鬼魅身手！

* * *

馳電風王閃電出手，令在場羣豪靜了一靜，但立刻衆人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徐茂公身上，且看他如何回答飛狐夫人的問話。

但見徐茂公目注飛狐夫人，好一會，才忽然歎了口氣，道：「夫人自忖之君皇是好當的麼？」

飛狐夫人尖笑道：「君臨天下，一呼百諾，何等威風！何等權勢！這還不好當麼？」

徐茂公道：「可知九龍寶座猶如火山坑口麼？」

飛狐夫人斷然道：「昏庸之輩自然視如火坑，但有志明君卻可以此大展抱負！兇險與否，全憑是否駕馭得法罷了！」

徐茂公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然則夫人自負有此駕馭功力了麼？」

飛狐夫人凜然道：「當仁不讓！志在必得！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飛狐夫人此言甫出，羣豪在哄動中又感驚疑，暗道梅花教眼見人材濟濟，怎的容許飛狐夫人喧賓奪主，出盡風頭？

更多的人卻暗驚道：「看那道士破例與這飛狐夫人甚多言語，莫非他竟然相中梅花教女子麼？若教此妖媚女子君臨天下，世道豈非顚倒倫常，不分黑白！此事決計不能容忍！」

此時但見徐茂公又歎了口氣，道：「夫人乃梅花教教中何人？」

飛狐夫人毫不掩飾，坦然道：「小女子飛狐，乃梅花教至尊紅袍大教主夫人！」

徐茂公道：「爲何紅袍大教主不上前試相？而讓夫人代勞？」

飛狐夫人尖笑道：「飛狐對教主忠心耿耿，飛狐若得龍珠，亦即教主所得，又豈分彼此？道長多此一問了！」

徐茂公歎了口氣，默不作聲，似心有猶豫，不便決斷。

飛狐夫人傲然道：「道長有話直說，梅花教雄霸一方，自有其立足處世之道，決非反覆計較之輩！」

徐茂公凝注飛狐夫人，好一會，咬了咬牙，終於朗聲道：「既夫人如此自負，貧道自亦不敢虛言以對。夫人形相雖俏亦媚，但面橫額闊顴高，聲帶肅煞，行如雀躍，睛如蛇目，艷則艷極，但令人望而生畏，性必偏激乖戾，爲人婦者當刑夫剋子；若一教之尊，當人心惶惶；若君臨天下，當天下大亂，下不能治家，中不宜主教，更何況治一國之君？夫人幸以自重爲念，不然便大禍臨身，悔之晚矣！」

徐茂公此言朗朗而道，在場中人清晰可聞，人人皆聳然動容，舉座震驚，誰也估料不着，徐茂公竟公然視梅花教教主夫人如無物，直道其非，字字如針似刺，毫不留情！

羣豪皆預料梅花教決計忍不下這口惡氣，必含怒出手，石破天驚，徐茂公必定死無葬身之地了，而且就算有人出手相救，亦必定抵擋不了梅花教衆高手的全力一擊，況且在場羣豪，誰有此膽量，敢爲一位無名小道士出頭，公然與梅花教正面爲敵？

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連忙大聲喝采，道：「小妖女意欲當皇帝，當眞可笑之極！」故意挑起武林同道對梅花教的嘲弄奚落，暗道梅花教必定不能忍受，出手洩忿，勢將與武林各派廝殺火併，這場熱鬧就好看極了！

果然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這一帶頭，羣豪便轟的一聲哄堂大笑，這笑聲含意複雜，有與梅花教素有仇怨的，趁機嘲笑奚落；有人見徐茂公斗膽直言，以笑表示佩服；有存心等瞧熱鬧的，故意以笑聲推波助瀾；亦有不明所以，眼見人人均笑，他自己不甘後人，亦連忙大笑。

梅花教諸人中，五大天王居然不怒亦不笑，冷然而立，渾似聽不到轟然的笑聲。

飛狐夫人俏臉察的一變，她見教中諸人神態甚爲冷漠，對她的受辱竟然置諸不理，心中又羞又恨，便把腳一跺，掠回教中，盯着紅袍教主，恨恨的道：「飛狐還不是奉教主之命，勉爲其難，出去爲教主爭光？飛狐如今受辱事小，大可不理，但飛狐既爲教主夫人，代教主出面，人家凌辱飛狐，便是凌辱教主，這口氣不出，梅花教休想再在江湖立足了！」

紅袍教主一聽，雙目精芒一現，向五大天王掃了一眼，最後停在黑鬚龍王梅尚清臉上，似乎不經意的輕吐了一句，道：「黑鬚龍王難道亦不以爲然麼？」

黑鬚龍王對紅袍教主似亦甚爲敬畏，聞言臉色一變，忙肅然道：「稟教主！屬下以爲那道士之言雖然刺耳，但乃據相而言，夫人既出面試相，又請道士直言無懼，道士所下判語，無論好惡，均不便爲此輕動干戈，請教主三思，勿被武林羣小視我梅花教無容人之量！」

紅袍教主不以爲然的哼了一聲，沉聲道：「飛狐乃代我出面，若她受辱，龍王或可不理，但她既代我出面，辱她即辱我，辱我即辱梅花教，龍王難道亦袖手旁觀，置諸不理麼？」

黑鬚龍王梅尚清一聽，臉色又察的一變，忙低聲道：「屬下不敢！」他略一頓，疾速掃了飛狐夫人一眼，見她正盯着自己咬牙不語，不由暗地歎了口氣，無奈道：「既然教主有令，屬下等出手便了！」

黑鬚龍王梅尚清說罷，向其餘四王遞了個眼色，見四王微一點頭，便把腳一跺，身形如電，直向深澗那面峭壁之上的徐茂公射去！後面白額虎王凌霄、馳電風王微步生、飛虹雲王雲中子、傲雪梅王蕭若蘭亦隨即電射而出，緊隨梅尚清向深澗對面的徐茂公撲去！

那道五丈深澗根本無法阻住梅花教的五大天王，就算深澗那面的摧心老魔、于小素、徐正天、莫驚心等高手，要出手救援徐茂公，亦決計不能。

羣豪一見梅花教五大天王一齊出手，欲向徐茂公作石破天驚的一擊，均駭然暗道：「在五人聯手之下，那道士若能倖免，那除非是大羅神仙現身相救了！」因此竟無一人出手阻攔梅尚清等五大天王。

黑鬚龍王梅尚清在疾射中掃一眼羣豪，便知衆人心意，心中不由冷笑

一聲。他本來可以逕射過深澗對面，但不知為甚，疾射的身形突地一偏，竟然向深澗巨石旁邊的達摩禪師和大龍潭老人射去。

達摩禪師和大龍潭老人一怔間，梅尚清已然掠到，沉叫一聲道：「兩位前輩欲阻我去路麼？嘿嘿！小心我的幻影梅花掌了！」

梅尚清話音未落，竟在半空中直擊而下，掌影紛飛，猶如漫天梅花飛揚，直向達摩禪師和大龍潭老人罩去。

達摩禪師先是一怔，但隨即似乎醒悟甚麼，含笑向黑鬚龍王微一點頭，竟毫不以為意，僅以雙手合什，護在胸前。

大龍潭老人可被黑鬚龍王氣得哇哇大叫道：「梅黑鬼！怎的了？老子……」

他正欲大叫「老子已與你約好改日再打架湊興，怎的忽然無賴如此，向老子偷襲」！但呼的一聲，梅尚清的幻影梅花掌已然襲近，掌風甫到，便感胸口一窒，嚇得大龍潭老人不敢說話分心，迎掌一指，運氣向梅尚清射去，他以為梅尚清忽然發瘋了，要找自己拚命，因此倒使出七成功力，大龍潭氣劍射出，尖嘯有聲。

梅尚清一見，喝了一聲道：「好！果然不愧大龍潭老怪，出手便是八脈小商劍……」他亦知厲害，不敢怠慢，在漫天掌影中分出一掌，接了龍潭老人這一劍，但並不硬抗，反而藉龍潭老人的劍氣，反彈迴身，伸掌向達摩禪師的胸前拍去。

達摩禪師見梅尚清出掌的方向，果然是自己已防的部位，不由微微一笑，雙手合什的姿勢不變，向梅尚清拍到的右掌平平推出。

梅尚清的右掌甫與達摩禪師的掌尖相觸，便突覺一股渾厚之極的熱流湧出。梅尚清不由暗讚一聲道：「達摩禪師的洗髓神功已達超凡入聖之境矣！」他並不以內力相拚，藉達摩禪師的洗髓真氣身形疾退，向後掠出數丈，落下挺立不動。

隨後射至的白額虎王、馳電風王、飛虹雲王、傲雪梅王均如梅尚清一般，與大龍潭老人、達摩禪師甫觸即退，先後掠到梅尚清身邊。

梅尚清微微一笑，向達摩禪師二人拱拱手，道：「兩位前輩既出手相攔，想必有甚麼主意，梅某等不敢相違，改日再行領教，告辭了！」

梅尚清也不容達摩和龍潭老人發話，竟聲落人起，閃電般掠了回去。

正邪爭持　人質遭殃

大龍潭老人氣極了，驀地飛出五指，便欲以商陽、少沖、少澤、陽谷、大沖五脈氣劍向五人射去。

達摩禪師忙示意制止。大龍潭老人怒道：「這梅黑鬼如此可惡，言而無信，戲弄老子，不該射他個大洞麼？」

達摩禪師微微一笑，道：「不然，依老衲所察，梅施主處事極有分寸，他不欲因飛狐夫人而無辜殺死那徐茂公，但可惜羣豪中又無人斗膽出手截擊，無奈之下，才向你我施襲，不敵而退，以解梅花教主之疑，此實乃梅施主圍魏救趙的妙着。」

大龍潭老人一聽，直眨眼道：「不信！不信！老子決計不信。」

達摩禪師微笑道：「龍施主大可不信，但老衲請教，若梅施主當真與龍施主你過招，龍施主自忖可在幾招之內把他擊敗？」

大龍潭老人心直口快，聞言道：「在百招之內，難分勝負。」

達摩禪師又微笑道：「那百招之外呢？」

大龍潭老人歎了口氣，道：「百招之外，那便非憑招式，而是講求內力了，梅黑鬼正值英年，內力綿綿不絕，老子輸了年紀，自然非敗不可，可惜我那寶貝徒弟空有招式，內力遠遠未逮，否則便足以取勝。」

達摩禪師微笑道：「既然如此，那為甚麼梅施主與龍施主甫觸即退？龍施主還以為他是怕了你的大龍潭劍氣麼？」

大龍潭老人一聽，轉念一想，亦隨即恍然，他心性爽直，一旦想通，便絕無芥蒂，樂得一拍大腿，道：「是極！是極！梅黑鬼果然是用計避嫌……但憑他的實力，也未見得就如此忌憚那位見鬼的飛狐教主夫人。」

達摩禪師歎了口氣，道：「梅施主此乃投鼠忌器，因為飛狐夫人背後還有一個他不能不怕的紅袍教主。紅顏禍水，紅袍教主一世英名，臨老糊塗，只怕會被這飛狐夫人敗壞了。」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大和尚！你出家人道甚麼紅顏禍水？莫非你動了凡心，嫉忌紅袍老兒伴了個嬌美女娃兒？」

達摩禪師苦笑道：「阿彌陀佛，龍施主說笑了，世事如棋，武林如局，龍施主日後便知老衲此言不虛。」

龍潭老人眨了眨眼，忽然悄聲道：「大師傅！為甚麼不用你的千里聽音術，聽聽那梅黑鬼與紅袍教主有甚麼話說？」

達摩微微一笑，果然屏息靜氣，以洗髓真氣聚於聽力，向梅花教那面搜索。

僅一會，達摩禪師便歎了口氣，道：「果然不出老衲所料，梅施主果然是用計避嫌！但因此只怕與教主夫人的私怨更深了。」

大龍潭老人忙道：「那紅袍教主有甚麼話說？」

達摩道：「梅施主自稱不敵而退，紅袍教主只是輕咦一聲，雖帶疑惑，但並未作聲責斥。但飛狐夫人卻冷冷的道：憑五大天王的身手，只怕並非不敵，而是不欲對敵。那紅袍教主一

聽，便語帶憤怒，道：是否如此？梅施主一聽，忙肅然道：個人榮辱事小，教之安危事大，龍山之會，實不宜與天下武林為敵。那紅袍教主一聽，恨恨的哼了一聲，不再作聲。」

大龍潭老人一聽道：「如此說，那紅袍教主必定被那妖媚女子飛狐所惑，對手下五大天王亦心存疑忌了，梅黑鬼的處境危之極了。」他一頓，忽又認真的道：「若大師傅出手，與那紅袍教主是否足可一戰？」

達摩禪師皺眉道：「此人極不好惹，因為老衲已然察覺，他周身有真氣護體，形如屏幃，內力達此境界者，當今世上絕無僅有，就算老衲的洗髓真氣，亦未必可以攻破他的真氣護體屏幃。」

大龍潭老人驚道：「如此說，若連大師傅你亦大皺眉頭，那紅袍教主豈非已無人可以克制？」

達摩禪師沉吟半晌，方道：「除非以龍施主你的八脈氣劍，再配以紅袍教主這般的驚人內力，二者兼備於一身，以內力駕馭氣劍，或可穿透他的護體屏幃，否則，就算你我聯手，亦難奈他分毫。」

大龍潭老人一聽，吃驚得失聲叫道：「一身兼備二大神功，當今世上，那除非神仙方可辦到了，這難怪梅花教如此橫行無忌了。」

達摩禪師點點頭，道：「龍施主之言不差，因此若梅花教與武林為敵，那將是一場驚天浩劫，當今武林同道，屆時勢將無一倖免。」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大師傅你乃名門正派的開山祖師，正邪之鬥，自然難以置身事外，但老子非正非邪，兩袖清風，一身輕鬆，打不過紅袍教主，還不會逃之夭夭麼？」

達摩禪師微笑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時只怕龍施主亦難獨善其身矣，例如你那寶貝徒弟出身名門正派，年少氣盛，若一旦與梅花教抗衡，龍施主理也不理？」

大龍潭老人一聽，大驚道：「若果真如此，老子果然不能不理，那豈非連老子亦被拖下濁水？」

達摩禪師微笑道：「果然如此。」

大龍潭老人忙道：「有甚麼方法可免？」

達摩禪師苦笑道：「勢無可免！唯一辦法乃防範於未來，全力制止這場武林浩劫。」

大龍潭老人想了想，忽然又怪笑道：「繞了偌大圈子，大師傅莫非乃欲扯老不死淌這趟渾水？」

達摩禪師微笑道：「淌與不淌，當今世上誰可左右龍施主你？老衲僅是就事論形勢罷了。」

大龍潭老人見達摩禪師言近禪理，便感深奧難懂，不再與他糾纏。

就在此時，緊盯着梅花教動靜的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此時忽然揚聲大叫道：「各位武林同道，龍晶珠眼見歸屬難料，無人入選，峨嵋派提議，可就此舉行武林大會，公推人選。」

羣豪一聽，先是一靜，隨後便有不少門派附和道：「好極了，但未知如何推選？」

清光道人微微一笑，道：「今日天下羣豪盡集龍山，人數眾多，若按人而論，則不免陷於魚目混珠，難辨真相，貧道因此提議，按門派為代表，每個門派推選一人，再由候選人代表、各門派互選一人承納寶珠，如此可免混亂爭鬥，免傷武林同道和氣，更可保證公平合理，各位意下如何？」

清光道人提出按各門派推出人選，再以候選人互選之法，自然有他自己的算計。清光道人暗道若憑實力，龍山之上，任何一派均非梅花教的對手，龍晶珠幾成梅花教囊中之物，但若按各派推選一人，則梅花教便只得其中一票，而且梅花教在武林中聲名不佳，隱隱已成武林公敵，就算邪派外道中，亦有不少仇家，各門派候選人推選的結果，人選無論是誰，均絕非梅花教。

清光道人的峨嵋派與梅花教仇深似海，甚至定下以殺梅花教人為接任掌門的唯一條件，因此自梅花教人出現龍山後，清光道人的目標已決然變更，龍晶珠的歸屬已成次要，挑起武林同道聯手對付梅花教才是他最大的心願。

清光道人的功力也非常深厚，雖然未達達摩禪師「千里聽音」的境界，但他與梅花教諸人的距離比達摩近了一半，因此凝神之下，梅花教中的異常動態倒也瞞不過清光道人的耳目，他因此而立刻判斷，梅花教因教主夫人飛狐的關係，此時已陷入內部的危機重重，而因此他才不失時機，出言挑動，以引起梅花教與武林各派的敵視，進一步便是武林各派與梅花教的大斷拚了。

清光道人憑一手乾坤掌威鎮武林，在武林中亦甚有份量，他此言一出，登時獲得不少門派的贊同。

玄天劍掌門包少峯，一直緊盯着他的師妹夫人于小素與丐幫幫主徐正天的動靜，眼見兩人有說有笑，神態漸見親密，心中一陣忌恨交加，竟連上龍山的目的也忘記了，又見于小素、徐正天竟與摧心老魔、莫驚心等站到一起，心中更氣，暗道：堂堂丐幫掌門，竟與邪魔外道並列，成何體統？因此眼見清光道人提議，大有聯合以抗邪魔外道之意，便立刻揚聲附和道：「不錯！清光道長之意好極了。」

全真教對龍晶珠的歸屬似乎不甚在意，因此也表示贊同，以免傷了武林和氣。

全真教掌門元真子這一表態，崆峒派余空自忖憑崆峒一派之力，決計難與一干邪魔外道抗衡，因此也出言附和。

丐幫幫主徐正天反正也無意奪珠，因此微笑點頭，表示默許。

武林五大派這一聯合，聲勢便是與梅花教抗衡，因此三十六洞洞主，以及江湖三大惡人之一的巨鯨幫幫主閃電抹香鯨司馬鯨，眼見有機可乘，居然也表示贊成。

獨三大惡人中的其餘二惡人却默不作聲。蝎子幫飛天毒蝎子赤八恨透摧心老魔，存心保存實力，待龍山之會一了，便找他算賬，因此於奪寶之事，也已不大爲意。巨鯨幫幫主司馬鯨卻與梅花教黑鬚龍王梅尚清有誼，因此眼見江湖五大派隱隱聯手對付梅花教，便心中有氣，決計不表贊成。

在衆人附和聲中，司馬鯨忽然轟然一聲大叫，把衆人的聲音居然蓋了下去：「不成！不成！此議決計不成。」

清光道人一聽，心中惱怒，但臉上卻微笑道：「請問司馬幫主，爲何此議不成？難道司馬幫主另有妙計，既可保持公平，又不致傷了武林和氣麼？」

閃電抹香鯨司馬鯨粗聲大氣道：「老子沒甚麼妙計，老子說不成便是不成。」

司馬鯨此言甫出，羣豪哄的一聲大笑。

峨嵋派掌門余空與司馬鯨有隙，便冷冷的刺了一句道：「是極！是極！司馬幫主自忖乃武林霸主，因此才敢說他說不成便不成。」

羣豪又哄的一聲大笑。羣豪的笑聲雖有些帶嘲笑，但亦有人素知司馬鯨出言率直，不會轉彎抹角，因此笑他太沒心思，竟敢在此時與江湖五大派爲敵。

在羣豪的笑聲中，梅花教教主夫人飛狐忽然一聲尖笑，笑聲尖厲，觸耳生寒，竟令羣豪靜了一靜。

飛狐夫人尖笑聲一頓，尖聲道：「司馬幫主說的果然對極了，此議內有陰謀詭計，因此決計不成。」

羣豪立時又靜默了。因爲人人均知道梅花教的厲害，誰也不敢輕攖其鋒。

清光道人咬了咬牙，暗道若此時自己不拚死出頭，衆人便會被梅花教的惡勢力鎮住，自己痛殲梅花教的大計就會功虧一簣了，這般轉念，清光道人便把心一橫，凜然道：「本座提議，乃爲公平起見，有甚麼陰謀詭計了？你梅花教雖然橫行無忌，但當着武林各大門派，斷容不得你胡說八道，惡意中傷。」

飛狐夫人冷笑一聲，道：「休要拿武林大派嚇唬人，別人怕了你武林大派，梅花教便怕了不成，你峨嵋與本派素有仇隙，不欲龍晶珠落於本教手上，因此故意提出甚麼公推人選之法，誰不知你等武林名門正派衆多，若一派一票，你等必佔盡優勢，自然捧珠而回，然後再在背後分贓交易，此等陰謀詭計，不值一哂！梅花教豈會上當。」

清光道人一聽，心中微微冷笑，向各大派掌門拱拱手，趁機道：「梅花妖教，竟口出狂言，誣我等背後分贓交易，這口氣各位忍得下去麼？」

飛狐夫人言語中不把江湖八大派瞧在眼內，令玄天、全眞、崆峒、丐幫各掌門均臉色一變。丐幫幫主徐正天雖然尚能沉得氣，但玄天劍掌門包少峯，崆峒掌門余空已按捺不住，怒道：「梅花妖教，狂妄之極，難道八大派亦怕了你梅花教不成。」

飛狐夫人更怒，尖叫道：「八大派又如何？就算八大派聯手上來，梅花教亦決計不會手軟。」

飛狐夫人此言一出，梅花教諸人中，黑鬚龍王梅尚清不禁神色一變，他向紅袍教主望了一眼，希望他能出言制止飛狐夫人居然向武林八大派挑戰，但紅袍教主居然冷冷一笑，更不出聲制止。梅尚清不由暗歎口氣，暗道梅花教雖然强大，但若與武林八大派斷拚，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誰也佔不了便宜，而梅花教因此而元氣大傷，再加上內亂逼在眉睫，如此一來，梅花教近千教衆危矣！飛狐夫人果然心存歹毒。

梅尚清雖然有意緩和梅花教與武林大派的仇隙，但礙着紅袍教主的顏面，卻又有心無力，不由暗暗焦慮。

果然飛狐夫人的話把丐幫幫主徐正天、全眞教掌門元眞子亦激怒了。徐正天呼的躍過深澗，站在清光道人一邊，怒道：「梅花教果然狂得可以。」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亦凜然道：「你梅花教雖然不怕八大派，但須怕武林公義。」

丐幫及全眞教這一決然表態，形勢對梅花教顯然極爲不利。梅尚清不由暗歎口氣道：「梅花教從此危矣！」

飛狐夫人卻根本無意收斂傲氣，她以手一指徐正天，又一指元眞子，冷笑尖聲道：「你二人是甚麼身份？竟敢對本夫人如此無禮！活得不耐煩了麼？」

這時，梅花教五大天王的傲雪梅王蕭若蘭，實在忍不住了，便出聲示意道：「夫人！那是丐幫幫主徐正天，全眞教掌門元眞子，兩人均是武林中大有斤兩的人物，請夫人愼言。」

飛狐冷冷的瞥了傲雪梅王一眼，道：「傲雪梅王怕了他們了麼？怪道與你的夫郎同一口徑！那還念着教主的顏面。」

傲雪梅王不善辯鋒，被飛狐夫人這一氣，便顯得極爲尷尬，臉孔倏的漲紅，卻又啞口無言。

飛狐夫人見把教中諸王鎮住了，得意的扭頭向紅袍教主道：「稟教主，我這是爲了教主你的至尊至大至聖顏面着想呵！若我等示弱，教你的至尊至大至聖顏面何存。」

紅袍教主一聽，居然欣然一笑，又點了點頭，向飛狐夫人以示贊賞。

飛狐夫人得教主撐腰，更得意了，她轉向徐正夫、元眞子，冷冷的道：「原來是丐幫幫主，全眞教掌門！失敬！失敬！但在本夫人眼中，亦不外如是罷了！」

徐正天身爲丐幫幫主，丐幫在武林中排名僅次於少林派，身份地位何等顯赫，但飛狐如此辱及丐幫，徐正天心中不由大怒，暗道梅花教在江湖橫行無忌，徐某原不盡信，但今日一見教中諸王，竟然任由這等妖媚女子弄權作惡，徐正天這般轉念，便存心一挫飛狐夫人的銳氣。

* * *

徐正天欲挫飛狐夫人的銳氣，豈料元眞子亦心中惱怒，與徐正天同一心意。

只見徐正天呵呵一笑，道：「梅花教飛狐夫人果然狂得厲害，徐某佩服，佩服。」徐正天說罷，向飛狐夫人拱手一揖，一股渾厚的龍虎掌力便向飛狐夫人緩緩推去。徐正天瞧着黑鬚龍王的顏面，這一掌先用了三成內力。

與此同時，元眞子亦向飛狐夫人雙袖一拂，兩股袖風，一陰一陽，交換變化，亦向飛狐夫人襲去。元眞子甚好氣度，他雖然惱怒，但亦不想傷害飛狐夫人，因此他的八卦掌力便只使出「陰陽二掌」。元眞子暗道就算飛狐夫人武功平平，這二掌便把她擊翻倒地，但亦斷無大礙。

豈料元眞子與徐正天兩人不約而同，一齊出手，「龍虎掌」力向飛狐夫人襲到時，飛狐夫人尚不以爲意，冷笑一聲，身形突轉，欲以她的「飛狐神功」化解徐正天的掌力。

飛狐夫人的「飛狐神功」精髓全在一個「轉」字訣上，任何威猛的掌力，均會被她的「轉」字訣化解於無形。她以此來應付徐正天的龍虎掌力，原本不錯，再加上徐正天此時只用了三成內力，因此飛狐夫人完全有能力化解。但不料徐正天的「龍虎掌力」甫到，元眞子的「八卦掌」中的「陰陽掌」亦隨即襲到，「八卦掌」的神秘之處在於變化無窮，應變奇速，你若以硬相抗，它就比你更硬；若以軟相抵，它比你更軟；若以「轉」字訣化解，它又比你「轉」得更快，江湖中等閑人士，極怕接全眞教的「八卦掌」，原因即在於此。

飛狐夫人不明就裏，正用「轉」字訣化解徐正天的龍虎掌力，但忽然另有二股掌力襲到，飛狐夫人大吃一驚，「轉」字訣發揮得更淋漓盡致，試圖以此來化解第二道掌力。但豈料後至的兩道掌力竟異常奇特，碰上飛狐夫人的「轉」字訣，便隨即一變向，緊隨轉換起來，「陰」變「陽」，「陽」又變「陰」，飛狐夫人轉得越快，「陰陽掌」的交替變換也就越快，反過來又逼得飛狐夫人以更快的速度施展「轉」字訣，這樣一來，飛狐夫人轉得越快，陰陽掌變換得越速，反過來又逼飛狐夫人以更快的轉速來應接閃電變換的「陰陽掌力」，如此下去，飛狐夫人必然被逼「轉」得精疲力竭，力脫而倒。

飛狐夫人這時才知道，武林聲名，絕非倖致，她面對的竟是如假包換的一等一高手，她深知如此下去，自己必然力脫而亡，但又絕無辦法閃避，更無法分神出聲呼救，她一時大意，立刻便陷入啞巴吃黃蓮，有苦自己知的絕境。

梅花教中五大天王除飛虹雲王功力稍遜外，其餘四王均已瞧出飛狐夫人的危機，但黑鬚龍王故意不察，存心令飛狐夫人受一受挫折，因此其餘三王亦袖手旁觀。

但紅袍教主似乎立刻便察覺諸王的心事，他目中精光一閃，忽然又輕歎了口氣，喃喃道：「並非本座偏私，但她畢竟代本教出頭，辱她即辱梅花教，這便不能不救了。」

紅袍教主此言，分別鑽入諸王的耳中。馳電風王微步生無奈向黑鬚龍王瞥了一眼，意詢其意。

黑鬚龍王梅尚清礙於教主的顏面，只好微一點頭，道：「有勞馳電風王走一趟了。」

馳電風王突地一聲尖嘯，如飛電般掠出。尖嘯之聲甫入耳，馳電風王的身形便已在就近的羣豪眼前掠過。

飛狐夫人此時已幾陷絕境，她堪堪化解了龍虎掌力，已感吃力，但隨即「八卦掌」的「陰」柔掌又逼近，她剛剛旋過身形，「陽」剛掌又隨即襲到。龍虎掌威猛無比，飛狐夫人不能不旋身化解，「柔」掌令她的身形一滯，「剛」掌又逼得她不得不加快旋轉，以作化解。兩「陽」一「柔」，把飛狐夫人逼得手忙脚亂，漸而已感眞氣不繼，身形呆滯，明眼人均知道，飛狐夫人已是强弩之末，不消片刻，便會氣竭力衰，香消玉殞。

就在此時，馳電風王微步生已閃電般掠到，在凌空中便欲伸手下探，把飛狐夫人帶出二大絕掌的困鎖。

清光道人功力深厚，目力奇佳，馳電風王的身法雖然神速，但清光道人凝神監視，還是立刻察覺，他冷笑一聲，右手猛地推出，他的成名絕學乾坤掌，竟以八成功力向飛狐夫人拍去，欲一舉把飛狐夫人斃於掌下。

馳電風王身在半空，欲加救援已然不及，因爲他就算在平地，與清光道人的乾坤掌力相抗，亦很勉強，何況身處虛空，毫無藉力之處？而且乾坤掌含怒而發，威猛迅烈，馳電風王就算拚死接了這一掌，亦只能陪飛狐夫人一道喪生而已。

羣豪眼見飛狐夫人和梅花教五大天王之一，即要立斃清光道人的掌下，均神色一變，有幸災樂禍的，有暗斥清光道人不顧武林規矩，乘人之危出重手的，亦有暗自驚心，意料梅花

教兩人一死，龍山之上，立刻便會變成血腥屠場。

就在此時，突聽達摩禪師高頌一聲「阿彌陀佛」，隨即一道渾厚的眞氣射到，堪堪在飛狐夫人的胸前大穴橫衝而出，把清光道人的乾坤掌力撞得一偏，乾坤掌力偏離飛狐夫人的胸前大穴，擊向她身旁一尺的大石，轟然巨响，乾坤掌力竟把大石劈得粉碎！

清光道人但感胸口一滯，大石反擊而回的威力，亦令他登登登的連退三步。清光道人神色不由一凜，因爲他已知道，出乎相救飛狐夫人、以洗髓眞氣撞偏他的乾坤掌力的，竟是少林派的開山祖師達摩禪師！而當今世上，清光道人自負能把他的乾坤掌力撞偏的，亦僅得達摩禪師的洗髓神功而已。

清光道人神色又一變，目注達摩禪師，半晌不語。

就在這片刻的餘地中，馳電風王微步生已適時把飛狐夫人帶出兩大絕掌的困鎖圈，向後掠出十丈，總算脫出生死一線的險境。

徐正天與元眞子這時亦暗地鬆了口氣，因爲兩人均並非置飛狐夫人於死地，僅示懲戒而已，但不料同時出手，令飛狐夫人立陷絕境，而且被飛狐夫人爲自救施出「飛狐神功」的「轉」字訣牽制，欲收掌力已然不及，眼見飛狐夫人勢將氣竭而斃，兩人均相顧無奈苦笑。再見清光道人竟在此時再出乾坤掌拍到，兩人心中均大爲惱怒，暗道：三大掌門人聯手擊斃一位女子，就算這女子萬惡不赦，傳將出去，亦勢必爲武林人士視爲垢病！

徐正天和元眞子此時欲反擊清光道人的乾坤掌力並非不可，但兩人聯手反擊之下，雖救了飛狐夫人和馳電風王，但清光道人亦勢必身受重創，如此一來，丐幫和全眞教便非要負上助妖教叛同道的彌天大罪。

因此兩人極感爲難。幸而此時達摩適時出手，不但救了飛狐夫人和馳電風王，解了徐正天和元眞子的困境，更以他獨步武林的洗髓眞氣，化解了清光道人的乾坤掌力，又不致令他身受重創。徐正天和元眞子均自忖，當世少見如此神通者，惟達摩禪師一人而已！

徐正天心中感佩，不由向達摩拱手道：「多謝大師適時出手解困。」

達摩禪師微微一笑，道：「徐施主心胸寬宏，好教老衲佩服。」

清光道人這時冷哼一聲道：「該佩服的並非徐幫主，而是達摩禪師。」

達摩禪師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有話直言，何必吞吞吐吐？」

清光道人冷冷道：「少林派乃武林八大派之首，達摩禪師是少林開山掌門，貧道小小峨嵋派，豈敢在大師面前說長論短。」

達摩被譏，毫不惱怒，微笑道：「武林各派，不分大小，但能站穩武林道義者，便是武林同道，又豈分尊卑貴賤？」

清光道人嘿嘿一笑，道：「不錯！不錯！但能站穩武林道義者，便是武林同道，然則大師面對魔教橫行無忌，欺壓武林同道，卻不助同道，反出手相救魔教妖婦，這又是否站穩武林道義？好不教人迷惑。」

達摩禪師微笑道：「清光道長指的乃是老衲出手相救飛狐夫人？」

清光道人冷哼一聲，道：「是否如此，大師自然心知肚明。」

達摩禪師臉上笑意漸斂，正容道：「不錯！老衲果然存心相救飛狐夫人。」

清光道人冷笑道：「這便是了！出家人果然不打誑語，請問大師如何解釋此事？須知武林自有公義，少林派雖爲第一大派，但亦斷不能違逆一個理字。」

達摩禪師臉上已無笑意，目注清光道人朗聲道：「那麼老衲請問清光道長，飛狐夫人當眞非殺不可麼？」

清光道人斷然道：「梅花教妖婦，妖言惑衆，狂妄之極，自然非殺不可。」

達摩禪師又道：「飛狐夫人乃教主夫人，殺飛狐夫人那與梅花教勢成水火，仇殺之下，死傷慘烈，清光道長於心何忍？」

清光道人冷笑道：「梅花教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誅之，說甚麼假仁假義之道？」

達摩禪師道：「阿彌陀佛！清光道長殺氣太重了！梅花教雖行爲乖戾，但罪不至死，豈能不分青紅皂白，累及無辜？況且我等武林大派，自命名門，焉知其中沒有害羣之馬，幹下逆倫醜惡？你殺一人，人必殺你，冤冤相報何時了？凡事總須留有餘地，方有望轉圜之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怕萬惡之徒，只要有悔改之機，亦不應斷然令其毀去！老衲之言，尚望三思。」

清光道人聽出達摩言外有意，隱隱已點出峨嵋派與梅花教結怨的內幕，神色不由一變。但此時他暗道形勢不能退讓，否則痛殲梅花教的大計便會功虧一簣，因此他猛一咬牙，決然道：「梅花教作惡多端，十惡不赦，大師請勿替其說項，否則，便是武林同道公敵。」

清光道長此言甫出，各大派掌門人均神色一變，暗道達摩禪師用心良苦，本來不應違逆，但武林公敵這彌天大罪，卻是誰也不敢肩承，因此大多默然不語，以觀動靜。

玄天劍掌門包少峯與清光道人素有交情，權衡利害得失，便決然道：「清光道長之言不錯，包某亦瞧不過妖教作惡，何不趁此良機，羣豪聯手，把梅花妖教一舉殲滅。」

玄天劍這一表示，清光道人氣勢一振，當即大喝一聲道：「各位！殲滅魔教，當仁不讓，有不怕死的，便隨貧道上呵！」



黑鬚龍王梅尚清與包少峯激鬥。

此時，梅花教那面，紅袍教主眼見飛狐被三大派掌門聯手欺負，雙目精光大熾，向羣豪一掃，羣豪但覺猶如刀鋒刮面，紅袍教主的紅袍驀地一漲。黑鬚龍王梅尚清一見，大吃一驚，暗道教主的眞氣已發揮到極點，他這一出手，必然是石破天驚，剛才出手的丐幫幫主徐正天等三大掌門，勢將與梅花教主斷殺慘烈！屆時五大天王亦勢將不得不出手，一場慘酷的拚殺眼看已無可避免。

就在此時，不知甚麼時候已在達摩禪師身邊的大龍潭老人，忽然五指一揮，少商、商陽、少澤、少冲、大冲五脈氣劍嗤嗤連番射出，在清光道人面前劃過，猶如一道無形劍墻！清光道人亦不敢硬碰，只好停步。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誰欲鬥梅花教主，先過老子這道劍墻再說，老子並非助梅花教，而是不想在此時斷殺，累死我那寶貝徒兒。」

大龍潭老人雖然名震江湖，但甚少公開露面走動，因此連清光道人一輩掌門人，亦不知他的身份，只是他隔空發劍這一手神功，令人萬萬不敢輕覷。

清光道人不由大怒道：「何方老怪物，竟敢阻本掌門去路？」

清光道人話音未落，緊跟在他身邊的峨嵋派首徒玉虛眞人識得厲害，連忙低聲向清光道人示意道：「此人來自大龍潭……」

清光道長一聽，心頭猛地一震，失聲道：「莫非是傳聞已久，獨創大龍潭神功的隱宿、龍潭大俠麼？」

大龍潭老人怪笑一聲道：「你這掌門娃娃，倒算你有眼力，甚麼隱宿龍潭大俠？乾脆一句龍潭老怪不更好麼？老子阻你去路，不許你與梅花教人斷殺，你不恨死老子？在心內罵一千句老怪物？」

大龍潭老人的古怪脾性，令人震驚的神功，清光道人第一遭碰到，他不由口齒不清的道：「這……這怎會？但老前輩爲何阻我去路？你又有甚麼徒弟在龍山上了？貧道怎的沒聽說過？」

大龍潭老人說順了嘴，便決計堵塞不住，他强逼收納的寶貝徒弟，令他得意洋洋，就算清光道人不問，他也在尋機賣弄炫耀，因此一聽清光道人的問話，居然丁點不怒，反而眉開眼笑，道：「呵呵，你這娃娃掌門算問對了，好好，就憑你這一句問話，老子便把你衝撞老人家的死罪饒恕了，你可知道？我那寶貝徒弟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

達摩禪師見大龍潭老人說得眉飛色舞，知他往下說出的話必定加深武林正派與梅花教的仇怨，便連忙插話道：「龍施主！莫非已忘了你徒弟不欲暴露此事的心願麼？」

豈料大龍潭老人正在興頭上，任何人也阻他不住，只聽他怪笑一聲，便大叫道：「有甚麼不欲暴露？李靖這小子承接了老子的大龍潭氣劍神功，辱沒了他麼？雖說他目下內力未濟，氣劍尚僅入門，但假以時日，名師手下無弱徒，日後必是驚天動地，震古爍今的大英雄。」

大龍潭老人此言一出，果然登時便引起了數人的注目。

玉虛眞人在清光道人低言幾句，清光道人眼神一亮，預料有好戲瞧了，便冷冷的不發一語。

果然玄天劍掌門包少峯一聽，先是一怔，接而便吃了一驚道：「龍……老前輩說的是那一位李靖？」

大龍潭老人此時是不能收口的了，他一見包少峯作聲，便怪笑道：「你便是玄天劍那位姓包的小子？可惜呵可惜，李靖那臭小子竟拜了你這麼一位大師傅。」

包少峯登時氣得臉色鐵青，包少峯的三徒雷電劍梁平山怒道：「不准你有辱師傅。」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原來是你這臭小子！你經不起老子的一根指頭，辱了又如何了？」

梁平山怒道：「梁某雖然明知不敵，但亦勢必捨命一拚！以報師門恩義。」

大龍潭老人盯着梁平山，好一會突又怪笑道：「你這名門小子，果然脾氣臭得可憐，就跟李靖那臭小子一般無二，若資質及得上李靖那臭小子，老子說不定亦破例傳你三兩招！你想與老子打架，偷學幾招？休想，老子決計不上這個惡當。」

大龍潭老人說不打便不打，而且誰也不能強逼這武功深不可測的怪人打。因此梁平山雖滿腔怒火，但碰上這怪老人，卻根本無可奈何。

此時包少峯已確定無疑了，玄天劍門果然出了一個叛逆之徒，關於李靖與梅花教妖女勾搭之事，包少峯曾聽五徒瘦猴添油加醋的密報，他雖然已信了大半，但他的夫人于小素卻決計不信，因此包少峯不便下決定。但此時眼見李靖果然已拜了龍潭老人作師傅，背叛了師門，這等事在名門正派的包少峯眼內，確然非同小可，若不嚴厲處置，傳將出去，玄天劍門顏面何存。

包少峯咬了咬牙，恨恨道：「既蒙老前輩收爲徒弟，這等叛逆之人，玄天劍門不要也罷了！」

大龍潭老人一聽，卻樂得一跳尺高，忙道：「包掌門果然爽快！把徒弟讓與老夫……」但他一頓，似感內裏另有文章，不由又盯着包少峯道：「你此話當眞？」

包少峯猛一咬牙，道：「當眞。」

大龍潭老人道：「果然？」

包少峯道：「果然。」

大龍潭老人道：「決不反悔？」

包少峯斷然道：「決不反悔。」

大龍潭老人見包少峯如此爽快決絕，心中不由一怔，驚道：「你不會暗地向李靖這臭小子施毒手？實行名門正派的甚麼清理門戶見鬼規矩麼？你知道若你玄天劍門損了臭小子一根汗毛，後果將會怎樣麼？」

包少峯冷冷道：「如何了？拆了玄天劍門麼？」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也沒甚麼，但老子必定把你玄天劍一干人等削去頭髮，脫俗還僧，替臭小子的靈位守足三年孝喪。」

包少峯見龍潭老人漸而不可理喻，便冷冷的不再理他。

大龍潭老人這一胡鬧，登時把清光道人的勢頭一滯，他心中又惱又氣，但自知强敵在前，自己決計不能再與這怪物結怨，他急欲脫身，便道：「包掌門說不殺李靖便不殺了，玄天劍門一言九鼎，豈會反悔？」

大龍潭老人一聽，喜道：「你敢做擔保人麼？你又知道千好萬好，最好不做保？若萬一當事人反悔，你這保人亦須削髮哭喪麼？」

清光道人不欲與這怪人糾纏，只好猛一咬牙，道：「貧道擔保包掌門不反悔便了。」

大龍潭老人一聽，樂得一跳三尺，呼的跳了開去，他因爲替寶貝徒弟討得不追究叛師的人情，樂得連甚麼阻止武林浩劫的見鬼重責也忘記了。

達摩禪師不由搖頭苦笑，暗道碰上龍老怪這等活寶，當眞皇帝老子亦拿他無奈。

清光道人眼見達摩已失了一位大臂助，心中暗喜，因爲方才他已用武林公敵來鎮住達摩，諒他亦不敢公然背叛武林公理，阻止八大派殲滅梅花教魔衆。

* * *

清光道人正欲再次振臂一呼，引領羣豪與梅花教諸人決戰。

就在此時，無底深澗之中，突有一位滿面虬髯的中年男子，以足代手，倒鈎絕壁，如飛升了上來。以足代手攀絕壁已不可思議，虬髯男子的手更拉着一位年出二十的少年人，就更駭人聽聞，羣豪因此莫不聳然動容，一齊盯着深澗，就連兩派的驚天仇殺暫時也忘記了。

在羣豪的目瞪口呆注視下，只見虬髯男子左足一鈎絕壁，身子便已提升三丈；右足再一鈎，又再升三丈，左右足接連交替攀鈎，身子便如騰雲駕霧，在絕壁中冉冉升了上來。

虬髯男子雙足剛露出深澗，驀地一聲長嘯，倒掛的身子突然反彈而上，連同手扯的那位少年人，猶如天神般挺立在深澗邊上，恰與峭壁上的徐茂公直線相望。

徐茂公此時忽地目瞪口呆，但並非目睹虬髯男子的絕世神功，他與張青奴有過一面之緣，見過她的「圓月神

功」後，世間的任何武功便不感驚訝了，他爲之目瞪口呆的，竟是虬髯男子帶上絕谷來的那位少年男子。

這位少年男子武功看來平平，並沒甚麼獨特之處，但羣豪中正有人暗感驚疑，爲甚麼徐茂公竟被少年人弄得目瞪口呆？

虬髯男子見徐茂公並沒留意他的降臨，不由微怒道：「爲甚麼不請我上前試相接寶？」

徐茂公被虬髯男子轟然一聲驚醒過來，這才目注虬髯男子，道：「壯士尚未試相，爲甚麼如此自負，便欲接寶？」

虬髯男子轟然大笑道：「我已得夢兆，君臨天下，捨我其誰。」

徐茂公凝神一望虬髯男子，神色先是微微一驚，但隨即恍然，微微一笑，道：「不然，君只是一地之主，斷非萬里疆土之王。」

虬髯男子大怒道：「然則誰是萬里疆土之主？我虬髯客相貌堂堂，神功蓋世，不足爲主，誰可爲皇？」

徐茂公不答，反而伸手一指少年人，道：「請問虬髯壯士，你身邊的少年人是誰？亦欲上龍山試相奪寶麼？」

虬髯客呵呵一笑，道：「他那像奪寶之人？方才我在絕谷中，眼見他將喪虎口，但猛虎忽然驚跳而退，我暗感奇怪，又知道士你懂得甚麼測相觀人之法，便順便把他扯上絕谷，以便道長瞧瞧，這人是人或是怪罷了！憑他這般微末身法，亦敢上來奪寶麼？」

徐茂公一聽，登時點頭微笑，仍已有所決斷，他目注少年人，忽然道：「公子祖籍是否關內隴西郡武功縣南？」

少年人一聽，微微一怔，但隨即從容坦然道：「在下正是隴西郡人氏，但不知道長如何知道？」

徐茂公微微一笑又道：「公子是否姓李？」

少年人不由吃驚道：「道長與我素未謀面，在下不愼偶闖絕谷，多蒙這位壯士救命，方得以脫困，如何知道在下姓氏？」

徐茂公一聽，當下微微一笑道：「貧道因目睹異象，曾親臨隴西尋訪，如公子人材，隴西一郡，唯李氏一族而已，因此不難判斷，可惜當日與公子緣慳一面，貧道才在龍山之上，闖下這一場瀰天大禍……」

此時虬髯客已目光疾射少年人，神色大感驚訝，羣豪亦一齊回注少年人，欲知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徐茂公並沒察覺衆人的驚疑，話聲一頓，忽然又仰頭歎道：「楊花敗李花開！果然是天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看來龍晶珠亦該物歸其主矣！」

徐茂公話音未落，虬髯客絕頂聰明，已知徐茂公之意，當即身化飛虹，掠上峭壁，在徐茂公身邊一閃而過。羣豪尚未及有所反應，飛虹已反射而回，在少年人身邊掠過，少年人身不由己，便隨飛虹一道射落深澗，但聽一聲轟然巨响於深澗絕谷中傳了上來，「龍晶珠及眞命天主已在吾手，這萬里江山，勢將任吾縱橫。」聲落人如飛虹倏忽不見，隱沒澗中。

徐茂公手上的龍晶珠此時果然已失了踪影，他尚怔怔的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羣豪這才驚醒過來，發一聲大喊道：「快去追！」

但說追，卻絕非等閑之舉，因爲萬丈深澗，莫說往下飛沉，就站在邊上，目注片刻而不頭昏目眩的，便甚難辦到，若躍下深澗，能僥倖存命的，當世之中已絕無僅有，更何況是躍下去追人堵截。

羣豪空自哇哇大叫，但誰也沒這般冒險的膽量。龍晶珠雖然可令乞丐成巨富，無賴變帝皇，但若因此粉身碎骨，自身決計不能享受，那只有傻子才會去幹。

在場中唯有大龍潭老人被激怒了，他氣不過虬髯客目空一切，視他大龍潭老人如無物，不由大怒，他忽然伸手一拉，扯着達摩禪師，竟向萬丈深澗躍了下去。

好一會，羣豪才聽到二人爭吵的聲音傳了上來，達摩禪師道：「上面武林浩劫在即，如何有空去追截龍晶珠？」

大龍潭老人怪笑道：「老子又不是去追截龍晶珠，只是急着去找虬髯客狠狠打上一場，好教他不敢眼高於頂，目中無人！」

達摩禪師氣道：「那你硬扯老衲下來作甚麼？」

大龍潭老人笑道：「老子與虬髯客決鬥，若缺一位名人裁判，豈非大失了老子的身份？」兩人說着，已漸漸不見踪影。上面的人均心知肚明，達摩禪師就算不願下去追截，但身處半空，就算他功力蓋世，又如何掙得脫龍潭老怪的痴纏？而當世之中，眼看亦只有他二人才具飛躍萬丈深澗追截龍晶珠的本事。

虬髯客驚鴻一現，奪珠劫持李姓少年人而去，達摩禪師被大龍潭老人逼着前去追截，龍山之巔，情勢便登時爲之一變。

龍晶珠既失，而且虬髯客的本領委實驚人，羣豪中絕少有把握能在虬髯客手上奪回龍晶珠，就算達摩禪師與大龍潭老人聯手，亦未必佔得多少便宜，而當世之中，自負有二人如此功力的，可算絕無僅有，因此羣豪的注意力，立刻就被逼在眉睫的武林浩劫取代了。

達摩禪師和大龍潭老人的離場，羣豪中有喜有憂，心思複雜之極。

徐正天、元眞子等暗暗憂慮，達摩禪師不在，便無人可令羣豪拜服，正邪兩派已被點燃的火頭，勢將一發不可收拾了。

清光道人卻暗喜道：「達摩這老和尚一去，便再無人敢阻攔武林正派痛殲梅花妖教的義舉！峨嵋派與梅花教多年積怨，立刻便可痛快了結，集各大派之力，梅花教必定毀於一旦。」

清光道人這般轉念，便不失時機的振臂一呼道：「武林公敵便在眼前！各位！猶豫甚麼？上呵！殺……」

清光道人話音未落，爲示英勇，自己就欲領先向梅花教痛施殺手。

清光道人雙掌向前一推，威猛的乾坤掌力便如滾滾波濤，直向近處的飛狐夫人撞去。

梅花教諸王目睹虬髯客奪珠劫人而去，居然寂然不動。梅花教紅袍教主見飛狐夫人焦急萬狀，正欲出手，但又見諸王神情冷漠，略一猶豫，終於打消了下令追截的念頭。因爲紅袍教主深知憑自己之力，僅可與虬髯客此人鬥個平手，百招之內難分勝敗，但龍山之上的兩派對峙厮殺卻逼在眉睫，他決不能事前虛耗功力，飛狐夫人痴纏他答應上龍山奪寶之事，眼見只能暫擱一邊了，而且諸王對奪寶一事毫不熱心，若自己過多偏袒飛狐夫人，只會增加諸王對他和她的反感，兩相權衡，紅袍教主唯有採兩面平衡之法。

此時眼見清光道人竟搶先發難，欲斃自己心愛的飛狐夫人，紅袍教主心中一股悶氣登時暴發，他目中精光一射，眞氣已聚，欲拿不知死活的清光道人洩氣，把他立斃於龍山之巔。

就在此時，黑鬚龍王梅尚清驀地電掠而出，斜刺推出一掌，適時把清光道人撞向飛狐夫人的乾坤掌力接住，休想推進分毫。

清光道人的乾坤掌乃全力推出，而且雙掌齊發，力度何等威猛。但黑鬚龍王僅以一掌相迎，便把乾坤掌逼住，絕難移動半分，相較之下，兩人功力的强弱，便見分明。

清光道人猛一咬牙，雙掌一翻，再猛然推出一掌。乾坤掌力已達九成功力，但只稍微推進尺許，仍被黑鬚龍王單掌逼住，不進不退。

清光道人此時已把乾坤掌力發揮到極點，乾坤掌到此地步，已有進無退，若然一退，便會反彈而回，發掌之人非死即傷。因此他唯有全力推送眞力，試圖把黑鬚龍王的掌力逼開。高手相鬥，甫接便以內力相鬥，有勝無敗，非勝即傷，兇險非常。清光道人頭上漸見白氣，白氣搖晃不定。

黑鬚龍王頭上亦微現絲絲氣流，但氣流卻衝天直上，絕無搖動之象。

羣豪中功力高深的一瞧便知，清光道人與黑鬚龍王比拚內力，已是强弩之末了。

此時，就連峨嵋派首徒玉虛眞人，亦已瞧出清光道人危機將至，但苦於峨嵋派中根本無人可以援手，無奈向玄天劍掌門包少峯求道：「包掌門與峨嵋派同氣連枝，峨嵋派已出手殺敵，包掌門幸勿疑慮猶豫。」

包少峯雖與峨嵋派交情不錯，但眼見清光道人甫出手便落了下風，心中不由一凜，暗道梅花教手下五大天王，功力已如此厲害，足可與五大派掌門抗衡，更何況還有一個莫測高深的紅袍教主？若自己貿然出手助清光道人，玄天劍豈非被峨嵋扯進去當危機先鋒？包某人萬犯不着上這大惡當。

包少峯微微一笑，道：「玉虛眞人放心，清光道長功力深厚，足可退敵，豈容他人插手奪功？」

玉虛眞人明白包少峯欲保存實力心意，暗恨他見死不救，但又不敢開罪包少峯，急得連連頓脚，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時，已穩佔上風的黑鬚龍王梅尚清，再翻一掌，把清光道人的掌力逼退尺許，一面微微一笑，朗聲道：「兩派仇怨，不應累及無辜教衆，便由兩派領頭人物出手，公平比試三場，以決恩怨，未知清光掌門意下如何？」梅尚清說着，又把掌力加深一重。

清光道人大怒，正欲出言反駁道：正邪勢不兩立，豈分上下教衆？但正在此時，梅尚清極强的掌力已然襲到，把他的乾坤掌力又逼退尺許，他立感胸口一悶，自知危機立至，只要對方的功力再增强一分，自己便非得被反彈而回的兩大掌力擊倒，因此那敢開口說話？而且他根本無力分神發話。

梅尚清見清光道人甚爲狼狽，又微微一笑，左掌突出，另一股掌力凌空向清光道人襲到。清光道人的頭部突被一股大的掌力壓至，他若不加閃避，頭部便必受重創，無奈之下，只好把頭一低，避過迎頭襲至的掌力。

羣豪一見，不明所以，便以爲清光道人已點頭答應了。均暗道犯不着陪清光道人去送死，既然清光道人已答應以比試決恩怨，那就樂得袖手旁觀了，因此均轟然發一聲道：「既梅花教提議比武決勝負，清光掌門又已點頭答應，好極了！就依此議而行便了。」

黑鬚龍王梅尚清一聽，微微一笑，便把掌力猛地向前一推，隨即迴掌向胸，巍然挺立不動。

清光道人突感一股更强的掌力襲到，把他的乾坤掌力逼散，他亦被强力撞得登登登的連退三步，但因此一來也就避過乾坤掌力反彈而回自傷的厄運。清光道人臉上一陣青紅交替，有苦自己知，雖明知已被梅尚清的絕世神功戲弄，但對方又毫不着形跡，反而以德報怨，居然替自己解了掌力自傷的厄運，這等收放自如隨心所欲的驚人掌力，委實駭人聽聞。

眼看雙方比試定奪又已既成事實，羣豪均已附和，剩下峨嵋一派，豈能獨力與梅花教抗衡？這般轉念，清光道人爲保存實力，也顧不得顏面了，他咬了咬牙，終於道：「既然如此，剛才貧道與龍王一仗，算是不算？」這一仗清光道人心知肚明，顯然自己是輸了，他這般問，不外是厚着臉皮，向對方討個人情而已。

黑鬚龍王梅尚清呵呵一笑，道：「剛才一仗，倉猝之接，不分勝負，自然當不得眞。」

清光道人咬一咬牙，又厚着臉皮，道：「既然已接，又不分勝負，這一仗就算平手。」

梅尚清見清光道人狡詐，微微冷笑，便不作聲。

丐幫幫主徐正天委實瞧不過清光道人太過厚面皮，自己忝列江湖八大派，亦覺汗顏，便呵呵一笑，大步而出，道：「方才一仗自然不算，清光道長說笑而已！三仗決恩怨，這主意甚好，未知勝了如何？敗了又如何？」

黑鬚龍王微微一笑道：「二勝一負便算勝，二負一勝便算敗。若梅花教敗了，梅花教從此退出江湖，不問世事；若徐幫主的名門正派敗了，梅花教與武林八大派的恩怨仇隙，便算一筆勾消，日後休得無故尋釁，未知徐幫主以爲如何？」

徐正天目詢各大派掌門之意。但見峨嵋派清光道人冷然不語，玄天劍掌門包少峯詐作不見，崆峒派掌門余空心思難測，唯有全眞教掌門元眞子含笑點頭表示贊許，而羣豪之中，倒有大半眉飛色舞，等着瞧一場石破天驚的大熱鬧。

徐正天咬了咬牙，便道：「好極！但依龍王之意便了。」他此時不稱梅兄弟，而稱綽號，意思是此時已成兩派之爭，私交只好擱於一邊了。

黑鬚龍王知徐正天心思，心中不由暗讚道：好一個丐幫幫主徐正天，果然公私分明，半點不含糊，可惜未免流於迂腐！梅尚清微微一笑道：「一言爲定，第一仗，徐幫主未知派誰出戰？」

徐正天道：「丐幫既已插手此事，這第一仗，徐某自然義不容辭。」

飛狐夫人暗恨徐正天，聞聲便尖笑道：「教主，徐正天乃堂堂丐幫幫主，教主若不出手，豈非有辱對方身份？教主一顯至尊至大至聖神通，好教彼等心悅誠服。」

黑鬚龍王梅尚清一聽，暗吃一驚，暗道：若教主出手，徐幫主雖可勉力一拚，但五十招內，必然難逃一死，如此一來，自己苦心化解兩派仇怨便前功盡廢了，飛狐夫人不但欲藉教主之手，把徐幫主除去，以報一掌之仇，更以此挑起兩派更大仇殺，她便可以從中取利。黑鬚龍王暗地決定，自己無論如何要阻止飛狐夫人的毒計得逞。

梅尚清忙向紅袍教主道：「屬下以爲，徐幫主雖乃一幫之主，但論年紀僅屬武林後輩，教主堂堂武林名宿，豈可紆尊降貴，與後輩動手？而且也顯得教主手下並無强兵，教這等名門正派瞧扁了。」

紅袍教主經不起飛狐夫人的挑撥，久積的悶氣正欲發洩，清光道人僥倖逃過大難，此時正好拿徐正天出氣，因此便心思大動，正欲點頭答應飛狐夫人。但此時一聽梅尚清之言，亦甚覺有理，又見黑鬚龍王爲自己的聲名着想，顯見依然對他忠心耿耿，心中一喜，悶氣大消，便向黑鬚龍王微一點頭，道：「這等微末小輩，便由梅兄弟酌情處置便了。」

黑鬚龍王一聽，暗地鬆了口氣，忙向紅袍教主躬身道：「謹遵教主令旨。」

黑鬚龍王心中已有主意，便微微一笑，道：「既然徐幫主賞面，便由梅某接下這第一仗便了。」

徐正天不想佔黑鬚龍王的便宜，便道：「龍王方才已耗內力，是否先行調息，或換另一位人選？」

黑鬚龍王呵呵一笑，道：「我輩中人，若如此不經風浪，豈能行走江湖？就算梅某托大，這一、二、三仗，均由梅某一人接了！」

徐正天神色不由一凜，暗道：黑鬚龍王未知是托大還是另有算計？或者故意以此來故意激怒徐某，令徐某心浮氣燥，更難抵擋他的幻影梅花神掌？

但徐正天到底想不出黑鬚龍王此舉有甚麼陰謀詭計，因爲無論如何，他一人接三場比試，車輪戰之下，他內力再强，畢竟仍是吃虧的。而且黑鬚龍王雖爲梅花教首要人物，但據他在江湖的行跡，決不失爲一條錚錚的漢子，豈會以暗箭傷人？換了平日，徐正天不弄出究竟，他絕不會貿然出手，但今日的形勢卻令他不得不倉猝出手，念及此，徐正天不由對清光道人的反常表現心生疑惑。

但黑鬚龍王亦不容徐正天仔細思量了，他呵呵一笑，便向徐正天拱拱手道：「徐幫主請，素聞徐幫主的龍虎掌威震天下，梅某今日就以幻影梅花掌與徐幫主的龍虎掌一較高下，徐幫主小心了。」

徐正天不由微一怔，暗道龍王似在暗示，這場比試甫開頭便以雙方的成名絕招較量，如此豈非立決生死之鬥？他打的到底是甚麼主意？

徐正天雖微感驚疑，但已不容他探究，因爲梅尚清的成名絕技，幻影梅花神掌的第三招「心有靈犀一點通」，已如靈犀獨角，搖頭擺腦，一掌拍來。

* * *

徐正天不得不以龍虎掌的第一招「潛龍勿用」，去接梅尚清的「心有靈犀一點通」，掌如潛龍，於深水中微露其頭，迎向犀角，同時暗道：黑鬚龍王爲甚麼起首便用「心有靈犀一點通」？莫非他暗有所示麼？而他接招用的「潛

龍勿用」，又恰恰是化解「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最佳招式。

黑鬚龍王梅尚清一見徐正天所出「潛龍勿用」，便知徐正天已悟其意，當即微微一笑，手掌一翻，驀地變招，「漫天梅花迎蒼龍」一招隨即迎向徐正天，但見漫天掌影，形如怒放梅花，漫天飛舞，以迎北地蒼龍。

徐正天一見，不由亦微微一笑，暗道黑鬚龍王擺出的，果然是一個以戰求和、公私兼顧、盡忠存義的格局！徐正天正有此意，因此果然應了龍王的第一招「心有靈犀一點通」。

徐正天不敢怠慢了黑鬚龍王的苦心用意，忙疾推一掌，以「龍德隱者」回應龍王的「漫天梅花迎蒼龍」，龍虎掌威猛無匹的掌力，化作柔柔細雨，迎向漫天梅花，既化解了梅花掌力，又暗讚黑鬚龍王雖是邪教中人，但正氣凜然，不愧為「龍德隱者」。

黑鬚龍王與徐正天眨眼已過了近百招，突見兩人各推一掌，黑鬚龍王用的正是幻影梅花神掌的「甘灑熱血寫春秋」，掌力化作有形眞氣，絲絲直射，猶如千筆齊發，蘸血揮寫無字春秋。

徐正天呵呵一笑，道：「好一招甘灑熱血寫春秋」他同時驀地迴身出掌，以「龍虎風雲」回應，掌力猶如龍雲虎風，迎向蘸血千筆，兩大絕學的掌力猛地一碰，猶如金鐵交擊，鏗鏘有聲，兩人均登登連退三步，不多不少，猶如秤量一般。

黑鬚龍王與徐正天均神色肅然，各自拱手異口同聲道：「徐幫主！龍王……龍虎掌，幻影梅花神掌……果然非同凡响，佩服！佩服！」顯見是一場激戰而和的結果。

羣豪方才均被兩人的絕頂神技弄得心弦震蕩，無不暗讚兩人功力相若，各不相讓，應變奇速，不愧並立當世高手之列！

當中唯有飛狐夫人和清光道人神色一變。

飛狐夫人似乎已瞧出黑鬚龍王的用意，不禁微微冷笑，暗道梅尚清這鬼東西竟敢用計欺瞞老娘。

清光道人亦知兩人雖各出絕學，全力接戰，但顯見心存惺惺相惜之意，因此在殺招中預留餘地，各讓對方有所應變，這才有激戰之下，不死不傷，不勝不敗的和氣結局，清光道人見黑鬚龍王辱己在先，而留情在後，令徐正天風光十足，心中不由大恨，便嘿嘿冷笑道：「果然是絕妙好戲，可惜乃事先導演，徐幫主果然甚好心思。」

徐正天尚未發話，丐幫的執法長老嚴林正便怒道：「清光道長，說話吞吞吐吐，暗隱機鋒，是何意思？」

清光道人不欲在此時與丐幫鬧翻，冷然不語，但神色亦甚為不屑。

嚴林正大怒，再欲出言詢斥，但徐正天微一搖頭，嚴林正便恨恨的不再作聲。

此時玄天劍掌門包少峯忽然眼神一亮，暗道黑鬚龍王既有意求和，玄天劍若與黑鬚龍王戰成平手，亦必定大增光彩。

包少峯有心執這個垂手可得的大便宜，便突然呵呵一笑，道：「這第二仗，包某自告奮勇，就接下了。」

眾人一聽，均暗暗驚奇，暗道包少峯處事圓滑之極，豈會貿然搶先出頭犯險？莫非他近日功力大增，竟有擊敗黑鬚龍王的把握麼？

這時，龍山之巔，羣豪的視線已集中在武林正派與梅花教的比拚上面，因此對峭壁上的徐茂公等人的去向，已沒人留意。

＊　＊　＊

李靖見龍晶珠已失，暗道何不趁此時過去與師傅相見，向他稟明一切，以求他老人家裁決。但這時又見包少峯突然自告奮勇出戰黑鬚龍王，便不敢在此時貿然出現。

梅花女此時的目光卻集中在黑鬚龍王的身上，神色充滿喜悅，竟如久別的娃娃見了爹娘。李靖暗道她必定是因教中首腦人物武功蓋過名門正派而高興了。但李靖正焦慮如何向師傅稟報出山以來發生的種種事，因此名門正派與梅花教誰勝誰負，他均沒甚心思去留意。

梅花女扭頭一瞧李靖的神色，格格一笑，道：「你在替你的正派師傅擔心麼？幸好他碰上不是白額虎王，不然，你師傅必定命喪。」

李靖被梅花女提醒，亦不由暗驚道：「黑鬚龍王位列諸王之首，他的武功必定比白額虎王更厲害，師傅豈是他的對手？」

梅花女冷冷道：「兩人之中，若要出手相助，你幫誰？」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此時我原來的玄天劍門內力已失，只有一套龍潭八脈氣劍的招式，但內力不濟，眞氣時聚時散，在這等高手拚鬥之時，那有我出手的機會？」

梅花女聞言一喜，道：「那你是兩不相幫啦？」

李靖苦笑道：「我根本就沒有相幫的本事，如何去幫？」

梅花女一聽，忽然把李靖一扯，輕聲道：「走呵，悄悄湊近過去，看得更清楚。」

李靖心中也為師傅擔心，便依梅花女之意，悄悄的移動身子，避開眾人的視線，繞到一塊巨石後面，與梅花女一道伏下瞧着前面。

前面不遠二十丈遠處，包少峯自告奮勇，出戰黑鬚龍王，引起羣豪的一陣哄動，均急欲看看，包少峯到底練成了甚麼驚人本領。

黑鬚龍王見包少峯接了第二仗，亦微微一怔，暗道素聞玄天劍門點穴劍法獨步武林，而且素聞這姓包的掌門為人圓滑世故，他若無八成的把握

，豈會貿然出戰？梅某倒不可輕覷了這姓包的小子。

黑鬚龍王心念電轉，微微一笑，向包少峯略一拱手，道：「包掌門請。」

包少峯見黑鬚龍王神色平靜，顯見自己的判斷不錯，他必定如第一仗般戰而求和，自己面子大光，這天大便宜必然撿定了。

包少峯這般轉念，便不再猶豫，出手便是一招狠辣的玄天點穴劍法，劍尖直指黑鬚龍王的胸前命門大穴！包少峯暗道既對方打定主意求和，自己先就立於不敗之地，對方出手必定留有餘地，若趁此機會把梅花教的黑鬚龍王擊敗，那玄天劍必因此一役大振聲名，因此甫出手便極為狠辣，根本不留餘地。

黑鬚龍王一見來勢，心中便嘿嘿一笑，暗道這姓包的果然狡猾，抱着撿便宜的目的出戰，他微微冷笑，略一迴身，便避開了包少峯刺來的一劍。

包少峯見龍王並不還手，心中大喜，得勢更不饒人，玄天點穴劍突化狂風驟雨，招招狠辣，把龍王的周身三十六路絕穴均籠罩在凌厲無比的劍氣裏面。

黑鬚龍王的百會、太陽、人中、曲池、廉泉、天突、氣門、太溪諸穴均已感受到包少峯劍氣壓逼，在包少峯三十六路點穴劍網下，不知已點倒多少成名的英豪！黑鬚龍王先機已失，眼看亦極難脫此厄運，包少峯已在心中大笑，慶幸自己這步險着到底走得妙極了。

就在此時，突見黑鬚龍王長笑綿綿不絕，在長笑聲中，身形已疾如電閃，衝天而起，在半空中雙掌一翻，幻影梅花神掌的「梅花飛迎漫天雪」突出，迎向包少峯形如狂風驟雨的點穴劍氣，幻影梅花掌與劍氣相觸之下，竟嗤嗤有聲，猶如花沾飛雨，凝停不動，但僅僅持片刻，突見黑鬚龍王又長嘯一聲，右掌幻化梅花續與劍氣僵持，左掌疾如電閃，在根本不可能的部位向包少峯的胸口拍去。

包少峯以內力射出劍氣，與黑鬚龍王的幻影梅花掌僵持，已感內力不繼，步伐呆滯，豈料黑鬚龍王連場劇鬥，內力竟似無休無止，僅以右掌與包少峯的三十六路點穴劍氣抗衡，左掌竟能分身拍到胸口氣門大穴，包少峯此時已救無可救，避無可避，自料這一掌拍下去，自己的氣門必然被散氣盡而亡，不由心膽俱裂，暗道可笑自己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便一命嗚呼！無奈雙眼一閉，只待速死。

黑鬚龍王本欲照掌勢下擊，以教訓包少峯這等奸猾本性，但轉念若這一掌照原勢拍下去，包少峯必定命喪當場，兩派的仇怨又加重了，便把掌勢一變，化掌為指，隨手一捺包少峯的氣門穴。

包少峯立感氣血停滯，頭昏目眩，眼前一黑，一步踉蹌便跌在地上，幸而屁股剛剛着地，被封的氣穴立解，猛提一口眞氣，才及時反彈站起，不致四脚朝天狼狽之極。

雖然如此，包少峯與黑鬚龍王這場比試，誰勝誰負，已是不言而喻。黑鬚龍王的內力固然駭人聽聞，幻影梅花掌亦神妙無比，更令包少峯吃驚的是，自己自負點穴劍法獨步天下，豈料黑鬚龍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掌力化指，令點穴大家的穴位受制，這等應變的神速，不由令人望而生畏。

包少峯更有苦自己知，因為黑鬚龍王畢竟已留餘地，否則這一指下去，自己便有十條生命也完蛋了，但就算如此，自己依然一敗塗地，英名盡喪，這比殺了包少峯更令他難受。他咬了咬牙，忽然嘶聲大叫道：「你！你這是甚麼點穴手法？」包少峯故意突出點穴二字，便是直道自己不敵的是點穴手法，這於玄天點穴劍法畢竟爭回一點面子。

黑鬚龍王一聽，登時明白包少峯死要面子的心理，他不欲與他結怨太深，便微微一笑，道：「包掌門乃點穴大家，方才承讓一招，乃因梅某突以點穴手法施出，包掌門過於自恃，一時疏忽罷了，若是以梅某的點穴手法與包掌門相較，包掌門的玄天點穴劍顯然比梅某强多了。」

包少峯一聽，居然臉不改容，坦然承受這份解脫困境的厚意，斷然道：「這個理所當然矣！」

羣豪中有眼光的，均暗笑包少峯的厚顏無耻，而且人人均已明白，名門正派輸了第二仗，已是强弩之末，必敗無疑了，因為第一仗雙方打和，第二仗戰敗，第三仗黑鬚龍王只須打和，梅花教兩和一勝，按規矩已然小勝，若第三仗黑鬚龍王再勝，那名門正派不但敗，而且一敗塗地。

此時名門正派中，唯一可與黑鬚龍王一戰的，就只有全眞教掌門元眞子了。

形勢如此一變，峨嵋派掌門清光道人不由恨得咬牙切齒，暗道元眞子這老牛鼻，脾性素來隨和，這第三仗未必肯出手，就算出手取勝，龍山比試，亦僅是不勝不和的局面，按比試的條件，萬一梅花教再贏一仗，那峨嵋派與梅花妖教的仇怨，豈非被逼一筆勾消，傳將出去，峨嵋派勢必顏面無存。

清光道人轉念又暗道，此乃正邪之鬥，衛道除魔，也管不得甚麼守信重諾，江湖道義。這般轉念，清光道人便暗暗苦思，有甚麼妙計可令名門正派這面反敗為勝。

就在此時，峨嵋派首徒玉虛眞人，視線突地在二十丈遠處的巨石一掠，神色一變，便附耳在清光道人低言一句甚麼。

清光道人一聽，臉上登時掠過一絲獰笑。他悶聲不語，突然如飛電般一掠而出，在二十丈遠的那塊巨石後面，一手一個，分提一位少男和少女，又飛電般掠回原處。

清光道人扣住少女的右腕脈，令她動彈不得，隨手把少男往包少峯這面一送，道：「這武林叛逆，便交回包兄處置了。」

包少峯一見少男，便冷哼一聲，道：「你尚有顏面重返師門？」

原來這被擒的少男少女便是李靖和梅花女，兩人雖有不弱武功，但在清光道人如此高手面前，自然不堪一擊，手到擒來，穴道也被清光道人隨手封住，就算黑鬚龍王的身法再快亦救援不及。

清光道人從玉虛眞人的口中，獲悉梅花女的眞正身份，便突然發難，把梅花女擒到手上。此時他右手輕按梅花女的天靈蓋，掌力只須一吐，梅花女即會命喪當場。

清光道人嘿嘿一笑，朗聲道：「梅花教人聽住，邪魔教小妖女傷我峨嵋派門人，貧道今日便要她以命抵償。」

梅花教中，黑鬚龍王位置最前，他一見梅花女被清光道人擒住，神色不由大變。諸王中傲雪梅王一見，更忍不住驚呼一聲：「梅兒……你怎的了？」

原來梅花女正是黑鬚龍王與傲雪梅王夫婦的獨生愛女，傲雪梅王自梅花女難產僥倖平安出世後，便失了生育能力，因此，梅花女是他夫婦二人唯一的一點血脈了。

梅花女穴道被制，但尚能說話，她一聽娘親神色驚惶，失聲而叫，知她心靈受創，才如此失態，便格格一笑道：「娘親放心！有着爹爹和三位叔叔在此，臭道士決不敢把女兒怎樣了，女兒能笑能叫，並沒少了半根汗毛兒。」

梅花女小小年紀，穴道被封，危在旦夕，但依然有心情高聲說笑，這份膽量，羣豪中許多成名人物自忖亦難辦到。

清光道人此時嘿嘿一笑道：「原來是黑鬚龍王與傲雪梅王的千金小姐，貧道倒把她小覷了。」

此時，久不作聲的白額虎王凌霄，突地厲嘯一聲，猶如虎吼，極簡短的道：「清光，放人。」

清光道人冷笑一聲道：「放人？她傷了我門下，又待怎地？不放卻又如何？」

白額虎王凌霄咬牙道：「不放，隨便！損傷！賠還！」

清光道人知他的意思，乃道：「不放人亦可以，隨你的便，但梅花女若有損傷，他必以十倍報復，加諸峨嵋派身上！」又見白額虎王神態凌厲之極，深知此人言出必行，他說出的，便無人可以把他擋住，不由心中一凜。

但此時清光道人孤注一擲，已絕無退路。一來他以堂堂一派掌門人身份，挾持一位弱質少女，就算放人，顏面應已受損；二來他深知梅花女是他此時唯一險中求勝的法寶，豈肯輕易放棄？進退維谷之下，清光道人唯有拚死向前，絕不退縮了。

清光道人冷哼一聲，不理白額虎王的警告，右掌依然不離梅花女的天靈蓋。清光道人掌力只須一吐，梅花女便絕難倖免，在這極短的刹那間，就算馳電風王微步生出手，亦萬萬救援不及，反會逼使清光道人痛下毒手。

梅花女在清光道人手上，梅花教五大天王均不敢輕舉妄動。

黑鬚龍王梅尚清雙眉一揚，凜然道：「清光道長劫持小女在手，要待如何？」

清光道人冷冷一笑，道：「令千金累傷我門下子弟，這筆賬尚可不算！但峨嵋派與貴教的血海深仇，卻如何可以一筆勾銷？」

黑鬚龍王肅然道：「不勾銷又待如何？」

清光道人咬牙道：「龍王若要保令千金安全，這容易極了，只須龍王親口答應，梅花教從此退出江湖，解散教衆，從此沒有梅花教三字出現江湖！」

黑鬚龍王神色大變，咬牙道：「道長此言，不嫌手段過份卑汚麼？」

清光道人嘿嘿一笑，決然道：「貧道此舉，自知罪孽深重，但邪魔外道，人人務須除之，但求目的，豈擇手段？貧道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罪名貧道亦只好咬牙認了！」

黑鬚龍王雙目精光一射，就待發作。此時忽又聽傲雪梅王驚呼道：「梅郞！她是你唯一的骨肉啊！」

黑鬚龍王不由心中一酸，蓄積的眞氣無奈緩緩散去，他自知此事關連重大，自己斷不能遂下決斷，只好向紅袍教主詢道：「屬下方寸已亂，無能善處，請教主示下！」

紅袍教主似亦甚喜梅花女的膽大包天，因此眼見她受困於清光道人的掌下，神色亦甚爲關切。他見黑鬚龍王向他請示，知道龍王必是因事涉於私，不便擅處，便欲說甚麼。

此時飛狐夫人忽然神色凜然道：「教主，方才我方已勝一仗和一仗，勝券在握，形勢大大有利於我！豈能因一人私利，壞了教中大事？」

紅袍教主對這位飛狐夫人雖然未達言出必從的境地，但顯然也極爲重視，因此聞言便把方才欲說的話咽了回去，轉而向飛狐夫人道：「依夫人之見，此事如何處之？」

飛狐夫人尖聲一笑，道：「絕不退讓！我輩中人豈可偏顧兒女私情！第三仗不宜由黑鬚龍王出戰，因爲龍王愛女在其手上，必存顧忌，這便非教中之福！」

飛狐夫人此言一出，諸王心中均一凜，暗道若如此處之，梅花女生命休矣！

紅袍教主心有疑慮，不由目示諸王，微聲道：「你等意下如何？」

白額虎王凌霄道：「救人！護教！」他意思是說，人要救，但教威亦要護，不可顧此失彼，他的意思明白不過。

傲雪梅王愛女心切，不由求道：「請教主體念，龍王與屬下僅此一點血脈！」

紅袍教主沉吟不語。

飛狐夫人一見教主似乎動搖，忙又尖聲道：「教主！兒女私情事小，本教聲威事大！」

紅袍教主忽然微笑點頭道：「夫人也是爲教中大事着想，龍王意下如何了？」

黑鬚龍王一聽，便知紅袍教主畢竟以飛狐夫人份量較重，而不肯顧念傲雪梅王的求情，這時向自己發話，不過是逼自己表態，趁機考驗自己對他是否忠誠罷了！

黑鬚龍王不由暗歎口氣，目光往清光道人這面一掃，又落在梅花女嬌俏的臉蛋上，心中一痛，不由把眼一閉，決然道：「生死有命，梅兒不要怪爹娘狠心了！你今次乃爲教犧牲，你死後，爹爹決取兇手人頭祭你便了！」

此時李靖呆站在師傅包少峯面前，不敢作聲，他的穴道被制，雖然不能運氣，但耳目手足尚可移動，他猛然一聽黑鬚龍王此言，不由心中一痛，大驚失色，暗道憑清光道人的狠辣性子，龍王不肯退讓，梅花女必死無疑了！

武功被廢　成了神醫

果然清光道人一聽，臉色鐵青，咬牙切齒道：「龍王以爲貧道怕了你一言，不敢痛下殺手麼？」

黑鬚龍王歎了口氣，道：「任隨尊便！小女死後，梅某再與你算這筆血賬便了。」

清光道人知黑鬚龍王心意已決，更出言威脅，不由恨怒交集，他猛地咬一咬牙，厲聲道：「既然如此，貧道今日就先殺這魔教小妖女！替本派死傷子弟報仇！」

就在此時，梅花女忽地飛快低頭，張嘴向清光道人扣住她手腕的左手背狠命一咬！清光道人負痛，左手不由一鬆，梅花女趁勢向前面一竄，脫出了清光道人的箝制。

清光道人更怒不可遏，右掌猛地拍出，一股渾厚無比的乾坤掌力，直向僅三尺距離的梅花女背部擊去。

徐正天、元眞子眼見清光道人如此作爲，不顧堂堂正派掌門的身份，挾持弱質少女，向梅花教要脅，手法卑劣，正暗感生氣，但亦只料清光道人僅以此威脅梅花教就範，不會痛下毒手，因此先行靜觀其變，再作打算。此時眼見清光道人竟然出重手，欲立斃梅花女於掌下，均失聲驚道：「清光道長掌下留人！」

徐正天、元眞子雖然失驚，但欲救卻是萬萬不能，因爲清光道人掌力距梅花女背部僅三尺距離，衆高手有能施救的，相隔均遠在三丈以外，梅花教中諸人更距十丈以上，在此距離之下，要在乾坤掌下救出梅花女，那除非是神仙臨凡了。

李靖距梅花女卻只有數尺，因爲梅花女向前面一竄，與李靖的距離反而拉近。李靖一見清光道人盛怒出手，不由大吃一驚，驚叫道：「不可傷她……」情不自禁，竟一躍而前，欲拉她伏下，避過掌力，豈料清光道人的乾坤掌力比李靖的躍速快了數倍，他剛斜穿而出，剛剛貼近梅花女背部，尚未及推她伏下，乾坤掌力便猛然撞到。

李靖背部已被乾坤掌力擊中，立時悶响一聲，倒伏在梅花女的背上。梅花女尚不知李靖已代她受了一掌，猛覺背後有人猛力一撞，一股威猛的力度從背後那人身上傳來，她不由低叫一聲，便昏在地上。

就這千鈞一髮的遲緩，馳電風王微步生已如電閃，在梅花女前面一劃而過，昏迷的梅花女便已在風王的懷抱中了。

馳電風王懷抱梅花女，並不停留，三幾下起落，已不見踪影。傲雪梅王一見，亦驚呼一聲，相隨飛掠而去。

梅花教諸王實力强大，但此時五王已去了二王，剩下的三王中，爲首的黑鬚龍王亦必定無心再戰，剩下的只有白額虎王實力最强，但白額虎王面冷心熱，視梅花女如子侄，此時亦決計不會偏向自己一邊的了！飛狐夫人心念電轉，已知今日大好良機，因梅花女的出現而痛失了。她不由恨恨的冷哼一聲，尖笑道：「果然是愛女心切，梅王、風王爲救人不顧而去，梅花教揚威之機已失，教主，尚留在此地幹麼？留在此地讓人算計麼？」

紅袍教主神色不悅，瞥了黑鬚龍王一眼，點了點頭，道：「下山！」

紅袍教主說罷，身披的紅袍忽地一鼓，陡然暴漲，身形隨即升離地面數丈，猛地一個迴旋，便如大鵬展翅般，平平的飄出數十丈遠去了！

「御氣飛行術！」羣豪中有識貨的，不由失聲驚呼道。

在羣豪的駭然中，飛狐夫人亦飛掠隨去。白額虎王凌霄、飛虹雲王雲中子向黑鬚龍王目示一眼，黑鬚龍王微一點頭，示意由自己一人斷後，二人便亦閃電般飛掠而去。

黑鬚龍王梅尚清並不稍退，反而跨前兩步，向武林八大派拱手道：「龍山一役，不分勝負，日後再行討教便了！」他一頓，瞥一眼重傷倒地不起的李靖，目中精光一現，又道：「請教這

位少年人乃誰人門下子弟？」

徐正天心有歉意，便回道：「少年人乃玄天劍門下子弟，龍王放心，徐某代行施救便了。」

黑鬚龍王微一點頭，道：「有勞徐幫主！」他目注包少峯，忽然又加了一句道：「玄天劍門隱有如此人材，倒是梅某失敬了！」

黑鬚龍王梅尚清說罷，身形疾退，一滑數丈，一聲長嘯，飛掠而起，人已不見，嘯聲仍然綿綿不絕。

羣豪心中均暗地一凜，暗道梅花教諸王各有所長，單是黑鬚龍王內力之强，當世之中，只怕已沒多少人可與匹敵！

徐正天心中卻暗道：「黑鬚龍王處事極有分寸，從容不逼，甚有大將之風，其他人尚且不論，單是龍王一人，梅花教有此人材，已教人不敢輕覷！」徐正天說罷，便伸掌運氣，替李靖療傷。

清光道人的算計全盤落敗，反落了一個以强凌弱、手段卑劣的汚名，一腔怒火不由全數集中在李靖身上。此時見徐正天出手施救李靖，心中不由更怒，他冷哼一聲，道：「此人身爲玄天劍門下，卻與小妖女勾勾搭搭，置武林同道不顧，反助小妖女，既叛武林，又背師門，如此不忠不義之徒，留在世上作甚？一掌斃了，倒還乾淨！」

玄天劍掌門包少峯臉上不由一紅，既恨李靖不屑，令師門蒙羞，雖被黑鬚龍王讚了一句，但那是邪魔外道之言，於玄天劍名聲並沒多少好處；既而又暗恨清光道人不顧交情，在此時出言不遜，令他更爲尷尬；同時又想起他已改拜大龍潭老人爲師，令玄天劍門蒙受恥辱。種種計較，令包少峯驚恨交集，恨不得李靖即時死了，也免卻自己的一番爲難。

徐正天正向李靖全力輸送眞氣，助他療傷，不及答話。

丐幫執法長老嚴林正見清光道人咬牙切齒，欲施暗算，神色一凜，便厲聲道：「清光道長，且把人救醒，問清原由，再施懲誡不遲！」

清光道人怒道：「如此奸逆之徒，死有餘辜，丐幫竟然全力維護麼？」

嚴林正冷笑道：「李靖不愼出手救人，固然死有餘辜，但恃强凌弱，更背後出手，這等行逕亦未見得光明磊落！」

清光道人更怒，厲聲道：「嚴長老尚替此叛逆辯護麼？丐幫雖然人多勢衆，但亦未必便能隻手遮天，不顧武林大義！」

此時徐正天已替李靖療傷畢，他雖不發話，但耳聽清楚，這時一躍而起，哈哈一笑，道：「公道自在人心，又何須辯護？李靖就算十惡不赦，亦須先救醒了，再交由玄天劍門自行處置，似乎不必清光道長你越俎代庖吧！」

羣豪一聽，大多點頭稱是。反正此事與己無關，李靖這等無名小輩，交由師門處置便了，他是生是死，與大局無涉。

包少峯又羞又怒，他咬一咬牙，便手起一劍，點向李靖的命門大穴，欲取他生命，以挽回自己多少面子，至於後果如何，那是日後的事，日後再算！

就在此時，驀地一劍斜挑而出，恰恰把包少峯點下的劍尖托住，隨即一聲呼叫道：「掌門！李靖就有千般錯處，亦須帶返師門，審問清楚，再行論罪！」

出劍發話之人，正是玄天劍門的掌門夫人于小素。

包少峯一見，心中不由又一動，想起不久前他目睹的，于小素與徐正天並肩而列，親密說笑的一幕，心中更添怒火，但又不便發作。他無奈只好把劍一收，凜然道：「玄天劍門出了如此背逆之徒，包某必定秉公處置，決不寬容。各位，告辭了！」

包少峯說罷，令門下徒衆抬起尚昏迷不醒的李靖，率玄天劍門衆人先行下山去了。

清光道人見包少峯一去，峨嵋派登時少了一位得力臂助，深知不宜久留，便冷冷的向徐正天、元眞子等人微一拱手，亦率玉虛眞人等徒衆下山而去。

崆峒派掌門余空眼見龍山之上，已沒甚麼油水可撈，便也告辭離去。

羣豪中摧心老魔早就不見了影踪，不知那兒去了。巨鯨幫幫主閃電抹香鯨司馬鯨、蝎子幫毒蝎子赤八、蟒蛇谷谷主追風九頭蛇莫驚心見三十六洞洞主已相繼離去，江湖三大惡人從來不與正派人士交往，因此亦迅即離開。

丐幫幫主徐正天抬眼向深澗對面的峭壁一看，成爲這場龍山大會的主角人物徐茂公不知何時亦已不見，不由苦笑向元眞子道：「道長，龍山已非我等久留之所，徐某告辭了！」

全眞教掌門元眞子歎了口氣，道：「龍山一會，登時引發江湖危機重重，徐幫主多多保重！」

徐正天哈哈一笑，慨然道：「徐某一生行事，但求上無愧於天，中無負於武林同道，下不慚於生我育我的土地父母，又何懼甚麼災劫重重。多謝道長提示，再會時當與道長痛飲美酒千杯！」

徐正天說罷，率丐幫一衆下山而去。隨後元眞子亦率全眞教離開，剩下的江湖游幫散勇沒了興趣，也紛紛離去。

偌大龍山之巔，片刻之前還是刀光劍影、劍拔弩張，但片刻之後，卻只剩下羣峯寂寂，重現空山鳥語。

*　*　*

玄天劍門的掌門包少峯率玄天劍門一衆，抬着昏迷不醒的逆徒李靖，

緩緩下山。下了龍山，當即催促衆人加快腳步，趕返雲嶺玄天劍門。

一路上沒甚麼風險，曉行夜宿，不久便達雲嶺地域，此地已是玄天劍門的地盤，包少峯才暗地鬆了口氣，不由斜瞥一眼擔架上的李靖。

李靖一路上時昏時醒，顯然受傷極重，此刻僅是靠徐幫主的眞氣延續生命。掌門夫人于小素心有不忍，三次出手，向李靖輸送眞氣，助他支持下去。包少峯冷冷不語，但也沒阻止于小素出手救治。

支持了五日五夜，才抵雲嶺地域。此時已是中午時分，陽光正烈，李靖在昏迷中突覺陽光耀眼，睜眼一看，才知已抵師門重地。他心中不由又酸又苦，隨又昏迷過去，在身邊監視的梁三師哥但聽他在昏迷中失聲叫道：「……她……她死了麼？」

雷電劍原本出身於鍾師伯門下，但鍾師伯與包少峯同屬玄天劍門，包少峯唯恐分開兩支削弱了玄天劍門在江湖的排名地位，因此力主內分而外合一，兩人的徒弟亦分別交換各帶二年，而排位則按入門先後次序排列。

雷電劍梁平山在玄天劍一派中排名第三，但在包少峯的雲嶺玄天劍門一支內，卻是入門最早的首徒。

梁平山與李靖交情不深，而且僅是數月前，玄天劍兩支派大聚會時，才認識李靖，但不知怎的，他總覺得李靖面目可親，並非奸惡之人，因此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怎地相信是李靖的本意，出手便容讓三分。但此時一聽李靖在昏迷中，竟還牽掛着那小妖女的安危，心中不由又驚又怒，暗道情之一物，的確害人不淺，李師弟不幸被魔教小妖女迷住，才落得今日身敗名裂的下場。若他爲了小妖女，當眞背叛師門、殺害同門，那就死有餘辜了！

梁平山不由向前面的包少峯溜了一眼，心道：「他這話若被包師叔聽到了，他與小妖女勾搭的罪名，只怕萬難洗脫！」

豈料包少峯功力甚高，李靖的昏語雖然輕微，但包少峯還是聽到了，他不由冷笑一聲，向身邊的于小素冷冷的道：「果然是一個多情的孽種！死到臨頭，尚對小妖女牽腸掛肚！」

于小素奇怪包少峯忽然對「情」字如此痛恨，又勾起他還是二師哥時，對自己的苦苦痴纏，自己一時心軟，便成了今日的玄天劍門的掌門夫人，不由噗嗤一笑。

包少峯一怔道：「你笑甚麼？」

于小素臉一紅，輕聲道：「你忘了你向我痴纏時，那般不顧死活了麼？靖兒如今不外是你當年的故事罷了！」

包少峯不由微笑道：「那是少年心性罷了……」但忽然想起當年于小素卻正暗戀着徐正天，又勾起她與徐正天在龍山上的一幕，心中一股酸味登時湧了上來，臉色便不由一沉，冷然道：「但這怎可相提並論！當年我與師妹你乃門當戶對，李靖這逆徒卻與魔教小妖女胡混，辱及師門，更喪心病狂爲小妖女出手傷害同門，這等叛逆之徒，留在世上終是孽種！」

于小素道：「你打算如何處置靖兒？僅憑一面之辭，豈可遽然定罪？」

包少峯冷冷一笑，道：「鍾師兄的五徒馮瘦猴一口咬定他爲救小妖女傷害同門，鍾師兄豈會輕饒他？而且在龍山公然出手救小妖女，此事各派均目睹，令玄天劍當場受辱！這等逆徒，就算我肯從輕發落，卻如何向鍾師兄交代？如何向武林同道交代？若不斷然清理門戶，玄天劍門在武林中顏面何存！」

于小素一聽，知包少峯對李靖已絕不容情，心中不由一凜，忙道：「你打算殺他？」

包少峯冷冷一笑，道：「不！我絕不會殺他！」

于小素奇道：「爲甚麼？」

包少峯道：「因爲我曾答應龍潭老怪，要保證他完整無缺！」

于小素驚疑道：「你或者對他還有一點師徒之情麼？」

包少峯冷哼一聲道：「他已背叛師門，我與他已恩斷義絕！」

于小素更奇，眨了眨眼道：「那你到底打算如何處置他？彼此師徒一場，可別幹得太絕了！」

包少峯冷冷一笑道：「我這師傅可高攀他不起！如何發落，但憑鍾師兄處置便了！」

于小素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鍾師兄處事狠辣，李靖落在他手上，豈有好過？心中不由大急，但一時又毫無辦法。

不消半日，包少峯等一衆人便上了雲嶺。

李靖捱過五日五夜，居然逐漸清醒過來，雖然傷重未癒，但總算已能勉强起來走動。包少峯冷眼旁觀，暗道他必然是憑那甚麼邪門大龍潭眞氣自我療傷！若容他留在玄天劍門，那豈非公開向世人招認，玄天劍名門正派的內力竟及不上邪門魔功！包少峯處置李靖的心意更無轉圜餘地了。

重返玄天劍門的第五天，包少峯便令梁平山把李靖押來見他。

李靖見了入門師傅，心中雖微感不安，因爲自己到底被逼承接了大龍潭老人的武功，這到底是有負師傅的教道，他正思忖如何向師傅解釋清楚原委，怔怔的不發一語。

包少峯見李靖到此時尚如此傲慢，見了他也不肯下跪，心中更恨，暗道這逆徒必定仗恃有邪魔外道替他撐腰，因此連他也不放在眼內了！他不由連聲冷笑。

梁平山一見，替李靖捏了把冷汗，不由輕聲提醒李靖道：「李師弟，師傅要見你啊！」

李靖這才省悟師傅平日最講禮法

家數，因此連忙忍着傷痛跪下了。

豈料包少峯伸指一彈，立刻封住了李靖的環跳穴，他便不能跪下去。

包少峯冷冷一笑，道：「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師傅？你也不必假惺惺跪拜了，隨我去見鍾師兄便了！」

李靖不敢違令，便由梁平山押着，隨包少峯上鍾師伯處。

玄天劍門鍾師伯的一支，在雲嶺側邊的武峯，不消二個時辰的脚程。

梁平山的入門師傅是鍾師伯鍾雲天，鍾雲天對門下的嚴厲，梁平山自然心知肚明，他眼見李靖此時坦然無忌，心中不由暗道他若非大奸大惡，便必定是心智不清了，因爲在鍾雲天的手下，李靖就連苟全於世的機會也失去了！

武峯玄天劍門的氣派與包少峯的雲嶺一支不相上下。李靖隨包少峯來到一座異常雅靜的書齋，掀起竹帘，鍾雲天早已躺在一張太師椅上等着了。

鍾雲天頷下一綹長鬚，頗爲美觀，鍾雲天對此亦極爲珍惜，自稱他與關雲長或有不及，但於美鬚一道，至少不分上下。他的目光精光爍爍，顯見內力之深，比包少峯猶有過之，因此包少峯對這位師兄亦頗爲忌憚。

鍾雲天一見包少峯領李靖走進，凌厲的目光便停在李靖的身上。

包少峯道：「師兄！逆徒李靖已帶來，聽候師兄發落。」

鍾雲天冷笑一聲，道：「發落甚麼？這等叛逆之徒，包師弟一掌斃了，乾脆俐落！」

梁平山不忍李靖立喪當場，便咬牙上前，小心翼翼，垂手向鍾雲天道：「師傅，是否問明白，再行處置？也好教門下子弟引以爲戒。」

鍾雲天冷哼一聲，沒再作聲。

包少峯朝李靖喝了一聲道：「逆徒！還不跪下，向師伯稟明罪孽麼？」

李靖只好忍着傷痛，跪下叩頭。鍾雲天冷冷一笑，既不答應，也沒令李靖站起，李靖便只好一直跪着。

鍾雲天忽然厲聲道：「你是否曾出手點倒幾位師兄，救了魔教小妖女？」

李靖一聽，忙欲解釋道：「回師伯，此事經過乃是……」

鍾雲天一聲怒喝道：「我只問你是也不是？到此時你還囉嗦甚麼？」

李靖無奈只好道：「是……但弟子當時委實不知她乃梅花教人！」

鍾雲天冷笑一聲道：「不知道？爲了小妖女傷害同門，出手如此狠毒，尚不知道？」

李靖一聽，嚇了一跳，忙分辯道：「四位同門師兄乃中了幻影梅花針，委實非弟子所殺，請師伯鑑諒……」

包少峯這時忙插嘴道：「師兄，李三、張四幾位門人的確乃中了幻影梅花針而亡！」他意思乃道四位門人並非李靖出手所殺，因爲李靖不會使幻影梅花針，而更深之意乃是不欲鍾雲天立斃李靖於掌下，至於爲甚麼，包少峯卻絕口不提。

鍾雲天略一點頭，隨又厲聲道：「就算四位同門非你出手所殺，但亦因你勾結梅花教而致，你一樣逃不了罪責！」

李靖啞口無言，因爲他心中亦在自責，他若非一時疏忽，及早追踪前去，四位師兄或許就不會橫遭不測了。至於到底是誰殺害四位同門師兄，直到此時，李靖尚弄不明白。因爲他曾問過梅花女，但梅花女卻斷然否認她曾經出手，不過幻影梅花針又的確是梅花教的獨門暗器，其中的可疑之處，委實教人撲朔迷離。因此李靖一聽，竟怔怔的不能分辯。

鍾雲天見狀，便冷哼一聲，道：「哼！你倒是不敢否認了吧！」

鍾雲天一頓，又轉向包少峯，道：「聽三徒平山道，他在龍山上，曾捨命救那小妖女，是否確有其事？」

包少峯點點頭道：「當時峨嵋掌門清光道長欲以重手斃小妖女，逆徒果然以身捨命相救！此事教玄天劍門亦顏面無光！」他不說自己敗在梅花教黑鬚龍王手下，硬把令玄天劍門顏面無光的責任推在李靖的身上。

鍾雲天又冷哼一聲道：「他又背叛玄天劍門，改拜邪魔外道龍潭老怪爲師，此事師弟是否知道？」

包少峯一聽，臉上不由微微一紅，忙道：「此事乃龍潭老怪逼他接納，並非玄天點穴劍不及龍潭老怪的邪門氣劍。但雖然如此，到底是背叛了師門，本該一死以謝師門！」他與龍潭老人的大龍潭氣劍曾經相觸，當時心膽俱寒的情形，包少峯是決不會說的。

鍾雲天厲聲一笑，便目注包少峯，沉聲道：「包師弟，事情既已一清二楚，你帶他上武峯幹麼？你自行處置便是了！」

包少峯一聽，便微一點頭，忽然和顏悅色的對李靖道：「事情已弄清了，你且喝杯茶，再回鍾師伯的問話。」

李靖只好道：「是，弟子知道。」

立刻有一位小道童捧了一杯茶出來，茶是紅色的，李靖不敢不接，他忽然想起當日在酒店中，他飲的那杯酒亦被梅花女的胭脂染成紅色，心中不由悲酸交集，接過茶杯，一飲而盡。李靖此時的心境既悲又傷，莫說這一杯是紅色的茶，便是毒藥，他也一般照飲不誤，因此時他突然對人生心灰意冷。

就在此時，李靖剛一飲而盡，竹帘外面忽然掠進一個人來，正是包少峯的夫人于小素。她人未到，聲已傳了進來：「……靖兒！這杯茶不能喝！」

于小素掠進來時，見李靖握着空杯，怔怔的望着她，不明所以，便不由暗地歎了口氣，暗道好好的一位練武的奇材便從此斷送了。

包少峯眼見于小素滿面神傷，唯恐她同情李靖，出言得罪了鍾雲天，便連忙先發制人，搶先道：「師妹，我與鍾師兄已商定，斷難容此逆徒留在玄天劍門下！」

包少峯也不許于小素發話，又搶先向李靖喝道：「逆徒！如今存你一條賤命，逐出師門，已是鍾師兄的寬宏大量了！你還不快滾！」

李靖一聽，深知種種事端均因己而起，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再留在玄天劍門的了，便不再作無謂哀求。他向包少峯跪下，叩了三個响頭，包少峯冷哼一聲，一言不發。

李靖歎了口氣，又向于小素跪下，叩頭道：「師母親傳弟子武功，弟子無以爲報，只好叩頭謝過了！」

于小素心中一酸，不由伸手扶起李靖，道：「靖兒！你……有何去處？」

李靖歎了口氣，苦笑道：「弟子重傷在身，萬難救治，只要尋個安靜之所，無人騷擾，讓弟子靜靜死去，心願足矣，還去尋甚麼日後去處？」

李靖說罷，心灰意冷，更不留戀，拔腿便走。

包少峯別轉頭去，瞧也不瞧；鍾雲天重重的哼了一聲，也不作聲，似乎仍不解恨。

于小素心軟，見狀心中一痛，幾乎掉下淚，她見李靖已快走出書齋，這一走出去，他多半便必死無疑，忍不住失聲叫道：「……靖兒……你雖然被逐出師門，但江湖之大，何處不可容身？切勿因此而洩氣心死啊！」

但此時李靖已一步跨出書齋，于小素的話也不知他是否聽到了。

李靖不久便下了武峯，再走了半日，便完全離開了玄天劍門的地域了。

李靖一心只想盡快離開玄天劍門的地域，然後尋個幽靜的地方躺下，等着傷重不治死去，這便一了百了，江湖種種恩怨是非，從此也就與他無涉了。

一路上他既自悲又自傷，暗道師母臨別之言，自是一番好意，但她可知我就連重返京兆三原故鄉的力氣也沒有了，行將待斃之人，江湖再大，又有何用？轉念又悲痛自己身受之苦，全因偶遇梅花女而起，豈料救不了她，自己反而一命嗚呼，先行一步，卻未知她傷勢如何？是否也稍後隨自己而去？

這般自傷自悲，走了半日路程，這時才覺肚子餓了。他匆匆被逐出師門，也未執拾甚麼行李包裹，渾身上下，就只有出山時帶的那幾兩銀子。李靖估量一下，幾兩銀子大概只夠十幾頓塡肚子，花完了卻如何打算？忽然又失笑道：人已將死了，人死了，又何必再塡肚子？銀兩多少又有何相干？

但人既未死，到底會覺肚子餓，肚子餓了，自然就須塡飽，因此在接下的路程中，李靖也塡了幾頓肚子。

塡兩頓肚子走一天，不知不覺，李靖已遠遠的離開了雲嶺、武峯玄天劍門地域。

他茫無目的走着，根本沒有目標。這天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座山峯，山峯雖不太高，但異常幽靜，且形似一座豎立葫蘆。

李靖暗道這山峯便是我葬身之地了。

李靖慢慢的爬上山去，在山峯半腰，忽然發現一個山洞，在藤蔓草叢中露了出來。他也不理洞中是否兇險，或是豺狠猛獸的巢穴，反正人已將死，連死也預見到了，這世上還有甚麼可以令他害怕？李靖想也沒想，便一頭鑽了進去。

洞口雖被藤蔓草叢遮住，但撥開鑽進洞後，才發覺裏面甚爲寬大，猶似一座地下廳堂。廳堂後面更有一條隧道，一直延伸進去，也不知隧道有多長，洞有多深。

李靖上山時是傍晚時分，進了洞中，初時尚有少許光線從洞口射入，不久光線突然隱去，洞內登時漆黑一片，這才知道已是夜晚了。

李靖臨上山前，塡了一頓肚子，爬上山來，進了洞中，直到夜晚，仍不覺肚子饑餓，心中不由暗道，是了，這便是死期到了，因爲死人是不必塡肚子的。

李靖對死早有心理準備，因此到此垂死之時，倒也沒驚恐，反而暗自慶幸，臨死之前尋着這座山洞，自己死後，世人也絕難發現，自己死後，也總算有個葬身之所了。他不由暗笑道：「李靖啊李靖，世人說死無葬身之地，自然指那些極慘的人，你與之比較，顯然已勝上一籌了。」

心存必死之念，李靖根本就不去理會洞中是否黑暗，也更不去思想，洞中到底有何奇特物事。

不久，李靖只覺腹內如雷作响，但卻絕不覺肚餓，他不禁失笑道：「人說饑餓之人，皆用腹鳴如雷去比擬，但用在垂死人身上，顯然大大的不妥！」

腹鳴不久，李靖便感渾身發熱，熱氣從體內絲絲射出，漸而又感寒冷起來，李靖只好在洞中一角伏下，縮成一團，以此抵禦寒氣。但寒氣竟似從體內透出，李靖身不由己，更顫抖起來。

李靖在寒戰煎熬中，自忖這便是死期到了，心中萬念俱灰，再無任何雜念，渾似老僧入定，忘了塵世間任何物事。如此一來，寒戰再厲害，他在感覺上，便好受多了。

在迷糊中，李靖但覺自己的靈魂已離體飄然而去，模糊的意料，這便是死亡的滋味了。不久，他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這樣不知過了多久，李靖但覺眼前忽然有亮光移動，緩緩的劃過一道

，但接而又移過一道亮光，李靖迷糊的暗道莫非這便是人死必去的死亡地獄麼？

* * *

不久李靖忽然明白，自己並沒有死去，因爲他見到的，是洞外透進來的陽光，而地獄是永遠沒有陽光的。

李靖發覺背部所受乾坤掌傷的痛苦沒有了，他心中一喜，暗道若如此，自己便不會就此死去了。

李靖這般想着，便感到肚子餓了，他打算出洞外，先去塡飽肚子再說，便站起來，豈料一站不穩，又一跤摔在地上。李靖不由苦笑道：「原來肚子空空，力氣也空空了。」

李靖再站起來，這次倒是勉强站穩了，但渾身綿軟無力，雙脚抖顫，竟比一位毫無內力的村野之夫更不如。

李靖不由大吃一驚，暗道我原來的玄天劍內力雖然已經失去，但取代玄天劍內力的大龍潭眞氣卻深厚多了，雖然未達收控自如的境地，但比普通武林人物的內力，顯然强多了，爲何此時竟如老弱病殘，渾身無力？自己體內的大龍潭眞氣哪兒去了？

轉念又暗道莫非淸光道長那一掌，竟把我的內力都拍散了麼？我此時竟比毫無功底的村民更不如，我豈非成了廢物？留在這世上還有甚麼用處！

想到此處，李靖不由萬念俱灰，不由自主便軟軟的跌坐回地上了。

這一跌坐下去，李靖便幾乎再沒有勇氣爬起來，因爲他就算站起來也非常吃力，如何有氣力爬下山去？就算爬得下山，仍須走十里路才有小鎭，這在平日咫尺的距離，此時在李靖的心目中，竟如天涯海角，可望而不可及了！

李靖並不知道，把他的大龍潭眞氣弄散的，並非淸光道人的乾坤一掌，乾坤掌雖然威猛，但由於李靖有大龍潭老人的眞氣護體，他雖受重傷，但並無生命之危，而且大龍潭眞氣乃獨步天下的以氣爲根基的內功，因此再經徐正天以龍虎掌助他療傷，激發他體內的大龍潭眞氣，經半月的調息，乾坤掌的創傷已慢慢康復了。

把他變成廢人的，是他在鍾師伯書齋內喝下肚子的那杯紅茶。

這杯紅茶與普通的紅茶顏色一樣，味道也並無異樣，但這並非普通的紅茶，而是玄天劍門祖傳的「摳功丸」！

「摳功丸」無色無味，溶於紅茶中，服用的人極難發覺，人飲下去後，初時絕無異樣，但過了七日七夜，便開始發揮藥性，形如帶鈎的毒鐽在人體內摳刮，普天下任何獨門內功，超凡入聖的高手，一經「摳功丸」起作用，體內的內力便會被摳刮精光，數十年乃至一甲子的功力亦被廢掉，形同廢人。而且此後再難重聚內力，因爲除非把體內的「摳功丸」藥性逼出，否則，摳刮內力的藥性將永存不息。

「摳功丸」是玄天劍門祖傳的獨門秘方，只有掌門人才有資格承接。鍾雲天心性狠辣，倒還乾脆，只欲把李靖一掌斃了，一了百了，若然如此，李靖雖然一死，但也不必留在世上受諸般活罪。

包少峯卻另有計較，一來他不想李靖死於玄天劍門內，以免大龍潭老人、徐正天，甚至梅花敎的黑鬚龍王來找他算賬，若這等大魔頭找上門來，包少峯自忖根本就沒有應付的能耐；二來他深恨李靖棄玄天劍武功而接納龍潭武功，若傳出江湖，那他包少峯的顏面勢必受損，別的他倒可原諒，但事關他的顏面，包少峯是決計不會輕恕的。

而且包少峯冷眼觀察，李靖雖然挨了淸光道人乾坤一掌，身受重傷，但竟無生命之危，而且僅十天半月，便可起來走動，這自然是李靖體內的大龍潭眞氣所起的作用，由此足證大龍潭眞氣果然是獨步天下的玄妙神功，因爲就算他自己亦禁受不起乾坤一掌，若容大龍潭眞氣留在李靖體內，他日後的內力必定遠勝玄天劍門，甚至連他亦凌駕於上，這是包少峯決計不能容忍的。

既不能讓李靖死於玄天劍門內，又不能讓他保留大龍潭眞氣，更要保存自己的顏面，包少峯早就打定主意，要對李靖使用歹毒無比的「摳功丸」了！

包少峯見李靖乖乖的喝下那杯紅茶，心頭便如放下大石，李靖今後的生死去向，從此也就與他包少峯無干了。于小素不忍令李靖身受此等奇苦，但她要阻止已然不及，但于小素還以爲是鍾雲天的主意，鍾雲天是包少峯的師兄，于小素也無可奈何。

李靖跌坐在洞中地上，眼睜睜的瞧着洞外射進的光線，在眼前一一劃過，他動也不動，萬念俱灰之下，他就連時間也忘掉了。他心中只有一個意念：我已成了一錢不值的廢物，留在世上不外白活，就這樣坐等死亡降臨，總勝於在半路死去曝屍荒野。

不知不覺，已是當天的正午時分了。這是李靖饑餓難忍，才突然省起這已是午飯的時間。

李靖雖然存心等死，但到底並沒有死去，而且此刻他已然確信，自己一時三刻是不能死去了，他不禁歎了口氣，暗道就算爬着出去，半路不支死去，也總勝於忍受饑餓的活罪。

此時他軟綿綿的，就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他只好伏下身去，雙手前伸扒撥，雙腿再在後面蹬撐，才勉强向洞口移動了一尺。距洞口雖然僅得廿數尺，但此時對於李靖來說，已不下於廿里的路程。

他一尺、一尺的向洞口移動，眼看距洞口只剩十尺遠了。就在此時，

李靖在前面扒撥的手指，突然凝住不動，因爲李靖自感手指觸着了一些東西，李靖精通書墨，自然知道他摸到的竟然是刻在一塊石板上的文字。

但此時李靖已對任何東西失去興趣，他只略一停留，便又繼續向洞口爬去，他的衣服已被磨破了，因此他忽然發覺，石板上的刻字並非一個，而是數行，這從他的腹部的感覺便知道了。

李靖雖然內力全失，但他的記憶卻依然極佳，他雖不願理會，但腹部的觸覺，卻立刻就令他腦中浮出石板上的刻字。

刻字分明道：葫蘆倒掛出神醫，莫道當世稍出遲；但逢木子機緣到，妙手回春百世知——崑崙喜邱公尋龍偶於葫蘆山洞鈐記，梁武帝天監十年。

李靖出身書香世家，刻字內容雖然古怪，但其意倒也大致明白，心道這分明是說此山名爲葫蘆山，其形狀恰似倒掛葫蘆，出神醫是必然的了，但當世卻不能出，一定要等一位叫「木子」的人到來，方能成一代聖醫，妙手回春，濟世救民，聲名不朽，可傳百世。

又暗道「崑崙喜邱公」是誰？他仔細一想，忽然憶起在龍山之上，那道士徐茂公偶吟道：「莽莽崑崙喜邱公，術本神授御淸風，一卷天機不洩漏，豈有奇兵出隴中？」心道這位「喜邱公」必定是源出崑崙山，「神授其尋龍點穴」之術，奇驗無比，上知天機，中知國運，下知地理，乃梁武帝年代的不世奇人，這位「喜邱公」既有此判斷，那想必是絕不會假的了！

轉念又暗道梁武帝天監十年距今已有百年，那恰恰是一世了，過去的百年是不會出神醫的，但百年後的今日，若逢「木子」那便奇緣到了。但這「木子」之人又是誰呢？這點卻是李靖我難以猜破的了！

但就在此時「李靖」二字剛在腦中閃過，李靖心中便不由一動，心道「木子」二字合起來，豈非一個「李」字麼？但我今時今日已成內力全失的廢物，那有如此機緣，成得了百世知曉的神醫？這又不像了。

李靖左思右想，到底不能遂下判斷，但他的精神一旦集中於思想這「神醫」上，絕望的感覺便不由少了幾分。心道假如學得一身醫術，濟世救民，憑此行走江湖，倒也不失在世上活了一番！

這念頭一旦浮出，便不可遏止，越來越强烈，身心的痛苦竟因此被沖淡了，他開始萌生堅決活下去的念頭，而且一定要學會一身醫技，憑此便可重新行走江湖。

李靖這般轉念，肚子的饑餓感覺便不由少了幾分，力氣也似添了幾分，他試着站起來，雖然辛苦，雙腿打顫，但終於辦到了。他忽然明白，哀莫大於心死，自己之所以如此虛弱，那是因自己精神絕望之故，若振作精神，身體的痛苦最終定能克服。

李靖咬了咬牙，便毅然的折轉身，向洞內邁步。一步、兩步、三步，他不知不覺已向洞內走了十幾步，越向內走，他便越覺溫暖，他體內的寒戰也減輕了。

李靖向洞內走去，越走越深，越向內走，便越感溫暖，寒戰的痛苦越來越輕，到後來他的內力雖然全失，但也與常人一般無二了。李靖也越發覺得，這個山洞果然甚爲奇特，向更深處探索的念頭也因此更爲强烈。

李靖走過那條長長的通道，忽覺眼前一亮，但見眼前是一個頗大的圓形大洞，與外面的頭洞與通道相連，恰恰構成一個「倒掛葫蘆」地形，李靖所站的位置，便是倒掛葫蘆的底部大圓形，光線從外面透進，倒也不甚黑暗。

李靖不由爲天公造物的神奇巧妙而大感驚歎。他藉着微弱的光線，在洞中四周走動，心中暗道這山洞雖然奇特，但也不見得呆在這洞中便能成了一代神醫。

他邊想邊走，心神恍惚間，脚下忽然被甚麼絆了一下。他連忙俯身一看，不由暗吃一驚，原來他踢到的，竟是一副骸骨，骸骨頭部手脚骨均完整無缺，但骨頭已有點發黑，顯然骸骨的主人已死去多年了。

骸骨的兩旁各放了二個葫蘆，葫蘆用蓋塞住，不知裏面是何物事。

李靖隨手撿起左面的葫蘆，藉光線一瞧，只見葫蘆的外壁上刻了一行字，道：此中有金三萬兩。

李靖一見，便不由失笑道：「就是黃金十萬兩，我已幾成廢物，得之何用？」隨手便把葫蘆往地上一扔。

就在此時，葫蘆的蓋子被震脫了，呼的一聲，在葫蘆內竄出一條青色的小蛇，在葫蘆旁邊盤成一團，頭部昂起，綠色的蛇眼緊緊的盯着李靖。

李靖暗吃一驚，心道若方才我一時貪念，拔起蓋子，這條奇毒的小蛇必然迎面一口咬噬，李靖便十條生命也完了。小青蛇啊小青蛇，你也不必向我虎視眈眈，你的主人雖道此中有金三萬兩，但我決不會取走的。

李靖隨手又拾起右面那葫蘆，此時他更不敢貿然拔起蓋塞了，他先仔細一瞧葫蘆的外壁，上面亦有一行刻字，道：豈及回春大聖手？

李靖一見，心中突突一跳，暗道這兩個葫蘆均大有深意，左面說此中有金三萬兩，右面說豈及回春大聖手，分明是說黃金三萬兩，亦抵不了回春聖手大醫仙！此人又故佈疑陣，若稍有貪念之人，必先取黃金三萬兩，那就恰恰成了蛇口的寃鬼了。

李靖這般轉念，便跪下，向骸骨咚咚咚的叩了三個响頭，道：「無名大聖手啊無名大聖手，看來你的心願必

是等待一位不要金只要回春大聖手的人到來，承受你的驚世神技了，李靖若有幸得承你的神技，決不負你的宿願！」

李靖拜畢，這才拔起葫蘆蓋子。他此時根本不怕裏面再有毒蛇竄出，因爲他已打定主意，若不能於此洞中獲得回春聖手的本領，他也不會再走出洞中半步，留在洞中靜靜死去，與骸骨的主人作伴便了。

葫蘆內並無毒蛇竄出，李靖探頭一看，裏面露出一卷灰白色的紙卷，李靖伸指進去，挾住紙卷，抽了出來。

這是一卷絹紙，其薄如紗，雖捲成卷，但舖展起來，足達一丈多長。

李靖展開絹紙卷一角，入目赫然便是「聖醫典」三個蒼勁的墨字。

李靖心中一喜，連忙把絹紙舖展開來，只見上面分有藥典篇、氣療篇、針灸篇、手術篇、脈理篇、穴位篇等等醫家學識，密密麻麻，寫滿一張絹紙。

李靖於穴位篇最爲易懂，因爲他體內的龍潭眞氣雖然盡失，但大龍潭老人的「龍潭氣劍」招式仍然清楚在心，半點沒有忘記，因此，人體內的十二正經、奇經八脈等脈胳穴位，無不了然於胸，只差未識其功用效應罷了，但一經「無名大聖手」的「穴位篇」指點，李靖便即融匯貫通，於穴位學識上大爲精進。

「穴位篇」末有蠅頭小楷附註道：穴位篇乃入門篇，悟性高者三年可成，悟性低者十年或有小成；穴位篇有成，方可進而研學「氣療篇」，再接而藥典篇、脈理篇、針灸篇、手術篇，若「手術篇」大成，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吾將自歎弗如矣！

李靖不由暗道，「無名大聖手」道「穴位篇」須三年有成，且要悟性高者，爲何我卻於片刻間便了然於胸？他不知道，「龍潭氣劍」乃以穴位爲根基，集大龍潭老人數十年心血演化成一套獨創武功，李靖承納了「龍潭氣劍」，亦即接受了大龍潭老人數十年心血，他以此爲根基，比之常人不知優勝多少倍了。

李靖轉而細閱「氣療篇」，他對「穴位篇」已了然，因此對「氣療篇」並不覺深奧，祇是略加思索，便即明白了。

李靖暗道：依「氣療篇」所示，原來肚子不適，亦有法子理療，目下我的肚子空空如也，何不先行一試？

李靖依「氣療篇」所示，先行深吸一口氣，控制意念直抵腹部，如此重複十數遍，便覺體內有熱流運行，饑餓的感覺因而減輕了一點了。

接而李靖又藉小腹的凹凸來控制呼吸，先是自感腹部有氣鼓脹，漸而腹部有水流動的响聲，腹部漸覺舒暢。

李靖心中一喜，更不敢輕率，按「氣療篇」所示，再進而以丹田呼吸，向下行氣，一轉而運行小周天，李靖但覺氣從任脈直下，一直抵達大腿、膝蓋、小腿，然後在脚心湧泉穴匯聚，感覺脚心發暖、發麻，異常舒服。

李靖以氣運行小周天十數次，腹部便如常人一般無二，再沒痛苦。

李靖此時已知「無名大聖手」所遺下的「葫蘆醫典」，果然是不世奇學，只要全數學會，僅憑此便可隨意行走江湖，再也不是一文不值的廢物了。

第二天一早，李靖輕而易舉便走出葫蘆洞，下了葫蘆山，在二十里外的一個小鎮，買了食物等，重返葫蘆山葫蘆洞，日夜研習接下的「藥典篇」、「脈理篇」、「針灸篇」、「手術篇」。

李靖研習了「藥典篇」後，下山的次數更少，因爲走出葫蘆洞，在葫蘆山上，便有許多「藥典篇」所示的充饑有益草藥，例如葛根，既清熱解毒又可填飽肚子。

李靖在葫蘆山葫蘆洞一呆便是數月，他臉上長滿鬍子，竟與先前的俊美小子判若兩人，就算面對面，也無人認得他了。

李靖自覺已精通「葫蘆醫典」上所載絕學，便在「無名大聖手」的骸骨面前，把「葫蘆醫典」焚化了，又咚咚咚的叩了幾個响頭，道：「無名大聖手啊無名大聖手！李靖今日已承接你的衣砵，已完你未了心願，你就在這葫蘆山葫蘆洞安息吧！」

李靖叩拜祝告時，那條一直守在「無名大聖手」旁邊的小青蛇盯着李靖，把頭連點三下，呼的一聲，竄入李靖旁邊的葫蘆內。

李靖心中暗奇，心道小青蛇大概有靈有性，牠知道我已承接了「無名大聖手」的衣砵，便視我爲新的主人了。

於是便把葫蘆口用蓋塞住，掛在腰畔。再向「無名大聖手」的遺骸叩了幾個响頭，便走出葫蘆洞，走下葫蘆山，一直向東面的小鎮走去。

* * *

李靖花了大半日的時間，才從葫蘆山脚抵達小鎮。要是他內力未失，這路程片刻可達。李靖在鎮中買了一套衣物，把自己改扮成穿鄉走村的江湖郎中，又在鎮中飽餐了一頓，隨身携了一袋乾糧，便離開小鎮，上路而去。

此時李靖也沒甚麼目標，在葫蘆山四周的鄉鎮遊逛了半月。但見人有病，便主動上前診治，那些日常小災小病，對李靖來說，不過是牛刀小試，因此不多久，他的名氣便在葫蘆山四鄉中傳開了，均道有一位腰掛葫蘆的藥師，醫術驚人，僅憑一口銀針，便可醫療百病，而且奇驗無比，更不計較酬金，有時一頓飯接待，便替人醫好十年的頑疾。傳來傳去，李靖竟有了「葫蘆藥師」的名號。

李靖也不計較，「葫蘆藥師」也好，「走村郎中」也好，他都樂意應承，他覺得，他的醫技是在葫蘆山葫蘆洞

內獲得的，那就應該先行醫好葫蘆山四鄉的村民。

這天傍晚，李靖因採一種醫傷寒病的草藥，上了一座大山，山上有一座偌大的楓葉林。李靖瞧瞧天色，只見紅日漸西，時已近晚，萬里長空，雲霞似火，望望四周，不見人煙，滿目盡是山峯叠翠。心道似這般了無牽掛，爲人消災解難，倒也逍遙快活。

李靖向楓葉林走去，剛穿過一片樹林，突地傳出一聲怒吼道：「你敢咬我？老子扭斷你的頭！」

李靖不由一怔，心道誰這般兇狠，竟要扭斷人頭？他連忙往林中一看，只見一個樵夫打扮的漢子，抓住一條「扁頭鏟」毒蛇，把整個蛇頭扭了下來，雙手染血。

李靖登時明白，這人必是被毒蛇咬傷了，大怒之下，扭斷蛇頭洩恨，便忙道：「這位大哥，你被蛇咬傷何處？」說着向他走過去。

這樵夫卻瞪了他一眼，怒道：「你管得老子被咬傷何處？」他把斷頭蛇一甩，竟向李靖猛地扔過來。

李靖暗道這人怎地如此野蠻？我好意問他，卻這般兇狠！他本欲一走了事，不管他了，但轉念一想，若蛇毒入心，便沒救了，我這一氣而走，豈非見死不救？這便違了「無名大聖手」的心願了！

李靖這般轉念，便走近去，向樵夫的手臂一瞧，只見樵夫左手腕已黑了一片，再向上蔓延，這條手臂便廢了。於是便拾起樵夫掉到地上的汗巾，打算替他先行紮緊上臂。

那樵夫卻不領情，手臂一揮，便把李靖摔出一丈多遠，登時眼腫鼻青，嘴角流血。

李靖又氣又怒，正欲破口大罵，忽然憶起「葫蘆藥典」上所載，但凡被劇毒之蛇咬傷，即會神智昏迷，顯然此人已神智不清，才會如此兇蠻。這樣一想，怒氣全消，連忙提醒樵夫道：「你千萬別動怒發力，否則，蛇毒發作更速……」

李靖話音未落，那樵夫已一跤摔倒。

李靖趕忙走過去，先用汗巾紮緊樵夫的上臂，不讓蛇毒上延，然後掏出小刀，劃開傷口，把黑血放了出來，再餵樵夫服了蛇藥，這才鬆了口氣，暗道總算及時治理，替你撿回一條生命了。

果然，片刻之後，樵夫便緩緩睜開眼睛，坐了起來，看看自己，又看看李靖，道：「這位先生，是你救了我麼？」這時他的神智已清，說話舉動便緩和多了。

李靖道：「你碰上我，我又懂醫蛇傷，這是大哥你的福氣，並非我救了你。」

樵夫一聽，連忙向李靖拜謝道：「多謝先生救命之恩……但先生上這山峯幹麼？」

李靖道：「在下委實一種草藥，欲上那座楓葉林，碰巧見了大哥被蛇咬傷。」

樵夫一聽，神色登時微微一變，忙道：「千去萬去，任何地方你均可以去，但千萬莫上那座楓葉林去！」

李靖一怔道：「爲甚麼？」

樵夫神色又一變，道：「楓葉林裏有座大院，聽說那是一座凶宅，經常鬧鬼，而且據說專門向懂武功的人下手，武功越高，死得越快，委實教人害怕。先生於我有救命之恩，才好言相勸幾句。先生千萬莫上那楓葉林去！」

李靖見樵夫說得玄妙，哈哈一笑道：「大哥放心，在下半點武功也不懂，那些凶鬼大概不會損傷在下半根汗毛！」

那樵夫盯着李靖，似不大相信李靖不懂武功，但終於欲言又止，歎了口氣，不再相勸，自管自走開了。

李靖搖了搖頭，暗道那草藥便在楓葉林內，爲了救人，就算那楓葉林是龍潭虎穴，好歹也須走一遭了。

他決然的一直向楓葉林走去。楓葉林內數十丈遠處，果然有一座頗大的宅院，但人跡全無。李靖也不去理會，在楓葉林中左鑽右轉了一會，終於尋着了那種治傷寒的草藥。

此時天已黑沉，在楓葉林中就更覺漆黑一片，三步之外也瞧不見物事。李靖不欲在林中多逗留，草藥已採到手，便想盡快離開楓葉林，但入林時的方向已分不清，無奈只好揀林疏的地方走去。

李靖東鑽西撞，不慎卻轉到那座大宅院旁邊。李靖見大宅院寂然無聲，心道管它有鬼無鬼，先進去尋個火把等物，照明了便好出林而去。

他剛入大廳，一陣陰風驟起，夾着塵土，迎面撲來。李靖不由渾身汗毛一豎，暗道莫非那點子眞的來了麼？但願它眞的不向不懂武功的人下手便好了。

這般思想，李靖便向大廳內拱手一揖，道：「有怪莫怪，在下委實並無丁點武功，入來並非搗亂，只是欲尋火把出林救人罷了！」

他正祝告，驀地從門背後閃出兩條黑影，一下把他打翻在地，他還來不及弄清是怎麼回事，手脚便被人捆綁起來，接而大廳裏面一亮，一盞油燈已點了起來。

李靖藉着亮光一看，只見大廳正中一把交椅上，坐着一條蒙了半邊面孔的精瘦漢子，露出的半邊面上，目光如冷電般直向他射來。兩旁站着四、五條大漢，全是黑衣黑褲，均蒙了半邊面孔。

精瘦漢子冷冷的盯着李靖，道：「半夜三更，你闖到這兒幹麼？」

李靖定了定神，終於確定眼前的是人而非鬼物，便道：「在下採草藥，誤入宅院，不知宅院……」

精瘦漢子忽然厲喝一聲道：「胡說八道！你竟敢在老子面前撒謊？採草藥竟採到人家住宅來麼？分明另有企圖！說！是甚麼意圖？」

李靖忙道：「在下是採草藥而來，決無別的意圖！」

「看來你尚不知碰上的是甚麼人了！」精瘦漢子嘿嘿一笑，說罷，扭頭朝身邊的大漢打了個眼色。

一條大漢隨即走近，揚起皮鞭，朝李靖狠狠的就抽了一鞭。「啪！」的一聲，李靖登時痛徹入心，再一皮鞭，李靖雙脚一軟，不由自主便翻倒在地。

蒙面大漢料不到李靖一打便倒，便停了手，瞧瞧坐着的精瘦漢子，意問是否打下去？

精瘦漢子也略感意外，顯然這人並非武林人士，否則不會如此不經打。驀地，一個疑念在他腦中一閃，便一揚手，令那大漢停了手，自己離座走到李靖面前，盯着李靖望了一會，突然問道：「你是否姓李的派你到此？」

李靖一怔，搖頭道：「我上這兒乃爲採草藥救人，並非受人指使。」

精瘦漢子一聲冷笑，突然又低聲在李靖耳邊問道：「你只要說出那姓李的是誰，你便可保留性命！」

李靖不知自己落到甚麼人手上，不敢貿然作答，便斷然的搖了搖頭，表示不認識姓李的人。

精瘦漢子一怔，又追問了一句道：「你眞的不肯說出來？」

李靖搖頭道：「我根本不認識姓李的人，又如何說出來？」

執皮鞭的大漢這時忽然接口道：「五爺，這窮酸郎中看來不像是姓李的打發來的，算他倒霉，撞上這等事，乾脆……」他作了一個殺人的手勢。

精瘦漢子瞥了大漢一眼，道：「你懂甚麼？但凡上楓葉林入宅院的，均與姓李的有牽連，上面限期尋出姓李的人，尋不出，你我皆死無葬身之地！」

他說罷，忽然出手，向李靖身上的痲穴一點，李靖頓時感痛癢難禁，滿地亂滾，當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比酷刑更痛苦萬分。

精瘦漢子冷冷道：「你說出來，便不必挨這等苦楚了！」

李靖嘶聲叫道：「你殺死我便了，我確實不知道，又如何說起？」

精瘦漢子陰森森的道：「你想死得這般容易？你不說，就叫你先挨三日三夜的痛苦！」

李靖心中怒極，暗道天下竟有這等蠻不講理的陰險小人！休道我不認識，就算認識姓李的人，也決不向你說。

李靖硬起來，便十條水牛也扯他不轉，他恨透精瘦漢子，便連叫也不叫，縮成一團，抵受那生死不能的痛苦，硬是不叫不動。

精瘦漢子一見，目中殺機更盛，暗道此人若非這道上的人，爲何如此維護那姓李的！他正欲再出更厲害的殺着折磨李靖。

此時忽然走進一個人來，飛快的走到李靖面前，伸指一點，立刻解了李靖被封的穴道，痛苦因而立消。

精瘦漢子一怔，森然道：「你……」

出手解穴的人忙道：「五爺，此人曾救我一命，我不忍瞧着他如此痛苦。」

李靖一看，原來出手解穴的人，正是他救過的那位樵夫，他稱精瘦漢子爲「五爺」，顯然是同一伙人了。

精瘦漢子盯着樵夫，冷冷道：「你想如何了？」

樵夫道：「此人剛硬，不宜用强，可用軟法，在下擔保他說出眞相便了！」

精瘦漢子想了想，居然點頭道：「好，那就交你辦便了！」

樵夫過來先解了李靖的繩索，然後扶他站起來，道：「先生，我來遲一步，累你受苦了。你也太剛硬，有話說出來便了。」

樵夫一面說，一面把李靖扶進內院的一間廂房裏面，樵夫正欲轉身走出，李靖忽然把他喊住了。

李靖道：「這位大哥，能否告知在下，這是甚麼地方？宅院的主人是誰？爲何要苦苦追尋姓李的？」

樵夫一聽，臉色登時一變，他並不立刻回答，側耳四聽，好一會，才暗鬆口氣，悄聲道：「你千萬別打探這些，否則，便有十條性命也不夠賠！」

李靖道：「我無論如何要弄清的，無緣無故挨了這般苦楚，若不打探清楚，在下死不瞑目！」

樵夫歎了口氣，道：「但你若知道了，只怕死得更慘！」

李靖道：「只要知道了，在下死而無怨！」

樵夫歎了口氣，欲說甚麼，但到底沒有說出來。他向李靖微一眨眼，便走了出去。

李靖心知樵夫有所暗示，但暗示甚麼，他無論如何也猜測不着。這一晚，李靖在廂房中根本不敢入眠，等着樵夫的動靜。

他向廂房外面瞥了一眼，只見不時掠過黑影，顯然他被人嚴密監視。

李靖不由苦笑道：「莫說我此時已內力全失，毫無武功，就算功力仍在，要想逃出這座宅院，只怕比上天還難了！」

李靖左思右想，不覺已到下半夜時分，他剛欲略略合一會眼皮，卻聽噗的一聲，一塊紙團突然扔在他的懷中。

李靖展開紙團，只見紙團上寫道：先生聽過「楊花敗李花開」一句民謠麼？若知道了，便可知爲何我等要追緝姓李之人矣！此乃朝廷旨意，在下

亦身不由己，在下之身份已不言而喻了。先生閱後，務必燒掉，千萬不可流傳出去，愼之，愼之！外面監視之人已被在下引走，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知名不具。

李靖一看，登時恍然大悟，他不敢絲毫猶豫，當即走到廂房門邊，一閃而出，幸而果然無人阻截。

李靖走出廂房，也不敢左鑽右鑽，他先伏在牆角，朝四下一望，只見廂房後面有一堵圍牆，心道圍牆外面，便是宅院外面了。於是他悄悄摸到圍牆邊，手足兼用，爬上圍牆，翻身滾了下去。

幸好圍墻並不太高，下面是積滿樹葉的林地，李靖摔下去時，居然悄沒聲息。

李靖逃出大宅院，片刻也不敢停留，連忙翻身爬起，沒命的向楓葉林深處跑去。

李靖跌跌撞撞的跑了大半晚，楓葉林中烏天黑地，根本不能分辨方向，李靖只盼離開那座恐怖的宅院越遠越好，因此也不理東南西北，總之與那宅院相反的方向就是生路。

直到黎明時分，李靖猛地抬頭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眼前又是一座宅院！他定睛一看，幸而並非那座恐怖的宅院。

就在此時，「呀」的一聲，宅院的大門忽然打開，一束光線射了出來，從裏面走出一位精壯的漢子，掃了李靖一眼，厲聲道：「你是誰？上這兒幹麼？」

李靖忙俯身一揖，道：「在下乃採藥郎中，不愼迷失方向，請大哥指點去向。」

漢子狐疑的盯着李靖，道：「你從那兒進來？」

李靖指指東面，道：「在下從東面入楓葉林，忘了時辰，天黑便走不出去了！」

漢子一聽，臉上狐疑之色更重，厲聲道：「那你到底是人是鬼？」

李靖一怔，奇道：「在下自然是人，大哥爲何有此一問？」

漢子道：「憑你這副樣子，竟能從楓葉林東面活着出來？這不是騙人的鬼話麼？」

李靖正欲解釋幾句，就在此時，裏面傳出一聲陰寒的聲音：「陳福，門外是誰？」

漢子忙回道：「侯爺，是一個採藥迷路的郎中，他自稱從楓葉林東面進來，小的因此疑惑。」

陰寒聲音停了停，忽然又响起道：「你帶他進來吧！」

陳福向李靖喝道：「侯總管要見你，跟我進去。」

李靖見陳福目光炯炯，武功顯然不弱，小小一個家丁便有如此武功，那裏面的主人豈非更了不得麼？他心想不進去亦不行了，便把心一橫，跟陳福走進大門。

進門是一條林蔭夾道，走過夾道，才是莊院的大廳。

陳福向李靖一揮手，道：「進去。」

李靖走進大廳，只見一盞燈下，坐着一位半百的老者，鷹鼻深目，顴骨高聳，但瘦削如猴，一望而知是一位武功深不可測的老人。

老者雙目如電，掃了李靖幾眼，忽然略一皺眉，道：「你怎會摸到這裏？」

李靖忙道：「在下因採藥迷路，才誤闖貴莊，請老伯方便則箇。」

老者臉上毫無表情，又道：「你從楓葉林東面進來麼？」

李靖點點頭道：「是啊！」

老者冷冷道：「你沒死去麼？」

李靖心中微怒，道：「在下若死去，便不能與老伯對話了！」

老者陰冷一笑，道：「你雖然仍活着，但很快便是死人了。」

李靖吃了一驚，道：「爲甚麼？」

老者冷冷道：「你既然闖到此地，那就休想活着出去了！」

李靖怒道：「在下誤闖貴莊，罪不致死，爲何便要殺人？這還有王法麼？」

老者說着，盯了李靖一眼，忽然從椅上一掠，快捷如猴，一掌向李靖胸口拍去。這一掌乃虛招，若李靖稍有內力，自然一閃便避開了。但這一掌卻砰的拍中李靖的胸口，登時把他打翻在地，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幸而老者使的是僅一成功力的虛招，否則李靖必定一命嗚呼了。

這下子倒令老者一怔，隨又呵呵一笑，戒心盡去，道：「原來是一塊廢物，是否活着出莊，又有何相干？」

李靖被老者的話激怒了，他忍痛從地上爬了起來，用衣袖一擦嘴角的血絲，傲然道：「誰說我是廢物，能救人扶危，救死扶傷，便是天大本領，總比有等恃强凌弱，外强中乾，實則怕死的野蠻人有用得多。」

老者一揚眉道：「誰敢說我長臂猴怕死。」

李靖道：「你若不怕，爲甚麼出手便要置人於死地？」

老者一聽，不怒反笑，道：「想不到你弱不禁風，倒硬氣得很，我並非存心傷你，不外試試你有沒有武功罷了……」

狹路相逢　逃出生天

就在此時，從屏風後面走出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長臂猴一見這小姑娘，便堆着笑臉道：「小蘭姑娘，什麼風把你吹上這兒？」

小蘭姑娘打扮似丫環，但神色端莊，似乎並非等閒侍婢，她掃了李靖一眼，神色微微一怔，隨即道：「大爺聽有人吵閙，着我出來看看是怎麼回事。」

總管長臂猴恭聲道：「請小蘭姑娘回稟大爺，有位江湖郎中，不知怎樣，竟闖進莊來，小人正在問話，請大爺放心。」

小蘭姑娘又看了李靖一眼，道：「他眞的是郎中麼？」

長臂猴道：「小人曾試過，他並無任何武功，長相打扮倒似走村郎中。」

小蘭姑娘轉向李靖道：「你會看病醫傷麼？」

李靖正氣長臂猴無緣無故打傷他，本欲不理，但見小蘭嬌聲相問，不似有惡意，不忍拒絕，便點點頭，道：「微末小技，何足掛齒？但看是否誠心求醫罷了。」

小蘭姑娘一聽，不因李靖負氣生怒，反而格格一笑，道：「這就好了，老夫人正患傷痛，屢醫無效，先生若有神通醫術，醫好老夫人，必有重賞。」小蘭姑娘轉身又向長臂猴道：「侯總管，對這位先生不可怠慢了，我這就去回稟大爺，看他意下如何。」

小蘭姑娘轉身走了進去。

長臂猴盯着，道：「你眞的有治頑疾的神通？」

李靖賭氣道：「能治並非一定能治好。」

長臂猴嘿嘿一笑，道：「你不醫猶自可，大概還有全屍，若醫了不好，延誤了老夫人的病，可知必定死無全屍？」

李靖冷笑道：「死就死了，是否全屍亦是一樣，有何相干？」

長臂猴目中精光一射，極欲一掌把李靖斃了，但小蘭臨走的一句話，卻令長臂猴只好忍住。

此時小蘭姑娘也轉了回來，向李靖招招手道：「這位先生，我家大爺有請，隨我來吧。」

李靖只盼早些離開，便起身隨小蘭姑娘而去，穿過一處小庭院，來到一座圓洞門，早有兩位小丫環提着宮燈等候，其中一丫環道：「小蘭姐姐，你快去吧，大爺等急了。」

小蘭道：「大爺在那裏？」

發話的小丫環道：「在東面的暖香閣，他特地打發我倆來接呢。小蘭姐姐，就是這位郎中麼？」

小蘭點點頭，道：「就是他，快帶路吧。」

李靖隨着走過一座曲橋，黑暗中隱約可見四周景物，但見亭台樓閣，假山玲瓏，修竹搖曳，甚具氣派，李靖暗道這戶人家絕非等閒之輩，不然，爲甚麼有如此氣派？」

轉過幾處亭閣，才抵一處異常雅緻的暖閣。只見一色酸枝大理石的桌椅，在琉璃燈下，坐着一位年約四十多的中年人，一身華服，白底雪靴，劍眉入鬢，目如朗星。

李靖一見便暗道此人武功深不可測，比之長臂猴又不知高出多少倍了，難怪隔了老遠，竟可聽到前廳的吵聲。

華服中年人瞧了李靖一眼，道：「你能醫頑疾麼？」顯然他見李靖年紀不大，便心存輕視，不大上眼。

李靖知其意，不禁傲然道：「醫者貴在師承，又豈在年紀之老少？」

華服中年人目中精光一現，但迅即斂去，道：「請問師承何處？」

李靖想了想，便道：「在下師出無名，人稱胡蘆藥師。」

華服男子一聽，奇道：「聽說胡蘆山脚，近日出了一位神醫，身掛胡蘆，走村診症，奇驗無比，那位先生便是你麼？」

李靖點點頭，道：「是否神醫，在下並不計較，不外欲藉此了結先師遺願罷了。」

華服男子點頭微笑道：「如此甚好，你若醫好家母腿疾，陳氏一門絕不會虧待先生便了，請隨我來吧。」

李靖暗道此莊的主人原來姓陳，這便是陳家莊了。

李靖隨陳大爺走過一座桂花飄香的小院抵達一座華貴的樓閣。閣中一張暖椅上，坐了一位老婦，老婦後面站了四位佩劍的俏麗侍婢。

老婦的右小腿腫得猶如猪腿，面色蒼白，目光卻仍烱烱，甚有威儀。

老婦盯了李靖一眼，問華服大爺道：「霸業，是這位郎中麼？」

陳霸業道：「娘……親……便是這位郎中，聽說此人有胡蘆藥師的外號。」

陳母一聽，喜道：「原來是胡蘆藥師，哀家……老身倒想見識見識你的神技。」

陳霸業一聽，忙道：「家母久病，言語有失，幸勿見怪。」

李靖道：「不敢！不敢！」心中卻暗道：「此莊大有王者之風，氣派非凡，這老婦又失口自稱哀家，莫非這是一處王家別院麼？但爲何行踪如此詭秘？」

李靖也不敢問，他俯身察看陳母的腿腫，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暗道若再延遲醫治，這條腿便保不住了。

陳霸業忙道：「家母腿傷，能否治好？」

李靖沉吟道：「大爺，老夫人的腿傷，並非內發，而是外惹，恐怕是某種極毒之物所傷，毒入血液，再遲便危險極了。」

陳霸業驚道：「是何種毒物？」

李靖搖搖頭道：「一時之間也看不出來。」

陳霸業看來甚有孝心，一聽便大急道：「能否治好？」

李靖道：「老夫人中毒，恐怕有好幾天了吧？」

陳霸業點點頭道：「果然有八、九天了，起初並未腫得這般厲害。」

李靖點點頭道：「這便是了，幸而老夫人內力精湛，運氣逼毒聚於一處，不致毒延入心，才倖免一死。」

陳霸業一聽，精光一現，道：「先

生既不懂武功，爲何瞧得出家母內力精湛？」

陳母這時神色亦微微一變，盯着李靖，若李靖回答稍差，只怕危機便立現，這或者是她不敢向外求醫的原因之一。

李靖微微一笑，道：「能醫者於人體七百三十六路脈絡精通，若瞧不出病者體內根基，那還談甚麼以針灸穴位治病？」

陳霸業與他的娘親一聽，這才又暗鬆口氣。陳母道：「先生既已瞧出病因，老身這條腿尚能否保住？」

李靖見陳霸業甚有孝心，不忍令他的孝心有損，便點點頭道：「若能查知乃何毒物所傷，便可對症施治，保住傷腿便有把握了，請問老夫人起病時，在何處坐過或走動過？」

陳母道：「老身一向深居此院，從未踏出半步。」

小蘭姑娘這時忽然接口道：「老夫人，小婢記得在九天前的晚上，老夫人不是坐在桂花樹下乘涼麼？回來後，腿便腫起來了。」

李靖一聽，忙道：「那請速帶在下上桂花樹下看看。」

小蘭道：「先生，那桂花樹便在這閣前的院子裏。」

陳霸業當即令人點起風雨燈，帶李靖到桂花樹下察看，李靖仔細觀察桂花樹上下及樹幹、根部，沒看出什麼，他把目光轉向不遠處的圍牆，他走過去，撥開牆脚下的雜草，便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洞口，洞口光滑異常，顯然有物經常出入。

李靖點點頭，道：「傷害老夫人的毒物，就在這洞內，快命人挖開這洞，看看是甚毒物，在下便可對症下藥了。」

小蘭道：「小婢去叫人取鋤來。」

陳霸業微微一笑，道：「不必了！」說時，捲起衣袖，略一運氣，五指如鐵鈎，猛地插入圍牆脚下的一塊青石，一下連灰帶土，挖了出來。

李靖不由吃驚道：「這莫非是江湖中人聞之膽喪的金鋼指麼？」他定一定神，忙道：「大爺小心毒物傷人。」

李靖話音甫落，果然一條長不及半尺的金色小蛇，疾如電閃，竄了出來，陳霸業驟發一掌，勁力極强，一下將金蛇擊飛在圍墻上，變成一團肉餅，在如此威猛的掌力下，莫說一條金蛇，就是一塊鐵球，也被擊得粉碎。

李靖不由吐舌道：「大爺，你身具如此神力，在武林中只怕罕遇對手了。」

陳霸業微微一笑，道：「我算什麼？比起我二弟霸先、三弟霸佑，便遜色多了。」

李靖見陳霸業倒非故意炫耀，心下不由駭然道：「比這陳大爺更厲害的人，只怕連玄天劍頂尖高手亦比下去了，武林中臥虎藏龍，當眞萬萬不可輕覷了。」

陳霸業這時問道：「先生，你看這是甚麼毒蛇？」

李靖聳然動容道：「此乃馬鬃金蛇，蛇身雖小，劇毒無比，行動無聲無息，咬人亦毫不覺痛，到毒性發作，便無藥可救，乃毒蛇之王，幸老夫人身懷絕技，運功逼毒，才能逃脫大難。」

陳霸業見李靖見多識廣，果然被他瞧出病因，心中大喜，忙道：「先生果然好本領，家母這條腿就全靠先生了。」

李靖點點頭道：「陳大爺放心，既知病因，便可對症下藥了。」

於是李靖轉回閣內，從行囊中取出一個小藥箱，取出兩枝小草，着老夫人咀嚼咽下，又掏出一枝銀針，欲替老夫人治療。

陳霸業神色一凜，微一揮手，李靖手揑的銀針便落在他的手上，他用鼻子一嗅，確證無毒，才把銀針交還李靖，又微微一笑道：「小小銀針，便可治傷療毒麼？」

李靖並不答話，手起針落，他雖然內力全失，但「龍潭氣劍」的招式尚牢記於腦中，於人體穴位自然不差分毫，眨眼便替陳老夫人扎了五針。

陳老夫人的痛楚登時大減，不由大讚道：「先生認穴奇準，果然神技，不愧胡蘆藥師的稱號。」

李靖微笑道：「在下這幾針，乃動手術前的麻醉作用，因此老夫人動手術時便沒任何痛苦了。」

陳老夫人已信服李靖，聞言點頭道：「你放心好了，老身雖然年老，但些小痛楚，倒還忍受得了，你放心動手術便了。」

李靖在藥箱中取出一柄小刀，劃開老夫人的腿傷處，擠出膿血，然後敷上藥，包紮好，老夫人果然不感絲毫疼痛。

李靖道：「只須換藥三次，休養數天，老夫人的腿便完好如初，行動如常了。」

陳老夫人大喜道：「如此難爲先生了。」她轉頭又對站立一旁的陳霸業道：「霸兒，務須好好款待先生，千萬不可怠慢，他若肯留下來替陳家效力，那就最好不過了。」

陳霸業一聽，忙道：「孩兒遵命。」

陳霸業命人收拾好物件，自己親自攜了李靖的手，來到暖香閣，吩咐家人擺酒設宴，熱情款待。

李靖此時的確感到肚餓了，也不客氣，便吃起酒菜來。三杯落肚，陳霸業便微笑道：「先生在江湖奔波，不嫌辛苦麼？」

李靖道：「受人所托，忠人之事，雖苦亦樂了。」

陳霸業道：「先生受何人所托？能否見告？若陳某能相助，當不吝微力。」

李靖搖頭道：「陳大爺相幫不到的。」

陳霸業大笑道：「憑我陳家的實力，世上有甚麼事辦不到？」

李靖道：「在下曾在先師面前發誓，今後必以醫術濟世救民，而且先要全數醫好葫蘆山下所有病人，然後便須遨遊天下，隨處行醫，這番勞苦，卻是誰也相助不了。」

陳霸業一聽，神色微一變，但迅即隱去，含笑道：「先生爲踐先師遺願，不辭勞苦，這情操好不教人欽佩。但人生在世，生命苦短，何不幹一番大事，以留身後之名，若先生肯留在陳家，在下擔保先生日後不但能享富貴榮華，且留芳百世，名垂千古，豈不更好？」

李靖苦笑搖頭，道：「在下豈是幹大事之人？陳大爺美意，在下只好卻之不恭了，況且走村過鄉，行走江湖，替人消災解難，雖苦亦樂，比起那甚麼榮華富貴、名垂千古，顯然有趣多了。」

陳霸業微笑一下，他早已看出李靖離去之意決斷，甚難挽回，但仍然道：「先生眞的不願留下麼？此地淸靜富足，先生只須留在此地，便可活着過神仙生活，先生還是想淸楚再說吧。」

李靖見陳霸業語意之中，已帶威脅，便冷冷一笑，道：「此事容後再談，先醫好老夫人的腿傷再說不遲。」

陳霸業一聽，亦微笑道：「是極！是極！先醫好老夫人的腿傷再說不遲。」

酒飯之後，陳霸業便着小蘭領李靖到暖香閣東廂房歇息。

此時已是上午巳時時分，李靖一夜未眠，倒也甚覺困倦，便隨小蘭來到一間雅靜的廂房，廂房外面是一排修竹，甚合李靖心意。

李靖心道當時若非小蘭提出要他替老夫人治病，自己早已被長臂猴這惡人折磨死了，心中感激，正欲向小蘭多謝一聲，豈料小蘭姑娘卻向他抿嘴一笑，道：「這位郎中，多謝你了。」

李靖道：「小蘭姑娘多謝我什麼？」

小蘭微微一笑道：「請你醫老夫人，是小婢的善意，醫不好，小婢便大禍不免，幸而先生果然是聖手回春，手到病除，老夫人高興了，必定多教小婢一招半式她的絕技，那小婢就受用不盡了，還不該謝謝先生麼？」

李靖苦笑道：「小蘭姑娘客氣了，在下並非存心救治老夫人，其實是欲藉此消災解難，求脫身之道罷了，彼此各有所求，小蘭姑娘也不必謝我。」

小蘭眨了眨眼，道：「你還想離開此地？」

李靖點了點頭，道：「在下志在四方，豈肯留此終一生？自然是要離開的了。」

小蘭一聽，忽然歎了口氣，悄聲道：「你若想離開，便不該闖入這莊院來了。」

李靖一怔道：「爲什麼？」

小蘭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有否聽說過沉魄山落魂莊六字？」

李靖一怔，隨即醒悟道：「莫非此地便是傳說中的沉魄山落魂莊麼？」

小蘭臉色一變，小聲道：「小婢也不知是也不是，但據小婢所知，從來誤闖入莊的人，均是活着進來，橫着出去的。」

李靖一怔道：「什麼叫橫着出去？」

小蘭不由噗嗤一笑，瞧了李靖一眼，道：「你這人醫術有兩下子，但卻呆似傻子，人死了，是否橫躺着？打橫出去，這便是把死屍抬出去沉魄崖扔掉啊。」

李靖大驚道：「你家主人是誰？這是賊窩麼？見人便殺，這還有王法麼？」

小蘭苦笑搖頭，似可憐李靖的江湖閱歷太淺，她盯着李靖，好一會才道：「你聽說過南朝皇帝陳後主陳叔寶的故事麼？」

李靖出身書香世家，這等故事自然知之甚詳，聞言便點點頭，道：「陳叔寶乃南朝皇帝，名陳後主，聽說極善詩詞，有一首『小樓昨夜又春風』的名詞傳世，南朝後來被當今朝廷先祖隋文帝楊堅滅了，陳後主被俘，後來病死禁樓，南朝最終敗亡，但這與貴莊有甚麼干連？」

小蘭歎了口氣，悄聲道：「你是否知道陳後主尚有後人？若後人在世，現下該是多大年紀了？」

李靖微一怔道：「南朝被滅之時，陳後主當是三十六歲，若他有後人，至今應該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了……咦？莫非這陳家莊便是陳後主的後人麼？」

小蘭一聽，連忙示意李靖噤聲，她四下仔細一聽，確知無人監視，才悄聲道：「你猜得不錯，陳老夫人便是陳後主的愛妃張麗華娘娘……」

李靖一聽，大吃一驚，忙道：「南朝陳後主愛妃張麗華，據說不是隨陳後主藏匿井中，被俘後，被殺死了麼？」

小蘭道：「當日張娘娘的確隨陳後主藏匿井中，但隋兵殺到時，張娘娘早就由井中帶了三位王兒逃出城外，代張娘娘受死的，其實是她的一名貼身侍媽，那侍媽便是小婢的不幸的娘親……」

李靖一聽，登時恍然大悟，道：「若陳老夫人便是當年的張娘娘，那陳大爺等三兄弟，豈非當年陳後主的三位王兒麼。」

小蘭歎了口氣，道：「半點不錯，三位大爺，霸業、霸先、霸佑便是陳後主的三位皇兒，南朝雖滅了近三十多年，但身爲陳叔寶的後人，南朝的皇太子，豈會就此死心？甘心被當今朝廷把江山奪去？這陳家莊便是滅隋復國的大本營啊，你試想想，他們豈會容人自由出入？把他們的機密洩漏？除非是死了，才可以離開，因爲死人是不會說話的了。」

李靖一聽，不禁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他委實估計不到，這座楓葉林，竟隱藏着如此驚人的秘密。

* * *

好一會，李靖才回過神來，道：「小蘭姑娘原來是南朝宮中後人，但你爲甚麼要向在下透露如此驚人秘密？」

小蘭幽幽的歎了口氣，道：「當年娘親爲了保存陳後主的血脈，甘作替死鬼，死而無怨。但時至今日，朝廷江山已固，再圖復僻，那不過是多傷人命罷了，但小婢又不敢向娘娘及三位皇爺相勸，唯有在暗中留意，能夠救得一條無辜生命亦是小婢的功德，但可惜一直以來均徒勞無功，陳家莊終以沉魄山落魂莊六字名傳於世，此事已驚動武林，朝廷或許亦已聞到風聲，早晚必定不保，因此才把眞相告知先生，望先生有所準備罷了。」

李靖失聲道：「那我該怎麼辦啊？」

小蘭苦笑道：「你算是進莊之後，唯一尚能活着的外來人，那不過是要你留下來替夫人治病罷了，你就算醫好老夫人的病，若想離開，亦一樣難以倖免。」

李靖驚道：「在下既欲離開，又想活命，因爲在下尚有許多病人要去醫治啊，小蘭姑娘可否指點一、二？」

小蘭斷然的搖頭道：「此莊外表平靜，但其實壁壘森嚴，你若想逃走，那就只會死得悽慘百倍，決無法逃得出三位大爺和衆家丁的天羅地網。」

李靖此時當眞哭笑不得，他萬萬料不着，他剛離了虎口，又陷入更可怕的蛇窟。

小蘭姑娘見李靖失魂的樣子，心道他必定被嚇壞了，離開的念頭必定打消，或許因此可以留下生命，便悄聲道：「剛才所說，千萬別向人洩漏半句，否則，便有十個腦袋亦不夠斬掉了，切記，切記。」說完，才告辭走了。

李靖怔怔的發呆，半晌作聲不得，他心知憑他此時的身手，就連普通一名家丁亦遠不如，又如何逃走？但若留在此莊，那分明是進了活墳，今生今世也休想再出去行醫濟世了，這又如何了結「無名大聖手」的遺願？

就在此時，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傳來，停在暖香閣前，隨又響起長臂猴那嘶啞的聲音：「大爺，是淸光道長來了。」

接着是淸光道人的陰寒的聲音：「陳兄……沒想到貧道今日到來吧？」

隨即是陳霸業驚訝的聲音道：「是啊，淸光道兄，有何急事了？」

淸光道人壓低聲線，道：「那龍晶珠被人奪走了，陳兄的大計只怕要受挫折了。」

陳霸業一聽，急道：「龍晶珠落在誰人手上？是梅花教麼？」

淸光道人咬牙道：「若非梅花教人突然現身搗亂，貧道趁亂奪珠之計便不致失手了，但奪珠之人卻非梅花妖教，而是一位武功高絕的虬髯客，此人武功之高，當世只怕難有敵手。」

陳霸業傲然道：「就算他武功再高，能勝於陳家三兄弟聯手麼？若非家母不幸近日腿傷，憑陳家之力，何懼區區一位虬髯客？可幸來了一位郎中，替家母醫好腿傷，待她痊癒了，當由虬髯客手上，奪回復國至寶，淸光道長乃先帝大臣，尚望鼎力相助。」

只聽淸光道人沉聲道：「身爲南朝遺臣，當以復國爲己任……」他忽然一頓，狐疑道：「那請來的郎中是誰？陳家莊不許任何外人踏進，這規矩可不能壞了。」

又聽陳霸業道：「這郎中並非請來，而是他自己誤闖，但倒有兩下子，因此才容他活下命來，待家母的病一好，便要他永遠留在莊內效勞，否則……」

否則什麼，聲音太低，李靖便聽不到了。

忽然又聽淸光道人沉聲道：「貧道風聞朝廷派人潛入江湖，四處搜索可能危及他的皇位之人，少主務須小心謹愼……能帶貧道見見這位郎中麼？」

李靖一聽，心頭大震，他雖然並非朝廷派下來的鷹犬，但淸光道人與他有怨，豈會輕易放過他？若被他認出，那身受的折磨必定很慘，但又無法拒絕，更無法逃走，只能坐着等災難降臨。

李靖苦笑一下，乾脆不去想了，他躺上床去，呼呼的睡了起來。

不久便響起拍門聲，李靖故意裝着驚醒的樣子，道：「是誰？」

廂房外面傳來長臂猴的嘶啞聲：「先生，我家大爺有話要問你。」

李靖心知開不開門均是一樣，他停了停，便裝着睡眼惺忪的模樣打開房門。

陳霸業、淸光道人、長臂猴先後走了進來。李靖道：「陳大爺，有甚麼事？是老夫人不適麼？」

陳霸業微笑不答，淸光道人的目光在李靖身上上下掃視，他似乎認不出李靖的模樣，但又似曾相識，因爲李靖此時雖然長滿鬍子，老成許多，但眼神卻是無法遮掩的。

淸光道人目不轉的盯着李靖，忽然輕輕的「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哼！那一掌居然沒把你打死，看來你的內功根基深厚極了，你混入陳家莊，有何用意？是誰指使？趁早從實招來，免受皮肉之苦。」

陳霸業和長臂猴一聽，均大爲驚訝道：「道長的乾坤掌力，竟然打不死他？他可是半點武功也沒有啊。」

清光道人冷笑一聲，道：「此人武功尚不算什麼，但爲人奸詐淫邪，先是背叛師門，迷上梅花妖教的小妖女，出手殺傷玄天劍同門，又背棄師門武功，拜大龍潭老人爲師，承納了什麼見鬼的龍潭眞氣，在龍山之上，居然捨命相救梅花教妖女，挨了貧道一掌，然後又不知怎樣，竟當起走方郎中，混入陳家莊來了，此人心術不正，行踪詭秘，不可不防。」

李靖見清光道人果然已認出自己，而且一口氣把自己的遭遇道破，心知多說無益，乾脆沉默不語。

陳霸業一聽，眼神卻驀地一亮，道：「清光道人說的，是眞的麼？」

李靖知道辯解徒勞，便把心一橫，乾脆道：「是又怎樣？我今日落在你們手上，早晚死路一條，是甚麼身份還不是一樣麼？」

陳霸業呵呵一笑，道：「不一樣，不一樣，只要你肯與我等合作，共舉大業，那不但不會喪命，相反榮華富貴，指日可待，如何抉擇，就瞧你一念之間罷了。」

李靖道：「我內力盡失，武功全無，已成廢物，成得甚麼大業？陳大爺若存一念之仁，待我醫好老夫人的腿傷，便放我離開，以醫道終此一生，我便感激不盡了，反正我什麼也不知道，就知道什麼也決不會向任何人洩露，陳大爺放心便了。」

清光道人冷哼一聲，道：「若不洩露，只有一個辦法。」

李靖道：「什麼辦法？」

清光道冷笑道：「死人，死人是永遠不會開口說話的。」

李靖怒道：「就誤闖貴莊，也罪不致死，爲甚麼動輒便要取人生命？」

清光道人冷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爲求目的，不擇手段，陳兄宜早決斷。」

陳霸業微微一笑，道：「道兄稍安毋躁，這位小兄弟醫術高明，陳家正需此等人材，他若肯與陳家合作，那便是自己人，陳家對自己人從來恩待寬容，豈會動刀動槍？小兄弟意下如何？」

李靖搖搖頭道：「榮華富貴對我有如浮雲，哪有成大事的雄心壯志？合作之談我絕不考慮，但貴莊之事，我也絕不會洩漏半句，陳大爺只當我從未踏進貴莊半步便是了。」

陳霸業神色一變，但迅即又微笑道：「小兄弟若不肯留下合作，共舉大業，那也勉强不來，但你既然答允決不洩漏本莊秘密，那也應該表示一下小兄弟的誠意，小兄弟意下如何？」

李靖一怔道：「我答應決不洩漏，便決不洩漏，還要如何表示誠意？」

陳霸業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內力已盡失，得物已無所用，既然如此，何不把大龍潭眞氣劍的秘訣交與在下，以示誠意，在下必定恭送小兄弟出莊，而且日後大業有成，決不忘小兄弟對陳家的恩惠。」

李靖一聽，暗道：你千言萬語，不外欲得龍潭眞氣劍的秘訣，我雖然已得物無所用，但那是大龍潭老人的畢生心血，未經他老人家的首肯，豈能向第三者輕傳？況且你陳家已極欲殺人滅口，豈容我活着離開？就算交出秘訣，亦難逃一死，而且反會死得更快更慘，若不交出，或許還會容我多活數天半月。

李靖這般斷定，便搖搖頭，道：「我雖然知道秘訣，但却決不能說的。」

陳霸業忙道：「爲甚麼？如何方可說出？」

李靖道：「那是大龍潭老人的畢生心血，決不可輕洩，除非經他老人家首肯，那我便再無保存的需要，必定完整無缺把秘訣道出，此中爲難，望陳大爺鑑諒。」

陳霸業神色一凜，暗道：「若驚動那大魔頭龍潭老怪降臨此地，憑他的那一手『龍潭眞氣劍』，陳家基業只怕立即毀於一旦，這小子大概已算出此點，才以此來搪塞。

陳霸業這般思忖，便不由嘿嘿一笑，道：「這般說，你是不肯說出來啦？」

李靖決然道：「恕難答允。」

陳霸業微哼一聲，向長臂猴打了個眼色，道：「好好服侍小兄弟一下，看在他對老夫人的份上，也別太難爲他了。」

「知道。」長臂猴一聲陰寒的冷笑，向李靖拱手道：「得罪了。」說時，手一揚，一條細軟的皮鞭已握在手中。

這條皮鞭是他的旁門兵器，平日藏在衣袖內，用時出奇不意取出，令對手猝然難防。這時，他並沒貫注內力，手一甩，「啪」的一聲，便抽在李靖身上，李靖鑽心疼痛，忍不住叫了起來。

長臂猴冷笑道：「一鞭你已受不了，又何必硬充好漢？不如老實道出，以免白挨痛苦。」

李靖「哼」了一聲，並不答話，暗道我剛才驟痛之下，失聲而叫罷了，你再打時，我再哼一聲，便不算是李靖。

陳霸業微微冷笑，道：「小兄弟存心以此表示傳功之恩，你便成全他便了，此時他若說出來，小兄弟或許仍心中有愧，到他委實熬不住了，那便心安理得，無愧於人了。」

長臂猴一聽，冷哼一聲，用上一成功力，一連抽了李靖幾鞭，每一鞭便有一道血痕，如刀砍劍劃似的，打得李靖渾身是血。

長臂猴用的是一成功力，只傷皮肉，不損筋骨，否則，長臂猴一鞭便足令李靖骨碎筋斷，當場斃命，但這般緩鞭慢抽，卻比一鞭打死更難受。

李靖拚着一死，咬緊牙根，硬是

一聲不哼，亦不閃避，因爲他知道，他根本閃避不了。

陳霸業心中亦不由一怔，暗道在侯總管的鞭下，就算成名武林高手，亦必痛哼出聲，李靖居然一聲不吭，倒是怪事。

長臂猴見李靖硬抗，心中大怒，暗道這不是與我長臂猴賭氣麼？他手下略一加力，一皮鞭猛抽過去，便把李靖血肉模糊的身軀抽翻倒地，滾了兩滾，便不再動彈了。

陳霸業不由一怔，盯着長臂猴，道：「你把他打死了麼？」

陳霸業道：「少主放心，這小賤種並沒死，只是痛昏過去了，他硬是一聲不响，臭硬得可以。」

陳霸業眉一皺，道：「用冷水把他潑醒，大龍潭眞氣訣好歹着落在他身上了。」

李靖被冷水潑醒，不由呻吟一聲，他再無力爬起，只好仍然躺在地上。

陳霸業走過去，微笑道：「小兄弟，剛才侯總管已助你一臂之力，你就說出來，亦無負於大龍潭老人了。」

李靖咬牙道：「多謝陳大爺所賜，侯總管服侍周到。」

陳霸業道：「你眞的不怕死？」

李靖道：「我的內力盡失，武功全廢，在世上已成廢物，早就不想苟活，難得大爺成全，實在感激不盡。」

陳霸業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欲死，只怕沒那麼容易吧？你尚未試過陳家嫡傳的萬蛇噬心指，便想挺過去麼？」

陳霸業此言一出，不但李靖變色，就連清光道人亦神色一變，暗道萬蛇噬心指乃普天下最歹毒的點穴功夫，須極深的內力才能一發而直透心胸，被點之人，即如萬蛇噬心咬骨，教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比世上任何酷刑均更殘酷，受刑人呼喊慘叫聲，聞之亦令人心肺撕裂。

李靖亦風聞過這種點穴手法的歹毒，不由慘笑一聲，道：「若陳大爺尚念及在下曾救老夫人一條腿，便請把在下立時斃了，不必再施如此酷刑。」

陳霸業微笑道：「那你願意說了麼？」

李靖搖搖頭道：「在下早就說過，除非經龍潭老人親口答允，否則在下委實不敢輕洩。」

陳霸業冷哼一聲，內力一運，氣聚中、食兩指，向李靖的任脈璇璣一插，指力登時直透李靖的心肺。

立時李靖神色慘變，猶如體內有萬蛇噬心，大汗淋漓，滿地翻滾，他的嘴唇也咬出鮮血來了，卻硬是一聲不吭。

李靖的慘狀頑硬，清光道人直皺眉頭，長臂猴暗道少主這萬蛇噬心指，估道這少年人禁受不住，只怕連老子連爹娘亦肯供出來了，他心中感慨，便把頭一轉，不忍去瞧李靖的痛苦慘狀。

就在此時，小蘭姑娘跑了出來，見此慘狀，不由失聲而叫。

陳霸業向她一瞪眼，道：「你出來幹什麼？」

小蘭立刻把視線從李靖身上移開，道：「大爺，老夫人聽聞响動呻吟，便令小婢出來看看。」

陳霸業似乎對小蘭不敢過於粗暴，便點點頭，道：「大爺的事你千萬莫管，幸而是你出聲，若換了旁人，早已同挨噬心一指，你去告訴老夫人，一切我自有主意。」

小蘭點點頭，如飛的進去了。一會後，一乘暖椅飛到，兩名健婦抬着老夫人出來了。老夫人見李靖渾身血肉模糊，滿地亂滾的慘狀，神色不由一變，厲聲道：「霸兒！怎可如此對待藥師？」

陳霸業見娘親動怒，忙道：「娘親，此人行踪可疑，我正要他吐出眞相。」

陳老夫人道：「什麼行踪可疑？先給我解了，娘親這條腿，你還想要不要？」

陳霸業道：「是，我馬上去解開他便了。」陳霸業走到李靖身前，伸指一點，解了李靖的穴道，李靖登時一鬆，萬蛇噬心的慘痛便立刻消失了，但他已痛得昏了過去，氣如游絲，奄奄一息。

陳老夫人忙對小蘭道：「快把我的還魂金丹給藥師服了，在老身這條腿康復之前，誰敢對藥師無禮，老身便唯他是問。」陳老夫人說着，斜瞥清光道人一眼，冷冷的哼一聲，顯然，她不但怪責陳霸業，連清光道人亦連帶進去了。

陳霸業無奈點點頭：「但依娘親之言便是了。」

清光道人對這陳老夫人似亦甚爲敬畏，見狀忙躬身道：「請張娘娘放心，微臣不敢輕舉妄動。」

陳老夫人神色一變，似從「張娘娘」三字上，憶起當年的風光歲月，她對清光道人的恨意便消解了大半，輕哼一聲，點點頭道：「你明白就好，老身這條腿，全靠他保存，就算有任何企圖，亦須等老身這條腿康復了再說，知道麼？」

陳霸業和清光道人均恭聲道：「是，決不敢有違。」

這時，小蘭已拿還魂金丹，用水餵李靖服下了。她見李靖昏迷不醒，已不成人形，心中一痛，幾乎掉下淚來，只好忍住。心中暗道：「你雖有濟世救人的神技，但此時此刻你又能自救麼？」

陳老夫人又瞪了陳霸業一眼，道：「哼！你在他身上使萬蛇噬心指了？」

陳霸業道：「是，此人太倔强，世間少有，爲求知道眞相，不得不爲。」

陳老夫人面色一沉，道：「你忘了

你父皇的遺訓麼?萬蛇噬心指千萬不可輕用，否則，勢必引起武林公憤，羣起而攻，你還談什麼復國大業，該死。」

陳霸業心中亦一凜，忙道:「是，孩兒一時焦躁，今後再不敢輕用了。」

「好!這才不負先王所望。」陳老夫人向長臂猴轉過身來，道:「這郎中由你負責照應妥當，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長臂猴連忙躬身道:「小人知道，等娘娘的玉體康復，此人就要及時處置。」

陳老夫人點點頭，道:「你知道就好，他獲悉的事太多了，爲大業着想，也只好這麼幹了，要是他活着出去，就把你的人頭提來見我，懂嗎?」

長臂猴垂手道:「是!小人遵命。」

長臂猴看了地上躺着不動的李靖一眼，心道這般一個廢人，他還能走去哪裏?就算武林高手，欲從我長臂猴手中逃脫也不容易，張娘娘也太小心眼了，他心中雖如此想，但決不敢宣之於口。

陳老夫人又令小蘭先行治好李靖的外傷，然後才叫健婦用暖椅抬自己回房。

陳老夫人一走，小蘭便問陳霸業道:「大爺，這人抬去哪裏?」

陳霸業想了想，便道:「抬回東廂房便了，諒他也逃不出陳家的天羅地網，等他醒了，你便代我向他美言幾句，等他盡力醫好老夫人腿傷再說。」

小蘭爲難道:「他傷成這般模樣，教人如何美言?」

陳霸業一笑，道:「你一向口齒伶俐，自然有辦法，辦好了，我請老夫人再教你三幾招秘技便了。」

* * *

李靖在小蘭姑娘的調理下，到了晚上，神智便清醒過來，但渾身傷痛，稍一移動，便痛入心肺。

小蘭望着他，含笑柔聲道:「胡蘆藥師，你好些了麼?」

李靖見是小蘭，便勉强開口道:「多謝姑娘了。」

小蘭道:「你恨陳大爺麼?他特別要我向你表示歉意呢。」

李靖咬牙暗道:把人折磨透了，一句賠禮道歉便完了嗎?難道這便是皇室子弟的傲慢家風麼?我若把你折磨得九死一生，再向你道歉，你這些皇室子弟還不跳將起來，但爲免小蘭難堪，他咬牙忍住不說。

小蘭續道:「我家大爺一時出手重了，令先生受苦，實在過意不去，望先生海量汪涵，等先生傷好了，再親自擺酒賠禮。」

李靖苦笑道:「不打也打了，不施刑也施過了，還提它幹麼?姑娘對我已仁至義盡，在下就算被折磨死了，心裏也是感激姑娘的。」

小蘭又微笑道:「你有把握治好老夫人的腿傷麼?」

李靖點點頭，道:「老夫人腿傷，只要再換一次藥，略等幾天，雙腿便行動如常了，只是在下行動不便，明天請姑娘代勞替老夫人敷藥。」

小蘭眨了眨眼，她料不到李靖心胸好得教人吃驚，半點不因受折磨而遷怒病者，不由輕聲道:「老夫人再換一次藥，便全好了麼?」

李靖坦然道:「是啊，以後再也不用換藥了，因爲她的腿必已康復了。」

小蘭一陣猶豫，輕歎了口氣，終於在李靖耳邊輕聲道:「你就不能把老夫人的腿傷拖上數天半月麼?」

李靖一怔，道:「爲什麼?」

小蘭歎了口氣，道:「你的心腸太好了，但心腸再好亦救不了你，你知道麼?只要老夫人的腿一好，你就沒命了，你最好用什麼藥，使老夫人的腿傷拖延下去，拖得一天你便可再活一天，這是你唯一尚能保住生命的辦法了。」

李靖想了想，便斷然搖頭道:「多謝姑娘提醒，但在下既已不能了結先師的遺願，行走江湖濟世行醫，早死遲死亦是一般無二，也犯不着拿傷者來作活命本錢。」

小蘭不由怔住了，暗道此人絕不該就此夭折，他但能逃出生天，必有一番作爲，救了他一命亦等於救了千百病者生命。

小蘭這般轉念，便不再多言，站起來道:「既然如此，不說也罷，藥在哪兒?明天我代你替老夫人換藥便了。」

李靖道:「藥膏就在我的藥箱裏面，姑娘自取便是。」

小蘭過去翻開藥箱。這時長臂猴走了進來，道:「小蘭姑娘，他醒來了麼?」

小蘭道:「他剛醒，侯總管，你來得正好，我要返老夫人房了。」

長臂猴見小蘭正翻着藥箱，略帶驚異道:「小蘭姑娘，幹什麼?」

小蘭道:「找藥呀，他行動不便，只好由我代替爲老夫人換藥了。」

長臂猴看一眼床上卧着的李靖，見他閉目不語，便輕聲道:「他有沒有說老夫人的腿何時康復?」

小蘭道:「看明天換藥如何再說吧，侯總管，你在此伺候先生，我走了，明天再來。」她眼睛一轉，又輕聲道:「剛才我已代大爺向他解釋了，他安靜了點，你千萬別再得罪他。」

長臂猴忙道:「這個自然，沒大爺之命，我怎敢得罪他?」

小蘭又把長臂猴拉到門外，悄聲道:「你千萬別讓他走了，否則，娘娘問你我要起人來，那可不得了。」

長臂猴一笑道:「放心吧，再厲害的角色，也休想逃出我的一鞭，況且他傷得像廢人似的，還能逃走嗎?」

小蘭微笑道:「是極，是極，有侯大總管在此監守，還怕這麼一個弱質

郎中飛上天麼?倒是我多疑了。」

小蘭說罷，便拿着老夫人的腿傷藥膏走了。小蘭一走，長臂猴走進房來，在床前審視了李靖一會，輕聲道:「先生，你好些了麼?」

李靖恨他出手狠辣，便閉目不答。

長臂猴連問數聲，見李靖絕不理睬，知他心恨自己，但又不敢發作，只好道:「先生安心養傷，我不打擾你了。」

長臂猴退出去，掩上房門，咬牙發狠道:「這臭小子，死到臨頭尚擺臭架子，待娘娘的玉體康復，哼!哼!看老子不把你丟到崖下餵老虎。」

到深夜臨睡時，長臂猴又走到東廂房看了一下，察看李靖的傷勢，見李靖不時呻吟，連下床也很艱難，心中便不由暗鬆口氣，道:就算打開大門讓這小子逃跑，他也決逃不出百步，他掩上房門，轉到前院睡覺去了。

當晚三更時分，月明星稀，秋風陣陣，滿山樹木蕭蕭作响，整個山莊，寂然無聲。

一會後，一條黑影，輕靈似燕，忽然從林中閃出，從窗口躍進廂房，落地無聲，顯然輕功甚好。

黑影閃到李靖床前，李靖一下驚醒，正欲發聲，那黑影突然飛出一指，認穴奇準，一下便點中李靖的啞穴。

李靖已自忖必死了，倒也甚覺坦然，乾脆不去理會。

那黑影從衣櫥中取出一條錦被，再一把從床上提起李靖，放落錦被中，又把一條長椅放在床上，用錦被蓋好，驟然一看，倒似仍然有人在床上熟睡。

黑影然後用錦被把李靖捆綁起來，一手挽起，越窗而去，直奔後花園，躍上一座險峻的山崖。

李靖被裹在錦被內，只感自己猶如騰雲駕霧，鼻中又隱約聞到一陣少女特有的幽香，這香味雖然和梅花女身上的略有不同，但大致上可以斷定，背他的人必是少女無疑。李靖心中不由駭然道:「這必定是老夫人已知不必再換藥，便派她的貼身侍婢來處死自己，但小小一位侍婢，便有這般超卓的身手，陳家莊果然是卧虎藏龍之地，自己死在此等人手上，亦可算不太冤枉了。」

李靖左思右想，飛行了一段時間，突地，那人又把自己輕輕放下，打開錦被。

李靖睜眼一瞧，原來那是一座石壁邊緣，石壁上還亮了一盞油燈，藉着油燈光線，他清楚見到，背負她的人果然是一位少女，只見她嫣然含笑，眼睛閃爍，正是那位小蘭姑娘，李靖驚訝不已，苦於穴道被封，不能開口發話。

小蘭伸指一點，解開李靖的啞穴，微笑道:「胡蘆藥師，沒想到吧?」

李靖在燈下環視一周，入目盡是石壁，顯然是一座巖洞，不由驚疑道:「這是甚麼地方?小蘭姑娘背負我上這兒幹麼?」

小蘭輕輕一笑，道:「這是一座山洞，絕無人到，你在洞中呆幾日，待莊中警戒鬆懈，再帶你逃出去便了。」

李靖道:「你爲甚麼要冒險救我?萬一追究起來，豈非連累了姑娘?」

小蘭幽幽一歎，道:「爲了這陳家的復國大業，娘親已以身相殉了，但又如何?張娘娘目下已年過七十，行將就木，尚望什麼復國當其太后娘娘，豈非痴人說夢麼?爲了陳家這復國大業，已不知死了多少無辜生命，小蘭已心灰意冷，只好暗中爲無辜之人盡點微力，以慰娘親在天之靈，你與常人又大不相同，救別人只是一條生命，但救了你，即救千百病者生命，小蘭爲續罪孽，只好行險一次。」

李靖驚道:「若陳家追查起來，姑娘私放生人，還有命麼?」

小蘭正欲回答，忽然瞧見地上一堆灰炭，猶有餘溫，不由失聲叫道:「……不好，洞內有人……」

就在此時，忽然有人在黑暗中嘿嘿而笑，一下閃出，道:「好姐姐，是我哩。」

小蘭眉一揚，道:「是你?」

李靖向那人一瞧，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原來此人正是長臂猴的手下阿福，陳家的一條忠實鷹犬。

阿福擠眉弄眼的笑道:「小蘭姐姐，我還道你與情郎來此幽會，原來你把一位郎中抱來了。」

小蘭不由粉面飛紅，驀地拔出利劍，一劍向阿福刺去，阿福武功亦不差，輕輕一閃便避開了，顯然他若與小蘭相鬥，起碼不輸不贏，落個平手，但小蘭若不能制服他，那處境就危險極了。

阿福笑臉不改，道:「好姐姐，你別作怒，一生氣就不美了，今夜之事，我絕不向任何人說出來，只要你依我一件事……」

小蘭收劍，道:「依你什麼事?你說。」

阿福色迷迷的盯着小蘭，邪笑道:「只要你隨我入洞，這麼幹上一次，我必定什麼也忘記了。」

小蘭微微一笑，媚聲道:「你很夠膽啊，阿福，你說的是眞的麼?」

阿福見小蘭已願意了，心花登時怒放，連忙發誓起願道:「我絕不欺騙好姐姐，若不然，教我天打雷劈。」

小蘭媚笑道:「阿福，你很好……哎喲，不好，你看誰來了?」

阿福狂喜中被小蘭這般一叫，不由扭過頭去一瞧，小蘭利劍迅如電閃，直刺而前，一下點中阿福的要穴，阿福一聲也沒叫，「咕咚」一聲，倒在地上死了。小蘭這時仍不解恨似的，利劍一挑，把阿福的臉孔劃花了。

李靖大驚道:「你把他殺了，侯總

管查起來，姑娘如何交代？」

小蘭冷哼一聲，道：「他擅闖此洞，偷學武功，便死有餘辜，若被老夫人知道了，連侯總管亦難逃罪責，他那敢追查？」

李靖奇道：「這山洞內並無人跡，他如何偷學武功？」

小蘭輕輕一笑，道：「你並非武林中人，閱歷又淺，自然不知道，當年陳後主曾聘了天下三位武功最强的高手，作其殿前護衛，因此陳後主雖數次被人行刺，均安然無恙，其後陳後主亡國，三大高手便護送張麗華娘娘，帶着三位皇兒來到此地，隱姓埋名，以圖復國。後來三大高手眼見時日無多，便把三人畢生所學的武功，刻於莊後的巖洞石壁上面，以便陳家後人長大後研習，憑此以圖復國。因此張麗華娘娘便先行練得一身絕技，再由她教授三位皇兒武功。這便是那刻有武功秘訣的巖洞，除老夫人和三位皇兒，以及我家小姐外，任何人不得擅闖，否則，那就得先受酷刑，再碎屍萬段。」

李靖驚道：「但此時我與姑娘已進來了，這卻如何是好？」

小蘭道：「最危險的地方便是最安全，你懂這道理麼？」

李靖道：「萬一有人闖進來，發現了我，那怎麼辦？」

小蘭道：「你不會事先藏起來麼？若因此發現了你，你也只好自認倒霉了。」

李靖道：「死倒不可怕，只怕累及姑娘。」

小蘭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你心腸太好，這是你有人相救的原因，但或許也是你送命的根由，只要你不說出來，我自有辦法脫身。」

李靖決然道：「在下就算死一千次，也絕不會出賣姑娘。」

小蘭點點頭，道：「我知道你不會，否則，我也不會冒險出手相救，我已帶來數天乾糧和食水，你安心在洞中養好傷再說吧。」

小蘭走了幾步，忽然又轉了回來，道：「要是你自己可以行走，就自己逃命去吧，你一定要朝正北方向的山嶺走，不管有沒有路，都必須向正北走，因爲其他地方不是陷阱就是機關，你決逃不出去的。」

李靖點點頭，道：「多謝姑娘，在下要是能逃出生天，終身不忘姑娘的大恩。」

小蘭一笑，道：「你也不必謝我，你但能活着出去，多救幾個危難的病人，又稍微念着沉魄山落魂莊有這麼一位不幸的女子，那就算報答了，你欲走出巖洞，只須在此一推，石門便會打開，否則，你決開不了石門，記住了。」

小蘭想了想，忽然又對李靖道：「快！把你的衣服脫下來。」

李靖一怔道：「爲什麼？」

小蘭嗔道：「叫你脫，你就快脫嘛。」

李靖無奈，只好忍痛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了，這時小蘭已把阿福的衣褲剝下，丟給李靖，又拿起李靖脫下的衣褲替阿福穿上，一按機關，石洞自動打開，一股冷風撲進洞來。

小蘭提起阿福面目全非的屍體，說一聲：「葫蘆藥師，祝你好運了。」便閃出巖洞，在外面一按機關，石門重新閉上。

此時已近四更，小蘭把屍體提到一處懸崖，運力往下一拋，許久不見迴響，屍體從千丈高處跌落亂石中，變成血肉一團。

這時風猛樹響，四野靜寂，小蘭深深吐了口氣，展開輕功，悄悄掠回自己的卧房內。

第二天一早，長臂猴過來東廂房巡視，發現不見了李靖，登時暗吃一驚，心道這小子手無縛鷄之力，渾身傷痛，他能跑去哪裏？莫不是這小子走出去大解？不對，不對，廂房內有淨桶，他要大解，大可留在房內。

長臂猴連忙派人在莊內四處搜查，他自己趕緊向陳霸業稟報。

陳霸業一聽李靖不見了，不大相信，道：「這小子能跑去那裏？你派人找了沒有？」

長臂猴道：「小人已派出莊丁在四處搜尋，諒這小子也飛不出莊前，小人疑心這小子可能跑到後院，藏在老夫人手下的丫環房中和後院某處閣樓上，小人因此不敢斗膽去搜查。」

陳霸業一聽，皺眉道：「這小子一跑，大龍潭眞氣秘訣就沒有了，你傳我命令，除了老夫人的房間，任何的房間都可以搜查，翻轉來也要搜出這小子。」

長臂猴哪敢怠慢？疾速而去，指揮人衆大搜查去了。

不久便把陳老夫人驚動了，老夫人一聽走了李靖，勃然大怒，一拍茶几，茶几上面的一塊大理石震得四分五裂，整張茶几也斷了。她喝道：「給我把侯總管傳來。」

一名貼身丫環連忙去傳長臂猴。

小蘭忙勸道：「老夫人，身子要緊，不必爲此事動怒。小婢想他斷不會跑到那裏，侯總管必定可以尋着他的。」

陳老夫人恨道：「要是找不到，老身這條腿豈非廢了？」

小蘭道：「老夫人放心，小婢昨日早已將那先生的膏藥拿進來了，那先生說過，只要敷三次藥，老夫人便康復如常了。」

陳老夫人怒氣稍消，道：「你怎地想到把那先生的敷藥拿來了？」語氣中略帶疑惑。

小蘭忙道：「小婢並沒想到那先生膽敢逃跑，但眼見他傷得那樣，萬一不幸死去，那就誤了老夫人的身子，因此便問那先生膏藥在那裏，先拿進來預備替老夫人換藥。」

陳老夫人道：「你會調藥？」

小蘭點點頭，道：「兩日來，小婢留心那先生的調配，暗暗記住藥的份量和如何敷上，因此調藥已難不倒小婢了。」

陳老夫人一聽，喜道：「想不到你竟這樣爲我盡心。」

小蘭道：「小婢娘親爲陳家捨身成仁，小婢豈敢有違娘親的遺志？小婢蒙老夫人教養成人，又教小婢一些武功，小婢怎敢不盡心侍候老夫人？」

陳老夫人一聽，登時勾起當日小蘭娘親爲她捨身就難的往事，她心中一動，便道：「妳一門忠烈，爲陳家付出太多，老身認妳爲陳家乾女兒，妳願意麼？」

小蘭一聽，知不可逆違，便跪下道：「小婢蒙老夫人厚愛，天大恩澤，豈會不從？」

陳老夫人微笑道：「既然如此，妳還稱我老夫人麼？」

小蘭忙轉口道：「是，娘親在上，女兒叩見。」

陳老夫人喜道：「好！好！蘭兒起來吧，娘親也不會虧待妳，就把老身的所有武功，全部傳授與妳便了。」

小蘭一聽，亦喜道：「娘親，女兒感激不盡了。」

陳老夫人想了想，又道：「從今日起，蘭兒可以到練功洞觀看石壁上的武學，有不明之處，便來問我。」

小蘭忙道：「是，多謝娘親。」

這時，陳霸業帶長臂猴進來，老夫人一見長臂猴，怒火又被勾出，厲聲道：「那小子搜到沒有？」

長臂猴嚇得垂首道：「老奴正四下找尋。」

陳老夫人冷哼一聲，道：「我怎麼吩咐你的？」

長臂猴無奈道：「若走了人，教老奴提頭來見老夫人。」

陳老夫人厲聲道：「你知道就好，生要見人，死要見屍，若沒屍沒人，你自己砍你的人頭提來見我。」

長臂猴道：「是！」

陳老夫人道：「退出去。」

長臂猴叩頭謝恩，慌忙退了出去。

小蘭心中暗感駭然，暗道長臂猴的身手，在武林中算得上頂尖高手了，但不料在老夫人面前，卻恭順如奴，這南朝張娘娘的威儀皇規，當眞非同小可。

陳霸業見娘親正在火頭上，不敢逗留，亦想退出，卻被陳老夫人喊住，道：「霸兒，我告訴你一事。」

陳霸業忙道：「娘親有何吩咐？」

陳老夫人一指小蘭，道：「從今日起，娘親已認小蘭爲乾女兒，此後你們便以兄妹相稱，知道麼？」

陳霸業驚訝得一眨眼，隨即道：「霸兒知道了。」

陳老夫人對小蘭道：「蘭兒，還不上前拜見你大哥？」

小蘭連忙上前拜見，陳霸業回禮道：「蘭妹請起，娘親跟前早晚，望蘭妹多費心照應。」

小蘭道：「大哥放心，小妹自會竭盡孝道，侍奉娘親。」

陳老夫人喜道：「好！好！彼此齊心合力，上下同心，何愁復國大業不成。」她想了想，又對陳霸業道：「霸兒，練功洞內的武學，讓蘭兒多進去看看，她有不懂之處，你做兄長的，也應指點一二，知道嗎？」

陳霸業點頭道：「是，蘭妹悟性甚高，經娘親調教，輕功已達上乘境界，日後的武功修爲，當超越愚兄多了。」

小蘭忙道：「大哥，休謬誇小妹，日後但能及得大哥二成功夫，小妹便心滿意足了。」

* * *

長臂猴瘋狂大搜索，幾乎把陳家莊的地皮都轉過來了，但依然毫無所獲。

長臂猴亦不由慌亂起來，暗道這小子跑了不打緊，我長臂猴的人頭可保不住了，陳少主面前尚好說話，但張娘娘神色可不對勁，她那亡國之痛若在我老猴上發洩，那就有十個腦袋也勢必不保，她那一身神出鬼沒的武功，就有十個長臂猴也絕非她的對手，何況自己身受陳後主的恩典，也決不能對陳家反叛。

長臂猴無奈又暗道，這賊小子能跑得去那裏？難道他會飛天不成？他往莊後那峭壁峻嶺一瞧，心中一動，難道這小子會跑去那禁地練功洞麼？

長臂猴不敢輕舉妄動，便把他的猜疑向陳霸業說了。

陳霸業皺眉頭道：「不可能吧？這小子怎會知道那地方？」

長臂猴道：「這小子原是武林人士，只是內力盡失，形同廢人，難保他不是急於恢復功力，才假扮郎中，潛入本莊，偷學陳家絕世神功。」

陳霸業一聽，心思一動，暗道老侯的話也有道理，若眞如此，不但龍潭氣劍秘訣到不了手，反被這小子偷學了陳家武功，傳將出去，陳家莊尚能在江湖立足麼？

陳霸業忙道：「你馬上帶人上山搜查，我到巖洞看看。」

長臂猴立刻命人點上火把，連夜上山尋找，陳霸業自己親自上練功洞搜索。長臂猴雖然是陳家老臣，但也不敢擅闖練功洞半步。

在衆人點火把上山時，李靖在洞內已聽到人聲和腳步聲，他心中突然一陣狂跳，暗道我一死不打緊，但就害了小蘭姑娘了，他一想到陳霸業的萬蛇噬心指，就更心有餘悸。

李靖聽到腳步聲快到洞口時，立刻跳起來，抱起錦被，帶上乾糧，提着那一罐水，他不能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幸而他休養了一整天，行動已沒

昨日那麼艱難了，他向巖洞最裏面一處跑去，希望尋到一處藏身的地方。

他跌跌撞撞的跑了一段路，已到盡頭了，但三面盡是石壁，並沒一處地方可以藏身。

這時，陳霸業已打開了石門，提着火把走了進來。

李靖嚇得心頭亂跳，在射進來的火光中一望，只是石壁之上，有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洞，他不及細思，提錦被便鑽了進去，把身子縮成一團，暗道天幸陳大爺瞎了眼，或一時大意，沒有發現自己。

這時只聽陳霸業的聲音道：「咦，地上怎有血跡？是誰來過這裏了？」

又聽長臂猴在洞外驚喜道：「既有血跡，一定是那小子留下的，大爺，你仔細在洞內搜搜，他跑不了啦。」

李靖見陳霸業一步步向自己藏身處走來，暗道完了，不料李靖今日命畢於此，他毫無辦法，唯有把自己的身體盡量往裏擠逼，連氣也不敢吐。

正當李靖往後擠逼時，身後一塊巖石竟意外的被他擠開，露出一個小小的洞口。暗道：這洞中竟然還有洞，他也不管三七廿一，有逃生的希望自然不會放棄，提着錦被便爬了進去，洞口非常狹，僅容一人蛇行爬動。

李靖爬行的聲音，立刻便被陳霸業發覺了，他厲喝一聲：「誰？給我滾出來。」

說話時，他已運力拍出一掌，這一掌已集七成功力，當眞非同小可，比清光道人的乾坤掌猶威猛一倍以上，陳霸業這一掌已絕不容情，因爲擅闖禁地，不管是誰，皆罪應處死。

只聽轟然一聲，巖洞石壁上的鐘乳吊石，被擊得粉碎飛濺。

幸好陳霸業的掌力並非向李靖這面正面擊發，但饒是如此，威猛的掌風，仍然把李靖連人帶被，向洞內深處推撞了一丈多遠，撞在一塊鐘乳石上，他呼吸一窒，登時昏了過去。這時又有一塊幾百斤重的巨石震落下來，擋住了這個小洞。

陳霸業自己亦被震落的巨石、濺起的碎石、塵土逼得後退幾步，手執的火把亦被撲滅了。他正欲重新點燃，只見有人提了一枝火把進來，陳霸業驚疑道：沒我的准許，誰敢擅闖禁地？不要命了麼？

火光漸近，在火光中一看，卻原來是他的胞妹陳玉鳳，以及新認的義妹小蘭。

陳霸業聲一沉，道：「玉鳳、小蘭妳兩人入洞作甚麼？」

陳玉鳳不答，反而問道：「大哥，那位郎中呢？」

陳霸業傲然道：「在我的掌下，有什麼活的可以避過？他只怕已被我擊斃了。」

陳玉鳳嗔道：「大哥怎的如此魯莽？若他死了，娘親的腿怎辦了？」

陳玉鳳不等陳霸業答話，便與小蘭提了火把，進洞查看，但見巖洞深處，亂石紛紛，堆得一地。她兩人細心一一找尋，看看有沒有郎中的屍身，但找了一會，那有人的屍體？在一塊震落的巖石下，卻發現了一頭貓大的老鼠。

原來那小小洞口，此時已被巨石遮擋住，就算沒遮擋，陳家的人亦根本不知道這洞中還有洞。就連在洞中留下武功秘訣招式的南朝三大高手，亦不知道，這個百年來無人知悉的洞中之洞，卻被絕望中逃命的李靖撞破了。

陳玉鳳驚異道：「大哥，你說郎中被你擊斃了，怎不見屍身？你把他弄到那兒去了？」

陳霸業一怔道：「我也沒見他的屍體。」

小蘭這時道：「大哥，你擊斃的原來是一隻大老鼠。」

小蘭說着，把那隻死老鼠扔了過來。

陳霸業怔了怔，恍然道：「是了，我聽到響聲，以爲有人藏匿洞中，隨手就一掌擊去，不料是這頭大老鼠。」

陳玉鳳道：「這洞中都翻遍了，再說憑大哥的功力，誰能藏在洞中不被大哥發覺？郎中必定已逃出去了。」

陳霸業一聽，呵呵一笑，道：「四妹說的是，不是愚兄誇口，在半里之內，飛花落葉，也難瞞過我的耳朵，既不在洞中，那便出去再搜，務必要把這小子捉到，因爲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於是三人迅即飛掠出洞，小蘭暗地扭頭一看，心中驚疑不定，暗道那傻藥師難道飛天遁地了麼？轉念又暗道：玉鳳姐似乎對這郎中並無多大惡意，有她同行，萬一眞把他搜到了，也許會替他說句好話，玉鳳姐的武功乃老夫人親自調教，比大哥雖內力稍有不及，但招式的靈巧，卻又比大哥勝了一籌，因此大哥對這位四妹絕不敢橫蠻無禮。

此時長臂猴飛掠過來，向陳霸業道：「大爺，那兒發現血跡，看來那小子向懸崖跑去了，活該他死無葬身之地。」

陳霸業一聽，又驚又怒，心道：若這小子一死，雖然可以保住陳家莊的機密，但那龍潭氣劍的秘訣，卻從此永葬崖底。

他心中一急，立刻向懸崖那面掠去，長臂猴、陳玉鳳、小蘭亦連忙隨後掠至。

陳霸業在懸崖上凝視片刻，只見夜霧濛濛，根本瞧不見底，任他的輕功再好，也不敢貿然躍下。他對長臂猴道：「老侯，你帶人從下面進谷底瞧瞧，就算屍體亦須找到。」

小蘭忙道：「大哥，我也下去看看。」

陳霸業點點頭道：「那好，蘭妹的輕功甚佳，正好助老侯一臂之力，

咦？玉鳳呢？」

小蘭道：「四姐往北面山野追尋去了。」

陳霸業點點頭道：「唔，四妹心思比我細多了。」

小蘭和長臂猴轉到谷底下面，在崖下亂石中，果然發現了一具屍體，屍身已摔得血肉模糊，根本不成人形，除一身衣服確實是李靖之外，其餘根本無法辨認。

小蘭在火光下放眼細看，再沒發現第二具屍體，提着的心兒才放了下來。暗道這傻藥師果然朝北面逃了，他若被玉鳳姐撞上，或許可保留生命，玉鳳姐的心腸，在陳家是最好的了，她連老鼠也不忍殺一隻，何況是活生生的無辜人命？

她側眼一看，見長臂猴正目灼灼的盯着屍體，似乎發現了什麼不對，便眼珠一轉，道：「老侯，幸而郎中的屍體尋到了，不然，你這顆人頭，就被老夫人要去了。」

長臂猴一聽，不由一怔，暗道是呀，若無着落，那老侯吃飯傢伙豈非保不住了？張娘娘說出的話從不會更改，嘿嘿，不管這屍體是否那小子的，先拿他頂數抵擋一陣便了。

長臂猴這般轉念，便忙道：「小蘭姑娘，啊，不，五小姐，你在老夫人面前好說話，你既然也認爲這屍身是那郎中，這便確實無疑了，五小姐以爲如何？」

小蘭見長臂猴此時比她更熱心確認是李靖的屍體，心中不由暗笑，道：「是啊，他身上穿的分明是郎中那身衣服，這還有假麼？」

長臂猴又涎着臉道：「可那該死的阿福，不知如何失踪了，老夫人追究起來，豈非又有痲煩麼？」

小蘭微微一笑，道：「懸崖峭壁，稍一不愼，搜索時摔下萬丈深崖，那是常有的事，那阿福命短，大概已成深崖冤鬼了。」

長臂猴一聽，不由大喜道：「是極，是極，還是五小姐慧眼聰明，老侯就依小姐之言，回報老夫人便了。」

長臂猴料想有小蘭作證，所報已絕無破綻，殺身之危必可避過，當下不敢遲疑，連忙趕回莊去，向陳老夫人稟報去了。

＊　＊　＊

李靖從昏迷中醒來，也不知外面是白天還是黑夜，他側耳細聽，四周寂然，心道陳家人找不到自己，想來必定走了，我何不趁此時爬出去逃走？

他轉身爬到洞口，一摸，倒霉極了，一塊巨石剛好堵住洞口，僅有絲絲冷風透了進來，除非是蒼蠅方可飛得出去了。

他試着用手去推巨石，他出盡氣力，巨石卻絲毫不動，這塊巨石少說也達數百斤重，休道他此時手無縛鷄之力，就算他武功內力尚在，也無法移開。

李靖不由心慌起來，暗道若出不去，就悶也悶死了，倒不如被陳霸業一掌打死，也倒還痛快。

過了一會，李靖又暗道既然前進不得，或者後面有去路也說不定。於是他轉過身來，慢慢向小洞深處摸去，那張錦被也不帶了，水罐亦已破碎，身上僅有一些乾糧和火種，他本想打着火種，但一想沒有引火之物，就算有了也是徒然，只好摸黑向前爬去。

他自覺好像一直向下爬，爬了一段，漸漸巖洞寬闊起來，可以站直身子了，但仍然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李靖猶如瞎子似的，摸着石壁，一步步向前摸索，也不知走了多久，轉了多少彎，眼前稍稍一亮，他發現已可模糊見到物事。

原來這是一座高大寬闊的地下巖洞，酷似一個大廳，周圍遍佈奇形怪狀的巖石和鐘乳石，不遠處，更有一泓清池。

李靖心中暗喜，暗道有光亮，那就必定有出路了，他自進洞後，幾乎滴水未沾，這時他管不得這池水有沒有毒，走過去俯身就飲，但覺池水清甜，涼透心肺，比外面的水又好喝多了。他掏出乾糧吃起來，先塡飽肚皮再說。

他沿着光亮走去，不久，發現這光線原來是從兩丈高的圓洞口射進來，圓洞口雖高達兩丈，卻有石級可上。

李靖一口氣登上圓洞口，突然被一股强烈的光線照得幾乎睜不開眼睛。他放眼一看，原來這又是一座大洞，地面比下面的大洞乾爽多了，三丈高遠處，便是巖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青山綠樹。

李靖鬆了口氣，暗道早知這裏有出路，也不必費力去推那塊大石頭了。

李靖略一歇，便向洞口奔去，他跑出洞口，一看之下，不由倒吸一口冷氣。

外面原來是一座狹長的山谷，兩旁盡是一色拔地直插青天的陡削巖壁，窄窄的只透一線藍天，懸崖似烏雲般垂下來，似欲隨時掉下，令人心驚膽戰。

李靖再往下看，谷底雜樹叢生，怪石起伏。李靖逃生心切，也不管谷底是否隱有毒蛇猛獸，從洞口抓着籐蔓滑下谷底。谷底軟如棉被，那是一層尺高的腐草敗葉。放眼望去，只見荆棘叢生，野草紛披，雜樹盤根錯節，岩石百狀奇形怪狀。

李靖在怪石叢中左穿右插，希望找到一條出路，但他終於失望了，原來這不過是一個絕無人跡的深淵死谷，寬不過幾十丈，長也不到半里，往上攀麼，就算身具超凡入聖的輕功，也休想從谷底登上高峯。

李靖不由倒吸一口冷氣，暗道：這裏是絕無出路了，唯一可以出去的，依然是那個小洞口，但小洞口又被巨石堵住，他根本無法移開，身上的乾糧也不多，看來這絕谷便是我李靖葬身之地了。

李靖自忖必死無疑了，因爲這時就連救他出來的小蘭姑娘，也根本不知道他已陷身這絕谷之中。

李靖摸了摸身帶的乾糧，不由苦笑道：「這幾塊燒餅，頂多只能充三日饑餓，看來我在世上的日子，也便是這麼三數天了。」

他這般想着，忽然看見近處有一棵低矮的雜樹，樹上果實累累，掛滿枝頭，果如婦人的乳頭，卻呈紫紅色。李靖不由想起娘親兒時餵奶的情景，不由又歎了口氣，苦笑道：「生我者娘親，哺我者娘親，這果子既形如娘親之物，不管如何，總是世間佳品。」

他素來有點傻氣，這般想着，也就不管果實是否有毒，隨手摘了一個放進嘴裏，竟然極之可口甘甜。

李靖猛地憶起「無名大聖手」留下的「藥典篇」中所道：絕谷中多有山稔，其形猶如婦人之乳，功能補血益氣，舒筋活絡，不由大喜道：「這必是山稔無疑，看來，我李靖尚有一線生機，這山稔此處竟隨手可摘，塡肚皮之物大可不愁了。」

此時絕谷死寂，李靖不由百感交集，前塵往事一湧上心頭，他想起他還要去踐諾「無名大聖手」濟世救人的心願，但此刻卻被困絕谷，未知是否可以逃出生天。又想起江湖險詐，卧虎藏龍，鬼神莫測，他就算身負絕世醫技，若不能自衛防身，根本無法了此心願，因爲救人必先能自救，否則，自己死了又如何去救人？由此他開始明白，世人爲甚麼要拚生拚死，苦苦去追求那些絕世神功、武學秘笈了，也因此他比任何時候都更覺得大龍潭老人的可敬可愛。

是啊，那大龍潭老人和達摩禪師躍下深澗，去追被虬髯客奪走的龍晶珠又如何了？那姓李的少年人是否當眞是眞命天子？梅花教與各大派已勢成水火，一場大火併眼看勢不可免，梅花女身爲梅花教人，又豈能避過這場彌天浩劫？

還有這恐怖的陳家莊，原來竟是南朝陳後主的遺孤，清光道人身爲峨嵋派掌門，卻與陳家莊秘密勾串，要幹那復國的大業，這其中又不知要送掉多少無辜生命了。

李靖左思右想，不由長歎一聲，苦笑道：「偌大江湖，果然正逢多事之秋，但不幸我李靖既失武功，又坐困絕谷，這卻又如何是好？罷！罷！罷！不想它，不想它，先求活下命來再作打算便了。」

（要知道李靖能否逃出生天，他是否再遇奇緣。請看下篇『笑傲天虹』）

三國演義之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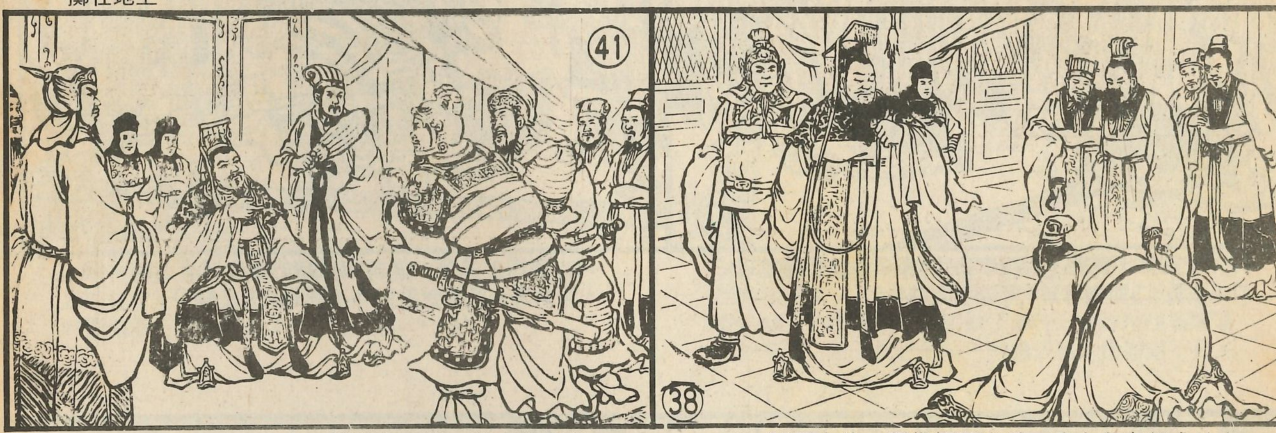
火燒連營（二）

徐正·編繪



37　劉備素知張飛酒後亂打士兵，張飛臨行時，劉備叫他今後務必寬待士兵，不可任性。

40　諸葛亮聽說秦宓被關起來，便上了個表章救秦宓，說舍魏伐吳，是輕重倒置。他勸劉備聽秦宓的話，首先培養國力，然後進取中原。劉備看了，把表章擲在地上。



38　張飛去後，劉備便要出兵，學士秦宓伏在地上，又向劉備勸告：爲了報一人的仇恨，不惜親征，萬一失利，那時後悔不及了。

41　劉備叫諸葛亮保太子劉禪守兩川，派大將馬超、馬岱助魏延守漢中。親率大軍七十五萬，定期出發。



39　劉備因秦宓出言不利，勃然大怒，叫手下將秦宓推出斬首。秦宓臉不改色，笑着對劉備說：「我死了倒沒有甚麼，只怕新創的基業又要塌下來。」衆官替秦宓苦苦求情，劉備才叫手下將秦宓暫時關在牢裡。

42　劉備正要出兵，只見張飛的兒子張苞滾鞍下馬，伏地而哭：「父親限范疆、張達在三天內辦齊白旗白甲，他倆要求放寬時間，被父親下令鞭打，二賊懷恨，竟將父親殺害，投奔東吳去了。」劉備聽到張飛凶訊，放聲大哭。



43 劉備悲痛異常，便命張苞和張飛的部將吳班引本部軍爲先鋒，討伐東吳，爲關羽、張飛報仇。



44 忽然，又有一個白袍銀鎧的少年將軍引着一隊人馬到來。劉備一看，却是關羽的兒子關興。



45 關興伏地大哭。劉備見了關興，想起關羽，又放聲痛哭，衆官上前勸慰。



46 劉備命吳班爲先鋒，叫關興、張苞留在身邊護駕。親率七十五萬大軍，水陸並進，浩浩蕩蕩，殺奔東吳。



47 大軍到了夔關，近臣奏道：「東吳派使臣諸葛瑾前來求見。」劉備傳旨，不准他進來。

48 黃權奏道：「他這次來一定有重要的事情，陛下應當召他進來，看他說些甚麼話。」劉備認爲有理，便派人召諸葛瑾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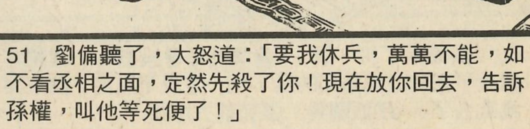


49 諸葛瑾見了劉備，將奪荆州、殺關羽的責任完全推在曹操和呂蒙身上，認爲與孫權無關。並說孫權自願交還荆州，送還夫人(孫權的妹妹是劉備的妻子)，縛還降將，和蜀國聯盟，共滅曹丕。



50 劉備怒道：「孫權殺了我弟，還敢派你來花言巧語作說客嗎？」諸葛瑾又說明當前形勢和利害關係，勸告劉備，認爲劉備既然做了漢帝，便該討伐篡奪漢室的曹丕，爲了異姓兄弟，棄魏伐吳，是輕重不分。





51 劉備聽了，大怒道：「要我休兵，萬萬不能，如不看丞相之面，定然先殺了你！現在放你回去，告訴孫權，叫他等死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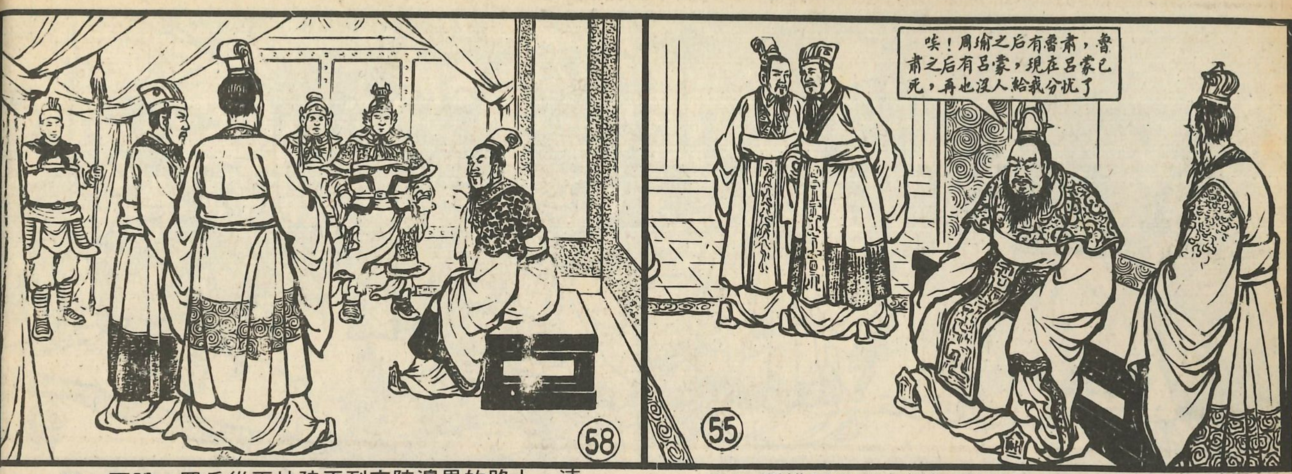


52 諸葛瑾回到東吳，便把劉備堅不肯和的話回報孫權。孫權聽了，大驚失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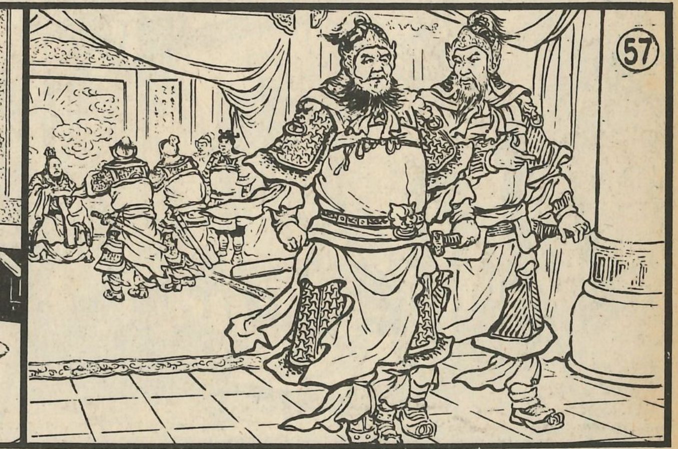
53 中大夫趙咨獻計，請孫權降魏，並自願到許昌去說動曹丕，叫曹丕出兵漢中，進攻蜀國的後路，那時劉備便不得不退兵了，孫權大喜。

54 趙咨出使曹魏後不久，有一天，探子前來報告：「劉備大軍，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孫權大吃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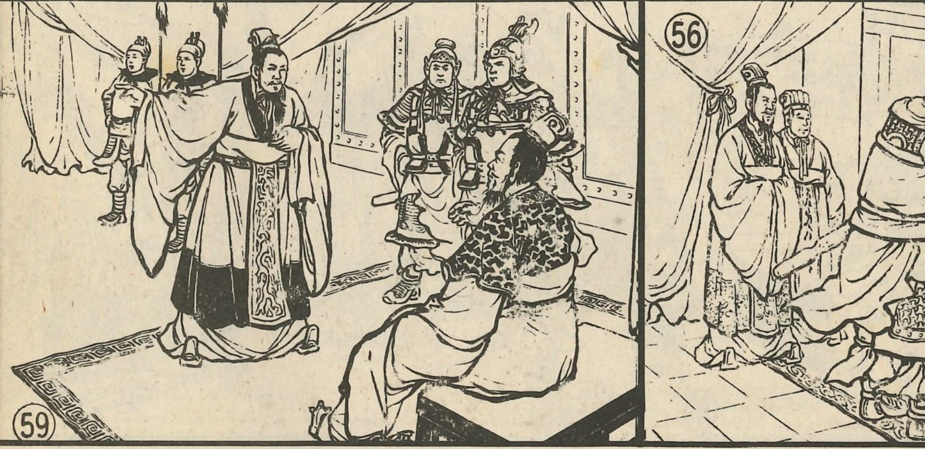
55　孫權問手下有何拒蜀妙計，大家一聲不响，急得孫權只是嘆氣。

56　忽然，班部裡站出個少年將軍來，自稱深通兵法，願率兵破蜀。孫權一看，却是侄兒孫桓，心中大喜，便封孫桓爲左都督，老將朱然爲右都督，點水陸軍五萬，同往抵敵。



57　不到半個月工夫，探子又來報告，劉備大軍的攻勢銳不可當，孫桓被圍困在夷陵城中，蜀兵還在繼續推進。孫權大驚，忙派韓當、周泰爲正副大將，潘璋爲先鋒，凌統、甘寧爲救應，起兵十萬，抵拒蜀兵。

58　再說，蜀兵從巫峽建平到夷陵邊界的路上，連紮了四十多個營寨，聲勢十分浩大。劉備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誇讚他們說：「過去跟隨我的諸將，全部老邁無用了，想不到二侄這樣英雄，還怕甚麼東吳呢？」



59　正談論間，探子報告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劉備剛要派人迎敵，近臣又來報告：「老將黃忠領五六人投東吳去了。」



60　劉備笑了笑，說：「黃漢升不會投敵的。我剛才錯說了舊將老邁無用的話，他一定是不服老，向東吳挑戰去了。」便派關興、張苞前去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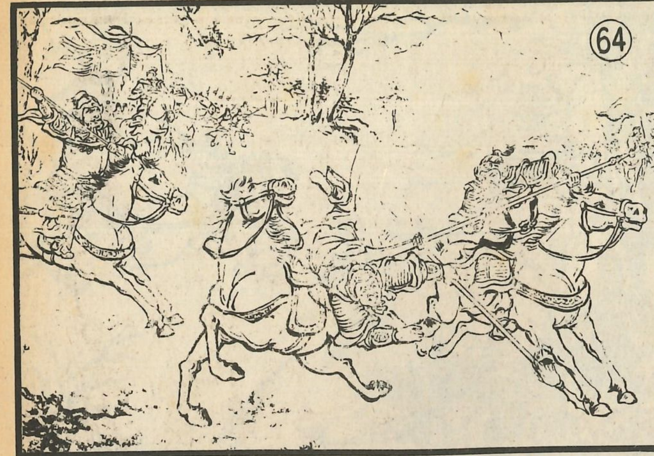
61　黃忠果然是不服老，引了親隨五六人，投到夷陵營中。吳班、馮習等接入，黃忠道：「我今年七十五歲，還能吃十斤肉，開二石弓。主公却說我老邁無用，現在看我與東吳交戰，到底老是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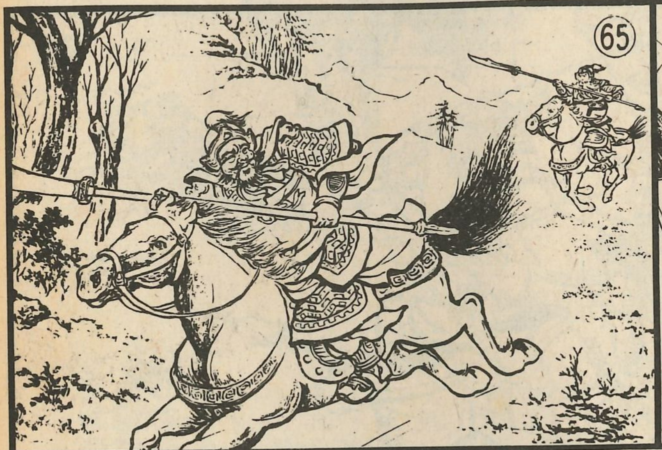
62　正在談論，忽報吳兵前哨已到，黃忠不聽馮習勸告，縱馬出戰，吳班忙令馮習助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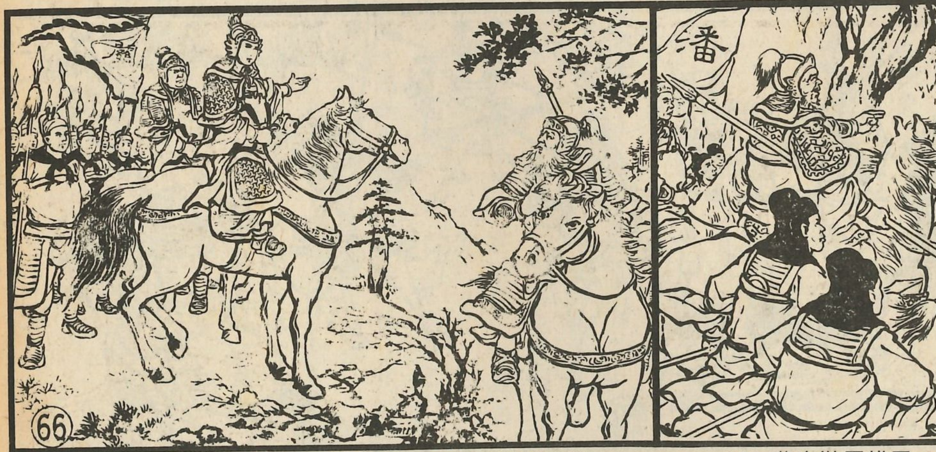
63　黃忠勒馬橫刀，單挑先鋒潘璋交鋒。潘璋部將史蹟欺黃忠年老，挺槍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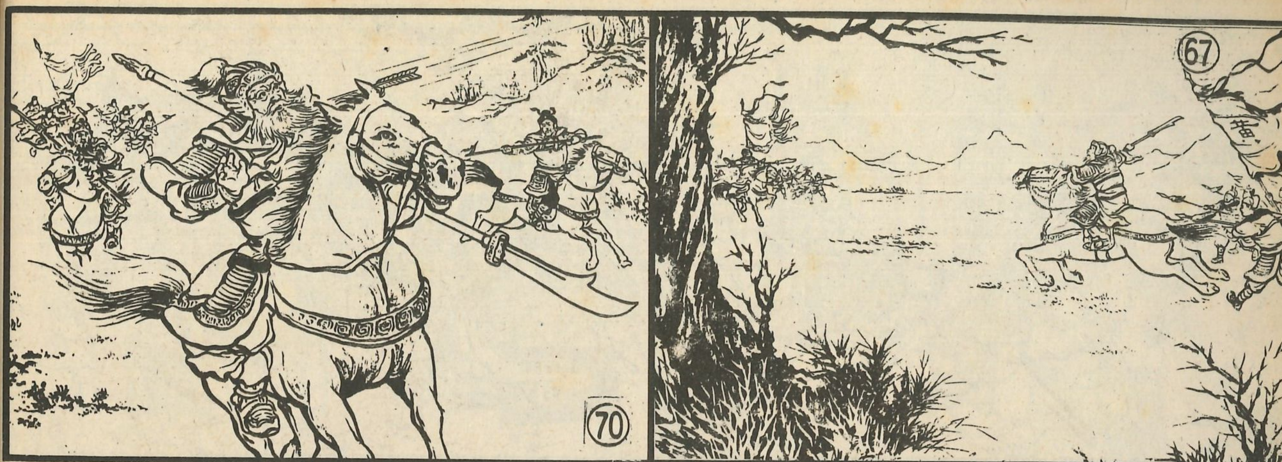
64　鬥不三合，黃忠一刀斬史蹟於馬下。潘璋大怒，提着關羽生前使用的靑龍偃月刀來戰黃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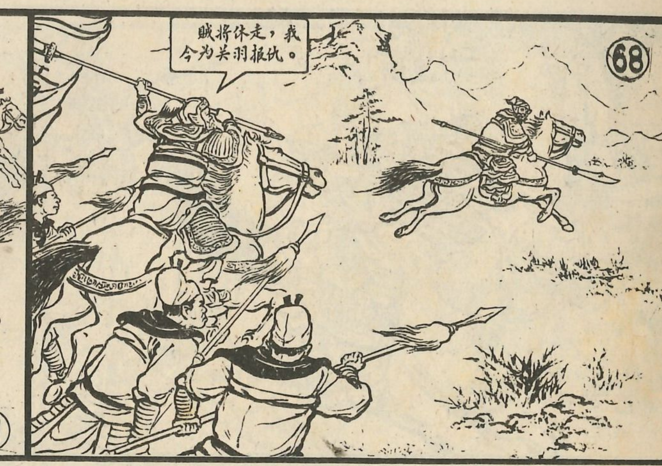
65　兩人交馬數合，不分勝敗。黃忠愈戰愈勇，潘璋敵不過，撥馬便走，黃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



66　在路上，碰到關興、張苞。關興道：「我們奉旨前來助老將軍，現在既立了功，請老將軍趕快回營。」黃忠說：「看我斬了潘璋再回去不遲。」



67　第二天，潘璋又來討戰，黃忠上馬出陣，關興、張苞要助戰，黃忠不許，自引五千人馬來戰潘璋。



68　戰不數合，潘璋拖刀便走，黃忠縱馬追趕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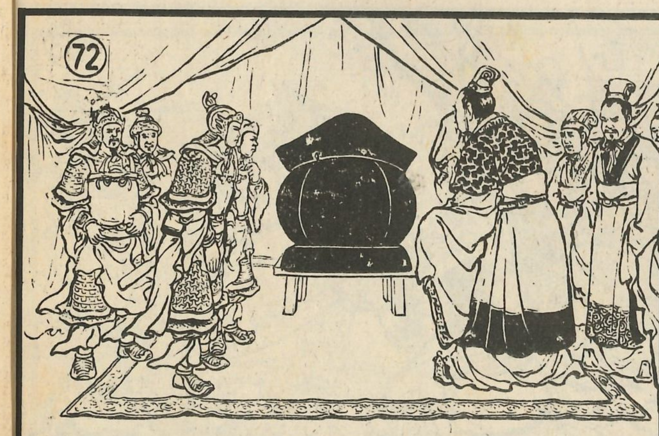


69　追到三十多里，忽然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左有韓當，右有周泰，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圍在核心。

70　黃忠急退，不料山坡上轉出潘璋部將馬忠，一箭正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黃忠中箭，一齊來攻。



71　忽然後面奔來關興、張苞兩路人馬，殺退吳兵，救出了黃忠。



72　黃忠回營，不久傷重身死。劉備十分哀痛，派人把他的棺椁送到成都安葬，不禁嘆道：「五虎大將已死了三人，我還不能復仇，眞令人痛心！」他决心和吳軍决一死戰。(待續)



一期完短篇故事

凌霄·文
可飛·圖

鼠竊奇俠

驕子冥頑不靈　劍下强人所難

長安，這幾天挺熱鬧，爲了世道和平，加上大唐玄宗皇帝登基以來，任用賢相姚崇、宋璟等理政，這一時期，正是歷史上有名的開元之治，據說，這幾年間是家有餘糧，米溢出戶，家家戶戶豐衣足食，過路行旅在附近京師之地，就不能少了吃的，求借宿、兼留飯是常有的事，本來麼，人人安居樂業，家裕屋豐，有的多，多的沒有浪費，請朋友，作些濟急之事，也就不在乎了，所以，現在正是人人歌頌太平，與民同歡之時，故而長安是京師重地，又加上才過了年，這熱鬧也就免不了。

大街上，人頭湧湧，你來我往，也有不少貴介公子帶了他們的僕奴，呼喝聲中，橫衝直撞的在大街上穿插，偶或酒家傳出一陣哄笑叫鬧之聲：「李三相公……王十兄……請來湊興……」

接連下來又是招呼聲，繁擾的響起，只見那批錦衣公子你揖我讓的，進了這一家，或者那一戶，假使拿他們的水準來衡比，這世界上眞是太美好了，不過朋友，你還須記住！他身後還有些下人呢，就算是家奴吧，也只是人們的下人，看來，在太平盛世，個個生活豐裕，也還是有着不公平的，有的更好，有的不見得好到那裡去，不過，總算比亂世荒年、兵災天禍弄得十室九空，人民百姓流離失所，好得多了。

那邊有歌弦絲竹聲響起，這裡也有猜枚行令的聲浪，再不，就可聽見那些詩人詩興大發，在吟哦哼朗，不過，大凡是詩人，就得有些歌伎相伴陪酒，這是風氣，或者，就算是才子才人那一套，可惜在光天化日，通街大道的酒家之中，缺乏了這一份「紅袖添香夜讀書」的風韻而已。

突然，一陣鸞鈴聲來，只見一匹馬駄了一個身穿黃衫、相貌英俊的壯士，全身上下潔淨非常，毫無風塵之色，並且還帶微笑的向着路人注視。

突然，他翻身下馬，來到一所裝設精美、氣勢不凡的酒家，將馬交給酒店中的僕人，他還臉帶微笑的走入店中，雖然在當時，有些座客對此人的入門有些兀然，但是，祇一瞬間，就平復了下來，那壯士毫不在意，叫了些酒菜，就此憑案獨酌，自得其樂，因爲他揀的座頭是臨街長窗的，又在樓頭，這就可以看得到街上的情景。

這是長安大街，又是正當熱鬧的當口，路上人頭湧湧，熙來攘往，有些成羣結隊，也有幾個是獨步徜徉，總之是各適其適，好不自在也。

突然間，那壯士臉色突變，俊目中透出一陣寒光，好在這週圍的食客，有的是興高采烈，有的只管與歌伎在調情，誰也沒有發覺他的臉色與眼神，而那壯士以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視着街上一個人，這個人是如何打

扮？

原來，在那邊東首，有幾個王孫公子帶了一羣家奴，言笑晏晏的走了過來，不過在他們的身後有一個人，這人是個年約卅開外的瘦漢子，文士打扮，一身青衫，有些飄飄然，眉毛極淡，淡得差些以為他是沒有眉毛的，兩眼特大，別具神光，看住了這羣人，臉帶詭笑，這壯士就是看住了這個人，突然，那壯士臉帶冷笑，鼻子一哼，一回頭，喝了一口酒，又挾取了菜餚，再回頭，再行看住了這個青衫文士，只見那青衫文士越過這一羣人，向前面走去。

那壯士低聲自語道：「又碰見你了，嘿嘿！又出了手？嘿嘿……」突然，他叫來酒保，以眼色示意，看來是惠賬了，酒保笑嘻嘻道：「相公不多坐會兒？」

那壯士搖搖頭，手一放，案面上已有一張金葉子，一笑道：「收下了，不必嚕叨。」

說畢，頭也不回的向樓下走去，酒保連聲多謝，他已由樓梯轉出，踏出門口，早有人將馬帶上，他是一手執韁，這一次他也不騎馬，只是牽了馬在街上走去，就在此時，只見他身邊轉過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素衣村女，一掠而過，壯士毫不在意，只是當他走得幾步，發覺有些不妥，突然急急用手一摸腰間，不由臉色一變，俊目射出狠厲的光芒，不！簡直是怒火，你道為何？原來他的一口寶劍已是不翼而飛，那會叫他不光火。

須知那少年壯士乃是黃河兩岸的有名神手捕頭，專門與江湖朋友作對頭，對於鼠竊門賊道，以及江洋大盜，全有極深的認識，此次來到了長安，正是爲了追緝一個妙手神偸，這個神偸專向一批王孫公子下手，甚至夜入王公大吏、退休官員家中作案，這神偸所作的案子，不知難倒了多少有名的捕頭，也令不少官員吃了暗虧，這才請出他來破案，此君不愧是破案能手，一插入手，立即爲其發現一些線索，在這麼多好手的無從捉摸情形之下，竟然讓他與這個神偸照了面，不過，這一照面，令這位神偸有些難過，他是話也不說一句，回身就走，此君初時也是一怔，突然，他想追捕此人，因此展開身法，向這神偸緊追不捨，可是，此賊的輕身功夫好得出奇，幾個盤旋騰跳，爲其脫了身，此君心中既懊喪，又難過，只能回到寓所，不料當其回府之際，桌上已有柬帖一封，上面寫着幾句話：「黃賢弟，看在你的份上，我去了，不必再行搜捕……」下面繪了一個嘻皮笑臉的人頭，這人頭看來很滑稽，但是，看來却有些茫然之感，因爲他對這個人頭極熟，這東西令他想起不少往事，不過，他一拍桌子道：「你也太不長進啦……」

就這樣，神手捕頭黃劍嘯往四方八面尋找線索，說出了賊子的面相，並叫來他的朋友何世元、蕭金城兩個會同搜捕，他不想讓此賊漏出了手，因爲有了黃劍嘯的描容賊子的相貌，他們當公事的全有份過人的眼光，再說亦有手下眼線，這就很容易查出此人的踪跡，不料在第三天的晚上，何世元與蕭金城來到了黃劍嘯之寓所，當時，黃劍嘯見兩人狼狽的情形，就已知出了事，可能與他心目中的人照了面，兩人是吃了虧。

這是爲何？原來，何世元是沒了鞋，上身只穿了一件小衫；蕭金城是沒了頭巾，腰間的綉帶也丟了，連褲子也不見了，只穿一條小內褲，薄底靴還套在脚上，可也不是個勁兒，愁眉苦臉的對黃劍嘯叙述，黃劍嘯一問情由，才知道這兩個倒霉鬼自從得了黃劍嘯之指示，就拚命的發出線眼，打探這個傢伙的下落，不料蕭金城首先得到消息，說是在城外關帝廟中住着這個傢伙，當下，他立即會同眼線出門，又派了一人去向黃劍嘯報告，自己則匆忙的向關帝廟進發。

時間在午後的申牌下三刻，當他一到關帝廟，就看見何世元也趕來了，兩人一招呼，就向關帝廟中直闖。

剛進了廟天井，就聞得一聲陰森森的笑聲，兩人都有些功夫底子，膽色也不算少，可也會爲這一聲笑聲弄了個毛髮直豎，並且有些目瞪口呆。

「你來了嗎？請站一會兒！」左邊廂房傳出了一陣說話，兩人莫明其妙的僵在當地，「可眞聽話吶！嘿嘿……」又笑了笑。何世元、蕭金城兩人有些光火。其實，他們早該光火，就不知鬼迷了頭，還是甚麼着的，直到現在才光火。何世元就出了聲：「朋友，出來吧，咱們見見……」

「不忙！不忙！我還得吃完這個鷄腿……」

呵，這眞不錯，兩位捕頭大老爺來此辦案，還得等這主兒吃完了東西嗎？這是那兒來的新例？蕭金城有些明白了，自己算是幹甚麼來的，怒叱一聲：「賊子，你搞甚麼鬼？」

「唷！等不及啦，好！我這就出來……啦！」這最後一個字，腔調拖得極長，有些唱戲的味兒。何世元與蕭金城兩人就給他氣得不是味兒，剛想就此衝入，不料眼前一花，看清了來人，這傢伙身形高瘦，淡眉毛，大眼睛，年才卅開外的青衫文士……

兩人一見這青衫文士，就是一突，因爲明眼人甚麼也是一瞧就明白，這傢伙可不是個撓種，祇要看他現身的一刹那，衣衫飄動有姿，步履輕盈，兩眼神光隱隱，這已經可以明白此君身手不弱，黃劍嘯雖然說出了此人的臉目特徵，可也沒說過此人的來歷，還有他的本領技藝，別是一個不巧，給自己招來了痲煩，老實說，在這個地方，若是處置得差些勁兒，落了個灰頭土臉，這就太不好看了，說甚

麼兩人都是老公事，到底見過風浪，也會過世面，眼中不揉砂子，更不能張開眼睛乾吃虧，因此，雖然心中有些火，也不得不往下壓，蕭金城首先對此君看了一眼，道：「尊駕就是那個史朋友？」

那青衫文士一手還舉了隻鷄腿在啃咬着，口中有東西，可不知道他是故意還是無心，直是唔唔嚷嚷的，一面吃，一面說話，這一來，話音難免有些不大清楚。

「甚麼……史……朋友……啊……鷄……腿的……味兒不錯……」

蕭金城給他引起了焦躁的感覺，大喝一聲道：「史朋友！你偷了那麼多家，也作了不少案子，別在我們兄弟面前裝神作怪……」

「啊！聽不懂……」他只是回了這麼一句，依然在啃吃他的鷄腿。

何世元看不過眼，怪笑一聲道：「別裝蒜啦！」

「鷄腿得加些蒜？沒這個吃法！」

何世元實在忍不住了，身形一動，人就往那青衫文士撲到，一面說道：「算甚麼鬼孫子。」

青衫文士見何世元撲來，臉色一變，哇哇的大叫道：「搶東西吃呀！口犯饞了！這鷄腿我不給。」

何世元一把沒有撈住，心中已是明白這傢伙可不太老實，一反掌，就是來個反刁手，好！這一下，大概是因爲他出手快，變招狠，而且眞有些門道。

這青衫文士避過了第一下，却沒法躲得過第二下，只一怔，就爲何世元當胸一把抓住，青衫文士臉色大變，道一聲：「我怕了你！給你。」

何世元剛怒喝道：「你放……屁……」這個屁字還未出口，眼前一花，口中一鹹，已被鷄腿堵住了口，他想吐，却莫明其妙地衣衫扣子鬆了，他連忙掌一吐勁，這青衫文士已一手托住他的手腕，就勢一個旋轉，口中哇啦啦的亂叫，這一轉，壞了，何世元祇感眼前人影晃得一晃，「嘩！」的一聲響，自己身上已感到一輕，眼前看清，自己身上一件外衣不知甚麼時候，給他剝了下來，就只剩了件小布衫在身上飄呀飄的，耳聞一聲冷笑道：「大捕頭，這件緞衫可眞漂亮，能押幾個錢，買幾個鷄腿吃吃……」

何世元不由氣得哇哇大叫：「好賊子！」

「不算是賊，我這是當着你面前拿下的，是不是？」

何世元心頭火起，聞得聲音在右邊，於是飛起一腿，嘩！不得了，這一腿飛出，脚跟一重，看清楚，這傢伙對他嘻皮笑臉的看着，又覺重力推來，他現在人如「金鷄獨立」，單腿支地，這就難穩得住重心，給他這一推，仰面就是一交，脚下一輕，好，又是一隻薄底靴給他褪了下來。

何世元更是不忿，大喝一聲：「金城兄，上！」

蕭金城也已看出不對頭，老早解下了鐵鍊串，在作勢想斫下，就因爲這傢伙身法太快，而且又怕打了自己人，因此幾個猶疑，不想眼前就是那麼的有出人意料的變化，何世元丟了一件衫，還失去了一隻靴，這樣子成何體統？再聽得同伴一招呼，又見他一跤摔倒在地上，他就此一個騰步，人形如箭般的竄入，又是一抖手，嘩啦啦的一聲響，鐵鍊串如墨龍般向這青衫文士攔腰捲到，青衫文士却是閑散，一見蕭金城的鐵鍊捲到，他祇脚一點地，身形如風吹浮萍般，向後直退，又見他右手一掠，捲起一陣勁風，迎面拂到。

蕭金城不由自主的就是一低頭，閃過來勢，眞不是個道理，頭上一輕，那頂英雄巾就此給這勁風抖走了。

蕭金城的頭巾被拂落，回頭一看來勢，身邊突有勁影掠過，他一驚，就此一閃身，順手把鐵鍊串打下，只覺腰間又是一鬆，不得了，一條綉帶好似見了鬼似的，褪了下來，他一驚，用手一按，可是這綉帶就像蛇一樣的，給一滑一掠，竟不見了，他看出又是那個青衫文士的出手，心中雖然萬分驚訝這人的出手，但是這口寃氣實在是難以嚥得下，一聲怒吼，人如發了狂般，抖動鐵鍊串，向青衫文士撲打而上。

現在，這青衫文士的手中可有了一頂帽子、一件短衫、一隻靴子和一根綉帶，一見蕭金城形如瘋虎般的撲過來，他一面擠眉弄眼，一面展開身法閃避，一面口中不停的說俏皮話，一手將頭巾向自己頭上一戴，一件短衫披在領間，還將這二隻衣袖圍在頸子上打了個結，綉帶往腰間一束，而這隻靴子麼，就往腰間一塞，然後與蕭金城對了手，此時，何世元已起了身，一擺鋼刀，光了隻脚，與蕭金城合力對付那青衫文士。

可是這青衫文士眞是個好手，別看他嘻皮笑臉，而他這身法之快、手法之準，實乃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知什麼時候，何世元的靴子又給丟了一隻，這一來，他就赤着一雙脚板，在那裡咬牙切齒的亂哼哼，至於蕭金城更是不幸，一條褲子給褪了下來，並且，他都是在輕描淡寫之中引使他們上當，而他是因勢而行的，取了這些東西，直到天將傍晚，這青衫文士噓了一口氣，道：「與你們做了齣好戲，雖然跳跳蹦蹦的好似耍猴子，挺有些趣，可是這一跳動，又苦了我的肚子，餓了……剛才的雞腿倒是不錯，我還得去買幾根來受用！不玩了！再見！」

蕭、何兩人被弄得火冒三千丈，雖然兩人是拚命的全力出招使式，就是連人家皮毛也撈不住一條，也就別說打他一個狠的了，總之，若不是他自己下了台，兩人眞個不知該如何

辦？何況，他一提起肚子餓，兩個大捕頭就此給他引起了同感，雖說沒打了人，不過，這跳動也眞費了勁，人一費勁，肚子就會空得快，因此，兩個人雖被弄得狼狽不堪，可還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帶了那些東西向廟外馳去，一晃就沒了踪影。

兩人在天井各自嘆了口氣，你望了我，我望了你，兩人都默默無言，這算什麼？兩個偌大的漢子弄了個七零八落，狼狽不堪，還是何世元有些主意，突地他想起了爲何自己打了一大陣，就不見了這位黃大爺的來臨，對！找他去！兩人議決定當，也不理這樣子有多難看，就這樣的向城中走去。

一路走來，有幾個村童、路人看了他們兩人的模樣，直覺好笑。蕭、何兩人直羞得抬不起頭來，一進城中，還怕撞見了熟人，好在天色已晚，又是晚飯時間，才算沒有什麼人招呼他們兩人，本來，他們還想回到自己家去，找套衫褲，可是黃劍嘯住在進城門的第二條街，比他們住的地方近了許多，因此，兩人就蹩到了黃劍嘯的寓所。

黃劍嘯聽了兩人的述說，俊目不由冒出憤怒的火燄，一手擊桌道：「不想他這樣的不長進，竟然作了這下三濫的活兒來，我本有心要他改過做人，這樣一來，嘿……」邊說邊見他眼望牆上掛的長劍，臉上掠過一絲微笑，又自語了一句道：「看他還能脫得出我那七盤神劍之下……」說畢，他就招呼了蕭、何兩人坐下，自己則取出衣巾衣物要兩人換了，好在兩人身材與黃劍嘯相差不多，雖然有些不配，將就一些也能過得去。

一切弄妥，黃劍嘯又去取了些酒菜等物招待兩人，就在此時，窗外一聲長笑，就見一份柬帖飛來，黃劍嘯聞聲，立即竄出，可是，當他一上到屋頂，只見在那遠處有黑影一點，其疾如箭，沒入暗處。

他是呆了一呆，然後微一頓脚，身形一動，回到房中，只見蕭、何兩人正在燈下看柬，他走過去，何世元將這份柬帖交了給他，但見上面寫的是：「黃賢弟，我眞怕你的七盤神訣，因此，我祇能走啦，這一次，我是上長安去了！這一來，你也算有了個交代，留個情吧！何必這樣把我釘得這麼狠呢？附上押票乙紙，是你朋友的東西，我是押了當盤費啦！對不起啦！」下面畫了一個嘻皮笑臉的人頭。

黃劍嘯不由微哼一聲，一言不發，然後看了看押票，取些銀兩，交給何世元道：「算我代這位朋友還債的！」

蕭、何兩人當然不肯要，推辭了一會兒，再行飲酒叙談。

本來這件事，在公事上談來，是算有了交代，至少，這封信上寫得明明白白，這個青衫文士是怕了黃劍嘯，也可以說是給他轟去了的！但是，黃劍嘯好像還有些不忿，終於，他匹馬單騎的追出了長安，爲什麼？他可是一定要扣住這個人，在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作這種鼠竊之道，太有些塌台，無論如何，他要將他扣住，要他回頭，這就是說，他是不想這個朋友墮落，變成了一個下三濫的鼠竊偷兒，這對先人的情誼上便有個交代。

原來，黃劍嘯與那個姓史的還有些交情，這也不能怪他多事了。

* * *

現在，他來到長安城已經有兩天了，可是，第一天，他兜了幾個圈子，又到了那些暗門子中出入，只是沒見姓史的，第二天，他才算在酒樓上看見了他的踪跡，他那裡肯放鬆，立即跟了下去，預備綴上了他，老實說，只要他與自己相距不到十丈，不讓他知道自己在追踪他，那麼，就算他的輕功別有一家，可也難逃脫他的追踪，只要有這樣一個機會，他就可以用家傳的神劍來扣住這個朋友！不想他一上了街頭，還沒有幾步路，自己的家傳玉龍劍就此不翼而飛，那能不令他憤怒？

自己一身好功夫，耳音極佳，再說，這柄長劍扣在自己的腰帶上，有金吞鈎扣住，就算有人要動自己的腦筋，也不算是簡單事，何況，在自己週圍三尺，隨便有什麼風吹草動，他是斷無不知之理。今天，在長安大街之上，竟然丟了防身寶劍，就是這個台，他便塌得也是不小，想到這裡，他不由一陣氣湧，差些就昏了過去，但是，黃劍嘯到底是個武術名家，臨危不亂，站在原地，略一思前想後，不由心中一亮，莫非是她？想到這裡，他眼神四轉，又看了看街上情形，立即牽馬向前直走，前面又來了一輛裝飾華麗的大車，車聲轔轔的在他身邊掠過。黃劍嘯略讓了一讓，眼神微掠，只見這輛車子一個轉彎，竟就橫在他的面前，這一來，他不由一急，因爲前面還有個姓史的朋友在，如果他連這個人也失了踪跡，那麼扣住人、奪回玉龍寶劍的事，就得更費週折，因此，他是心中一急，立即身形一動，人已上了馬背，還想以高臨下看個清楚之時，却聞得一聲蒼老的婦人聲音發自車廂之中。

「黃相公，何必如此緊張，如要訪查你的朋友，可隨我的車子來……」此話一出，黃劍嘯不由一震，再一看這輛車子的駕駛人，乃是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孩子，可也是個嘻皮笑臉的對他裝了一個鬼臉，他心中又是一動，就知這件事大有文章，反正既來之則安之，老實說，是怕的，也不能由山西直追到長安，既然有了準主兒，還怕什麼？於是沉聲說了句：「多謝引路！」也就一抖馬韁，隨着這輛車子後面，緩緩向前而進。

這輛車子眞有些氣派，黃劍嘯心

中暗暗稱奇，難道這車中人與自己的朋友有往來？不像，沒有往來，他那能知道自己來歷及明瞭自己此行尋訪的是誰？難道車中人與自己的朋友也有什麼糾葛？這也難說得出！總之，這就有些問題存在。

想到這裡，黃劍嘯不由又對那駕車的孩子又看了一眼，可是這小傢伙一味的望着前路，手中皮鞭抖呀抖呀的，一手抓住了韁繩，萬分輕鬆的在吹着口哨，一點也不理會黃劍嘯，現在，他是心中有事，渴望能明白其中有什麼玄虛，但是，這輛車子，除了有老婦這一聲招呼外，就沒有其他人聲，馬蹄得得，車聲轔轔，不多一會，已走出了長安東城，前面有些田野，不是春天嗎？爲何不見什麼遊人？偶然有幾匹來往馬匹，也只是軍門中的驛卒，大概是遞送什麼文書的，其他就沒有什麼可看得見！

天色漸漸的晚了，路上有些風吹來，不太溫暖，黃劍嘯思潮起伏，當然也想到必是上了人家的當，可是，他也不能自認冤大頭，那怕是個孩子，或者一個老婦，既然她說了這句話，就得向他們要人，因此，他是一放心事，身形挺一挺，狠狠的，釘住了這輛車子。

只顧住想心事，就會不太注意路途，其實，他們七岔八彎的，尤其是在曠野中行走，不知不覺的就轉入了一個叢林中，漸漸的，天已黑了下來，前面却有一盞紅燈在晃動，孩子皮鞭望空一抖，「吧」的一聲響，馬車突然走得飛快，黃劍嘯也是一抖韁繩，將坐騎放開了脚步，緊緊的趕追，不多一會，又聞得一聲嬌笑自黃劍嘯身邊掠過，黃劍嘯已看出一條青影向前撲去，身法輕靈，姿勢美妙，他的眼力本佳，早已看出這少女正是在城中大街上、由自己身邊掠過的那個少女，心中就是一動，暗叫一聲：「看妳再往那裡走……」想到這裡，不由自主的一按腰間，自言自語的說了句：「妳就該還我的玉龍寶劍……」

可是他摸到腰間之時，臉色又是一變，這……說那裡話來？玉龍寶劍剛才分明已經遺失，可是，現在它却又在他的腰間，這一來，他不由一陣臉紅，「好手法！」黃劍嘯再也忍不住的對這少女的出手驚嘆。

這種妙手神技，實在令人震服，一轉眼間，身邊之物無影而去，可又是無影而回，這分明是他們施的下馬威，自己在這上面已是輸了一下，想到這裡，不禁一陣臉紅……

但是，他又轉念一想，他們是這一行中人，專長一些小巧妙手偷竊之技，自己是劍術名家，講究的是劍擊之術，自己與史丹青——即那個青衫文士——有着兩代交誼，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在這鼠竊門中討生活，就算自己爲他們做了手脚，也不能不將他有個交代，那怕有千危萬難，自己是絕不能含糊，因此，他雖然折服了他們的出手，還是不能將此事罷手，突然，前面的馬車收了韁，孩子在「得兒兒」的打招呼，黃劍嘯也是一收韁，將馬匹扣住。

看清楚了，此地乃是一座荒蕪了的家祠，四外靜得可以，孩子已跳下車來，走過來對黃劍嘯看了一眼，作了個鬼臉，然後，又見他來到了這車邊，一開車門，遞過一張櫈子，車門開處，是一個年約六十開外、老態龍鍾的老婦人，手中拄着一支龍頭拐杖，戰抖抖的，佝僂着身子，走下車來，一着地，她一回頭，對黃劍嘯含笑的點了點頭，黃劍嘯不敢怠慢，身形一動，人已下了馬背，雙手一揖，對老婦人行了一個大禮，緩聲的說道：「在下太原黃劍嘯，不知前輩法諱，請恕罪這個！」

老婦人依然笑道：「黃相公，不必客氣，請！」

請字出口，她的左手一擺，作勢讓客，車子已由孩子拉過一邊，黃劍嘯眼前一亮，只見廟門口立着兩個人，一個是年華十八九歲的素衣少女，一個是淡得不見眉毛的文士，正是自己心目中要找的人，幼年的朋友史丹青。

黃劍嘯再向老婦作了一揖，道：「晚輩多承老人家指引，見到了我的朋友，在下與他另有事幹，請老前輩勿罪荒唐爲荷！」黃劍嘯說話才完，身形已動，向史丹青立身之處撲來。

可是，黃劍嘯人還未到，面前已有勁影襲來，黃劍嘯不由一聲冷笑，他已看出這少女玉手微揚，出手勁風，向自己招呼上來，於是雙手一抖，以他來勢，口中又說了句：「這位小姐，在下與妳素未謀面，也無甚麼仇怨可言，妳何必在中間打岔？」

少女微微一笑，道：「你也太心急了些，但也不見得不讓人說句話吧？」

黃劍嘯聞言一怔，雙手一抖，將少女之勁力一化，人也就勢立定，少女對他笑了一笑，這笑意却有些輕視之態，黃劍嘯心中有些不自在，而史丹青還是這樣的沉着，睜着一對大眼睛，對自己直打量！

「我說婆婆，你看怎麼樣說？」少女發話了，老婦還是慢條斯理的，一顛一衝的拄着拐杖，施施然的走過來，一面氣喘喘的說道：「孫女兒，妳也不必逞强，丹青這孩子可也不是怕他來的，既然要說清楚，這也好，就由老身作個出頭人吧！」

老婦人總算來到了少女身邊，只見她很吃力的扭轉回身，與黃劍嘯打了一個照面，微嘆了一聲道：「黃相公爲何如此的恨他？」

這當然是指史丹青，黃劍嘯沉聲答道：「晚輩可不是恨他，只因他作事下流，有損他先人聲譽，這才要好好的勸解他而已……」

「他作了些甚麼下流事？」

「想我們習了一身武技，就算不欲報效國家，也得作些仗義之行爲，想這鼠竊狗偷摸黑的勾當，乃是下三濫的門徑，豈不是有辱了他的一身所學，也太對不起史老伯在天之靈，這我就要他歸正，作些眞正的俠義行爲！」

那老婦人又是一笑道：「下三濫，上三流，這是何人所立？誰個所訂？依老身看來，也眞是所以謂上，也難說是下，雖然這些竊偷行徑難登大雅之堂，却也能瞞過天下之士，太史公不是說過：『竊國者君，竊鈎者盜。』所謂鼠竊之流，也可分個大小，就是這身手麼，也是有些出入，黃相公，你說是也不是？」

黃劍嘯聞言不由一怔，剛想回答幾句，老婦人又繼續說道：「再說這仗義的行爲，無非是鋤强扶弱，濟貧助困，足下可知，想史君之行爲，雖然是竊偷一行，你可曾知曉爲其所救的赤貧窮苦就不止一家兩戶？你可曾見到，那些王孫公子、貴人達官，坐擁嬌妻美妾、拳養家奴下人，眞個是日費萬金，不以其奢，自己服用，揀精揀美，幾時見他們肯與其剩餘，以濟子民？史君是竊其所餘，以益所無，難道這不是行俠仗義的勾當？莫非黃相公——代這些人作守門狗、護花人，才是英雄好漢不成？黃相公，老身年老糊塗，或者說得極不中聽的，不過，你是個明白人，也該想想這番話可有些理由嗎？啊，哈……」老婦仰天大笑，黃劍嘯却給她說得僵立當地，難以開口有個回答。

史丹青臉帶笑容，對黃劍嘯看了一眼，少女却臉帶卑夷之色，也用她的一對黑白分明的俏眼白了他一眼，這一眼，看得黃劍嘯滿臉通紅，可是這口氣却是大了，黃劍嘯生性剛直，而且有股死硬的勁兒，目下，他是口齒之上爲人問住，但是，直覺的感到這鼠竊的一手，總是下流，有些不對勁，再給這少女這一白眼，更是氣上加氣的厲聲說道：「老前輩雖然妙語解釋，但是不告而取，總是有犯法例，就算是將其所獲以救貧困，也只是取巧之所爲，稱得上俠義之士，也就不屑爲之，這種自裝門面的說詞，在下不能心服……」

少女怒斥一聲道：「憑甚麼要你心服？你就是皇帝老子的伯公，也管不上我們這一行！」

黃劍嘯立即怒斥一聲道：「憑妳如何說，我也是不服，我只是要辦我的事，我得帶了丹青兄……」

「你有這份能耐嗎？好不害羞，若不是史兄再三請說，姑娘就叫你猢猻沒了棒杖，還敢大剌剌的在這裡說嘴！」

史丹青臉色微變，連忙走出來，一阻少女話頭道：「公孫妹子，妳也別太氣大！」又一回頭，對黃劍嘯看了一眼，道：「劍嘯弟，常言道：『道不同，不相爲謀』，就算是史某自甘墮落吧，你就放開些，譬如當沒有我這個朋友，我們各走各路，不也就完了？」

黃劍嘯目下是在氣憤頭上，大聲說道：「除非你能勝得過黃某手中寶劍，否則，你不改過，我就把你扣了……」

「你配？」一聲嬌叱，黃劍嘯已見一條青影向他當面撲到，一股勁風隨着這少女的出手，立時掃向黃劍嘯，這一來，已算是講不妥，來了個反臉，黃劍嘯就是不服這口氣，受了教訓，還得挨打，於是怒吼一聲，一聲響，就是一溜青虹出手。

黃劍嘯長劍出手，一手已將大氅抖開，一個轉身，好姿勢，也眞好手法，隨勢劈過少女的出手，就順手將大氅脫了，一手拋過，然後門戶一立，七盤神訣展開，與少女交上了手。

那少女見黃劍嘯長劍出手，於是哼了一聲，冷笑道：「也不知羞，若是不還你，看你用甚麼東西去支撐場面！」

邊說邊抖起一條紅影，那是一條絲巾，這少女身手厲害，就是這出手又何嘗不辣，一條絲巾在她手中，有如一條神龍一般矯夭迅速，而且勁風呼呼，聲勢驚人，黃劍嘯長劍一引，他那家傳七盤神訣却也別具妙用，只見他長劍戰動，劍光如虹，每一招、每一式全是七折七翻、七盤七舉，劍虹分化中，不是上、中、下分成七星之形，就是如海浪七疊，滾滾翻翻，少女不知黃劍嘯之劍法甚具火候，更不知他那劍術乃是天下一絕，滿以爲他既然爲自己盜劍、還劍毫無所覺，這出手之道，就算是狠辣，也難攻自己的混天紅綾的混元手法，不想一交上手，却是大謬不已，自己一時輕敵，對他看不起，不想這傢伙的劍法竟然有這般的神妙。

再說，黃劍嘯是恨極這少女對他的奚落，因此一出手就用上了七盤神訣中的七絕誅魂、七折長浪的殺手神招，這一來，已將這個少女狠狠的困在長劍所化的光影之中。

現在，當地是祇見一團青虹困住了一條長虹，滾滾翻翻，少女是咬牙拚鬥，混元紅綾抖成一片紅影，將自身緊緊護住，她已看出對手的厲害，再也不敢自恃其技，急謀自保，可是爲時已晚。黃劍嘯的七盤神訣已將她全身罩住，漸漸的將圈子縮小，而長劍劍尖又專揀少女的大穴照顧，雖說祇是三招兩式，少女已屢遇奇險而汗流浹背，那邊的史丹青早已看出情形不妙，不由臉色大變，在一邊大聲呼叫道：「劍嘯弟，不可下毒手，不可……」

而那老婦人也是臉色微變，突然，左側竄來一條小黑影，人未到，一條烏光已向黃劍嘯當頭罩下。

現在黃劍嘯已是蓄勢待發，尚幸這一條烏光的抖到，令他不得不偏身閃避，少女也在拚命奪圍而出，實是

沒有空檔，這一小黑影的突圍，她是心中一歡，立即一緊手中綾帶，不顧一切地出手抖了一招「天女投梭」，長綾如勁箭脫弦般抖出，筆直的向黃劍嘯右邊投到。

黃劍嘯因得照顧烏光的打落，不得不一鬆禁圈，可是，這一來，就讓少女就勢脫圍而出，黃劍嘯也已看出這烏光是條皮鞭，正是那孩子的出手，他剛一聲怒吼，想反扣少女及孩子時，已聞一聲蒼勁呼叱道：「住手！」

黃劍嘯得理不饒人，還是不肯罷手，剛剛一緊手中長劍，作勢欲追撲之時，面前勁影突來，祇見那老婦已阻在前面，又聞她一聲清嘯道：「黃相公，何必得勢不饒人？」

黃劍嘯一見是老婦，不得不將身形一停，可是劍護中宮，雙目圓睜道：「在下祇想帶回史兄……前輩休怪……」

「如何才能令你明白過來？」

「在下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前輩原諒！」

那老婦搖了搖頭道：「難道我這樣的解釋，你還不明白，一定要趕狗入窮巷？」

黃劍嘯一言不發，握劍在手，狠狠的看着那老婦人，躍躍欲試。

老婦人臉色微變道：「老身無奈……只能爲我門中再行出手一次，相公請賜招！」

黃劍嘯也不理會，長劍一抖，就見七點星光閃爍不停的向老婦刺到。老婦人的龍頭拐杖一橫一移，身形未動，就聞叮噹連響，黃劍嘯之劍已與老婦人之鐵拐連碰七碰，黃劍嘯不由一震，這老婦人竟有這麼好的勁力，於是不敢怠慢，作勢再發，耳聞史丹青一聲大叫道：「劍嘯弟，不可動手，她就是衡山的鐵龍母公孫十三娘，你不是她的對手，快快停手吧……」

黃劍嘯一聽招呼，心中也是一震，怪不得那老婦是如此的沉着，能夠一出手，就將自己神招「七星臨曜」的厲害殺着，極輕易的擋住，非但擋住，還反震得自己手臂發麻，想自己的臂力極大，出道迄今，還未碰見過能反震自己手腕痠麻之人，此老既是鐵龍母，聽自己父親生前也曾提說過，她那九天玄女功是與衆不同，非但善於運勁使力，更擅長借勁還力，看來自己是爲她這一神功所制的了！

但是，現在乃騎虎難下，黃劍嘯又是個寧折不屈的人，因此，他一咬牙，也不理會鐵龍母的厲害，拚命將長劍抖成一片光影，但聞陣陣嘯聲中，青虹忽分忽合，突起波浪，倏成七星似的，與鐵龍母拚了個狠的。

再看那老婦人，別看她走路時佝僂曲背，這出手發招却是又穩又狠，又沉又實，身形不多移動，却是個劍中能手，有小輩第一劍傑之稱的黃劍嘯被困得團團亂轉，鐵拐之招式越來越詭秘狠辣，將長劍牽制得無轉圜的餘地，史丹青越來越擔心，深恐自己幼年朋友可能會爲那老婦所傷。

少女臉上嬌嗔未褪，可是一見婆婆如此出手，心中也有些心驚，她可是莫明其妙的對這劍客有了份感情，雖然說不出是怨，是怒，是恨，是嗔，不過，她直覺是有些關心，這關心並不是基於愛抑或恨，總之，她希望這傢伙吃點虧，因爲她剛才也吃了點虧，可又不想他眞的受挫，爲甚麼？她也說不上來，簡單的說一句，她是有些心頭紊亂，而且複雜的，對黃劍嘯有着說不出的感覺。

鐵龍母公孫十三娘的鐵拐是指南打北，現在黃劍嘯是跟着她的拐杖在亂走，漸漸的，黃劍嘯發覺萬分不對勁，突然，他看出情形不對頭，自己的長劍已漸漸的不聽使喚，七盤神訣毫無威力可言，非但沒有威力，並且已爲公孫十三娘的鐵拐所牽引，自己的出招宛如聽了命令在鬼畫符一般，他看到這一點，就想撤招收劍，不料業已不能了，只覺四週勁風如山壓一般，長劍也無法把握，黃劍嘯一眼看見那少女的眼色又是狠狠的注視着他，是這樣的卑視，還加了些恨意，不由心中一亂，突然，只覺得胸腹間萬二分不舒暢，兩眼漸漸的有些花，他不由一聲怒吼，口中一陣甜，逆血上湧，又聞他大叫一聲，口一張，一口鮮血噴出，長劍再也把握不住，一脫手，人就仰面一跤跌倒在地上，就在此時，他耳邊聞到幾聲驚叫，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實在無法聽得清，一個迷忽，人就昏迷在地上，暈了過去。

那邊有一條人影撲來，正是那個史丹青，他硬生生的闖入圈中，大叫：「婆婆開恩……」

公孫十三娘還是臉帶微笑，手中鐵拐已收了，對史丹青看了一眼，道：「你放心，我也不能再造殺孽，不過，這孩子太驕了，也得殺殺他的火氣，不受此教訓，這一個驕字，就能毀了他的一生……」又一回頭，她對那少女看了一眼，道：「妳呀！也看清楚了，武技一途，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道是：『滿招損，謙受益。』剛才婆婆不出手，就是要妳知道了，妳這點本領，還得再下點苦功去學呢，這孩子就比妳强得多了。」

史丹青扶起黃劍嘯，只見他臉如黃蠟，不由一陣難過，喃喃自語道：「劍嘯弟，我們的鼠竊一道，實在是有所而爲，並沒有甚麼不是之處，你也太有些自以爲是了。」

老婦人對少女道：「素兒，妳叫元兒駕車，將這孩子扶上了車，回家去，好好的料理他，之後，再與他解釋我們中的一切，我們雖是下三濫，作的却是上等之事！哈哈！」

一輛馬車在黑暗中馳去，向長安城進發，車中有一個老婦，還有一個昏迷的黃劍嘯……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麥可

文・穗　圖・飛

白馬素衣小溫侯

富貴舫殺機重重　黑兄弟鍥而不捨

江湖上誰若不認識「富貴舫」的人，那他就不能算是曾經跑過江湖走過碼頭的漢子。

「富貴舫」每年七月初七[illegible]停泊在「洞庭湖」的中心，初八至[illegible]過夜半三更，是開始營業的時間，初十夜的三更，「富貴舫」就立刻高挑起謝客燈，起錨他往，若再要相逢，又要過一年了。

你認得「富貴舫」是不算奇，若還能識得「富貴舫」的主人「風月七娘子」而又能使那七娘子把盞一杯，那麼傳說出去你就夠大面子了。

如果再能够叫七娘子嫵媚一笑，柔荑輕握你粗壯的手腕，領着你從「賭艙」側那道奇妙的門戶走出去，登上「雲雨船樓」，赫！保証你從此在江湖道上名字一定响噹噹。

您不能吧！哈哈，但有人能。

提起這些人還不祇三兩位，不過其中任何一位，都是江湖上，武林中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其中一位曾是武林聯盟主人的「獨叟」冷先生，此公與少林及武當一等一高手三十六名印証武功時，對方十八對脊心穴上衣破見皮而不自知，由此可見其武功的厲害。

「五指魔」陰飛雨，六十年間未逢敵手，五指伸處神鬼驚心！

常公子，貌勝潘安，財富可以敵國，隨便一餐所賞的酒資，便是黃金壹兩。

伍剛，江湖綠林南七省總舵主，您敢小看他嗎？

多了，計數起來太過費神失時，總之一句話，有那份尊榮名譽也够七娘子喜歡的，必然是武技或財勢或人物在武林之中江湖之上獨絕無二的才行。

「雲雨船樓」上幹些甚麼，有沒有七娘子之份？抱歉的是誰也沒法回答，當然，你若跟冷先生、陰飛雨、常公子或伍剛等人有交情，問及這事不難明白，可惜的是你怕沒法再找到他們了，也許是傳說這幾位曾經是「雲雨船樓」中貴客的獨一無二人物，但他們自從蒙七娘子寵召而登上「雲雨船樓」之後，再沒有走下船樓一步，那麼你又到那兒去找他們？

「富貴舫」的名頭大，大到不僅武林中江湖中人人皆知，甚至上至王公大臣，下到販夫走卒三教九流，不知道「富貴舫」的真箇是少之又少了。

「風月七娘子」之名頭，更大過她那「富貴舫」的名頭，不瞞你說，你要見到「富貴舫」，祇須要七月初七到初十，隨便那個時候，去洞庭湖畔眺望，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但是你想一見「風月七娘子」，這就難了！多年來她沒有露過臉來，你問吧，見過她的人不多，能說詳細七娘子模樣兒來的，沒有一個，所以就算是真的七娘子露了面，你也會當作是假的。

「富貴舫」的名頭响，「風月七娘子」的名聲兒更响更大，但卻難以响過或大過那艘古舊，髒黑而又陰森而絕無燈火的「鬼船」！

「鬼船」出現於江湖上，去年長江，又一年去太湖、洞庭，甚或也曾停泊過津沽、黃海，計算起來這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前洞庭突現鬼船，當時立刻震撼了整個江湖。

「鬼船」的出現亦有時日，七月十五鬼節，它來如幽靈，突然現形，去若神龍，突然隱去，一出一去整整十二個時辰，它每次現形，必有刃兵血腥，令人驚心。

十年來，鬼船曾三次泊於洞庭，可惜富貴舫初十已去，它們從來未碰過頭，朝過面。

鬼船隱去的刹那，必有雪白如濃重的捲雲般的烟霧透船而出，升入雲空，烟霧漸漸攏合成字，字字清楚，這些字指明鬼船消失後，江湖上將要發生的事情，誰當喪命，爲了甚麼，寫得一清二楚，那個若是意有不服不信，大可查証，所獲實情無不與鬼船烟字所說相同，十年如一日，鬼船成了巨惡大奸人的催命符，竟使武林江湖上仇氣漸改，惡行頓減。

有人曾在富貴舫上傾過家，有人曾登上雲雨船樓而失了踪，傾家的有兄弟，失踪的有妻兒，沒完的，說不得找上了富貴舫，你猜猜怎麼樣？

誰也沒有見着「風月七娘子」，更妙的是脚尖兒都還沒有踏上「富貴舫」的甲板，便全被請出。

出面和找上來的苦主，你作夢也想不到竟是被尊爲「天下第一劍」的「劍聖」程宗，泰山劍派的掌門人，一柄「六音無鋒劍」，曾使武當掌教及青城劍隱，心服口服而自愧不如的人物。

那自是一言九鼎，他話祇一句，要苦主們帶住目睹的人証再來，否則，不要無事生非、行同訛詐！

一年又一年，受害受難的苦主們是越來越多，膽敢找到富貴舫來的是越來越少，富貴舫的特殊生意更是越爲興隆，可是武林中江湖上的極惡罪行，都因鬼船的無情執法年少過一年，因此有人大膽的預言說，遲早是有那麼一天，鬼船會找上了富貴舫，預言不脛而走，人人蹺足企盼的等待這一天，預言已過了兩年，富貴舫仍然是七月七日停在洞庭湖中心，初十日三更起錨離去，鬼船依然是七月十五若幽靈現形，次日拂曉烟霧中消失，雙方始終未碰過頭，奈何？

今年七月初七日，一大清早，洞庭湖畔已聚集了千百人，一睹富貴舫那豪華巨舟的好奇人客，另一艘半舊梭舟，遠隔人羣停靠一邊，舟上祇有一個人，年紀看上去祇有二十五六，黑瘦却精神奕奕，似是久在水面上討生活，或者是日間奔波凄風苦雨之下的苦朋友，一色黑色的緊身衫褲，一條深灰色腰紮外，是別無其他衣物。

富貴舫映着旭日緩緩的駛來，停泊於洞庭湖的湖心，祇看那耀眼生輝的金柱銀桶桃木雕格的樓船艙身，已够令人讚嘆不絕。

不知從何時何地，湖岸突然出現了二艘快船，駕船漢子都是一身錦衣，高高的船篷頭上，穩站着二名絕色美婢，快船昇起接送旗，原來是屬於富貴舫的接送船。

別看時間早，尋芳客不嫌，刹那間，兩艘快船已坐滿了衣錦囊滿的登舫客，再刹那間，快船已飛駛向湖心的富貴舫來。

這時，遠遠靠在一邊的半舊梭舟，忽然，箭也似的飛駛向湖心，黑衣漢子一手高明的操舟術，他雖遲過兩艘快船刹那，却能早過快船一步接近富貴舫。

黑衣漢子遠隔五丈，已抖臂扔出一條索爪，噗！爪上鋼鈎扎釘在富貴舫的包銀桃木雕欄上，黑漢子又一抖手臂，梭舟連人衝靠過去，丈遠飛身，隱隱踏上了富貴舫鋪着寸厚地毡的甲板口，他正在繫舟欄邊，人影閃處，黑衣漢子面前已站了一位五旬的老者，老者鷹鼻鷂眼，一臉橫肉，皮笑肉不笑的兩聲嘿嘿，伸手攔住黑衣漢子繫舟，以輕蔑而厭惡的神情和聲調說道：「又是你，一年一次，你是找不到墳地呢？還是看準了我們富貴舫好欺負？嗯？」

那黑衣漢子冷着一張臉，以十分平靜的口氣，道：「姓解的，又是你，還是年年我說過的那句老話，我要見見風月七娘子，問問我爹的事。」

解老者名叫解金斗，是個水面上很厲害的漢子，人稱「鬧海江龍」，在富貴舫上不知任何職司，和這黑衣漢子不只碰過一次頭了，那老者聞言橫肉臉一板，頭一搖道：「五年了，連這次，老子說過五次了，七娘子不見閣下這種人物，更不知道你爹是那一個，識相些小伙子，解開索子給老子滾得遠遠而去，有句話順便告訴你，再一再二沒有再三的，你一共鬧了五次哩，小伙子，這可是最後一次，若再敢橫鬧擾人，可別說老子扔你到湖心裡去餵王八！」

黑衣漢子依然是十分平靜，冷冷地說道：「少爺也告訴你句話，除非她風月七娘子跟少爺見上次面，待小爺與她問個清清楚楚，否則，少爺已鐵橫了心，沒工夫再一年又一年的等下去，今天就一把火燒了她的這條骯髒的船，不信咱就試試看。」

「燒船？憑你？」解金斗哈哈的大笑道：「小伙子，有本事你就放把火燒燒吧！祇要你火種點着，老子如不把你拆骨，這個解字倒過來寫給你看。」

黑衣漢子不抬扛，揚聲道：「七娘子，少爺已等候妳五年了，究竟妳見我不見，親自說句話來！」

他聲如雷鳴，可傳數里，解金斗急了，上步出手抓向黑衣漢子的咽喉道：「小雜種，我看你是活够了！」

黑衣漢子偏頭移步，解金斗一聲獰笑，手法一變，恰恰招住那黑衣漢子的喉結下方，黑衣漢子張口無聲，臉色變作茄子色，解金斗正要加上二成眞力，打發了這死不了的纏腿鬼，突覺右肩一陣奇痛，回望處，兩艘快船已經完全靠近了舫邊，一位佔先的貴客，左手中指輕點在自己的右肩井上，沒有看清楚人家的模樣兒，已鬆手放下了黑衣漢子。

他才一鬆手，肩上奇疼立止，黑衣漢子趁空移步奔向舫門，橫裡伸出一隻手攔住去路，定眼一看，正是那指壓解金斗救自己於一髮之下的陌生人，不禁止步而望他微笑。

那陌生人也報之以一笑，道：「別慌忙兄弟，等會兒跟着我進去。」

解金斗如今可以看清楚了，心頭頓時打了個死結，陌生人年紀也不大，二十七八，和那黑衣小子活似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黑瘦而醜陋，黑衣小子至少還帶幾分精神朝氣，陌生人冷冰冰地像身上沒有半點熱氣似的，要說他們是兄弟倆，沒有人會不信。

那黑衣漢子很聽話，冲着陌生人一點頭，解金斗另有心事，脚底抹油要溜走，陌生人已伸出另一隻手搖着頭道：「尊駕，且慢！」

解金斗皺着那道殘眉道：「甚麼事？」

陌生人道：「請教尊駕和『五指魔』陰飛雨怎麼稱呼？」

解金斗臉色一變道：「老夫不認識甚麼姓陰的。」

陌生人垂下手去，冷冷地一笑道：「說的是，祇怕他失踪的時候，尊駕還穿開洞褲嗎？」話鋒一頓轉向對黑衣漢子道：「兄弟走吧，隨哥哥我進去見見世面。」

人家不喊兄弟，黑衣漢子也沒留心，留心一看，幾乎驚叫出聲，怪也，天下怎會眞有和我長得這麼像的人，最怪的是，不但醜樣模樣相似，皮膚顏色談吐舉止也是十分相同，人家年紀大，是哥哥，不吃虧，心裡想着口裡應着：「是！大哥。」，一句大哥似是決定了他與陌生人的身份！

邁步進舫，就這稍爲躭誤，他兄弟走了最後邊，進得門去，一位千嬌百媚的俏娘子已迎上前來，未曾吐語先帶笑，笑容至妙到極，大方的玉手搭在陌生人肩上，陌生人依然冷面如冰，平板的對那黑衣漢子道：「兄弟、瞧見了沒有，這叫投懷送抱，不抱你就白不抱，來！給你抱着，抱緊一點！」話聲中眞的把那美娘子送到黑衣漢子的懷裡去。

黑衣漢子從心眼裡是厭惡這個，想拒絕或開口都來不及了，不過他有他的辦法，一偏身子一甩手，躱開了一尺半，美娘子前面失去了將要投依的目標，後面又有一股無法爭抗的勁力在猛推，於是硬生生的摔了個狗吃屎，這一下摔得可不輕，兩隻手都還沒有來得及支持，整個鼻子先親親地上，雖說地上厚厚的舖地毡，這可也痛到心肝脾肺上，不過那美娘子硬是沒有喊痛，沒呼叫，也許摔得太過羞人，竟賴在地上不肯起來。

適時人影閃旋香風吹襲，又一位美娘子極快的到來當場，伸手扶起摔臥地上的同伴，以極低的聲音別人聽不懂的語言問道：「妳想作死呀？是怎麼回事，摔倒還不趕緊爬起來？」

眞嚇人，那被扶起的美娘子，祇是怒睜了一雙大眼珠而沒有開口，扶她的頓知出了怪事，星眸掃那臉目醜陋的黑衣漢子兄弟，發現不少貴客已注意到這件事，扶人的心智好快，假帶出慌張的神色道：「你病還沒好，爲甚麼還强要出來招呼，妳呀可眞是的！」話聲快，脚步更快，已將被摔而至今不能挪動和開口的美娘子，扶向右邊一道門戶之內。

醜陋黑瘦的陌生人，趁此刹那低語道：「兄弟，我姓冷，別忘了，若有任何麻煩，有我出頭。」

黑衣漢子輕嗯了一聲當作回答，跟着大夥兒進入，左邊門中，救人的美娘子剛剛推開右邊門戶進去，一位年約三十，十分英俊的公子已由室內坐處起身相迎，道：「大妹，老六怎麼了？」

大妹寒着臉催促道：「快請娘來！」

公子劍眉一皺道：「是多大的事，我們都辦不了？」

大妹冷哼一聲，順手把老六往公子懷裡一塞，道：「能辦的你就辦！」

公子劍眉倏飛，俊臉上已逞露出怒色，橫掃了大妹一眼，才注目懷中的老六，他反應極快，臉上怒色變作驚駭，近乎自語的道：「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大妹又是一聲冷哼！催逼並有些激諷的語氣道：「不可能的已經可能了，公子爺你怎麼說，是你自己動手呢？還是勞駕請娘來呢？」

公子勃然變色道：「大妹，這是妳對我說話的態度？」

「喲！我還有不對你公子爺動的地方嗎？」大妹唇舌似劍，道：「你多躭待，下回我會像金人似的三緘其口，不惹你討厭！」

公子惱了，沉聲道：「妳今天犯了那門子毛病？」

話沒有說完，室內一角再傳出凌厲威嚴話聲道：「素兒又犯了小性，燕兒也該改改神態，講，六丫頭是着了甚麼道兒？」

聽這話聲，知是一位女人，聲調雖說是威嚴，但極動聽，大概年紀不會超過四十，祇是她竟然會有位三十上下的兒子(燕兒)和二十六七歲的女兒(素兒)，夠奇怪。

素兒聞聲神色態度頓時變得極爲恭順，室內雖然沒有第三個人在，她恭身答話道：「六妹着了那個青年，每

年必來糾纏不休……」

「素兒！」威嚴的聲音越加凌厲，道：「先講着了甚麼道兒？」

素兒全身嚇得一抖道：「是『獨叟』冷氏的『三溫指』！」

「啊！」威嚴的話聲轉爲驚駭，道：「不會錯嗎？」

素兒媚眼一掃公子，燕公子接口答道：「孩兒看過了，是不會錯的。」

久未聞傳聲接話，大概是在沉思對策。

素兒噤若寒蟬，不敢開口，燕公子究竟是男子漢，見傳聲久未發話，於是接口說道：「六妹全身軟如無骨，鼻息如常，不能言動。」

傳聲嗯着道：「可是已有徵候？出現在何處？」

燕公子道：「左手背上出現三點朱痕。」

「唉！」傳聲長嘆着道：「這人好狠，六丫頭這條臂算是廢了！」話鋒稍停，又道：「素兒下手，斬落六丫頭的手臂，要齊肘平削，燕兒準備傷藥，事後送六丫頭去霧艙，快！」這種簡短的殘肢斷體的命令，傳到燕公子和素兒，都不禁神色大變，因之未能立刻行動，傳聲又起，道：「動手，若誤大事當心家法！」

素兒臉上的肌肉猛地跳動不止，燕公子的臉色也變作蒼煞，那殘酷歹毒陰狠的家法，他們都曾經不止一次目睹過，絕非活人所能消受的，素兒戰抖着自貼腋肋間取出來一柄匕首，匕首耀閃着寒光，鋒利無比，燕公子快步準備妥當了藥物及包紮傷口的巾帶，正要動手，忽聞叮叮噹噹一連九響銀鈴鳴聲，雙雙駭凜驚懼得目瞪口呆，這鈴聲傳自威嚴話聲的來處，那是「風月七娘子」的秘室，他們十分清楚九響鈴鳴代表甚麼。

就記憶所得，富貴舫自從設下這銀鈴之後，十數年來祇響過兩次，一次是三聲連響，結果被護舫三友所擒，慘遭分肢解體而死，一連九響，代表富貴舫已面臨存亡關頭，非祇大敵業已入侵，並且護舫三友已遭不幸，鎭舫「越女劍陣」解體，如今就是九音九響，燕公子和素兒怎能不驚，鈴聲乍過，傳聲頓至，道：「火速點封六丫頭三元大穴，暫藏榻下，舫中已現强敵，燕兒小心，先去賭艙和對方答話，素兒速召集十四女，帶備各物接應，爲娘的就到，記住，娘不開口誰也不許向前見禮！」

燕公子和素兒急聲應是，封住老六三元大穴，置於一側軟榻之下，於是便雙雙搶出船艙而去。

富貴舫的「賭艙」，是獨步天下的寬廣和豪華，更是集天下賭坊萬千奇賭於一處，並且有世間賭坊所不敢賭不能賭的賭注。

普通賭坊自是非設有賭台、桌椅、賭具等不可，富貴舫上的賭艙却不一樣，首先是全艙上下左右前後，全鑲嵌巨大銅鏡，賭艙的負責人，身穿銀縷，襟佩一朶紫紅玫瑰的絕美娘子，說得好，這表示本賭艙毫無私弊，實賭實，明賭明，沒有半點兒手法！

這間廣大的「鏡室賭艙」，四外圍設舒適十分的軟靠椅，形如臥床，每一靠椅有一名近乎赤裸的艷女管理，管理靠臥椅上的賭客事物，自照料飲食起，到鬆骨投懷上，是無微不至，而不需要賭客浪費分文。

正中，一張大到驚人的八角桌，八角桌正當中，割作丈大圓形空圈，負責賭艙的銀縷紅花美艷娘子獨坐其中，八角桌上不但沒有數碼方格，更不見有絲毫與賭有關的物件，這就是富貴舫賭艙與衆不同之處。

那怎麼賭呢？簡單而又方便，賭法先由賭客提出，或與富貴舫賭，或賭客與賭客相賭，或賭客指名對賭何人，等到賭客所提賭法傾盡而再無別的賭時，那銀縷紅花美娘子，總會有新奇驚人的賭法提出，使貴客們無不欣然而誠服。

賭注有個規定，每次以黃金十兩爲基數，越多越好而不能再少，若逢奇賭妙賭或慘殘不忍之賭時，所賭物件，由銀縷紅花美娘子估價，其價若不足黃金十兩時，該賭作廢。

在表面：看來，賭艙絕無打手和「護艙」的人，但骨子裡，軟靠椅上，護舫三友總是分開的靠椅坐在第三，第十五，和第三十二、三張椅子，若逢特殊奇賭，必有十二名宮裝美女歌舞助興，其實這十二名宮裝美女，正是富貴舫萬人敵的本錢——越女劍陣。

賭間設如橫出是非而三友敗北時，越女劍陣無不竟功，保得這富貴舫平平穩穩日進十萬黃金，話雖然是這樣說，富貴舫眞的遇上事端，三友出頭無不迎刃而解，所以舫外人並不知道有此劍陣，自然更不認識這劍陣的厲害。

今朝，七月初七大清早，富貴舫快船迎客豪賭，是以打破以往七月八日方始營業的慣例，原因是在去年初十夜三更前刹那，富貴舫已有聲明，說風月七娘子決心於三年後停業，所以這最後三年，舫現即開始營業，收擋時依然照舊初十夜三更。

賭客貴賓既然到了，也都穩坐於軟靠椅上，吃的喝的自有美女玉手香舌送呈口中，剩下的祇有一個字——賭。今朝富貴舫上碰上了怪賭客，那是個皮包骨的糟老頭子。

他首先拉動椅邊「賭鈴」，按照慣例他獲得最先喊出賭價賭法的權利，糟老頭兒坐的是五號坐椅，賭艙豪客當賭鈴聲震後，頓即鴉雀無聲，銀縷紅花美娘子嫣然笑如五月微風，甜甜的輕吐鶯音道：「請五號軟椅上的貴客說明賭法、賭注及指明對誰論賭。」

糟老頭兒一開口，已使舉座豪客厭惡到了幾乎掩耳，那聲調比一隻沙

啞了喉嚨的鴨子叫還難聽，聲音又大，道：「老子賭自己這顆頭，輸了自己割，對賭你們『富貴舫』的『風月七娘子』！」

人頭自是賭人頭，豪客們俱皆動容，料知今朝富貴舫難應付，無不目注銀縷紅花美娘子。

美娘子竟連眼也不霎，吐氣如蘭話聲如鈴，道：「可以，請說賭法。」

人頭賭人頭，在一聲「可以」之下，已作了數，百數豪客越發悄靜以待事態發展了。

糟老頭子耳朶尖，接話快，道：「要兩把厚薄鋒利輕重式樣完全一樣的刀，貴舫可有？」

銀縷紅花美娘子哈哈一笑道：「有！請說下去！」

糟老頭子道：「老子先前就說過了，自己割，老子自己割自己的頭，她七娘子自己割她自己的頭，要從咽喉割起，一刀斷首者勝，否則負！」

豪客們大半皺起雙眉，這那是賭，是「玩命」，豈料銀縷紅花美娘子竟連這個怔兒也沒有，說道：「可以，請問勝負怎麼說？」

糟老頭子嘻嘻的笑道：「負的屍體裸曝洞庭湖上三日，勝者薄棺材木一口埋葬。」

銀縷紅花美娘子依然春風滿臉的，笑臉迎人，但話鋒利逾無情劍的道：「好賭注，由此可見貴客極有自知之明。」

糟老頭子沉聲道：「這是『賭艙』，老子按你們規矩來賭，妳說些凡人聽不懂的鬼話是甚麼意思？」

富貴舫從來沒有接過這種「混」客，自然這千嬌百媚的銀縷紅花美娘子，也從來沒受過這種氣，何況富貴舫這份生意，和別家不同，靠山之硬，硬過聚九州之鐵鑄鍊的精鋼，多年來養成的目無餘子的狂性，不祇這賭艙的負責人，整個富貴艙上下人等，早都忘記他們經營的是生意，因之當糟老頭子話聲剛停，銀縷紅花美娘子突地面色一寒道：「本姑娘的話很容易解釋，勝者只求一口薄棺，恰配你的身份，互相賭博，勝負難料，應該是玉棺金槨不爲過份，怕的是你負了，賣掉一身骨頭也熬不出三兩油水。」

豪客們有一大半哈哈的笑了出來，但有的人皺眉，認爲美娘子說話太過刻薄，怕事情越惹越大。

果然，糟老頭子冷哼一聲，探手掏出一隻深四寸，寬三寸的烏亮皮袋兒，目光掃處，不知何故竟看中了第三號坐靠椅的老者，抖手將小皮袋兒拋過去，道：「就煩這位老哥看看，估估這小皮袋裡的貨色，值多少兩黃金？」

老者正是富貴舫的護舫三友中的老大，也是，「劍聖」程宗，自然更是甘願拋棄泰山劍派掌門人之尊的程宗，祇是他身爲護舫三友的事，極端秘密，至今不爲人知。

面對千百隻眼睛，尤其是不認識程宗的太少，接得皮袋業已試出內係珠寶之類，當衆傾於椅邊的雲石几上，驚嘆之聲响成一片，那是二十四粒，粒粒大如龍眼的霞彩明珠，一粒已有千金之價。

程宗睹物一呆，糟老頭子却不算完，揚聲道：「老頭兒越看你老哥越面善，敢問可是程掌門人？」

程宗不能不答，又不敢作答，祇是勉强含笑點一點頭。

糟老頭子雙手一拍，欣然道：「那太好了，程大俠是識貨的，老頭兒這一袋東西，還值一口薄棺？」

程宗無可奈何的回答道：「閣下說笑了！」

糟老頭子似乎要的就是程宗這句話，聞言立即轉對銀縷紅花美娘子道：「看人低的丫頭片子，老子要是一定叫妳吃回剛才的那些話，是太高看了妳，丫頭，老子前來爲的是賭，聽明白，賭七娘子和老子的這兩顆人頭，還不叫七娘子出來，莫非等拆了骨頭熬油？」

銀縷紅花美娘子確有兩套，哈哈一笑道：「心急吃不得滾熱粥，老頭兒，別認爲那二十四粒『文帝珠』就能統吃，最後一關祇怕你還過不了！」

糟老頭子不含糊，冷冷的道：「莫非妳丫頭估價，老子這顆人頭不值黃金十兩？」

美娘子嬌笑出聲，道：「不，你目下這顆人頭，足值黃金兩萬四千兩，可惜的是仍和我們七娘子的人頭不等比？」

糟老頭子道：「她那顆騷頭，值價若干？」

美娘子話不饒人道：「比你這顆『皮包骨』的狗頭值得多！」

「有價就好，丫頭妳開價！」

「十八羅漢圖，西漢八寶馬，外加上你這二十四粒文帝珠！」

「就算是，那老子以文帝珠二十四粒夜明珠，外加人頭一個，賭她七娘子一條大腿，齊根齊板的一條大腿！」

「本舫向來不公平不賭，大腿換人頭外帶文帝珠賭不到一塊兒的！」

「說明白些丫頭，是嫌老子出價少還是太多？」

「這和多少沒有關係！是不相對不能作賭。」

「怎麼才算相對？」

「容易，你老兒用個和我們七娘子一樣的和七娘子賭，賭頭賭脚賭什麼都行！」

「丫頭片子，好一張的利嘴，老子若是也有個風月七娘子，早也開設了一艘富貴舫了，日夜升斗黃金進賬，高興了摟着抱着樂一樂，那還捨得要她大腿，更別說是人頭了，何況另外還能引誘天下奇客作鷹犬，護舫傳藝利我子女……」

常言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臥靠第三十二號軟椅上，「護舫三友」

中的三爺，「天狠釘」杜一釘適時霍地起座，沉聲喝道：「老匹夫，你口沒遮攔可有証據？」

糟老頭子目光輕蔑的掃了杜一釘道：「你是富貴舫的打手？」

這話問得絕到無情，杜一釘老臉煞白，厲聲說道：「你老子姓杜，杜一釘，和你老兒一樣是賭客，看不慣你老兒橫生是非……」

「省省心吧姓杜的！」糟老頭子毫不客氣的接口道：「你賭客乖乖的賭，賭盡當光賣老婆典孩子那是你的事，少自拍腦袋充英雄好漢，除非你是喝過七娘子的洗脚水，那是別論！」

「老匹夫，你報個名姓出來，杜某今天要不教訓你的口說人話，我這個杜字倒過來寫。」

「姓杜的，老子給你三分顏色，別就去開染坊，你有什麼了不起，不就靠那幾支淬毒的板機釘子混飯吃，三更天要睡不着覺，好好的想想，如今你那幾手絕活不值價了，老子敢打賭說，人家富貴舫隨便走出個沒養雜種的姑娘來，玩兩手釘子也比你强！」

杜一釘老臉怒泛赤紅，頓足欲起，突然覺得肩頭重逾萬鈞，非但沒能冲起，反而被硬生生的壓坐椅上，驚駭中定睛處，面前站着一位醜陋的黑漢子，黑漢子身後跟着他那兄弟，一般的黑一般的醜。要發火，黑漢子手掌還在自己的肩頭上，想開口，黑漢子已附身低聲道：「我勸你聽那位老人家的話，省省心坐穩當，瞧瞧熱鬧吧！今朝你們護舫三友，有朋友曾關照過，要那位老人家留幾分情面，所以你別不知道好歹。」

杜一釘臉色突變，黑漢子妙極了，上前半步恰正擋在他面前，手掌輕輕一拍他後心，聲調突然轉高道：「對對對，杜爺聖明，少管閒事，多看熱鬧。」

話聲中，對杜一釘微微一拱手，和那黑兄弟大步順通道走去，杜一釘果然穩靠椅上，不再多口多事。

走着，冷姓黑漢子悄聲對他這兄弟說道：「別忘記我剛才教會你的指法吧！」

他兄弟一笑道：「小弟豈能如此不成材？」

「那好，你細聽，第十五號軟靠椅上那個禿頭，叫佟鐘，練就一雙『金絞剪』的奇門掌指功夫，普通刀劍被他指掌一夾立即斷折，平生又作惡難計，三友中他最該死，你過去隨機應變，用那指法突然出手彈中他的『七坎』大穴，什麼話也別說，轉身向着如今叫賭的老爺子身旁走去，站在他的左邊，我自會去找你！」

「嗯！」黑兄弟一聲嗯，挺胸而前。

姓冷的黑漢子，對他的兄弟背影一點頭，好快的身法，竟已到了「劍聖」程宗的身邊，適時，糟老頭子突然對着程宗一笑，道：「可不是我老頭子多心，實在那文帝珠太值錢，人在富貴舫上不能不多防備要小心，程大俠請麻煩把寶珠放回袋裡去好嗎？」

程宗本來是十分注意這事態的發展，杜一釘出頭，他越加留心，想不到杜老三被一個黑漢子三言兩語勸洩了勁，雖覺得有些奇怪，但却未發現可疑之處，正要起座去和杜一釘一談，糟老頭子已發了話，寶珠是人家的，當然是沒有話說，重新把寶珠放入袋內。

他正一粒一粒小心奕奕的放進袋中，糟老頭子話聲又起道：「我說恰好程大俠在身旁的那位黑朋友，可能勞個駕把寶珠皮袋拿回給我老頭子？」

姓冷的黑漢子一點頭便答道可以，接着伸手等着程宗交還珠袋，程宗自是想都沒有想就把珠袋遞了過去。怎料手心突覺一陣奇熱，全身勁道盡失，並且難已言動，知道中了別人暗算，但已無可奈何了，不過心中頓悟杜一釘的虎頭蛇尾的緣故，心中駭懼至極。

人家黑漢子大方地接過珠袋，以祇有程宗才能聽到的話聲道：「掌門人太不智了，所以請你休息個年兒半載，這還是有好朋友出頭力保你，否則你已和佟鐘走上一條路，事後能否脫身泥沼，就端賴掌門人自己了，有緣必能再見，祇盼再見時是友非敵！」

話尾傳入程宗雙耳時，姓冷的黑漢子已到了糟老頭子身畔送上珠袋，巧！他那兄弟也正完成使命後他半步到達。

「護舫三友」一死二殘，被人所制，滿艙豪客竟沒有發覺，但是沒有瞞過銀縷紅花美娘子去，這並非姓冷的黑漢子兄弟露了破綻，而是美娘子心懼變故，以特定的暗號召令三友出面而未獲回音，進而料到已生不測。

美娘子久經風浪，神色不變的又發出召請「越女劍神」十二釵的暗號，並通知十二釵分別進入賭艙，於賭艙八角巨大桌子中與美娘子身後會合，她發出暗號的時候，剛好姓冷的黑漢子兄弟齊合聚在糟老頭子的身邊剎那，當那糟老頭子接過珠袋後，看似含笑的向姓冷黑漢子道謝低語，其實却是告訴黑漢子兄弟，美娘子剛剛發出召請十二釵的暗號，他着令黑漢子注意四方，凡退後進入艙中的女子，皆須制服。

姓冷的黑漢子悄然應了聲，低聲囑咐他的兄弟，道：「別離老爺子身邊，去找個椅子坐坐。」

在他兄弟坐在老頭子身邊右側的第四十九號椅時，他已迎上剛踏入賭艙中的三位美女，迎面相遇，他微笑對三女，三女也自是以微笑報之，他却趁此假拱手眞彈指，已完成了使命，就這樣的連串出手，十二釵皆中指而不自覺！

是時候了！美娘子故作無心的向後顧盼，十二釵業已集齊待令，她臉

上頓時滿佈寒霜，手指糟老頭子道：「賭頭玩命的，該你報個姓名了！」

糟老頭哈哈大笑道：「怎麼說，要翻臉了？小丫頭片子，大概『護舫三友』不聽使喚，『越女劍陣』十二釵已調集到艙中，所以妳膽子大了，老子實在對妳說，十二釵也是白搭了！」

美娘子那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的嘴臉，如今眞是到了驚駭至極的變色境界了，一向火燒眉毛都能從容應付的心智，現在成了一片糊塗，竟厲聲喝道：「十二釵急與我擒下那老匹夫，活剝了他的狗皮！」

十二釵聞令即動，包抄向糟老頭子。

糟老頭子笑聲更緊了，道：「丫頭片子，妳把老子當成那有名無實的『杭州公子』常顧可就錯了，他能甘願的被妳吸淨精血，再遭剝皮之刑，老子却是根銅鑄的『擀麵杖』，一個洞眼都沒有，皮肉相結怕妳剝不開了！」

答對間，十二釵已將糟老頭子坐靠的五號軟椅包圍，美娘子再次怒聲傳令，十二釵二十四隻玉手已探兩肋，糟老頭子連聲嘿嘿道：「我說妳們十二個小丫頭，老子念在妳們已經練成劍陣後，始終未能得到機會一顯身手，自然也沒有機會殺人，所以網開一面提醒妳們，在提聚眞氣內力刺出『越女神劍』那招『無影劍氣』之前，先試試本身有沒有不對勁的地方！」

十二釵自從組成劍陣到現在，所受嚴訓，只是聽調命令不問其他，但糟老頭子這一番話，關係着十二釵本身的生死，於是十二釵不得不提氣相試本身功力，結果同時慘叫了一聲，十二釵皆昏倒地上，不用說，越女劍陣再狠再毒，此時應已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突然的變化，嚇呆了銀縷紅花美娘子，她不是臨危不亂，而是多年嚴格訓練而成的本能動作，以右足觸動了富貴舫最緊急時應用的九响金鈴，鈴聲使密室中的風月七娘子心魄顫動，不過她到底是久經奇變的老江湖，雖驚顫而方寸不亂，示令手下最親信功力最高的子(燕兒)女(素兒)，立刻趕去賭艙暫代應付。

燕公子和素兒分兩道門戶進入賭艙時，十二釵仍然橫卧地上，燕公子好眼力，目光僅僅一掃不發一言困坐椅上的程宗，已略知事態之嚴重，他經驗更深，寒着臉對銀縷紅花美娘子道：「妳這管的是甚麼事？還不叫人把這十二個丫頭抬出艙去？」

他的話就是命令，不必美娘子多作指揮，立即有人把十二釵抬了出去。

他再次傳令道：「還有第三、第十五、三十二號座椅上的貴賓，似乎也是身體有些不適，轉到『醫艙』去小心服侍。」

程宗、杜一釘、佟鐘俱被攙扶下去，他，燕公子已大踏步走到美娘子身邊，美娘子已先一步鑽出正中方圓的洞孔，不待詢問低聲說了經過。他劍眉一皺，悄聲道：「妳立即退下，吩咐『鐵艙』備菜待客！」

美娘子躬身退下，燕公子身軀轉過已換上了笑臉，迎着糟老頭子道：「敢問老丈尊姓大名？」

「姓還！」糟老頭子把個「還」字喊得高聲震响，道：「叫還活着！」

燕公子笑了笑道：「看來老丈貴體十分强壯，有血有肉有皮有骨，又能口吐人言，自非死人，『還活着』這玩笑開得很有意思！」

糟老頭子冷哼一聲道：「年輕人，你也身强力壯正當盛年，皮肉要比我老頭子更緊，血氣也旺，骨頭似乎更該重些，奈何認個淫賤毒婦作娘親？」

燕公子好修養，哈哈連聲道：「老丈似乎話裡有話，玄機甚深，可惜此爲賭艙，並非高僧禪房，老丈幹甚麼來的，還是說甚麼吧！」

糟老頭子道：「你眞的不知道？」

燕公子臉上的笑容始終如一，搖頭作答。

糟老頭子一連兩聲嘿嘿的道：「我老頭子賭人頭來的！」

燕公子哦了一聲，道：「大概是以老丈的尊首，賭本舫主人的頭吧？」

老頭子模倣得眞快，也帶着笑點點頭作爲答覆。

燕公子眞痛快，揚聲道：「本舫規矩在外，無所不賭，好，這賭局定了！」於是聲調一變，道：「有請本舫主人出面與『還』老丈作賭！」

「且慢！」糟老頭臉色一寒，一揮手道：「年輕人作事可要憑良心，我老頭子的這顆大好頭顱，賭的是道道地地、如假包換風月七娘子的頭，弄個替死鬼西貝貨那可不成！」

燕公子劍眉一皺道：「還老丈這可就難了，眞的假的還不是任由老丈隨口一說嗎？」

糟老頭子一聲哈哈道：「年輕人，儘管你分不清親娘假娘，儘管有人認定凡給奶吃的都是娘，不過我老頭子却另有一功，任她風月七娘子替身千百，我也能找出誰眞誰假！」

「還老丈！」燕公子正色道：「你能保証沒有錯失，須知誤指他人和殺一無辜同樣是慘無人道！」

糟老頭子摸着他的七長八短的山羊鬍子，一臉頑皮的笑容，靜聽燕公子講話，目光却盯在悄立一旁伺機而動的素兒身上，旁邊坐的黑兄弟看出端倪，才待有所行動，肩上壓下來一隻手掌，抬頭看看冷大哥，冷大哥微一搖頭道：「這女娃兒是富貴舫頂尖兒的扎手人物之一，兄弟你還差些，動不了她！」

黑兄弟自慚的一低頭，冷大哥輕拍着他的肩頭道：「這有甚麼？勤奮些還怕會趕不上到她們前面！」

黑兄弟突然抬頭道：「小弟來時，已有決定，拚出一死，也要搜遍富貴舫找出家父……」

冷大哥急忙接口道：「很難，就愚兄和那位老人家來說，也僅是有心相試富貴舫暗中的實力，稍待即將撤退！」

黑兄弟犯了强勁，哼了一聲道：「我不走！」

冷大哥雙目中突然射出凌人的寒芒，突然一指已將黑兄弟點昏，他只顧一心要照拂這個雖是初相識已情如手足的兄弟，竟未能看到糟老頭子的另一個暗號。

他點昏了黑兄弟，已準備撤出富貴舫時，挾之而行，出手後毫不猶豫的緩步欺近素兒，就在他剛剛離開黑兄弟身前那刹那，一個頭戴員外巾錦衣俊秀的少年公子，一步站到他先前的位置，俊公子目光灼灼，嘴角掀起一絲冷獰的輕蔑，一隻右手已輕壓到時正昏迷的黑兄弟頭上。

他這時恰好得手，神指輕彈制住了素兒，瞥目恰好看到俊公子在冷冷獰笑，心懸兄弟安危，移步欲撲，糟老頭子不能不一變神態，揚聲喝道：「混小子，你難道不會也順手牽上個『護手符』！」

一言驚醒夢中人，他，冷大哥立即伸腕已將素兒擄挾肋下，燕公子看得清楚，沉聲喝道：「狂徒大膽，還不把人放下！」

他嘿嘿一笑，手向黑兄弟方向一指，道：「咱們誰也別吃虧，你們放人我就放人！」

手指處目光一移，心頭大震，非但那俊公子已沒了影子，黑兄弟也消失不見，他當然明白黑兄弟已被俊公子擄去，只是對方身法太快，僅僅一霎眼的當兒，兩個大活人丢了一雙，怎不驚心動魄震駭而懊悔十分。

糟老頭子可不像他那麼失色，若無其事的說道：「小子別楞了，丢了個乾兄弟換來個濕媳婦，這種事大白天打着燈籠找也找不到，該走啦，今天正是吉日良辰，老頭子這杯喜酒喝定了。」

燕公子再也顧忌不了甚麼規法，飛身而起攔在冷大哥前面，厲聲道：「把人放下！」

冷大哥毫不理會，橫挾着不能言動的素兒，大踏步直對着燕公子撞來，糟老頭子像是冷大哥肚子內的蛔蟲，揚聲喊道：「這黑小子可是個亡命之徒，腦袋經常掛在褲帶上，惹他火起殺一個夠本，兩個有利！」

冷大哥剛巧一步衝到，燕公子被糟老頭子先聲奪人，不由自主向旁一閃，此時進出賭艙的四處門戶，突然湧進黑衣綠巾幪面的人，這些人自面罩中的眼中射出綠芒，賭艙雖亮，時雖白天，依然使人望之有一股子陰寒的感覺，正緩慢的一步一步行近人羣。

燕公子突然發現這些綠巾幪面人，神色立變，迅速無倫的探手入囊取出一物放置在口中，雙唇吐氣，一聲淒厲怪响傳出，緩進的綠巾幪面人聞聲止步不前。

燕公子臉上神色十分奇特，是激動也帶着驚恐，聲調急速的對着全舫的賭客貴賓道：「本舫發生了某種意外，如今無暇多作解釋。凡在賭舫的人，不分敵友，請速速離艙，千萬不要碰及或推動頭戴綠巾幪面的人，請快！」

燕公子話雖驚人，聲調雖然急促焦愁，只是事太突然，竟然沒有一個人離開艙房。

糟老頭子此時業已收起他那老天眞的勁頭兒，沉聲道：「凡不怕『天毒冥府』的『無情殺手』的，就請穩坐椅上！」

冷大哥時已巧妙閃過四名綠巾人，推開了通往來時花廊的門，回頭道：「老爺子，我先走一步。」

糟老頭子一揮手，冷大哥閃身而出，經那老頭子一言驚醒了迷夢中的賭客，其中十之三四都明白「天毒冥府」和「無情殺手」是怎麼回事，已相率起座各找出路。

燕公子恰好一步跨到糟老頭子面前，懇誠低聲的道：「盼護被擄的人，在下亦然，請速退！」

糟老頭子竟不合作，在賭客紛紛奪門爭退的人聲中，哈哈大笑，以字字如同春雷的話聲道：「我老夫子不和毒賤淫婦的手下談條件！」

燕公子不防糟老頭子這樣不通人情，急怒之下沉聲喝道：「你不知好歹！」話聲中右手突出，抓向糟老頭子前胸。

糟老頭子不知用甚麼手法，枯槁如爪的左手只一翻一抓，已握住燕公子的手腕，以只有他倆能聽到的低聲道：「傻小子，你阻止『無情殺手』，又復洩機放走黑小子，七娘子焉肯再留你活命，還不先逃！」低語使燕公子駭楞間，又突地沉聲喝道：「就憑你小子，也敢向老子伸狗爪子，滾！」

一聲滾，燕公子被震飛出去，妙的是直衝向冷大哥剛剛消失而去的那道門戶，最妙的是，燕公子空有一身罕奇功力，人被震出竟然無法施展，直到「砰」的一聲將門衝破跌落廊道，方始恢復了氣力。

他人還未楞時，已有多人闖出賭艙，身前人影閃過，右腕又被抓住，注目一看，這次竟是那冷大哥，冷大哥對他一笑道：「老爺子好心腸，放了你的手，還不隨我快走！」

他要掙扎，那知冷大哥的手法和那糟老頭子一樣，他除了任人拖着飛奔之外，再難由己了。

別看冷大哥左腋下挾着素兒，右手抓着燕公子，步履仍是十分穩當迅捷，刹那間已闖到了最後一道門戶。

燕公子被拖行急速，此時方吁口氣說道：「這樣我們出不了富貴舫的！」

冷大哥一笑道：「放心，出得去！」

富貴舫艙門依舊，可是冷大哥這次並沒有伸手拉動，却目光注定燕公子道：「朋友，咱們的時間有限，我要問你一句話，希望實答，我若現在把手裡的姑娘交給你，你是跟我走抑或留在舫中？」

燕公子略加思索道：「只怕你們難保我們的平安。」

冷大哥說：「你指那一方面？」

燕公子道：「有些事，很難解說得清楚了……」

冷大哥接口道：「就算是冒險吧！你怎麼說？」

燕公子想了想道：「能在這三個月內保護我們絲毫無傷？」

冷大哥答話爽快的道：「可以。」

燕公子剛說了半句「那我跟你去……」冷大哥毫不猶豫的把素兒捧交燕公子抱着，探手震臂，兩聲輕响，雙手已各自握住一隻奇形兵刃，這兵刃正像一字「井」字，而「井」字的上端出頭的兩支棒上橫鑄大半圓形一個「弦月」，井字下端尖棒中間橫樑，恰是握手，那大半圓的弦月，閃耀着攝人的金光，燕公子論技藝功力，已是高手中的高手，却不知道冷大哥這雙兵刃的名稱。

冷大哥目光掃射，已有多人奔到最後一道艙門，他不但不往外闖，反而帶同抱着素兒的燕公子，退向後側丈遠，目光依然是掃視着頭頂每寸的地方。

燕公子劍眉一皺，道：「閣下怎不破關闖出……」

冷大哥沒有答話，也沒有讓燕公子再接說下去，以目示意燕公子注意時正破門欲闖出艙外的賭客。

賭客多人僅僅是以手或足或肩推撞艙門，却已慘號連聲的倒臥地上，也就是慘號三兩聲的工夫已全身烏黑的慘死地上。

燕公子神色陡變，冷大哥一笑道：「只怕你也不明白內情吧？」

燕公子點首道：「我只知道七娘說過，任何人不得她允許，都不會活着走出這最後一道艙門。」

冷大哥冷哼兩聲道：「只怕未必，你仔細看，走我走過的路，多加小心！」

話聲方止，長長的艙廊中恰正傳來風月七娘子威凌的話聲：「大家聽清楚，本舫不幸有大敵潛入，如今我七娘子正率人擒捕來敵，和業已投敵的叛徒，凡屬無辜賭友貴賓，請即退向右邊一處畫前，那是一道門戶，由此門而進可保平安。」

聲音一歇，竟突然傳來糟老頭子那鴨叫聲的呼喝，道：「別聽這個狗娘養的毒賤淫婦的話，那是一處令人死無葬身之地方的『化骨地獄』，要想活命的，注意那個挾着美女的黑小子，他由甚麼地方走，跟着上去包保沒有錯的！」

燕公子聞言不由的望着冷大哥，冷大哥却不以糟老頭子的話爲然搖搖頭，糟老頭子的沉喝聲已又傳來，道：「黑小子，還不快去，放心走，另一個黑小子早已平安了！」

最後的這句話，才是冷大哥遲遲不行等待的消息，當這最後一句話傳來時，冷大哥突然全身一縮，頭一低，一雙奇形兵刃高舉，如冲天火炮，筆直的冲激直上，一連串叭叭板碎狂斷喝聲，和一連串金鐵交鳴聲响後，富貴舫硬生生的被扎穿一個三尺大小的巨洞，冷大哥早已由洞中脫身高臨富貴舫艙樓頂上，燕公子自不猶豫，抱着素兒也飛縱到冷大哥身前。

衆多賭客紛紛學樣，苦也，一陣天旋地轉，船艙易位無路可逃。

接着，富貴舫四面八方開始冒出似雲若霧的一團團一卷卷濃烟，片刻整個富貴舫皆爲烟霧罩着。當烟消霧散後，那豪華巨大的富貴舫，如幻景般消失無影無踪了。

湖中舟，岸上人，看得清清楚楚此事的人不少，他們也僅僅是看到富貴舫前艙頂突然散裂，一人似飛又像被勁力彈扔般的自散裂艙頂上射出。停於艙中高高的艙頂，接着又有一人扶抱着一人，被射彈上艙頂，在驚駭奇怪的念頭還沒有消失時，全舫已被烟雲銀霧所掩，最後這些人所看到的，就只有浩瀚湖水依舊，碧波連天，富貴舫悄然而隱。

是沉了？水面不見絲毫水泡，是碎了？湖心沒有半塊斷木碎板，啊！富貴舫莫非就是鬼船？這推測謠言不脛而走。

富貴舫眞的就是「鬼船」嗎？不，不是！

有見識的人說得好，鬼船古舊，骯髒，狹長，陰森和不見人影不見燈火，富貴舫一切都恰恰相反，美麗，豪華，潔淨，寬廣和美女如雲燈火輝煌。

就算有鬼斧神工之能，於五日夜中，改新爲舊，那豪華變作古舊，潔淨改爲骯髒，隱散起衆美女，使之爲陰森森，滅掉一切燈火，成爲黑暗，但寬廣數十丈的巨舫，一變爲狹長僅五丈的鬼船，誰有這麼大的本領，這麼高的神技？

儘管曾有過關於鬼船和富貴舫的謠言，儘管目睹富貴舫今年乍現即隱的奇怪事，但對於曾在富貴舫中發生的事端，局外人却分毫不知。

局外人不知，局內人自然是一清二楚，可惜的是局外人，人還活着，局內人除份屬富貴舫部分私黨外，已沒有一個活口。

是猜想吧？這當然，因爲自富貴舫消失後，再未出現，舫中遇事的衆賭客和舫主人及衆美娘子，再也沒有見到過。那冷大哥，那黑漢子，那糟老頭子及燕公子素兒，也像逝去的光

陰般，不見踪跡。

七月十五日到了，有心人都在暗中等待，等待秘密的消息，好奇人也在等，等着聽，聽那些一定會傳來的消息。

誰無父母？誰無妻兒？誰又沒有親的熱的兄弟姊妹？富貴舫洞庭湖心失踪的事，震驚了天下武林，富貴舫失踪剎那，曾現霧烟茫茫一片，活似鬼船，於是在這僅有五天當中，江湖上各種傳信暗號交錯飛遞，丐幫的「竹韻傳聲」頃刻千里，少林的「金鐘鳴音」寺院互通，江湖流星箭，武林英雄符，頭三天已全部安排妥當。

因爲鬼船現形不定，傳音搜索絕不落空，果然，七月十五拂曉，起自洞庭傳於天下的各種信號，當日已傳遍大江南北。

鬼船現形找上了最好的地方，也是最有嫌疑的地方——洞庭湖。

它和多年來的習慣一樣，其出現如同幽靈，自七月七日富貴舫隱失後，武林江湖信息來往，早已決定凡湖、河、江、海各處，其當地武林中人即負責偵察之責，只待鬼船現形。

洞庭湖自不例外，負責監視的有「君山石老」丁艮、「三湘雙龍」江彬、江彥兄弟，「岳陽鏢局」局主卜震夫，「龍門漁幫」金鉤等計數百位武林江湖高手，他們並無家人親戚傾家或失踪在富貴舫上，但對富貴舫是否原係鬼船的傳說和謠言，却是十分希望查個明明白白，尤其是在武林帖、江湖箭、南北交錯互通之下，爲道義爲責任都該當仁不讓。

七月十四傍黑，「君山石老」丁艮以年老爲尊，約得江彬兄弟及卜震夫，金鉤等人及彼此門徒弟子，相聚於洞庭湖畔上之「望波樓」酒館，對偵察鬼船之步驟方法決策，前兩天早已商妥，今夜之會僅係提醒大家，三更過後便圓瞪雙目緊豎雙耳，各處傳報接應，陸上注意快馬，湖中調好快舟，凡今年出動陸、湖、兩道偵察朋友，每人三粒五彩射月彈，投之即起，飛空自爆，爆時出現五彩燈，約隔二十之數始熄，發現端倪，一彈連一彈射空顯示目標，各方人馬見燈立即趕往接應。

這等安排，如此嚴密，公認如非鬼船現形他處，若在洞庭休想逃過羣雄耳目。

誰料事與願違，鬼船偏偏出現在洞庭，並且是湖面巡舟不絕，各方神目如電之下的湖心，消息傳來，不僅丁艮色變，所有英雄豪傑無不羞紅雙頰氣悶胸膛。

「龍門漁幫」幫主金鉤，振臂揚聲道：「這眞他媽的是條鬼船，老子不信這個邪，非上船見識不可，那位有志一同前往？」

統統有志，統統一同，於是丁艮、江氏兄弟、卜震夫、金鉤五位份屬三湘武林江湖的一等好手，調集五艘飛快的梭舟，十多名經驗多見識廣的水面水下功夫超人的水鬼操槳，每人一艘，分作四面撲上鬼船，距鬼船三丈，負責接應的一舟先爲停泊，分配定當，五人隨即登舟疾駛。

這時候正是七月十四日午夜乍過，十五絕早，眞說起來天色正濃黑如墨，五艘梭舟迅疾而輕悄的，到達了古舊狹長一片漆黑沉暗的鬼船四面。

江彥負責接應，快船停於三數丈外，其餘四艘行駛轉緩，慢慢靠近鬼船。

丁艮所乘舟稍爲快些，於是當舟抵鬼船時，他先其餘三人一步輕身躍上鬼船，凡武林中人，不論黑白兩道，在探索某處某人又適爲黑夜時，習慣了防人自護的本能動作，首先悄悄拔出兵刃。

丁艮成名武林慣用刀，一柄重約三十六斤的九環龍頭寒電刀，刀長四尺二寸，刀寬七寸到一尺，可算是刀中之祖，如非內外功力皆達登峯造極的地步，休說提刀傷人或自護防身，舞個刀花就許斬下自己一條大腿來。

他左脚尖剛剛踏上鬼船，右手已向背後的九環龍頭寒電刀摸去，當五指已握到了刀柄的刹那，忽然想及一事，遂依然空手沒取用兵刃，此時江彬、卜震夫和金鉤也躍上了鬼船，金鉤這個名姓起得絕，他趁手的兵刃正是一紫對金鉤，人到鉤到，雙鉤已握於兩手，卜震夫和江彬正要撤取兵刃，丁艮竟出聲道：「別動兵刃，金幫主的雙鉤也請收起。」

金鉤正覺丁艮此舉有點冒失，鬼船那麼黑暗的艙，恰好傳出話聲道：「好一句別動兵刃，老薑果然是辣的。」

丁艮目睹金鉤仍然雙手握着雙鉤，立刻揮手示意，艙中話聲又起道：「不必關照他，他若自認到此船來雙鉤足可防身，他就拿在手上好了！」

第一次話聲來得突然，大家都沒有注意其他，第二次話聲傳出，已知艙中人年紀不少，並略帶沙啞。

金鉤有他的脾氣，聞言朗朗答道：「老朽雙鉤祇是防身，自然是要拿在手中。」

「哦！」艙中話聲又起道：「那我是非一試不可，撤手！」

沒見人影，不聞風聲，金鉤却突覺雙鉤如受萬鈞重擊，雙臂頓即酸麻，虎口震裂欲碎，再也無法握鉤掌中，噹郎聲響，雙鉤飛墜丈外，再多三丈就落入湖中。

金鉤的老臉紅了，不過他並未逞強，心中雖說恨恨不已，但更明白本身功力差得很遠，口舌逞利徒招難堪，莫若忍在心頭，丁艮在旁却爲金鉤說了話，道：「閣下這就不對了！」

艙中話聲道：「本人行事只問當否，是非由人，那能管得這麼多！你們難道不知本人的規矩，竟敢妄登此船！」

（未完・一）

上文提要：劉二痳子到雙環鏢局赴宴，在座有通天觀觀主郝元、九里堡總管勞乃通、徽幫龍頭曹鳳台，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宴罷回來却失了踪影，程明山來黃河底找他不着，却遇上「厲山二厲」二人，將他誘至冷僻之處，欺負他是游學書生，程明山反和他們捉迷藏，二人無法近身，有意激怒二厲向他圍攻，結果二人都絆了一跤扭傷了筋，才知道這小子眞人不露相，有意作弄……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程少俠夜探東院　二麻子下落不明

程明山搖着手笑道：「不用後會有期，今天難得和二位遇上，咱們還得好好敘敘呢，反正二位腿上抽筋，一時也好不了，不如坐下來談談。」

灰衣老大怒聲道：「咱們兄弟已經認栽，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還待怎的？」

「那有這麼嚴重？」程明山笑了笑道：「小生只想請教二位老哥，劉老哥現在何處？老哥只要告訴小生一聲，腿上抽筋說不定馬上就會復原。」

「好小子！」灰衣老大怒哼道：「你認爲老子會說麼？」

「不說也不要緊。」程明山依然笑嘻嘻道：「老哥現在只是抽抽腿筋，萬一全身抽起筋來，那可不好受。」

灰衣老大臉色劇變，哼道：「你想點我五陰絕脈逼供？」

程明山徐徐說道：「小生自幼讀聖賢書，豈會使下五門的手法？只是你們老哥腿筋抽抽得動過久，會影響全身經脈而已，好吧，你老哥不肯說，小生去問問令弟也是一樣，看他肯不肯說？」

說完，轉身朝灰衣老二走去。

灰衣老二這一陣工夫，右脚脚筋抽搐得一個人早已跌坐在地，頭上汗水像下雨一般直淌，看他雖然只是一條右脚抽筋，顯然整個人都已支持不住。

程明山緩緩走到他身邊，含笑道：「老哥知道不知道劉二痳子現在何處麼？」

灰衣老二連牙齒都直打哆嗦，雙手拚命按摩着右腿，厲聲道：「老子不知道。」

「你慢慢就會說知道了。」程明山笑了笑道：「因爲老哥這條右腿，再半個時辰經脈不解的話，就會終身殘廢了，老哥一定很喜歡殘廢了。」

灰衣老二狠狠瞪了他一眼，說道：「你能解得開我的抽筋？」

程明山蕭洒的一笑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老哥不是在石頭上絆了一跤麼？那是小生略施小計，小生自然解得開經脈了。」

「好！」灰衣老二咬着牙道：「你先解開我經脈，我說。」

程明山笑着搖頭道：「老哥想得倒好，小生給你解了經穴，你老哥不說呢？小生並不急，等一會沒關係，老哥慢慢的說好了。」

「不！」灰衣老二急了，口中大叫一聲道：「你解開我經脈，我一定說……」

「砰！」一道人影突然自空而墜，口中喝了聲：「沒出息的東西！」

一脚把灰衣老二踢起丈來高，又呼的一聲，凌空直飛出去三丈之外，跌落在一片野草叢中。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實則快得只不過是眼睛一眨間事！

程明山只覺人影破空飛來，等到抬目看去，只見一個面目冷森，身穿

半截黃布長衫，腰繫黃蔴繩的枯瘦老人回身之間，左手大袖一揮，又把站在一丈開外的灰衣老大一個人推得一個觔斗摔出尋丈來遠。

這才目光一注，冷然朝程明山投來，沉聲道：「好一手『截脈手法』，你是黃公度的門下？」

程明山還未開口，只見灰衣老大和灰衣老二兩人身形一晃，同時掠了回來，一齊神色恭敬的叫了聲：「師父。」

黃衫老人口中嘿了一聲，才道：「你們兩個給我站到邊上去。」

程明山看他舉手之間，就解開了自己「截脈手法」，心中不禁暗暗驚奇，忖道：「這黃衫老人原來是厲山二厲的師父，黃師叔明明說過，『截脈手法』是他老人家獨創，無人能解，他居然在舉手投足之間就解開了，此老一身功力，倒是不可輕估！」

厲山二厲的名頭，是昨天厲山二厲自己報的名號，他以前從未聽人說過，當然更不知道厲山二厲的師父是誰了？

黃衫老人看他沒有作聲，不覺沉聲喝道：「小伙子，老夫問你可是黃矮子門下，你怎不說話？」

程明山抱拳道：「小生並非矮仙門下？」

黃衫老人目光如電，冷聲道：「那你是何人門下？」

程明山抱拳道：「家師世外之人，淡泊名利，不欲人知，恕小生無可奉告。」

黃衫老人冷冷一笑道：「你不肯說麼？」

程明山道：「小生說的乃是實情，家師從未在江湖行走，說出來了，只怕前輩也未必知道。」

黃衫老人嘿然道：「武林中稍有名頭之人，老夫豈會不識？好，這且不說，老夫問你，老夫兩個劣徒，和你有何過節？你居然仗着一手截脈手法，如此折騰他們，你倒說給老夫聽聽。」

程明山道：「前輩大概只看到小生制住他們，沒有看到他們兩個要殺害小生吧？」

黃衫老人道：「胡說，憑你的身手，兩個劣徒殺得了你麼？」

程明山道：「但他們從黃河底把小生騙來此地，要殺害小生，乃是事實。」

黃衫老人道：「他們被你用截脈手法制住，也是事實。」

程明山心中暗道：「看來此老甚是護犢了！」

一面說道：「小生制住他們，一來是爲了自衛，二來也是要問問清楚，小生和他們素不相識，既無怨仇可言，他們意圖殺害小生，究是爲了甚麼？」

「很好。」黃衫老人道：「兩個劣徒是老夫救下的，現在老夫也要把你擒回去，叫你師父前來領回。」

程明山暗暗攢了下眉，一時之間，不好開口。

黃衫老人又道：「好，老夫給你一個便宜，只要接下老夫三招，老夫就可以不難爲你，若是接不下老夫三招，那就只有跟老夫走了。」

程明山道：「前輩既然說出來了，小生若想不接，只怕也是辦不到之事。」

黃衫老人道：「這個自然，老夫說出來的話，從無更改。」

程明山道：「因此小生要問二位令徒一句話，可以麼？」

黃衫老人道：「這個自然可以，你要問甚麼，只管問他們。」

程明山道：「小生要問的只有一句話，就是賣狗皮膏的劉二痳子劉老哥，到底現在何處？」

灰衣老大道：「咱們不知道。」

程明山冷笑一聲道：「當着尊師，二位還要說謊麼？劉二痳子若不是你們劫持去了，小生前去探看他，你們何用把小生誑來，意欲殺我滅口？」

黃衫老者問道：「那劉二痳子到底是不是你們劫持的？」

灰衣老大和灰衣老二同聲道：「回師父，眞的不是弟子劫持的。」

黃衫老人又道：「那麼他人在那裏，你們知道麼？」

兩人又同聲回答：「弟子眞的不知道。」

黃衫老人頷首道：「好。」一面朝程明山道：「小伙子，你聽清楚了，他們當着老夫，絕不會說謊，那是眞的並不知道甚麼劉二痳子的下落了。」

程明山看他這麼說了，也不得不信，點頭道：「前輩既然如此說了，小生自可相信。」

「好！」黃衫老人臉色稍霽，看了程明山一眼，說道：「小伙子，你使甚麼兵刃？」

程明山道：「小生練的是劍，但劍並未帶在身邊……」

黃衫老人大笑道：「小伙子，你眞是個雛兒，你練的既然是劍，行走在外，隨身兵刃，豈可離身？難道你師父沒告訴過你？」

程明山抱抱拳，微笑道：「前輩說得極是，但小生聽家師說過，練劍之人，練的是精氣神，劍乃有形之物，只要心中有劍，任何東西，都可以代劍，小生嫌隨身携帶長劍，是一件累贅的事，所以出門就從不帶劍。」

黃衫老人目中神光連閃，赫然笑道：「這麼說，小伙子，你劍術已經練到任何東西都可以代劍了？」

「小生怎敢如此自負？」程明山斯文的道：「小生讀書學劍兩無成，所以才遊學四方……」

黃衫老人嫌他說話酸腐，心頭已是不耐，不待他說下去，截着道：「那你使甚麼兵刃呢？」

程明山從袖中取出一把竹骨摺扇，一拱手道：「小生從沒和人交過手，前輩既要小生接你三招，小生身邊只有這柄摺扇，那就只好用這柄摺扇接前輩三招了。」

說到這裏，目光一抬，問道：「不知前輩要用甚麼兵刃？」

黃衫老人聽得不覺掀髯大笑，目光閃動，望着程明山問道：「小伙子，你直到現在，還不知道老夫是誰麼？」

程明山道：「前輩是厲山二厲的師父。」

黃衫老人又道：「你不知老夫的名號？」

程明山道：「不知道。」

「嘿嘿嘿！」黃衫老人一陣嘿嘿冷笑道：「你果然是個雛兒！」接着問道：「難道你師父沒跟你說過當今武林，有幾個人是老夫這身裝束的嗎？」

「沒有。」程明山搖着頭道：「小生方才已經說過，家師世外之人，從不曾在江湖走動，怎會和小生說起過前輩呢！」

黃衫老人看他說話的神情，這回倒是有幾分相信了，一個山野鄙夫，從未走過江湖，又如何會知道武林人物？這就點點頭道：「老夫厲山君，人稱厲山一老，老夫一生，從未使過兵刃，你現在知道了。」

話聲一落，目注程明山，續道：「老夫要你取出兵刃來，儘力施為，好了，老夫話已說完，你可要小心準備了。」

程明山抱拳道：「前輩但請出手好了。」

「眞是初生之犢！」厲山君嘿然一笑，喝道：「老夫第一招來了！」

左手一探，五指如鈎，朝程明山抓來。

你別看他只是一個枯瘦老者，但喝聲出口，他身上半截長衫突然鼓了起來，這一瞬間，居然風聲颯然，不知這風聲是從那裏來的。

尤其他探手一抓，看去十分緩慢，但爪勢甫出，五隻勾曲的手指，輕輕晃動之間，竟爾籠罩住程明山身前所有大穴，在他不曾抓落之前，你根本測不透他究竟抓向何處？

不，不論你閃向何處，都無法避開他這一抓之勢！

僅此一抓，程明山自知已無法接得下去，他索性以不變應萬變，摺扇當胸，凝立不動，直等厲山君手爪快要及身，才身子一個斜傾，脚步跟蹌，朝前跨出。

厲山君探手抓來，他身子這一斜傾，朝前跨出，雖然不成章法，但這一步已經跨到了厲山君的右側，因爲厲山君抓出的是右手，他却跨到了他右側，他右手總不能反過來抓他，這一招自然而然的閃了開去。

厲山君一抓落空，不由得呆得一呆，接着目中神光閃動，洪笑一聲道：「好，好，連游一瓢的『醉仙步』，都給你學來了！」

他想不到眼前這少年人，先前使的是黃山矮仙黃公度的截脈手法「神仙手」。

這回居然又使出嵩山酒仙游一瓢的「醉仙步」來了。

嵩、黃二友被人目爲武林怪傑，游戲風塵，從未收徒，這年輕人居然能蒙這兩個老怪物垂青，連看家本領傳給了他。

今日之事，自己若是無法把他拏下了，引出這兩個老怪物來，自己一樣也討不了好。

厲山君這一思索之間，右手早已收了回去，鼓起來的半襲黃衫，也漸漸平復下去，目注程明山，說道：「小伙子，你輕輕年紀，能得嵩、黃二友垂青，福緣不淺，老夫看在他們二位故友的面上，也不和你後生小輩計較了，你去吧！」

他明明是惹不起嵩、黃二友，自找台階之詞。

程明山想不到自己只使了一記游師叔的「醉仙步」，一天雲霧，就此煙消雲散，心中方自一鬆，剛拱了拱手，要待開口。

突聽方才自己和灰衣老大捉迷藏的那棵大樹上，有人發出「嘻」的一聲輕笑。

這笑聲雖然極輕，但在場四人，都聽得十分清晰！

厲山君臉色微變，沉喝道：「樹上是何方朋友，怎不請下來一見？」

他話聲甫出，突聽「嘶」的一聲輕響，從大樹飛起一道人影，疾如流矢，劃空飛逝。

去勢之快，程明山和厲山君不但無法看清此人面貌衣着，所能看到的只是橫空飛過的一條灰線而已。

厲山君冷嘿一聲：「朋友慢點走。」

雙足一點，身形同時激射而起，銜尾追去。

厲山二厲一看師父走了，自然也跟着走。

現在，只有程明山依然怔怔的站在那裏，連脚步都沒有移動。

雖然只有一聲「嘻」的輕笑，但程明山耳朵何等敏銳，已可從這聲輕笑，聽出這人的口音來，心中突然一動，忖道：「這人會是那賣梨膏糖的張老實？他說話的口音，和這聲輕笑，十分相似。」

眼看兩道人影，早已劃空飛逝，少說已在數里之外，連厲山二厲也不見了影子，心中不禁暗暗忖道：「自己回進城去，黃河底乃是必經之路，何不再彎過去看看，這聲輕笑，如果是賣梨膏糖的張老實的話，他被厲山君銜尾疾追，這時候應該還沒有回去，再說劉二痳子如果沒離開徐州，此刻或者可以回去了。」

心念這一轉動，就舉步往原路奔行而去。

這裏離黃河底最多不過三里來路，程明山自然很快就回來了，他目光一瞥，劉二痳子的膏藥攤，依然木門半掩，並未開門，顯然他已經離開徐州了，沒有回來。

劉二痳子隔壁賣梨膏的攤上，張老實果然不在，坐在攤位上的，只是一個十二、三歲面貌清秀的小孩，在替他看攤位。

程明山心中暗道：「這麼看來，方才那聲輕笑，果然是張老實了，這位老人家敢情發現厲山二厲找上自己，怕自己敵不住兩個兇人，才暗中跟着自己去的了。」

一時不由暗暗感激這位張老人家眞是個古道熱腸的人，忍不住走上前去，朝那小孩點頭問道：「小兄弟，張老人家呢？」

那小孩看了他一眼，才道：「張老爹有事出去了，你要買梨膏？還是買梨膏糖？」

程明山含笑道：「不，小生只是來看看張老人家的。」

那小孩朝程明山又看了一眼，忽然笑着沒有說話。

程明山看他笑得古怪，心中正感奇怪，忽聽有人「嘻」的一聲輕笑，從身邊傳來。

這聲輕笑，和方才樹上的笑聲，幾乎完全一樣，程明山一驚，急忙回過身去。

只見張老實聳着兩肩，笑嘻嘻的站在自己身後，兩顆小眼珠望着自己，說道：「相公找小老兒有事？」

程明山看他臉不紅，氣不喘，一絲也看不出異樣來，急忙拱拱手道：「老人家回來了？」

張老實縮着一顆尖頂而禿的小腦袋，嘻嘻一笑道：「不瞞相公說，小老兒方才老遠看到一個人，他在三年前欠了小老兒一兩銀子沒還，小老兒跟上去，想去跟他要銀子的，那知銀子沒要到，半路裏竄出一隻老瘋狗，又叫又咬，追着小老兒不放，小老兒心裏一慌，只是兜着黃河底亂轉，這老狗到底老了，跑起來還沒小老兒的快，兩下一轉，小老兒就把牠丟遠了，才回來，不然引到這裏來，小老兒這個攤子，不被牠咬爛才怪。」

程明山聽他說老瘋狗追他的話，明明是指厲山君了，心中暗暗好笑，却又不好回答。

張老實道：「相公不是已經回去了麼，怎麼又回來了呢？」

程明山道：「小生是回來看看，劉老哥回來了沒有？」

那小孩道：「張老爹，你回來了，我要走啦！」

張老實取了兩塊梨膏糖，塞到他手裏，嘻的笑道：「阿牛乖，這糖張老爹給你的。」

那小孩道：「我媽媽說，我不能拿張老爹的糖。」

張老實笑道：「你自己不能拿，但張老爹給你的，你就可以拿了。」

那小孩道：「謝謝張老爹。」

拿着兩塊梨膏糖一蹦一跳走了。

他那一蹦一跳，居然每一蹦都掠出兩丈以外，而且行動十分輕捷，看去輕功已有相當火候。

這下直把程明山看得給怔住了，心想：「這黃河底當眞是臥虎藏龍之地，連十二、三歲的小孩，就有這般身手了。」

張老實嘻的笑道：「這阿牛是個好孩子，你別看他今年只有十三歲，四書五經全都讀熟了，將來也和相公一樣，要上京趕考呢！」

程明山道：「老人家好說，小生是百無一用的書生。」

「那有甚麼要緊？」張老實縮頭一笑道：「人只要一技之長就好，最沒用只要會喝酒，會下棋，也一樣會成名。」

程明山心中又是一動，暗道：「他這話是指酒仙游師叔，矮仙黃師叔二人了。」

張老實嘻的笑道：「小老兒這話是有來歷的，從前有一個李太白只會喝酒，天子呼來不上船，又有一個……」

他還沒說完，就有一個婦女抱着小孩來買梨膏。

那婦人道：「張老爹，我這小孩晚上咳得很厲害，上次是你的梨膏吃好的。」

「沒問題。」張老實笑着道：「小老兒給妳裝一罐藥製梨膏，保管一吃就好。」

頓一頓，回頭道：「相公請到裏面坐。」

程明山道：「老人家忙吧，小生告辭。」

張老實道：「眞對不住，小老兒那就不送了。」

程明山總算證實了一件事，這賣梨膏糖的張老實果然是一位風塵異人。

他躭心的却是劉二痳子，厲山二厲既然在他師父面前說出不知劉二痳子的下落，看來似乎不假，但劉二痳子明明是失蹤了，不然，他如果是自己走的，師門所傳的八卦刀，他決不會遺留在木床底下的。

莫非他到雙環鏢局去了沒有回來？試想以雙環鏢局總鏢頭，怎麼會下帖子來請一個黃河底賣狗皮膏的人？這中間顯然有着問題。

「自己何不前去雙環鏢局看看？」心念方轉，又忖道：「這時候還是不去的好，劉老哥如果落在雙環鏢局的手中，自己此時找去，豈非打草驚蛇？要去也該等天黑了再去。」

想到這裏，就瀟洒的走了。

＊　＊　＊

二更方過，雙環鏢局除了大門口一盞白瓷門燈還亮着之外，整幢屋裏，前後兩進，都已熄了燈火。

只有西花廳前面一片草坪，左首

的八角形花圃中間，還有一盞白瓷燈沒有熄去。

那是因爲花圃前面，放着兩把藤椅和一張茶几，几上放着兩盞蓋碗茶，藤椅上坐着兩個人正在靜靜的品茗。

這兩人正是總鏢頭晏長江，和徽幫龍頭曹鳳台，他們似在討論着甚麼密事兒，話聲說得極輕極輕。

要在深夜密談，可見這件事不僅機密，也一定十分重要的了。

就在此時，突然從右首牆頭上飛射進一粒細小的石子，落到晏長江脚邊。晏長江目光先抬了一下，喉頭輕嘿了一聲。

也就在他嘿聲方落的時候，從右首牆外，忽然飛起一道人影，悄無聲息的越過圍牆，一下凌空落到附近一棵大樹之上，居然輕如飛鳥，連枝葉也不晃動一下。

晏長江心頭暗暗吃驚，忖道：「此人一身輕功，果然高明，若非自己預作佈置，有人瞭望，投石示警，眞還不易發現呢！」

他故作不知，一手拿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微作吃驚道：「曹老大，你說八卦門和形意門要公開決鬥，那是爲甚麼呢？」

曹鳳台道：「還不是爲了舊日的一段樑子，再加近日八卦門又有一個叫楊子清的，被人襲擊，身負重傷，據說他是被形意門的『劈拳』擊中肝臟部位，因爲是金克木的緣故，(形意門的劈拳似斧屬金)傷勢極重，引起八卦門的公憤，才和形意門正式約期比鬥。」

「這就是了。」晏長江頻頻頷首道：「難怪昨晚劉老哥非走不可，說身有急事，連酒都不肯多喝，原來要趕去替師門效力。」

曹鳳台嘿然道：「劉二麻子雖是八卦門的人，也不過是三流脚色而已，晏兄好像對他十分重視，那是爲了甚麼？」

晏長江大笑道：「曹兄這可看走眼了，劉老哥是八卦門耆宿居元仁居老師傅的傳人，居老師傅的八卦刀，在八卦門中是首屈一指的，劉老哥在黃河底賣狗皮膏，只是爲了生活，黃河底是卧虎藏龍的地方，他可不是三流脚色。」

曹鳳台道：「晏兄說的自然不會錯的了，這劉二麻子雖然粗魯一點，却是個血性漢子。」

晏長江大笑道：「曹兄原來也看出來了，劉老哥重義然諾，不脫英雄本色，是個可交的朋友，不然兄弟會請他到敝局來一叙嗎？」

曹鳳台道：「可惜昨晚劉二麻子不肯明說，否則晏兄最好是設法留住他，因爲這次兩派比鬥，八卦門非慘敗不可。」

晏長江道：「爲甚麼呢？」

曹鳳台道：「形意門近年來高手輩出，實力之强，遠在八卦門之上，如若沒有其他門派調解，八卦門非全軍盡墨不可。」

晏長江輕唉一聲道：「曹兄說得極是，只是劉老哥乃是個鐵錚錚的漢子，他不肯明說，就是不願朋友替他躭心，這是替師門出力，兄弟怎好留他，就是留，也留不住的了。」

那隱身樹上的，正是爲了查探劉二麻子無故失蹤而來的程明山，他聽到這裏，已可從二人口中，聽出昨晚劉二麻子果然匆匆的走了。

但有一點，更使程明山心頭起了疑慮，因爲聽晏長江的口氣，劉二麻子是使八卦刀的高手，這一點，可以從他床下有一柄八卦刀，得到證明，但劉二麻子既是八卦刀的能手，更應該刀不離身，何以他臨走之時，連狗皮膏都帶走了，八卦刀却棄置床下，不帶走呢？

現在晏長江和曹鳳台又從劉二麻子談到江湖上別的事兒去了，程明山覺得在這裏也探聽不出甚麼頭緒來，便又悄悄的從樹上縱身掠起，橫空越過牆頭，往外飛射出去。

他隱身在這棵大樹和兩人相距足有五丈來遠，以程明山的輕功，自然不致讓兩人發現。

但因晏長江早已得到有人投石示警，暗暗留上了心。

因此程明山的悄悄離去，他自然可以發現，口中輕嘿一聲道：「此人一身輕功，果然高明得很，若非事前有人報訊，他一來一去，眞還不易發現呢！」

曹鳳台道：「晏兄怎麼讓他走？」

晏長江笑道：「把他留下，自然還是讓他走的好了。」

* * *

程明山從雙環鏢局退出之後，心中只盤算着劉二麻子的去向，只要從他沒把八卦刀帶走這一點上看，他是絕不會離開徐州，也絕不是他自己走的。

程明山和他雖非故交，却是一見如故，道義論交，是以非查究出他的下落來不可。

徐州城中，除了雙環鏢局，那只有九里堡……

想起九里堡，不禁使他想起那天在劉二麻子攤旁賣藝的兩位姑娘林秀娟和林秀宜來。

她——林秀宜臨去時，秋波脈脈含情，似有千言萬語……

如今兩位姑娘去了九里堡，劉老哥會不會是被九里堡擄去的呢？

這本來只是他的聯想而已，但他越想越有可能，那天自己向劉二麻子問起九里堡，劉二麻子言詞閃鑠，似乎對九里堡頗爲不滿，一時之間忽然下了決心，今晚就去九里堡看看。

想到這裏，不覺轉身往北奔去。

城北的九里山，相傳是劉邦和項羽交戰的古戰場。九里山不算太高，但山嶺連綿，足有十來里長，因此有

九里之名。山上林木葱鬱，景色壯麗，九里堡就座落在九里山的南麓，環山帶水，氣勢雄偉。

因爲九里堡堡主戚槐生蟬連任過三屆武林盟主，九里堡便成了武林中最響亮的一個地名。

一條足可容得四輛馬車並馳的康莊大道，一直通到九里堡前面一大片廣場。

程明山一路奔行，沒有多久，離九里堡還有三里來遠，便捨了大路，一路掩蔽行藏，悄悄從左側一條小徑繞了過去。那知走沒多久，只聽一陣沙沙之聲傳了過來，程明山急忙輕輕一閃，躲到一棵大樹之後，凝目看去，只見五個身穿青色勁裝，腰跨鋼刀的漢子一路走過來。不用說，他們準是九里堡巡夜的莊丁了。

走在前面的一個，像是五人中的領頭，雖然穿着同樣的青色勁裝，但舉步就比後面四人輕快得多，一望而知身手極爲矯捷。

程明山看得暗暗點頭，忖道：「看來九里堡果然名不虛傳，光是四個莊丁的領頭，身手就不弱了。」

那五人一路行來，走在第三個的莊丁開口道：「阿德哥，這條路離咱們堡裏，足有三里來遠，那有甚麼不開眼的人，會摸到這裏來，咱們只休息一盞茶的工夫，要這麼來回走一趟，眞是有些冤枉。」

領頭那人道：「這是錢管事關照的，勞總管再三吩咐，再過兩天，就是堡主的大壽，各地趕來的人，龍蛇雜處，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要咱們小心巡邏，因爲這裏距堡裏還遠，所以只派了兩班人，還有盞茶工夫讓咱們休息，派在堡裏值班的，連盞茶工夫的休息都沒有呢！」

隨着話聲，漸漸走遠。

程明山心中暗道：「聽他們口氣，九里堡這兩天當眞刁斗森嚴，自己要混進去，只怕很不容易呢！」

巡邏的人既已遠去，他也立即從樹後閃出，奔行過去，走了不過里許光景，又見到五個青衣勁裝漢子，正在自己前面，往前走去。

原來這條小徑上，派有兩班人一來一回的走着。

程明山只得捨了小徑，施展輕功，繞到五人前面，急掠而過。

九里堡越來越近了，遠遠看去門樓上懸掛着八盞氣死風燈，幾乎把堡前數十丈方圓的一片廣場，都可以照到任何一條影子，還沒走近堡前，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大門前，雁翅般站着八個青衣漢子，雖在深夜，他們還是精神飽滿，雄赳赳的面向廣場而立。

程明山看得暗暗一呆，心想：「自己幸虧沒有從正面去。」

他悄悄繞向左側，這裏正好有一片樹林，他想到連距離九里堡還有三里的一條小徑上，還派了兩班人來回巡邏，這片樹林，就在堡外左側，豈會沒有暗樁？

這一想，行動自然更加小心，一路耳目並用，藉着樹身掩護，緩緩行去。

他這樣處處留心，果然發現這片樹林之中，每隔一、二丈遠近，就會發現一個身穿黑色勁裝的莊丁，站立樹下，他們除了腰跨單刀，每人手中還握着一個黑色鐵管，那自然是極霸道的暗器無疑。

程明山仗着絕世輕功，像一縷輕煙似的從他們身邊飄過，最多也不過感到微風吹拂，自然不會被人發覺。

但程明山看到九里堡戒備得如此嚴密，他縱然藝高膽大，也不禁有些躊躇起來，堡外防備已是如此嚴密，堡內自然更不用說了，自己到底該不該進去呢？

哼！九里堡不是龍潭虎穴，他們只不過是多派了幾個莊丁守夜，難道就把自己嚇退了不成？

當年游師叔(酒仙游一瓢)想起各省進貢的美酒佳釀，引起他老人家的酒興，還特地不遠千里跑到皇宮大內去偷酒喝呢，他老人家不是經常揮着手笑嘻嘻的說：「在我老人家眼裏，那些皇宮大內一等一的侍衛老爺，直如芻狗耳。」

自己既然來了，難道還怕這些莊丁不成？

一念及此，不覺豪氣頓生，微一吸氣，身形就悄無聲息的朝上直拔而起，一下躍上一棵大樹的枝幹，再一吸氣，就登上樹巔。

凝目往裏望去，堡內屋宇重重，覆蓋甚廣，有幾重房屋已經熄了燈火，有些地方還燈火通明，因爲相距甚遠，看得不大清楚，但隱約可以辨出凡是燈火通明之處，大部份都是長廊走道。

尤其這片樹林，距圍牆足有十丈遠近，中間隔着一條寬闊的草地，圍牆裏面，距離屋宇，也約莫有五六丈遠近，一個人輕功再好，也無法凌空橫渡十五、六丈而中間毫不停足。

程明山雖然對這些往來巡邏的莊丁，並不放在心上，但若要不驚動他們，悄然進入堡去，自思也無法辦得到。

他站在樹巔正自思索着自己如何進去，突覺身後有人喝了聲：「下去。」

一道勁風，急襲過來。

程明山大吃一驚，急忙身形一偏，避開對方掌勢，左脚足尖踩到另一根枝上，迅快的轉過身去。

那知對方身手極爲了得，就在程明山避掌轉身之際，口中嘿了一聲：「閣下身手倒是不弱。」

呼的又是一掌，迎面拍來。

程明山上身一側，右足飛起，一記「魁星踢斗」，朝對方當胸踢去。

要知他停身在樹巔細枝之上，和平地截然不同，踢出這右脚來，全身

重量就全在左脚脚尖之上，若無極高輕功是不敢踢足的，因爲身在高處，一個站立不穩，就會跌墮下去。

對方那人沒料到程明山身在高空，居然還敢飛腿踢斗，口中冷笑一聲，右手一抬，閃電朝他脚心拍來。

程明山直到此時，才看清對方的面貌；竟是一個面如紫金的瘦小漢子，尤其他拍來的手掌，同樣是一隻紫金色的手掌，心頭不禁微微一凜，左脚在樹枝上一點，借勢騰飛而起，像一隻大鳥般的朝對方當頭撲了過去。

那紫金臉人料不到他竟敢如此行險，在空中飛撲而至，口中又是一聲冷笑，左手紫金般手掌凌空拍出。

程明山身在半空，這一掌原是一記虛招，身形一屈，忽然疾快一偏，從他身邊掠過，左手却往他肩頭拍去。

紫金臉人反應奇快，同樣脚尖一點，身形平飛出去。

兩人在空中交插而過，程明山右脚已踏上了對方剛才落身之處的那支樹枝上。

那知脚尖堪堪點落，突覺身子往下一沉，「喀」的一聲，那樹枝立被踩斷。

原來是紫金臉人剛才點足飛出之時，暗暗使勁，已把這支樹枝踩斷了，程明山再踩上去，自然用不上力，一個人就往下直落。

程明山等到身子下沉，才知上了人家惡當，急切之間，慌忙提吸一口眞氣，身子下落丈許，又突然往上竄起。

就在他身形騰空竄起，耳中又聽到紫金臉人輕喝一聲：「下去。」當頭一掌，朝下劈落。

程明山心頭怒極，口中大喝一聲，身形不避不讓，依然直竄而上，右手閃電對紫面人劈來的手腕拂出。

這一記，他使出來的正是黃山矮仙的截脈手法——神仙手。

那知紫金臉人十分滑溜，右手倏地收轉，身形騰空而起，雙脚懸空連環踢出，脚尖取穴，踢向程明山背後「鳳凰穴」。

程明山右足踏上樹枝，身形一個飛旋，右手原式不變，朝對方腿上拂去。

兩人在樹巔兎起鶻落，交上了手，自然很快就驚動了樹林中的暗樁，但聽「嗤」的一聲，一道火花，衝天直上，發出「叭」的一聲響。

同時已有七八個莊丁鋼刀出鞘，仰首大喊：「捉拿賊人！」

剎那之間，但聽竹哨接連吹起，本來在堡前巡邏的莊丁，也紛紛趕了過來。

紫金臉人頭先人後，「颼」的一聲凌空平飛出去，回頭哼道：「我當你有多少能耐，原來也不過如此，有本領的，跟我來。」

踏着樹枝，飛掠而去。

程明山眼看經他這麼一鬧，今晚已休想進入九里堡去，他少年氣盛，豈肯甘休，也立即施展輕功尾追而去。

九里堡莊丁雖然傳出信號倉猝之間，堡中高手尚未追出，兩踏着樹巔枝梢，施展輕功，一路飛掠而去，莊丁們只是在樹下吶喊，自然轉眼之間，就失去了兩人的蹤影。

再說程明山一路銜尾疾追，不過片刻，已經轉過一重山脚，前面的紫金臉人忽然一躍而下，飄落地面，回頭看去，程明山一道人影，也緊跟着飛身落地。

紫金臉人看他追來，又展開身法，朝前飛奔。

兩人一前一後，疾若流星，不過片刻工夫，便已奔出二三十里，黑夜之間，前面黑影幢幢又現出一座聳峙的山峯。

紫金臉人倏地轉過身來，叱道：「姓程的，你還追我作甚？」

這回程明山已是漸漸追近，兩人相距不過七八丈遠，忽聽那紫金臉人發言責問，竟是嬌脆的年輕女子聲音，心頭不覺一怔，急忙住足，兩人面對面已不過二丈光景。

他出門以來，從未和年輕女子動過手，自然不好再逼進過去，望着對方心想：「原來妳臉上戴了面具！」一面說道：「不知姑娘何故要招惹小生？」

「誰招惹你了？」紫金臉姑娘哼了一聲，她一路飛奔，跑得有些氣喘，胸脯還在微微起伏，說道：「我救了你一條小命，你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程明山道：「姑娘如何救了小生？」

紫金臉姑娘一雙大眼睛在黑夜之中，亮得像兩點星星，哼道：「你想進九里堡去是不？九里堡這幾天到了不少高手，你進去了還出得來？」

程明山聽得不禁有氣，朗笑一聲道：「這麼說，姑娘武功一定很高了？」

紫金臉姑娘一扭頭道：「我又沒跟酒仙、矮仙學上一手，我也沒說我武功很高，但我可沒敗在人家手下呀！」

程明山道：「難道小生敗在妳手下了？」

紫金臉姑娘咭的笑道：「我又沒說你敗了，你何必自己要說敗在我手下呢？」

程明山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哼道：「咱們素昧平生，就算姑娘勝了在下，又有甚麼光彩呢？」

「那自然有了，這可是你自己說的。」

紫金臉姑娘得意一笑，露出一排晶瑩如玉的貝齒，接着道：「因爲有人在我爹面前誇獎你，我聽了不服氣，所以要找你試試，既然你自己承認敗在我手下，那就算了，我要走啦！」

說完，朝程明山嫣然一笑，腰肢輕扭，縱躍如飛奔行而去，轉瞬就已奔出老遠。

程明山被這位紫金臉姑娘說得啼笑皆非，但人家總是年輕姑娘家，自己不好去攔阻於她，只好任由她去了，抬眼看看天色，已經快要三更時分。

三更，只不過是半夜而已，自己既然來了，管他甚麼時候，九里堡又不是甚麼龍潭虎穴，今晚非進去瞧瞧不可。

心念這一動，立即轉身又朝來路奔去，不大工夫，又回到九里山下。

這回，他有了經驗，老遠就避開正面，從左側山脚遠遠抄到了九里堡的後山。

九里堡所在，不論山前山後，自然都會有莊丁巡邏，樹林之間，自然也會安置了暗樁；但這些人最多只是粗通拳脚，程明山稍加留意，就不會讓他們察覺。

這是九里堡的東北首，有着一片濃密的竹林。

如今程明山已經悄悄穿過竹林，越過圍牆。牆內，居然一片寧靜，不似堡前燈火輝煌，人影幢幢，巡夜的莊丁，此去彼來。

他略爲打量，就可認出這是一座佔地頗廣的花園，雖在黑夜之中，仍可隱約看到亭台樓閣之勝。

因爲這片花園竟然寧靜得出奇，不禁使程明山感到奇怪，何以九里堡前面戒備森嚴，這花園中却又毫不設防呢？

這一想，頓使程明山心頭陡生戒意，身形隨即飄起，一下隱入花樹叢中，掩蔽身形，再凝目四顧，實在看不出有何異處，才閃身而出，循着一條方磚舖成的道路緩緩行去。

他雖是循着方磚小徑而行，但依然極爲小心，耳目並用，絲毫不敢大意，這樣走了一段路，才發現這座花園之中，實在沒有設伏，連巡邏的莊丁也一個不見。

這裏何以會一絲戒備都沒有呢？程明山心頭壓力雖已稍鬆，但疑念却不禁又隨之而生。

現在他已經穿行過一處船型的水榭和兩座樓宇，忽聽左首花徑間傳來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他聽到的脚步聲，可能還在七、八丈以外，園中花木扶疏，曲徑通幽，也不一定是朝他這邊行來。

脚步聲漸漸接近，而且還有女子說話的聲音傳了過來。

程明山身形一閃，躲入花樹叢中。

只聽一個尖稚的少女聲音說道：「聽說這位老神仙已經活了一百二十歲啦！」

另一個少女聲音道：「那他還要……」

「啊，輕些！」先前的尖稚聲音道：「我是聽劉婆婆說的，他身體比二十幾歲年輕人還好，不然，怎麼一天要換一個，而且還要二十歲以下的……」

「嗤！」第二個少女聲音輕笑道：「妳也不害臊，這話虧妳說得出口來。」

那尖稚聲音少女道：「我不是說聽劉婆子說的麼？他活了一百二十歲，就是這樣活的，據說他會採甚麼的法門，伺候過他的人，都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妳沒瞧見那小萍姐姐……」

「啊！」第二個少女驚啊了一聲，低低的道：「難怪小萍姐姐臉色好黃，昨天早晨，還要兩人攙扶着走路，我還當她眞的生了病呢！」

「噓！」尖稚聲音輕噓道：「這話妳可不能告訴任何人。」

第二個道：「我知道，哦，這多可怕，我眞不敢送酒菜進去了。」

尖稚少女聲音道：「不要緊，今晚聽說老神仙有事，不要人伺候了，哦，我聽到劉婆子說……」

她們一路行來，唧唧喳喳的說着。

現在她們已經並肩打從程明山藏身的花樹前面經過，那是兩個十六、七歲的青衣小鬟，一手提燈，一手提一個金漆食盒，一路踏着青磚小徑往南行去。

只聽左邊一個問道：「劉婆子說甚麼呢？」

右邊一個尖稚聲音的道：「聽說錢管事昨天從黃河底帶回來了兩個賣藝的姑娘……」

程明山聽她提起黃河底賣藝的姑娘，不覺心中一動，暗道：「她們說的一定是林秀娟、林秀宜二人了。」

只聽左邊一個道：「八成是錢管事沒安着甚麼好心了。」

「是啊！」右邊那個道：「但這回錢管事可沒敢去碰人家，他帶着那兩位姑娘進來，正好遇上總管……」

兩人漸漸走遠，程明山爲了要聽二位林姑娘的消息，急忙暗暗尾隨了下去。

只聽左邊一個急着問道：「後來呢？」

右邊一個道：「總管問了幾句，就要錢管事好好接待，不可待慢了人家。」

左邊一個輕笑道：「有總管這句話，錢管事就是有一百個腦袋，也不敢打歪主意了。」

右邊一個道：「聽劉婆子的口氣，總管知道老神仙要來，這兩個姑娘又生得像花朵一般，好像準備獻給老神仙呢！」

程明山聽得心頭暗暗怒惱，忖道：「不知她們口中的老神仙是誰，居然是個色中餓鬼，這九里堡總管，也不是好東西，竟敢如此胡作非爲。」

只聽左邊一個道：「人家是賣藝的，會答應嗎？」

（未完．三）

上文提要： 黃書郎另走一條路去尋曹三聖，撇開虎頭寨的草寇糾纏，不幸的又遇上黑紅門左宗正門主，邀請了黑道梟雄來助拳，務要將黃鼠狼惡客殺掉，其實是重金禮聘而來是眞，其中只有西域火焰刀巴魯巴不是，他因愛看「惡娘子」的一笑而自動自薦搏鬥，黃書郎頭場和他拚殺，他脅下受傷逃去，自己也被火焰刀燒傷了面，按次序先後和崔崑崙、司馬山、文通等過招都獲勝，自己也越傷越重……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虎頭寨邀衆報復　飛瀑崖治療創傷

「你敢說老子們是瘋狗？」戈彪道。

「瘋狗也不如，是一羣茅坑裡淹不死的猪！」

「你找死！」

「我已經卯上了，操你們所有人的親娘！」黃書郎當然卯上了。

他已經滿身是傷，傷得幾乎挺不下去了。

他想到了秀秀，他覺得很安慰，因爲秀秀已有了他的兒子，他不能傷了兒子的心，雖然兒子尚未出世。

他要死也要死得英烈，死得偉大，有一天秀秀會告訴兒子，他的老爹是個不怕死的硬漢，是個眞正的大俠士，他也要兒子和他一樣，雖然這種刀裡火裡的日子很危險，但生命就是一束火花，一束閃亮的火花，當人們抬頭觀看火花的時候，是不會去注視不明亮的火花。

人們只去注意最明亮的火花，雖然最亮的火花很短暫，却也令所有的人得到了它的光亮。

人的生命就是這樣。

黃書郎也要他尚未出世的兒子和他一樣。

他現在就要轟轟烈烈的幹一場了。

他的心中也在罵：「老子這朵火花不是那麼容易熄滅的，來吧，兒，不就是搏命嗎？誰怕誰呀！」

迎面，戈彪嘿然一聲出刀了。

他的刀挾着無與倫比的威勢，那麼兇悍的對着黃書郎直劈而下，就算是一棵大樹，怕也會被戈彪這一刀砍斷。

黃書郎不硬幹，因爲他已失去硬拚的本錢了。

他傷得太重了。

他忿怒的乃是一旁還有個虎視眈眈的左宗正。

左宗正才是眞正要他命的人。

左宗正今天是不會放過黃書郎的。

就眼前的形勢而論，左宗正幾乎以爲他有百分之九十可以殺掉黃書郎。

他站在遠處，哈哈冷笑不已。

旁邊的巫春花一樣在冷笑。

「噹！」

黃書郎的棒輕打在敵人的刀身上，他就借這麼一點反力而彈升後翻。

三個空心觔斗之後，他發現有一團黑影罩過來。

是的，戈彪黑巾黑衣掄着明晃晃的砍刀暴斬如電，二十一刀連環劈，上下左右幾乎封住了黃書郎再閃之路。

黃書郎忽然在敵人的刀上撩之際，迴身貼地飛撞過去，他的棒子護頂，左手的「惡信」猛一推。

於是……

「唷！」

「咻！」

「啊！」

兩個人立刻挾着血雨，往外分開來。

黃書郎這一刀眞不輕，他的左肩上一刀見骨，這還是戈彪的刀出去了以後拚命的抽刀下殺，如是被他一刀砍中，黃書郎早就完了。

戈彪也不完整，黃書郎的「惡信」貫穿了他的右大腿，那一聲「唷」，就是他吃不消而不由自主的叫出來的。

那一聲叫得也好嚇人，聽得人頭髮直立。

於是，左宗正緩緩逼近黃書郎了。

黃書郎只裝做未看見，他在袋中抓了一把藥，用力的按在肩頭傷口上。

古班的藥很靈，立刻令他吁了一口氣。

到了這時候，他便也想着「惡郎中」還是有一套。

這種人雖然愛財，但不能否認他的本事。

黃書郎平淡的站在那裡。

左宗正雙手各握着一支金環，屏息稍稍的出了一口氣，彷彿他就要獲致極大的豐盛成果一樣。

一個即將有大收穫的人，總是免不了暗自猛吸一口氣的感到無比的驚喜，驚喜當然是在內心裡，而驚喜形諸外的，就是現在左宗正的模樣。

他在屏息吸氣之後，冷冷的指着遠處的「惡娘子」巫春花道：「黃鼠狼，你看看她，仔細的看看她，我的新寡兒媳婦。」

黃書郎不看，因爲他必須收住心神來對付左宗正這個虎頭蜂。

一個人被人叫做虎頭蜂，當知這個人如何的惡毒了。

黃書郎却又不能不回答，他淡淡的道：「有甚麼好看的，我還不如看一頭老母猪。」

左宗正叱道：「你敢說我的媳婦不如老母猪？小子，你再說一遍。」

黃書郎道：「她比老母豬還令我噁心，左門主，她只不過長得一張迷人的臉蛋兒，但她的內心却是集天下五毒於一身的毒娘子，試想一想，這種女人站在你面前，你會欣賞她的美色嗎？怕怕呀！也只有那個比驢還驢的巴魯巴才會爲她而着迷，至於我，我沒有姓巴的那種邪得緊的怪毛病。」

左宗正吼道：「王八操的，你別會錯本門主的意思，我叫你看着她，就是叫你知道她的身上帶着一個油布袋子，小子呀，你知道那油布袋子是做甚麼用的嗎？」

黃書郎道：「不會是裝吃的吧！」

左宗正道：「當然不是，小子，那個油袋子要裝一件貴重的東西，你可要猜？」

黃書郎道：「總不會是我身上的零件吧？」

左宗正仰天大笑，他的笑聲似鴉叫，他的笑聲也震天，嚇得林子裡的鳥兒也振翅飛上了高空，不敢落下來。

他的笑聲也叫戈彪幾人吃一驚，因爲他們也聽出來，左宗正的大笑孕涵着無窮的內力，震人耳膜。

笑着，他戟指黃書郎道：「那個油袋子就是爲你小子而帶來的，也是我命門下人在涼河街上特別訂製的，小子，你準備生受吧！」

淡淡的，黃書郎道：「既然爲我特別訂製，敢問左大門主準備用這油袋盛裝我身上甚麼零件？」

左宗正大聲厲吼：「就是你那項上的五金魁首，我說兒，你今天還能逃得掉嗎？」

黃書郎道：「左大門主，我今天絕不打算再逃，我也不打算站着叫人把我的頭切掉。」

他看看遠處的巫春花，果然，巫春花的手上取出一個透明的油布袋子，手上還握着一把尖尖的，而且十分耀眼的刀。

巫春花不笑。

要殺人的腦袋了，她當然不會笑。

她的動作是優雅的，有着一種看上去高貴而又目空一切的氣勢，她準備割黃書郎的人頭了。

左宗正冷冷的道：「今天老夫不但爲我的愛兒少强報仇，更爲我黑紅門死在你小子手上的十多位好兄弟報仇，黃鼠狼，你的造化已經是在絕地上了，你還有甚麼可以掙扎的，可以力拒的？」

黃書郎面無表情，就算他有表情別人也看不清，因爲他的那張臉孔有一半是黑烏烏的。

黃書郎的話是平淡的，但就在這平淡中更覺得他堅毅不拔，他的神色是孤伶的，却有其孤傲的一面。

他十分溫和的道：「左門主，你所面對的人是一個已置死生於度外的人，一個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的人，我就是這種人，一旦面對生死，我不否認心中不自在，只不過我會掙扎，我還有出手的力量，而且會全力反擊，左門主，直到我出盡最後一點力氣，嚥下最後一口氣，流盡最後一滴血爲止。」

左宗正心中也吃驚，這小子眞是個頑强得可怕的敵人，剛才文通的話正確，如果這種人物能收爲已用，江湖河山必可垂手而得，盟主寶座何愁不穩坐上面。

只不過這種人却也有個令人不敢恭維的脾氣，那就是難以駕馭。

野馬多是千里良駒，野馬也最難馴服。

左宗正沉聲道：「黃書郎，你那最後一口氣、最後一滴血，就將因爲本門主的出手而完全不保，小子，你還不跪地求饒，求個好死？」

黃書郎臉色一寒，道：「你放屁！」

左宗正怒喝一聲，道：「花兒，準備割頭！」

就在他的吼聲裡，附近的巫春花應聲掠到左宗正身側，她的手中握着刀，那是準備割黃書郎人頭的利刃，正閃閃發着光。

她的另一手雖然傷得不輕，但還是提着那個透明似的油布袋子，光景眞的要割下黃書郎的人頭了。

黃書郎咬牙切齒不出聲，全神貫注的怒視着左宗正手上的兩隻金環。

突然，這對金環交錯光輝間，兜風挾着銳嘯，有如帶着兩片雷電洩光的璀璨流雲，疾快的罩上黃書郎。

黃書郎倏忽閃掠着上身，看上去好像失重似的忽然彈升起來，鋼棒便在他騰空的刹那間，疾速的四十九次暴打，他却未出「惡信」，因他沒有機會。

他能夠脫出敵人的兜罩，已經很不容易了。

於是，二次撞擊又起，左宗正狂吼如虎，雙金環突然平舉交閃，一鎖敵人手中棒，另一環却對準敵人的頭砸過去，出手之快、之狠，已至令人吃驚至極。

「噹！」

「砰！」

「殺！」

金棒與金環撞擊的刹那間，左宗正的另一金環砸在黃書郎的左肩上，金環貼着他的耳朵滑在他的肩上，因為金環是往他的頭上砸，被他疾閃而躲過。

他的那聲殺，便是在他最後一點力氣上爆發出來的，便也殺得左宗正斜胸一刀，半尺長的斜口子往外洒着血，差一點沒有破肚腸流。

黃書郎已被砸得登時萎坐地上直喘大氣，他眞的已出盡力量了。

左宗正指着黃書郎，厲聲道：「切下他的人頭，快！」

巫春花正要出刀，崔崑崙、司馬山、文通、桑巴與戈彪五人突然厲吼，道：「等等！」

巫春花吃一驚。

左宗正也是猛一傈，他沉聲道：「我叫春花切下他的人頭，你們還有甚麼高明的意見？」

崔崑崙粗聲道：「我們不反對，我們收了左門主的厚禮，當然不反對，我們一齊來，不就是要取這小子的性命嗎？左門主，我們只不過想此獠死得慢一點。」

左宗正哈哈痛苦一笑，道：「各位的意思是……」

矮胖的「大掃把」司馬山道：「這小子斗膽在我們幾人身上留下了痛苦的回憶，這種難忘的恥辱，我們要在他的身上找回來，左門主不反對吧？」

左宗正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各位的意見也正是左某的意見，但不知各位想如何的對此頑劣之徒加以凌遲處決？」

他們把黃書郎當成砧板上的待宰猪羊了。

黃書郎心中好痛苦，只可惜他已無力氣了。

他甚至連開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他只能睜着一雙忿怒的大眼睛。

那模樣正就是虎死不倒的架式。

＊　＊　＊

三江黑旗幫大掌旗「鐵塔」戈彪道：「我們決不會過份，這小子已經無力氣加倍償還他在我們身上留下的痛苦，所以我們只圖個夠本，他種在我們身上甚麼樣的痛苦之因，就還我們同樣之果吧！」

說得眞大方，就好像這一次他做了不賺錢的生意似的，還帶着那麼些許無奈。

「鐵血掌」文通直搖頭，道：「你們多忍耐，老夫只砍掉他的右手就回頭走人，你們看，他在我這右掌上貫穿的血洞，幾乎毀了我的武功。」

他抖着剛包紮好的右掌，臉上一片灰蒼蒼的。

左宗正大聲的道：「文兄，那小子的右手是你的了。」

於是，文通嘿嘿笑了。

司馬山立刻加上一句，道：「老夫說過，今天非生啖他的肉不可。」

左宗正雖然拚命摟住傷處，却還能開口，道：「司馬兄，少頃你就在他的身上挑肥揀瘦的下刀割吧！」

司馬山滿意的直逼黃書郎。

「鐵塔」戈彪瘸着大腿，怪裡怪氣的吼道：「老子今天砍斷他一條腿，娘的，拿回三江煮了吃。」

倒吊眉的桑巴跟着吼：「另一條腿是我的了。」

好幾個魔頭要分黃書郎的屍了。

黃書郎暗中閉着一口氣，不爲所動的怒視着前方，仍然趺坐着。

他也相信自己還能有最後一擊的力量，他試着在他的體內尋找着那股子似已消失的氣功。

他一直以氣功在體內抗拒着各種傷痛，但當他重重的挨了一記金環之後，那股子氣功已不知游離甚麼地方了。

現在，似乎他又喚回了一些內涵之氣，那就是他運轉在體內十二週天的氣功。

只不過如果他把那股子力道運作出來，故可傷敵，自己也將吐血而亡了。

黃書郎不是怕死之人，他如果膽小怕死，便不會找上黑紅門了。

他有了憂愁感，那是他過去所沒有的感覺。

自從他有了秀秀，而秀秀又有了他的骨肉，他的這種憂慮感便更加濃厚了。

當年，「飛雲怒虎」石不古就是一生不娶，他不想幹傷天害理之事，他更不想製造寡婦，幹上他這種玩命的工作，今夜脫了鞋，還不知明日早上

穿上脚不。

「西山狂獅」田不來也一樣，只不過田不來遇上田大嬸，那田大嬸跟定他了，他無奈，所幸田大嬸沒生一男半女，算是少作了孽，後半生兩個人的感情更濃了。

黃書郎想到這裡，他的臉上有了微笑。

這時候不應該有笑容。

這時候他應該哭才對。

就因爲他這一笑，幾個魔頭稍有遲疑。

幾個人也看向黃書郎手上的那把尖尖的、宛如毒蛇吐出來的舌信一般的尖刀——「惡信」，不由得窒了一下。

這時候他們也輸不起，如果有人往上衝，這個人就是大傻瓜。

左宗正突然狂吼，道：「大家齊出手，立刻分割小子的屍體呀！」

果然，突來的吼叱震驚了幾個魔頭，於是，幾個人又往黃書郎圍過去。

「殺！」

黃書郎大吼如豹，拚着最後一口氣出招了。

只不過就在幾件兵器齊舉的刹那間，就在人們預期的洒血掉肉的時候，那突然的變化便宛如這世上太多不可意料的突兀異數發生了。

是的，空中突然响起陣陣「咻咻」聲，抬頭看去，半空中有兩道極光旋輪，那麼凌厲的旋轉着陣陣的嘯聲，只是那有些刺耳的聲音入耳，只在那弧光旋轉一週後，它又飛一般的旋回去了。

只那麼旋飛之間，場上的人立刻往外圍退閃不迭。

這時候，便黃書郎也生生的把一股欲衝破喉管的那股子悍勁又強壓回去。

他從來未曾聞過這種笑聲，當然，他以爲也許又來了甚麼對頭寃家了。

於是，大家把目光隨着弧光望去，只一看，在場之人全楞住了。

從各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幾個魔頭的驚懼與忿怒交集而成的表情。

不錯，便黃書郎也覺得心中一沉，就在一道矮林子邊的小路上，巨鼎也似的站着一個紅光滿臉而又白蒼蒼髮鬚下垂的老者，而老者的雙手已握着飛旋出手又折轉回來的那兩把月形旋刀。

就在這老者身邊，有個黑臉中年壯漢，這人的背上扛着一個牛皮袋，袋子的口上方露出一片極光閃亮，那正是一袋子旋刀在裡面。

在場之人心中明白，方才那一雙旋殺的月形飛刀，就是此老發出來的。

月形旋刀又叫旋頭鍘，抖手射出，可在百步之內取人首級，若是用兵刃去阻擋，力道不對，旋刀就會隨之反殺上身，端的叫人難防。

此老出現，黃書郎並不覺得甚麼，左宗正幾人却暗裡犯了嘀咕，又是不安，又是惶慄，只因爲此老久已不在江湖出現，爲甚麼偏在此時露面，而且又是在黃書郎就要被幾人分屍的時候。

而黃書郎也不知此老是友是敵，只不過他已卯上了，管他來的是甚麼人物。

他既然不認識此老，便只有靜靜的等待着，他已是力竭氣盡、血涸神虛之境，他就只有看自己的造化了。

黃書郎緩緩的閉上眼睛，好想大睡一覺，睡個十天八天也不嫌多。

他無暇爲自己療傷，他的雙手不離兵刃，隨時都在等待最後一搏。

左宗正是主持這場搏殺的導演者，他半帶驚異的走前十步，態度有些不自然。

他挺直身子站在那裡抱拳，道：「來的莫非是久不在江湖走動而失去俠駕幾達三十春的『泰山老人』歐陽長虹老爺子嗎？」

他的聲音很高吭，聽得人人豎起耳朵，等着那紅臉老者的回答。

雖然他們從對方的兵器上已經知道此人是歐陽長虹，但總是想從歐陽長虹的口中聽個眞切。

果然，不見歐陽長虹的唇動，他的聲音却已貫入各人的耳朵裡：「不錯，老夫是歐陽長虹。」他大步走下坡來，仔細的看了幾人一眼，又道：「眞是難得，八方風雨會此地，你們幾個竟然扭成一股力量來對付一個後生晚輩，怎麼的，敢問莫非是活回頭了？」

左宗正忙回應道：「歐陽前輩幾已列位仙人，江湖之事，怎敢驚動俠駕，實乃在下有極痛苦之事，難以忍受這小子的一再騷擾，更何況他殺了我的小兒，你老看，」他指着半垂臉的巫春花，又道：「我的媳婦已成寡婦，她那大好的青春，往後如何活下去？」

巫春花眞會配合，正在拭淚，一副可憐的樣子。

這時，六旬紅臉老者「鐵血掌」文通也忙走上一步，抖着穿透的右掌，道：「三十年未見俠踪，我文通的心中甚是懷念當年歐陽大俠技驚百位武林各派高手於鳳儀樓之事，想不到今日重見俠顏，三生之幸也。」

歐陽長虹淡然的道：「當年之事，老夫早已忘懷了。」

文通尷尬一笑，道：「文通却永生難忘，只不過今天之事，兄弟我和『虎頭蜂』左宗正、『大掃把』司馬山兄、『黑旗門大掌旗』戈彪兄、『北地蛟』崔崑崙兄幾人皆是有深厚交情的老哥們，今天大家扭結在一起對付這小子，實乃此惡徒幾年來不顧江湖規矩，凶敲惡詐，專門找道上兄弟們的麻煩，爲了綏清江湖，我等只有狙擊這小子，永除後患，以安武林。」

左宗正忙又接道：「歐陽大俠，試

想此人小小年紀，却專門爲害我等，長此下去，江湖永無寧日，左某已深受其害了。」

提着飛爪的崔崑崙粗聲的道：「今天我們幾個也幾乎陰溝裡翻船，栽在此獠之手，我們每人均以血換血，以命搏命，不想却幾乎收不得場，好在這惡徒已至血盡力竭强弩之末，我等就準備分他的屍，把他零碎在此，歐陽大俠，你是明白人，就請繼續上路吧，落個眼不見爲淨。」

歐陽長虹目注仍坐在地上滿身浴血、臉皮泛青的黃書郎，然後又看看圍着黃書郎欲加出手的幾人，臉皮毫無表情的道：「老夫久不在江湖走動，當然不願多管閒事，更不想知道此人與你們有沒有過節。」

左宗正訕訕的問：「那……剛才歐陽大俠以震撼江湖的旋頭鍘示意……」

一邊的文通也道：「事情就是這樣，歐陽大俠當知我們的苦心。」

坐在地上的黃書郎却是硬骨頭，他連歐陽長虹也不看一眼，心中想着，今天就這麼豁出去了，要我的命，娘的，老子非弄死兩個墊背的。

他暗中運功，在他的體內尋找那股子失散的氣功，他找得很辛苦，頭上在冒冷汗。

歐陽長虹緩緩的搖搖頭，他那泛紅的臉上抖着一雙犀利的光芒，道：「別以爲老夫久不走江湖，就不知道你們平日的所作所爲，買空賣空、生敲訛詐、割地爲王之事，你們做得淋漓盡緻；坐地分贓，販賣女人，與官勾結，戕害無辜，我也時有所聞，只不過傳言雖鑿鑿，却並未爲老夫所親見，也就只做不知，今天……」

幾個魔頭睜圓了眼，別說是每個人一身的傷，就算幾個人沒有傷，聯手也不是此老敵手。

傳言有人見此老山中行，一頭猛虎撲上來，此老不出手，口中厲吼宛如打惡雷，竟然把那頭老虎吼得倒滾出三丈外，跳起身來就逃跑。

歐陽長虹以十二支旋頭鍘江湖上無敵手。

此老對敵，從未曾發過五支旋頭鍘，而他却可以一口眞氣推動十二支旋頭鍘，就算人再多，也難逃被削去腦袋的厄運。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們之中有人見過我的，當知我看不慣的事情，便一定會伸手管一管，一生俠譽不能妄爲人稱頌。」

左宗正痛苦得臉皮扭曲，就要爲愛兒報仇了，他花的心血、下的本錢，無非就是要碎了黃書郎，眼看今日功敗垂成，實在令他幾乎……當然，這對文通幾人尚無所謂，他們得了厚贈，雖說受傷，也有彌補，而他……

左宗正全身直抖。

巫春花大哭道：「眞無天理呀！」

左宗正扶着巫春花，道：「孩子，歐陽大俠自會爲我們主持公道。」

文通驚問道：「歐陽大俠，你是說……你打算插手管這件……事？」

歐陽長虹道：「難道你未聽清這位左門主的話？他不是說要我主持公道嗎？」他看了幾人一眼，又道：「所謂江湖道，江湖有道，可不是你們這麼多人圍殺人家一個，你們又是車輪大戰，又是羣殺，以多勝少，這是眞正武林之道？江湖之義糟蹋在爾等的足下了，你們不覺汗顏，我却爲你們臉紅，你等也算一方梟霸，道上的人物，怎的如此還不知羞？」

左宗正理直氣壯的道：「歐陽長虹，你這是甚麼公道話？我兒難不成白死不成？我這是爲子報仇，爲道上對此惡徒討公道呀！」

歐陽長虹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左門主，黑紅門獨霸涼河方圓五百里內，開山立寨幹的是甚麼勾當，何用老夫爲你道來，今天老夫說句也許你不愛聽的話，縱子爲惡，後果應由他的父母負責，做的事情正不正，應問良心。」

左宗正幾乎氣結，他却敢怒而不敢言。

司馬山上前抱拳，道：「歐陽大俠，你千萬別獨斷，更不可專橫，要知此人與左門主已是不共戴天之仇，與道上更結了不可原諒之恨，他是死有餘辜，你又……」

文通也插上一句，道：「是呀！將心比心，如果此人殺了歐陽大俠的兒子，試問你歐陽大俠會不會放過此大仇不報？」

歐陽長虹仰臉一聲宏笑，那聲音直叫人的耳朵嗡嗡响，却也奇怪得令黃書郎全身一震，立刻找到了他體內失去了的那股子生生不息的力源——氣功了。

他張大了眼睛，看向歐陽長虹，心中流露出驚訝與感激之情。

他心中很佩服，此老竟然還會以爆音撞開停滯的穴道，令他又可以滙集眞力，太奇妙了。

但別人却不是這樣，左宗正等人就以爲在打焦雷。

歐陽長虹忽然收住笑聲，道：「說得好，問得也妙，老夫可以毫不掩飾的告訴你們，如果殺的是我歐陽長虹的兒子，如果我那兒子又是做了些見不得人的惡事，老夫不但不報仇，甚至還會向他致謝，教子無方，縱子爲惡，我還有何臉目邀人報仇！」

他此言一出，幾個惡魔齊瞪眼。

他頓了一下，又道：「眼前，老夫不問你們的過節，但以武林規矩，以衆凌寡，斬盡殺絕，我却不能不袖手，否則『泰山老人』就永遠封門泰山飛瀑崖，別走入江湖了。」

左宗正咬咬牙，道：「歐陽大俠，你打算怎麼辦？」

歐陽長虹道：「這人由老夫帶走了。」

左宗正道：「如果我們不肯呢？」

戈彪也接道：「歐陽大俠當不會乘

我們受傷之危吧？」

文通也急上前，道：「歐陽大俠，你千萬別這般的大包大攬，這有點欺……負人啊！」

歐陽長虹淡淡的道：「正因爲你等受了傷，我的旋頭鍘才未在爾等身上留下記號，如果各位想逞强，你們就使出來吧，我照單接下了。」

幾個人全楞住了。

只見歐陽長虹大步走向黃書郎身邊，他問道：「你可以走得動嗎？」

黃書郎抬頭，雙目中充滿了感激的眼光。

他已試着剛才那一聲雷音推穴功，把他體內延伸的氣功重推回五內。

他重重的點點頭，緩緩的站起身來，向歐陽長虹施了一禮，道：「非常感激。」

他的話甫落，原地拔身三丈高，然後又一個觔斗落在地，他的臉色反而有了紅潤之色。

只此一躍，幾個魔頭無不吃一驚，他們以爲只欠一擊就會碎了黃書郎，豈知黃書郎還能一躍三丈高，剛才如果齊出手，不知有幾個人會當場死在這小子的手中。

其實，他們剛才出手，黃書郎最多只能拖一個墊背，他們又怎知是歐陽長虹暗中幫的忙。

歐陽長虹笑笑，道：「你可以走得動。」

他拍拍黃書郎，一副很欣賞的樣子。

左宗正悲傷至極的拉着巫春花，粗啞着聲音道：「仇是要報的，只是未逢時，孩子，時也，命也，造化弄人啊！」

他好像流淚了，但他又用力的把淚水壓回去。

左宗正乃黑紅門門主，有淚當然不輕彈。

他忿怒的看看黃書郎，又道：「也許是上天註定，這無賴也許命尚未盡，氣數仍在，我們……我們暫認下了。」

巫春花泣道：「少强難瞑目呀！」

少强，當然是她的丈夫左少强了。

另一面，文通無奈的道：「眞叫人不甘心。」

戈彪吼道：「我們這算甚麼？得到的又是甚麼？」

崔崑崙道：「今日之事，老子心中不平。」

司馬山衝着歐陽長虹一抱拳，道：「歐陽大俠，今日之局全是衝着你老的金面，我們幾個生受了，我們無話好說，我們這就走人。」

歐陽長虹道：「事情只是個暫了，等老夫弄個清楚，如果此人嗜殺，且又冤殺了左門主的兒子，不用你們再聚合，老夫定會將他的屍體運到黑紅門。」他抖抖右手，重重的又道：「你們走吧！」

左宗正忿恨的朝地上一跺脚，拉着兒媳婦巫春花便直往西北方奔去。

他心中明白，等到歐陽長虹弄清楚眞相，黃書郎的命只有活得更長久了。

幾個魔頭相繼離去，那文通舉着右手對黃書郎道：「小子，這一刀之賜，早晚咱們要結算的。」

黃書郎道：「我是個不逃避討債的人，我以爲我却不欠你甚麼。」

文通怒道：「這是不是你出刀刺的？」

黃書郎道：「也是你貪圖左門主的重賞，自己找上來的，如果你不來，你仍然好端端。」

咬咬牙，文通扭頭便走。

幾個魔頭走到山坡邊，剛回頭，只見歐陽長虹手握着那個裝着十二把旋頭鍘的袋子，黃書郎却由一個壯漢扛着，他們行走如飛，直如飛鳥般已奔出半里多了。

文通驚叫：「縮地神功。」

左宗正嘆道：「娘的，怎麼會在緊要關頭時冒出這個老匹夫來。」

戈彪沉聲道：「若非已傷，老子早想出手和這老不死的較量了。」

司馬山道：「多虧我們受了傷，否則，我們之中有誰能擋得過他的旋頭鍘。」

* * *

黃書郎怎麼會想得到有那麼一天，別人會把他扛在背上飛一般的跑？

他更想不到自己會死裡逃生。

難道這不是造化弄人？

一路奔行了二十七八里，走在前面的「泰山老人」歐陽長虹大袖一揮，阻着去勢慢了下來。

又走了一段路，前面一棵大樹，歐陽長虹停下脚步，示意那壯漢把黃書郎放下來。

那壯漢直是不開口，把黃書郎放在樹蔭下。

歐陽長虹再一次仔細看看黃書郎的臉色，道：「眞氣幾已耗盡，血已失去五斗，你還能那麼一跳，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黃書郎在經過一陣平靜之後，反而氣若游絲了。

這光景本極平常，只因爲他的處境不一樣，那時候他面對着敵人，拚着最後一口氣也要全力一擊，如今……

如今他不必再拚命了，那一股子忿怒之氣便也消失了。

歐陽長虹又道：「剛才我以『雷音推穴』之功試出你尚未毀及五臟六腑，眞爲你慶幸。」

黃書郎連開口的力氣也沒有了，他只能流露出感激的眼神。

在往日，只有別人對他流露出感激的表情，如今却是他對歐陽長虹這樣，實在連他自己也不相信。

歐陽長虹忽對那壯漢吩咐：「啞寶，扛他回轉飛瀑崖，他必須馬上醫治

傷勢。」

那壯漢也不開口，只點點頭。

黃書郎這才知道那壯漢是個啞巴。

啞寶扛起黃書郎，立刻拔腿就往西北方走去。

歐陽長虹雖然白髮蒼蒼，但他步履輕快，英姿勃發，宛如年輕力壯的少年郎一樣。

他不僅具有仙風道骨的模樣，更有着飄逸瀟洒；只見他雙手扶在身後，那麼自在的跟着啞寶身後。

黃書郎的身上帶有「惡郎中」古班的靈藥，只不過此刻他已孱弱得只有一口氣在腹內游走。

他的兵器也由啞寶收起來了。

* * *

黃書郎已不知有幾次昏死過去了，每一次都由歐陽長虹以內力推動他的脈，方才把他震醒過來。

沿路走了兩天半，然後又翻山越嶺的走了大半天，終於，深山中聞得嘩嘩啦啦的瀑布聲。

風景當然絕佳，黃書郎却連睜開眼看一看的力量都沒有了，他只有一口不散的氣。

就在一道橫亘三五里的山脊背面，一道拖曳足有百丈長的怒瀑，從對面高山奔流而下，形成山下一個足有五十丈方圓的大水潭。

就在啞寶扛着黃書郎走在橫亘的山脊時候，斜刺裡一條巨大黑犬迎面撲過來了。

那巨犬足有小牛那麼大，森森牙齒露一半，却已跳躍在歐陽長虹的身邊了。

歐陽長虹慈祥的拍拍那黑犬，道：「有客來了，不可驚擾我們的小客人。」

巨犬似通靈性的吠了兩聲。

* * *

就在那飛瀑崖對面的山中間，三面環種着水竹成片，便在這些竹子的拱衛中，兩間紅磚茅屋座北朝南的對着對山的飛瀑，再加上滿山的野花正盛開，這光景怎不令人覺得這兒正是仙境之地呀！

由於黑犬的吠聲，從屋子一邊轉出另一個壯漢來。

這人腰上纏着一個布袋，褲腿捋起半尺高，露出兩條粗壯的小腿。

眞奇怪，這人只一出來，便是一陣指手劃脚。

可好，這人也是個啞巴。

兩個啞巴在一起，立刻咿咿呀呀的比劃起來。

歐陽長虹命啞寶把黃書郎放進屋子裡的小床上。

這兩天多的趕路，黃書郎全憑歐陽長虹餵他喝了幾滴玉液，那是歐陽長虹多年來帶在身上不常用的良藥。

這時候，另一個啞巴可忙了。

只見他先是弄了一盆熱水端進屋子裡，那啞寶便爲黃書郎清洗身體。

他見黃書郎傷得慘，不時的對歐陽長虹比劃着，流露出十分同情的表情。

* * *

武林高人當然多懂歧黃之術。

歐陽長虹當然更懂，他先是看看黃書郎身上攜帶的各樣東西，發現了黃書郎帶備的幾樣傷藥，不由驚喜的立刻爲黃書郎仔細的敷上，更把幾顆內傷藥也爲黃書郎服下。

於是，歐陽長虹發現那把尖尖的利刃「惡信」。

他吃了一驚的坐在黃書郎身邊，先是有些不相信的自言自語：「這把小刀不正是『惡信』嗎？怎會在此年輕人手中？」他又仔細低頭看看黃書郎，道：「那麼，這年輕人會是誰？」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歐陽長虹坐在床邊不開口，他的心事似乎湧上了他的心頭了。

* * *

黃書郎在半昏睡狀態中熬過了兩天，這才漸漸有了力氣。

他試想着坐起來，但他却又無力撐起身子。

他發現歐陽長虹就坐在他床邊，便一聲苦笑，道：「眞是……謝……謝。」

歐陽長虹道：「少開口，快養神。」

黃書郎點點頭，他果然不開口了。

便在這時候，只見啞寶端了一碗稀粥走進來。

歐陽長虹只點了點頭，便出去了。

於是，啞寶親自動手，把稀粥一口口的餵進黃書郎的口中。

他不會說話，但他的眼神黃書郎却看得出來。

那是一種安慰的眼神，這令黃書郎感到溫暖，感到自己好像在自己的家一樣，他露齒一笑。

* * *

如果說黃書郎仍然與從前一樣好得那麼快，實乃由於「惡郎中」古班的靈藥力量。

不錯，歐陽長虹也擅歧黃之術，但當他發現黃書郎帶的傷藥之後，便發現黃書郎的傷藥比之他所採集的更上一層樓。

歐陽長虹只在每日早晚兩次爲黃書郎輸以內功，幫助他療治內傷，現在……

現在黃書郎可以用手扶門框遙望對面的飛瀑了，他也更認清歐陽長虹這種世外隱居的淡泊日子。

那兩個健壯的啞巴，一個叫啞寶，另一個叫啞貝，都是歐陽長虹當年行走江湖時收的兩個啞徒。

三十年未在江湖走動了，兩個啞巴已學了他的本事，只不過兩人甚少走出飛瀑崖。

* * *

歐陽長虹坐在一張十分寬鬆軟柔的椅子上，溫和的對黃書郎道：「年輕人，已經五天了，你可以說出你爲甚麼會和那幾個惡徒搏命了。」他淡淡的一笑，又道：「當然，你得先自我介紹一番，是不是？」

黃書郎坐在床沿上，誠摯的道：「未報上小名前，先得謝謝你老救命之恩。」

「你已經謝過了。」

黃書郎道：「在下姓黃，黃書郎的便是……」他苦笑一下，又道：「我的名字乃乾爹取的，書是書香門第的書，郎是兒郎的郎，只不過我却又不是出自書香門第的兒郎，我自小就失去了爹娘，還是我乾爹從廟後撿拾回去養大的。」

歐陽長虹道：「黃書……郎？」

黃書郎忙又解釋道：「江湖上叫歪了我的名字，他們叫我『惡客』黃鼠狠。」

哈哈一笑，歐陽長虹道：「你乾爹又是何人？」

「人稱『飛雲怒虎』的石不古便是。」

「石不古？」

黃書郎道：「前輩也會聽過？」

歐陽長虹道：「我問你，有個田不來的人你可否知曉？」

黃書郎道：「乃在下的田大叔也。」

歐陽長虹點點頭，道：「這把刀……」他把「惡信」舉在手上，又道：「這把刀乃是我師弟大悲和尚之物，這大悲和尚，你是否聽你乾爹提過？」

黃書郎道：「乾爹從不提他師父之名，我也不知道乾爹的師父是大悲和尚，我太小了。」

歐陽長虹道：「是的，你太小了，這事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了，那時候……」他黯然一嘆，道：「大悲已離開人世快四十年了，唔，時光催人老呀！」

黃書郎道：「等在下回去問一問田大叔他的師父是不是大悲和尚。」

歐陽長虹道：「大悲乃是我的小師弟呀！孩子。」

黃書郎還眞覺得玄。

可他是個十分精明的人，聞言立刻伏在地上認眞的叩了三個大响頭，口稱「師祖在上，阿郎給你老叩頭。」

歐陽長虹端坐着，受了黃書郎的大禮一拜。

只不過他又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夫當年共有師兄弟七人，其中唯有大悲出了家，唉！他出家的時候眞可憐，只帶着一把尖刀，那把尖刀被他名之爲『惡信』，唔，當年的事情……」

黃書郎聽得很仔細，沒有在歐陽長虹的話未說完而中途插上一句。

果然，歐陽長虹接道：「大悲是小師弟出家之後改的法名，他本人叫陶勇，愛上一個姑娘，那姑娘也喜歡他，這本就是一段好姻緣，不料有一天，唉，那姑娘被當時一位有權位的人看中了，她的家人也想攀龍附鳳，於是就將他們拆散了。」

黃書郎仍然不開口，他的臉上一片冷漠，如果有人拆散他與秀秀，他一定會拚命。

歐陽長虹又道：「可是，那位姑娘很烈性，她在快要上花轎的時候，用刀自殺了，那把刀就是此刀。」

黃書郎雙眉一揚，發出「唷」的一聲。

他眞的有些難以忍受；問世間情爲何物，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爲情所困，爲愛犧牲，又有多少人却不知道愛的偉大呀！

歐陽長虹嘆着氣，道：「女方家人受死者的囑吒，就把那把尖刀送與了師弟。」他頓了一下，又道：「當時師弟正欲舉刀自戕，却被我們合力勸阻了，唉，他看穿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製造痛苦，於是決定出家了。」

黃書郎道：「帶着這把『惡信』出家了？」

歐陽長虹道：「是的，只不過刀名乃是他出家之後命的名，此刀毒如蛇信，奪走了他的愛人，你說，此刀能不惡嗎？」

黃書郎道：「此刀本無罪，那個有權勢逼婚之人才是有罪，師祖以爲然否？」

歐陽長虹道：「不錯，可是又有甚麼方法？」

黃書郎道：「是的，有時候事情就好像早就在冥冥中有了安排，是悲是喜，只在轉眼間的事。」

歐陽長虹道：「十年後我去大悲寺探望他，他身前有了兩個頑徒，哈……」

那一定是乾爹與田大叔二人。

如果算時間，應該在五十年以上了。

歐陽長虹道：「他把一身所學傳給了那兩個徒弟，這把尖尖的惡信便也交在他那徒兒手上了。」

五十多年前的事，乾爹從來不對他提起，田大叔也不提，是的，傷心淚盡話當年，總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就算是眼前的歐陽長虹，提到這段悲劇也自唏噓不已。

如果黃書郎不是遇上歐陽長虹，他一輩子也不知道這段往事。

當然，他更不會知道這把尖刀還有着一段令人傷心欲絕的過去，還以爲這刀乃是……

就在他的沉思中，歐陽長虹起身往門外走去。

黃書郎未出口再問甚麼。

對於乾爹的過去，他總算知道個大概，從他的瞭解中，更明白爲甚麼乾爹不成家，原來他出道之後，仗「惡信」專找那些黑道梟雄的痲煩，江湖上的轇轕數不清，但多少人提到「西山狂

獅」與「飛雲怒虎」二人便頓感頭痛的原故，原來是受了大悲師祖的薰陶，看穿了人世間的不幸，認清了江湖上的險惡。

這些年來，黃書郎很懷念乾爹，但却想不到乾爹的師父竟然是個出家的和尚，這就難怪小時候乾爹把自己從廟外撿回廟裡養大的。

黃書郎有些黯然了。

他在黯然神傷中，便也想到了柳蔭小築。

秀秀怎麼樣了？文彩姑娘還好嗎？

最令他掛念的乃是田大叔與田大嬸二人的傷是不是好多了；兩個老人家那麼大的年紀了，竟然受了重傷，而田大叔的傷……

黃書郎伸手摸着自己的右臉頰，便也想到了田大叔受的火彈子傷。

是的，田大叔死守洞口，保護洞中的秀秀，那是多麼至情至性而又壯烈呀！

黃書郎雙目濕潤了，他很想大哭，只不過就在這時候，啞寶端來了一大碗湯藥，放在他的床邊。

啞寶對他笑笑，好像笑得比以前更加親切了。

是的，兩個啞子也知道了黃書郎的身份，若論輩份，黃書郎還得叫他二人師叔吶！

* * *

黃書郎已經有三天半未看到歐陽長虹了。

他甚至也未看到啞寶。

就在第四天過午，啞貝端着吃的走來了。

黃書郎一把拉住啞貝，比手劃脚一番，問他歐陽師祖到那裏去了。

啞貝咧開大嘴呀呀咦咦的用雙手一陣比劃。

黃書郎看了半天看不懂，道：「我看不懂呀，你的意思是……」

他開始猜了。

「上山採藥去了？」

啞貝搖着頭，仍在比劃着同樣的手勢。

「出外訪友了？」

此刻連啞貝也急了，但他仍然比劃着同樣的手勢。

黃書郎急得直瞪眼，抓耳搔腮的走下床。

他試着運氣，覺得內傷已好了七八成，便幾處刀傷也快癒合了。

他之要問歐陽師祖的下落，便是因爲打算離開。

他已經浪費了許多時間了。

如果死了，那也就認了，但自己並未死，加上知道乾爹乃繼承他師父的決心而行俠江湖，乾爹是死在「八府師爺」曹三聖之手，這件事他絕對不能放棄。

算算日子，他亦該趕快趕往八府去打探小流球了，這些日子，不知姓曹的又有甚麼陰毒的安排。

* * *

眞急人，黃書郎又不敢就此離去，他必須先向歐陽師祖稟明之後才能安心的離去。

他拉着啞貝，走到門口，他想了個方法，就是叫啞貝在地上劃圖案。

啞貝咧嘴笑着，果然用石頭在地上劃。

他畫了一高一矮兩個人像，又將兩個人的模樣仔細的描，黃書郎指着高的道：「這是我師祖？」

啞貝點點頭。

黃書郎指着矮的又道：「這是啞寶？」

啞貝又點着頭。

黃書郎急問：「他們到甚麼地方去了？」

啞貝指着遠山來路直呀呀叫。

黃書郎道：「走了？」

啞貝點着頭。

黃書郎道：「去那裏了？」

不料啞貝却又搖頭了。

黃書郎氣餒了，半晌，他又問啞貝：「要幾天才能回來呀？」

啞貝又是搖頭，光景他也不知道歐陽長虹去了何方，這眞是件急死人的事。

黃書郎想了又想，下了一個決定。

他的決定便是再等兩天，兩天之後再不見師祖的面，他便只有留書而去了。

* * *

兩天是很短暫的，黃書郎等到第三天一大早，決心要走了。

他留了話對啞貝道：「我走了，師祖不在，請代我向師祖致謝了。」

眞奇怪，啞貝竟然點點頭，光景同意黃書郎的決定，並未有所挽留。

黃書郎前後算算日子，大約已十天過去了。

他只擔心一件事，那便是八府師爺曹三聖的動向。

躭誤了十天，姓曹的一定早已行動了。

八府師爺曹三聖是位工於心計的人物，在方圓八百里之內，姓曹的實際上比個知府大人還令人畏懼，此人不但怪點子多，更重要的乃是知府對他信任有加，才會令他在八府境內有翻雲覆雨的威風。

黃書郎只注意曹三聖的動向，他永遠也忘不了那夜曹三聖殺害他乾爹的一幕，記憶永遠猶新，彷彿就在昨日一般。

* * *

黃書郎匆忙的往南走，他身上的傷差不多已經不礙事了，如果他的傷有問題，歐陽長虹也不會拋下他不管而離開泰山飛瀑崖了。

他不知道歐陽師祖爲甚麼如此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只覺得師祖一定在做一件極重要的事情。

* * *

黃書郎心事重重的走在山路上，他往南的路上甚少行旅，但黃書郎却以爲這樣比較順當，至少不會再次撞見紅黑門的人。

就在他急步向前趕的時候，斜刺裏跑來一騎，馬上是個瘦小的人。

這個人只一出現，黃書郎心中就有氣。

馬上的瘦小個子已自高舉着手歡笑，道：「老天，是你呀，可找到你了！」

黃書郎不開口，他等那馬上的人跳下馬，又走到他面前，忽然一把勒緊，劈手就是兩嘴巴，只打得那人直喊道：「老大，你怎麼打我？」

來人敢情正是小流球。

他雙手捂住兩頰，又道：「田大嬸甚不放心你，特別叫我快馬趕來迎接你，還有……還有秀秀嫂子，她叫我見了你一定要我陪你回柳蔭小築，秀秀嫂子好想你，還有……還有文彩姑娘也想着你，你……老大呀，你怎麼這般的見了我的面就打呀！」

黃書郎用力拋下小流球，這時候，小流球才發現黃書郎的右邊眉毛不見了。

一個人少了一邊眉毛，很容易就被人發現，別以爲那只是一道眉毛，如果少了它還眞不自然。

小流球心中在笑，但他的臉上却又笑不出來。

黃書郎的眉毛是被巴魯巴的火焰刀燒掉的。

小流球不敢高聲開口問，他小聲低氣的道：「老大，你遇見甚麼惡人了吧？」

黃書郎怒道：「小流球，我本要痛打你一頓的，但你小子提到秀秀，我便心也軟了。」他頓了一下，又問：「你辦的好事。」

小流球吃驚的道：「怎麼啦？」

黃書郎道：「怎——麼——啦——呀——娘的，你看到曹三聖上了大車？」

小流球道：「是呀，我遠遠的站着看得準，不會有錯，我看姓曹的上了大車出了城呀！」

黃書郎怒道：「那個是假的曹三聖，你小子辦事越來越不靈光了。」

小流球大吃一驚，他楞住了。

黃書郎叫道：「你當那是怎麼盯的？曹三聖眞眞假假你也分不清呀？你是個豬。」

小流球撫摸着面頰的手滑下來了，如果因爲自己的疏忽而叫黃書郎受到傷害……

他又想到自己被關進清河鎮黑紅門分堂後院地牢之事，小白菜差一點便害死黃書郎。

小流球忽然用自己的手好一陣抽打，他抽打自己的面頰，邊吼罵自己：「我是個糊塗蛋，我二百五，我混蛋，我該死。」

隨着他的罵一句打一掌，還眞的打得口吐鮮血。

到了這時候，小流球心裏明白，自己打自己總比叫黃書郎打自己更感動黃書郎。

尤其是，嗯，萬一黃書郎又用棒子敲在他頭頂上，那滋味更不好受。

小流球常挨黃書郎的棒子，只不過黃書郎在他的那根棒子上的造詣極深，對付甚麼人，他就會用甚麼力道，當然不會打傷小流球。

黃書郎見小流球打得差不多了，才張口大吼：「好了，別在我面前窩囊了。」

小流球果然不打了。

他啞着聲音，道：「老大，你既然發覺曹三聖是假的，那麼眞的呢？」

黃書郎道：「我怎麼知道！」

小流球又是老樣子，他一拍胸脯，道：「老大，你找個地方養精神，這一回小流球再把事情弄砸，你用你那把小刀割我的人頭，我眉頭也不皺。」

黃書郎道：「我割下你的頭，小白菜怎麼辦？」

小流球道：「管不了那麼多了！」

黃書郎叱道：「放屁，不負責任吶！」

小流球道：「老大，你的意思是……」

黃書郎道：「回去，回柳蔭小築去，我用不到你。」

小流球急道：「老大，我給老大你辦事也不是三五日，你不能因爲我一次疏忽就甩開小流球吧？」

黃書郎道：「這一回我自己去，小流球，你只要回去好生侍候田大叔他們，就等我回去了。」他頓了一下，臉帶苦笑的又道：「告訴秀秀，要她放心，我好得很。」

這也算是一項任務，可能是大任務，小流球立刻笑嘻嘻的道：「老大，眞多情種子呀！」

黃書郎叱道：「嘴巴不痛了是不？」抬頭看看天色，又道：「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千萬別被黑紅門的盯上了。」

小流球道：「老大，我回去了，小流球回去傳你的話，老大你好得很。」

黃書郎伸手摸摸右眉毛，那地方光禿禿的。

他苦笑，道：「總還會長出來吧？」

小流球道：「老大，我想知道那個假冒曹三聖的人又是何方神聖？扮得可眞像。」

黃書郎道：「就是虎頭寨的一窩強盜。」

小流球忙叫道：「曹三聖和強盜？」

黃書郎道：「這有甚麼奇怪？強盜換衣裳，一樣裝成老實人，我告訴你，強盜裝老實人，比老實人還老實。」

小流球道：「官家也不抓他們呀！」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平江府的捕快頭兒苗雄率領四府捕快仍留在臨安，秦姜也帶同海鷹幫的人和他們一起來到樓外樓，準備捉拿蕭郎、瀟湘子、小猴兒，三人雖然脫困，六扇門、海鷹幫仍然跟踪，三人來臨安是遵照蕭瑤姊姊的吩咐，是消弭大浩劫，尤其是消弭海鷹幫會和古墓的結怨，粉碎魔婆的挑撥，秦姜對蕭郎的痴纏，使蕭郎起反感，瀟湘子勸喻蕭郎忍耐，不能傷害秦姜……



文·彥飛　圖·巴可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

喁喁私語心事重　綿綿情話樂無邊

蕭郎一時忘了前後左右有綠衣女圍繞，而且都以爲他要逃走，不約而同往上一圍。

啊啊！不料他倏忽旋身，躲過了眼前，却又幾乎與身側的綠衣女撞個正着，驀聽一聲：「啊！」却是蕭郎大叫一聲：「啊呀呀！」

就有那麼巧，不偏不倚，竟撞在人家姑娘的酥胸上，羞得那綠衣女臉兒通紅，痛得淚兒也流了出來，即使是撞在刀劍之上，蕭郎也不會如此驚駭的，正因軟綿綿，可駭壞了，心下又如何不着慌，便也躲不過那羞極氣極的姑娘打來的一個嘴巴子，只聽脆生生一聲響，那姑娘跺着脚兒，罵道：「原來你眞是……該死的蕭郎！」

身外早爆發一陣格格大笑，一個上氣不接下氣的尖嗓子，叫道：「喂，這不是你的風流招兒！」

另一個叫道：「風流蕭郎，果然招術也風流，不怪把咱們的小公主也降服了。」

却聽有人叫道：「咦，你……你是誰，好大膽，竟敢冒充蕭郎，你放走他！」

早又見寒光暴閃，一個綠衣女已橫劍攔在蕭郎身前。

蕭郎僅見過兩個綠衣女侍，那日在舜江之畔，曾把他挾持上畫舫，如何會不認得他，今日圍困他的却有六人，心想：這必是兩個綠衣女之一了，當下哈哈一笑，說道：「當眞好笑得緊，我是我，誰冒充蕭郎啦！」

那圍困蕭郎的姑娘們，不僅都退了一步，却也已看得明白，也都不由一怔，不約而同交換了一瞥。

只聽啊啊咦咦連聲，當眞，天劍蕭郎，天劍風流，眼前這漢子黃黃黑黑，半點兒也不俊俏瀟洒。

那被撞了酥胸的綠衣女，先前還只是臉兒紅紅，登時大怒，臉兒登時由紅轉青，罵道：「這下流賊，竟敢冒充風流，饒他不得！」

「呸！」另一個叫道：「嗳呀，咱們上當啦，早知蕭郎風流俏模樣！」

「笑死人！」又一個當眞忍笑不住，道：「若然醜漢也風流，小公主豈會爲他神魂顚倒，要死要活。」

「不怪太陽早落山啦，還戴着頂草帽兒。敢情用來遮醜，不是遮太陽。」

蕭郎哈哈大笑，草帽兒，不錯，他明白了，適才陡然紅霞湧現，當頭罩下，原來是草帽兒被挑了，湧現的是天邊的燒天晚霞，還道小妖女邪惡，她的侍女也邪門，是甚麼邪法兒，當眞一朝被蛇咬，十載怕井繩，他倒幾乎上當了，敢情自己嚇自己。

但那瞬間，確又湧現了一片紅霞，嗆嗆連聲響亮，原來先前只是來迎小公主的嬌客，是以未曾亮出劍來，現在又氣又怒，又好笑，那綠衣女橫劍一攔，是以紛紛亮出劍來。

忽聽那現身却一直未出聲的紫薇，叫道：「都退下了，果然不是蕭郎，

讓他去吧。」

蕭郎心上的一塊石頭，登時落了地，就是怕被這有情更有義的紫薇會認出他來。

「當眞，」一個綠衣女道：「大公主也認得的。」

「大公主怎不早說，害我們……不行。」

是那個酥胸兀自疼痛的綠衣女，咬着牙兒，仍不甘休。

「不行，不能讓他走。」

橫劍攔在蕭郎身前的綠衣女道：「放他走了，如何回覆小公主。不論眞假，也非擒他回去不可。」

哼！蕭郎心下不由惱怒，是替紫薇生氣，小妖女恃寵生驕，連小妖女的侍女竟也不把她這大公主放在眼裡。

又一個綠衣女道：「不錯，小公主此刻必已得到喬奇的回報，必信以爲眞。」

喬奇，必是先前那爲首的頭兒了，蕭郎竟也說道：「不行，各位姑娘說得不錯，我若不同去走一遭，小公主怪罪，如何擔當？」

此言一出，綠衣侍女同是一怔，竟會有不知死活的醜漢子，必是嫌命長了。蕭郎却遙向紫薇一拱手，說道：「雁蕩雙嬌，百媚千嬌，江湖傳聞，果然不謬，姑娘原來便是大公主，必也就是大嬌了。」

紫薇的臉兒登時一沉，蕭郎不禁心中一動，從未見過紫薇的目光如此銳利，而且一直對他凝視不瞬，莫非……莫非已認出了他來？

曾替他療過遍體的鱗傷，又豈僅肌膚相親，簡直無漏過他身上每一寸肌膚，而且……而且……

一想到豔過唇，嚐過丁香顆，不禁心旌搖，着了慌，難道眞認出他來。再說，他舉手投足，變的只是面容，聲音言態可是變不了的。

早聽嬌叱連聲，綠衣女齊聲喝斥，顯然也都嚇壞了，這醜漢子竟敢出言輕薄不敬，竟是不約而同齊往後退，必以爲大公主一定大怒，一怒之下，必然出手，那知紫薇只是沉着臉，不言也不動，目光凝視着蕭郎，仍然一瞬不瞬。

却是蕭郎心下着了慌，但已改不過口來，忙又拱手，說道：「大公主莊嚴寶相，都言下凡仙姬，果然不謬，在下今日何幸，得能拜識仙顏，只不過尚未一睹小公主芳容，不瞞大公主，在下此來，便因聽得傳聞，小公主武功天下無敵，若不見識，豈不遺憾。」

紫薇忽然面現慍怒，對橫劍當胸的綠衣侍女道：「這人既不知死活，要見你家公主，那就成全他吧，帶他走！」

蕭郎霍地一旋身，拱手道：「各位姑娘，請！」

綠衣女登時啊啊連聲，顯然都倒抽了口涼氣，本是把蕭郎圍困在當場的，不料蕭郎一拱手，竟向她們直逼前來，五個綠衣女身前都有一個蕭郎，不由她們不慌忙退身，而且不由她們不右轉左旋，左旋的右轉，身前却不見了蕭郎，五人驚魂甫定，才發現被她們圍困的蕭郎，反被人家逼到一邊，而且聚在一起了。

蕭郎呢？咦！那醜漢子却已在紫薇身邊。

只見他已在向大公主拱手了，道：「請教大公主，可是已走得了？」

「你！好大膽！」紫薇低聲，急道：「當眞你要……」

蕭郎朗朗一笑，道：「有道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在下是爲小公主而來，若不一見，如何會死心。」

那紫薇幾乎啊了一聲，不僅已認出蕭郎，知他是易了容，而且明白了他的心意，不由皺皺眉頭，顯然作了無聲一嘆，隨對那五個面帶驚愕的綠衣女道：「既然他自願前往，怎可不成全他，還不前面帶路！」

那五個綠衣女已知這醜漢子不僅武功了得，而且奇詭，那還敢再逞強妄動。互望了一眼，立即劍隱肘後，尋路下山。

「大公主請。」蕭郎再又一拱手，借退步側身，低聲又道：「你放心，我知瞞不過你。」

紫薇輕輕嘆了口氣，前面的綠衣女已在三丈外了，低聲急道：「你眞要……你以爲故意賣弄一下白娘子的紫虛微步，我就放心了，還不快走，休令她們生疑。」

前面走的綠衣女可不是不時回頭，蕭郎也不敢怠慢，走前了一步，紫薇這大公主眞像是押後而行，防他逃走一般。

蕭郎可不是適才賣弄一手，不僅要令那五個綠衣女知難不敢妄動，亦是要教紫薇放心，要她知道，他蕭郎不是眞怕了秦姜這個小妖女。

聞言，如何不大吃一驚，不料紫薇竟識得紫虛微步，耳邊却已傳來了紫薇的話聲，說道：「說眞的，剛才確又令我吃了一驚，以前僅知天魔女是白娘子的徒兒，竟不料你也學了，白娘子眞士別三日，要刮目相看了，當這紫虛微步是不傳外人的，必是天魔女不把你當外人了，你休瞞我，我知道，你和天魔女這些日出現在黃山路上。」

原來紫薇先前面色陡變，是這緣故，話聲酸溜溜的，蕭郎如何聽不出來，又豈會不明白她的話聲爲何酸溜溜，忙道：「你錯了，天魔女伴我西行，不過是助我逃避你師傳追踪，相伴而行，你師傳追踪在後，如何有暇傳我這絕世神功，却是你……你既知這紫虛微步是不傳外人的，而你……你認得，必也得到白娘子的傳授了。」

蕭郎話聲也顫抖起來，可知激動之極，他更急於要知道，難道這紫薇

與白娘子亦有淵源?

紫薇的話聲也同樣激動得微顫，顫聲道:「你是說，你這紫虛微步是傳自白娘子?」

蕭郎再不懷疑了，回身一指，道:「便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姑娘，你可知道這山上別有洞天，有白娘子的居所在?」

「不許回頭，」紫薇急道:「往前走，走下去，那麼，白娘子在此山中傳你紫虛微步了，蕭郎，啊!蕭郎!」

紫薇顯然激動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用力一掙，拋開蕭郎的手。

是蕭郎不自覺?還是不由自己?不是退步，而是紫薇脚下不停，竟被蕭郎握住了她的手，慌忙一掙，同時在蕭郎背上一掌拍出，只不過是輕輕一送，快得兩人像是不會接觸，紫薇急道:「你，怎麼可以，那五個侍女全是鬼靈精!」

「我不管!」但蕭郎並未說出口來，道:「你還未回答我，白娘子傳了你紫虛微步?」

那知一言未了，驀見前行五個綠衣女都停下步來，原來又有四個綠衣女如飛而來，當先一個脚下未停，已高聲說道:「小公主立等，那天劍蕭郎……」

蕭郎忽聽紫薇在耳邊惶急道:「快走，你的紫虛微步派得上用場了，那後來的兩個綠衣女是師傳身邊的。」

「你是說武夷優曇到了?」

可不由蕭郎不心驚了，他可以不把小妖女放在眼裡，海鷹幫的人馬也可不放在心上，但提起武夷優曇，可不由他不心驚了，其實他早該想到的，紫薇既然也隨後而來，武夷優曇豈會不隨後即到。

蕭郎不禁打了個寒顫，現在已明白武夷優曇的用心了，原來不是爲玉姬公主，更不會與天魔女爲敵，而是要令海鷹幫與古墓對立起來，保護她自己。

瀟湘子公然和她反目，救走他，武夷優曇竟不追趕，原來是這緣故，那麼，他若前往海鷹幫的巢穴，豈不成了自投羅網，因爲瀟湘子豈會坐視不理，不去救他的，豈不正合了這魔婆心意!

紫薇急得已跺起脚來，低聲急道:「還不快走!讓她們都見識一下紫虛微步妙奪造化，那麼，連我也追不上你，她們就不生疑了。」

蕭郎心下升起一抹喜悅，道:「飛來峯下，有洞天然，而且交錯分歧，我……我等你。」

紫薇像是大出意外，等蕭郎已然竄了出去，才高聲叫道:「快，截住他!」

蕭郎一聲哈哈，那綠衣女才回身，蕭郎旋身再旋身，左肘一撞，右手一拍一送，走在最後的兩個綠衣女已跌了出去，前面的幾個登時發起喊來。

只聽紫薇叫道:「那裡走，你們讓開!」

前面的綠衣女才橫劍向蕭郎攻到，啊!倒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爲蕭郎已倏忽無踪，嗆嗆兩聲響亮，閃出一溜火花，竟是那被撞出去的綠衣女，端的好身手，不但即時收住了勢子，未曾跌倒，且圈劍回身刺來，這一來，成了三劍相交，也都大叫一聲啊呀!

却聽蕭郎的聲音已在數丈外傳來，笑聲也朗朗，說道:「不勞各位姑娘相送了，在下也不是蕭郎，不過傳語你家小公主，在下倒是想會會這位刁蠻公主，只不過今日沒空兒。」

只見紫烟掠空，遠處紫薇的聲音傳來也已去遠了，在叫道:「教你認識雁蕩雙嬌，那裡走。」

連人影已沒見了，只見林烟冥冥，聲音遠去處，林樹兀自在暮靄中搖晃。

那蕭郎宛若投林飛鳥，蘇堤歸路上，遊人如鯽，微微晚風突然遒勁起來，竟不知有人在林空飛渡。

蕭郎心急，只不過盞茶工夫，靈隱寺的琉璃瓦在晚霞暉映下，已閃躍出萬道霞光，一峯挺秀拔萃，飛來峯已在眼前。

蕭郎一閃身，那咫尺西天的牌樓已留在身後了。

眼前已是一片桂樹之林，只見冷泉亭那面，來了兩個小沙彌，蕭郎忙收住脚步，脚邊是潺潺流泉。

當眞，這峯從何處飛來?泉又是自何時泛起?

啊!他不過在心中問，不過有感而已，驀聽身後有嬌聲傳來，說道:「這峯麼，自是從來處飛來，又何必問。」

蕭郎不是大驚，而是大喜，急回頭，只見桂林中有人影一閃，不，是一抹紫霞，一閃而沒。

明知那一羣綠衣女是追趕不上時，爲何他要把紫虛微步施展開來，正是要知道，要考驗一下，紫薇是否眞也傳了這絕世神奇的無上輕功，却不料後追的紫薇竟已先在了，如何不既驚，更大喜。

紫薇聲音已自峯下傳來，說道:「休被人發現了，還不快來。」

那兩個小沙彌可不是來得近了，蕭郎忙循聲閃入林中，只見紫薇在嶙峋的怪石後，向他一招手，便又隱身不見了。

蕭郎轉過石後，若現還隱，峯下的低垂夜幕中，岩石朋立，現出個山洞來。

忽聽有清脆的笑聲從洞中傳出，說道:「不用猜疑，你忘了我是浙中女兒，這靈隱古刹乃是自幼遊玩之地。」

蕭郎心道:「豈僅自幼，海鷹幫在這臨安城中，潛伏着這麼多人馬，原也是江南首善之區，豈會不常來的，何況是幫主的大公主。」

心上掠過一抹陰影，爲何她會是海鷹幫的大公主?但他更急於知道，白娘子，他的娘爲何竟把不傳外人的紫虛微步傳授了她?

有了低垂的夜幕迷茫，現在，他再也不用掩藏身形了，空山寂寂，更早沒了遊人。

那洞中雖然陰暗，却也非不能見物，蕭郎一怔，叫道:「紫薇，啊，姑娘，你在那裡呀?」

那山洞一眼可以見底，不過裡面隱約不見岔洞縱橫，傍邊有大石朋立，又形成了個崖洞，却不見紫薇。

裡面既有岩縫，又見岔洞，傍邊又另有岩洞，自易隱藏身形，但，且慢!紫薇嫻靜端莊，溫柔有之，豈會隱藏起來和他耍笑的?

蕭郎才這麼一怔!驀聽頭上有人吟道:「丹台近，放靈光，醉後吟詩醒後狂，禪床和月冷，草履逐雲忙。」

啊喲!簡直就在耳邊，側身，再轉身，那有人影!分明是紫薇的聲音，蕭郎豈又會驚嚇的，心中倒樂了，說道:「當眞是洞不在深，有仙則靈了，原來是女菩薩，敢請賜現法身。」

假裝誠惶誠恐，雙手合十，眞像眼觀鼻，鼻尖兒觀心，其實眼珠兒却在四下溜轉。

啊呀!蕭郎眞嚇了一驚，他合十的雙手，被不輕也不重的打了一下，偏又不見人!

蕭郎一旋身，背脊貼在石上，不由他不毛骨悚然，雖然近着靈隱古刹，桂樹林外，咫尺西天牌樓可見，但洞穴深，怪石峨嵯，茂林隱秘，狐仙故事聽得多了，不由他不半疑半信，難道……啊呀!適才所見的紫薇，是狐仙化身?

妙哇!蕭郎不驚，反而大喜，天劍風流的蕭郎，豈會害怕百媚千嬌的狐仙，當眞本性難移，瀟洒一拱手，道:「原來是仙姑，蕭郎有緣，誰賜一睹芳容。」

這番他可眞毛骨悚然了，他背脊貼在石上，怎麼頸上被吹了口涼氣，不，他只不過心涼，那吐氣其實如蘭，暖暖香香的。

他背脊緊貼石上，怎會有人在頸後吹氣呢，更認定是遇到狐仙了，霍地一上步，上步已旋身，夜幕已垂，洞中更暗了，只不過他內功深厚，也才能見物，只不過模糊隱約，啊!他見到了，壁上可不是有人影，竟然盤膝……竟然盤膝坐在石壁上!

果然是個仙姑，隱約可見宮鬢堆鴉，白如凝脂的臉兒上，眉目如畫，更是清晰可見。

武林之中，確有壁虎功這門輕功，其實輕功到了最高境界，都能貼壁遊行，但遊行易，貼壁不動，却難持久，更何況盤膝而坐，她不是狐仙是甚麼?

若非天劍風流，豈會如此斗胆，朗朗大笑，拱手道:「蕭郎何幸，今日得睹仙姑芳容。」

那仙姑半含嗔，顯又忍住笑，說道:「好哇，你當我是狐狸精，你這……該打的蕭郎。」

蕭郎心下其實發毛，凝神而視，更看清楚些了，可不活脫就是紫薇，但仍然壯了胆，笑道:「仙姑變化不僅妙絕，連話聲兒也像極了紫薇姑娘……」

「該死!」不是半含嗔，是眞惱了，道:「你竟眞當我是狐狸精，且近前來，瞧清楚了。」

蕭郎大着胆，挨近前去，那脚下就是不聽使喚，跨出小半步，倒退了大半步，只聽一聲噗嗤，笑道:「敢情天劍風流的蕭郎，胆兒只得這點大呀!」

蕭郎登時把腰兒挺得直了，當眞，狐仙祟人，人不爲所祟，便也不能害人，有甚麼可怕的，霍地一步跨出，啊呀!胸上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又嚇得他一躍後退。

「你撞在石床上了!」笑聲說:「你若不疑神疑鬼，豈會看不見我坐在懸空的石床上。」

蕭郎瞪大了眼睛!那是甚麼狐仙，原來眞是紫薇，盤膝坐在懸空的石床上，那石床與岩壁同色，洞中昏暗，更兼全神貫注在人影上，是以沒發現。

原來，她先前是背脊靠在石床上，竟以爲是石壁了。

蕭郎好不尷尬，臊得臉兒熱熱的，一定紅透了，幸是他易了容，洞中也昏黑。紫薇眞好，眞可愛，不願譏笑他，只把淺笑留在唇邊，道:「醉後吟詩醒後狂，你已來到靈隱古刹，怎麼不知濟顚和尚。」

「啊!」蕭郎道:「禪床和月冷，草履逐雲忙，難道這石床就是……」

「濟顚那瘋和尚，被方丈趕出山門後，便在這山洞棲身，就以這天然石床，作了禪床，若不然，怎會禪床和月冷。」

那石床就在近着洞口的左面石壁上，冷月殘照下，如何不和月冷，這紫薇不但對這一帶熟悉，甚至連掌故也知道，忽然……忽然間，蕭郎心中一動，遠隔重山的靈隱古刹，既然也如是熟悉，斜陽畫出南屏，雷峯古塔所在的玉皇山，必也更是清楚，啊啊……

「你……怎麼啦?」語帶羞的紫薇道:「還不上石床來。」

石床能有多寬，當眞是天然的石床，寬不逾三尺，長短恰如人高下，更妙的是中央微凹，實是天然，毫無斧鑿痕，造物之奇，端的匪夷所思。

蕭郎略一遲疑，一見紫薇面有惱色，那敢怠慢，忙飄身而上，儘管紫薇把身兒挪了挪，仍然挨肩而坐，他如何會不明白，他裸體赤身，三日三夜，紫薇替他治傷療毒，撫遍了他身上每一寸肌膚，嫌疑不避，那是何等

的救命大恩，又是多厚的恩情，何況……

他才想及，臉兒倒先熱了，他竟然把紫薇認作是瀟湘子，豈僅摟在懷，而且齧了唇，把感恩之情燃燒起來的熱愛，作了無聲的纏綿，天啦，又那知不是瀟湘子，竟是這溫柔可愛的紫薇。

她爲何不出聲，不抗拒呀？是害羞？是驚惶？還是情迷意亂？還是……還是壓根兒就不想抗拒，也許，她正期待着那一刻的來臨，顯然她已撫遍了他身上的每一片肌膚，他那年輕的，健壯的肌膚，一個清清白白的姑娘，難道還能別屬他人。

必是這緣故，啊！必是這緣故，她不出聲，在那暗無天日的崖縫，她，任他擺佈，任他纏綿。

慚愧，而今，對他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的紫薇，要他上床去，他竟遲疑，她又豈僅面有惱色，一定傷了她的心。

慚愧，心中一生愧，若不知道該怎麼做，他也就不是風流蕭郎了，輕輕地，無限溫柔地，他還只想摟她的芳肩，那知才觸及她的芳肩，他才感到一陣急顫，她已斜着身兒，倒了下來，倒在他懷中了。

他怎能令對他恩深情義重的可愛的紫薇傷心，何況，她不也眞可愛，何況他不也更愧咎，可愛的紫薇，即使不知有瀟湘子，可也知道是不能與秦姜相爭的，明知不可能，竟然也無所求，那麼，他怎能拒絕她的投懷送抱。

她多可愛，多可感，又多可憐，他又多少愧咎，便也不自覺地，摟緊了她，珍惜這一刻。

夜幕低垂，夜色也更濃，洞中更黑暗了，此時無聲勝有聲嗎？當然是的，但她能說甚麼？他又能說甚麼呢？唯有珍惜這一刻。

這一刻，永恒的一刻，也許，永不會再了，讓天邊褪去了晚霞的殘紅，讓星星躲在雲絮後眨眼兒，讓玉兎悄悄地爬上東山。原來，珍惜的時光，必會凝結，在他們的摟抱中凝結了。

不，不是凝結，是靜悄悄走它的道兒，移近了，漸漸移近來的冷月的清輝，爬上了禪床。

兩人霍地一驚，原來是冷月的清輝照在他們的身上了，誰說禪床和月冷，相視一笑，紫薇坐起身來，道：

「我……有話問你。」

「我也是。」蕭郎道。

「你要說甚麼啊？」

兩人都笑了，因爲兩人都同時說了出來，不先不後，同時，說出同一句話來。

紫薇的頭又靠在他肩上了，輕輕柔柔，甜甜地說道：「這是不是心有靈犀，我們的心意都相通？」

「也許，因爲……」蕭郎道：「我們都驚奇，你會，我也會紫虛微步，從不傳外人的，却傳給了你，也傳給了我。」

如何不是心意相通，當他們發現對方竟也會紫虛微步時，都有迫切的願望！遠遠地，找一個人家找不到，發現不出的地方，從不傳外人，而他們却都得到了傳授，這說明了甚麼？當然是：「他們都不是外人。」豈僅是驚訝，而且都興奮之極，都急於要知道。

「你先說，啊……」

開心地，兩人都大笑起來，而且擁抱起來，眞像是心有靈犀，因爲同樣的話，用同樣的口吻、語調，不先也不後，同時開口說了出來，而且顯然不全是由於開心，都激起來，蕭郎感到懷抱中的紫薇，那溫香的身兒在抖顫，他自己又何嘗不是。

急於要知道，蕭郎捨不得放開手，說道：「你遇到我的地方，我是說，今天，斜陽畫出南屏的地方……」

「那是玉皇山，」紫薇從他懷裡抬起頭來，但仍然緊緊地倚偎在他懷裡，說道：「我知道你爲何在那山上，因爲，白娘子就在那山中，把紫虛微步傳授給你。」

「啊呀！你果然知道。」蕭郎道。

「啊呀！」紫薇也叫了出聲，說道：「你摟得我這麼緊，我……快說不出話來了。」

她又何嘗不是更緊的摟着他，蕭郎忙放鬆了手，她却沒有，因爲只要他聽，聽她說話兒。

「因爲，」紫薇道：「白娘子也在那山中，傳我紫虛微步，你見到啦，秦姜無論到那裡，我這妹子眞是被寵壞了，總是前呼後擁，帶着一大羣侍女，像她娘一樣，有樣學樣，不過她娘的侍女一身紅……」

「小妖女的侍女一身綠。」蕭郎厭惡地皺了眉頭，道：「我知道，也不要你說她，我不要聽。」

紫薇不理他，繼續說道：「我却喜歡獨個兒攬勝尋幽，甚至三年前，我還是小時候，也許，我喜歡躲着人，甚至躲到沒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可憐的紫薇，」蕭郎不自覺，又摟緊了她，心想：「從小兒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只因她不是紅娘子所生。」說道：「於是，禪床和月冷，每當你來到臨安，必常躲到這山洞裡來。」

「爹常來臨安，總要帶我們在身邊，其實是小秦姜纏着爹，總要跟來，你知道，她總是那麼刁蠻又任性。」

「常來臨安？」蕭郎心中一動：「不怪海鷹帮在臨安潛伏着這麼多人馬，聲勢如此浩大了，顯然是以此作爲根據之地，」接口道：「不怪海鷹帮的帮衆，人人都識得小公主，嘿嘿！小公主……」

蕭郎想到紫薇是大公主，慌忙把到了口邊的話嚥了回去。

紫薇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

「我知你要說甚麼：儼然帝王，是不是，因爲帝王的女兒，才以公主相稱的，我可不喜歡人家這麼叫我，我眞不喜歡，這也就是我躲着不願見人之故，不願被人家奉承，你猜對了，我喜歡這禪床和月冷，但南高峯、北高峯，雙峯插雲，連三天竺，白天，遊人香客，不絕於途，靈隱古刹，佛門聖地，更是香客遊人必來之處，誰不問：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你今日是來得晚了，若是早一些，那就知道，要攀登飛來峯，就要從這洞前經過。」

「於是，」蕭郎知她故意在把話岔開，說道：「你更喜歡玉皇山的寧靜了。」

「還有，」紫薇道：「尤其後山一帶，那烟霞洞雖也是名勝之地，但因山高路難行，便日麗風和的日子，也甚少遊人登臨，咦！你做甚麼？」

原來玉皇山後，有烟霞洞在，還是名勝之地，他竟不知道，又豈僅羞愧，更心頭一震，摟抱着紫薇的手，那會不也有了震顫。

「沒，沒甚麼，」蕭郎只感到連呼吸也急促了，道：「我明白了，你就在烟霞洞中，遇到了東海白娘子。」

「你又猜錯了，」紫薇道：「小秦姜纏着爹，爹又不時、其實時時前來臨安，爹是唯一疼我的人了，既帶着秦姜，也不由我不同行，我發現玉皇山寧靜，就常常偷偷溜出來……」

蕭郎不由皺了眉頭，爲何，她總要把話題岔開，他要知道的是：她怎生遇到白娘子？白娘子又怎會傳她紫虛微步？

「我不喜歡你皺眉兒。」她竟伸了根指頭兒，把蕭郎蹙緊的眉頭舒展開來，而且，噗嗤一聲輕笑。

蕭郎也笑了，可知她生性也是活潑的，不是只會繃緊她的美麗的小臉兒。

「我啊……」紫薇說了，道：「忑怪，怎會總覺暗中有人在注視我，但分明又不見人。」

「必也像我今晚一樣，」蕭郎竟然不自覺，插咀道：「也毛骨悚然了，必也以爲遇到千嬌百媚，就像……就像遇到了這個百媚千嬌的，愛煞人的狐狸精。」

紫薇格的一聲笑，道：「你又摟痛了我，好哇！你當我是狐狸精。」

冷月的清輝，現在，已洒滿了那天然的禪床，何況在暗中久了，如何不清晰可見，千嬌百媚，紫薇如何不是百媚千嬌，簡直美得令他心痛，可憐，可愛，更可感的紫薇，今而後，不知可還有這樣的時刻，再見到笑靨出現在她的唇邊。

風流的蕭郎如何不心醉，又如何不心痛，正因爲清晰可見了，即使是笑，他也感到那笑中的苦味。

現在，他明白了，紫薇爲何總要把話題岔開了，現在，他不也要想把這珍惜的一刻，變成永恆，永遠也不會消失的永恆。

「我……我還想……吞下你這愛煞人的狐狸精。」

她的眼兒閉上了，蕭郎不僅心痛，連心兒也涼了，因爲，一顆晶瑩的淚珠兒，從她的眼角擠了出來。

「那就摟着我吧，別……別放開手，更緊……更緊些兒。」

「但是，」蕭郎道：「我要你快告訴我……我要知道……」

「我也要。」

紫薇的淚珠仍掛在她的眼睫上，眼兒睜開來了，而且感到她的呼吸也急促了起來。

爲何不傳外人的紫虛微步，白娘子傳他，也傳了她？難道，他和她，難道都不是「外人」？他們都急於要知道。也就不由他們不心急，不激動起來。

蕭郎把她扶了起來，不過是讓她倚偎在胸膛上，道：「快！快告訴我。」

「我啊，總覺暗中有人在注視我。」

她爲何，笑靨，那醉人的笑靨又出現在唇邊？他倒願在那深深的笑靨裡，常醉永不醒。

但紫薇輕聲一笑，說了，道：「我可不像你那樣沒胆兒，才不疑神疑鬼哩，我知道是人，而且是善意的。」

一個孤獨的姑娘，一個身邊圍繞着無數人，却感到孤寂的姑娘，必然也是富於幻想的，蕭郎道：「必也像我那日在南屏一樣，以爲是白娘子又重臨人間，不不，我是說傳說中的白娘子，那多情又多義的，千嬌百媚的蛇精。」

紫薇噗嗤一聲，笑道：「風流蕭郎，原來幻想也風流，這可是你打岔了，我知道，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於是，我故意走進烟霞洞，洞中，可是不易藏身的，不信不能迫他現身出來。」

「白娘子，終於現身出來了，是不是？」

「事先已呆在那洞中了，」紫薇道：「我先時只留心身後，不料面前白影由淡而濃，白娘子像是早已盤膝坐在洞中，就在我身前。」

「你一定嚇了一跳，轉身就逃。」

「才不哩，」紫薇道：「我立即拜了下去。疑心才生暗鬼，幻象本由心生，我爲何驚嚇？又怎會逃？數日來，明知有人暗中對我窺覷，我却始終發現不出人家來，若是人家心懷歹念，早該下手了，我又豈能逃得了，何況我與人無爭，心中無敵。」

了不得，之前，紫薇對他還只是有恩、有情，更有義，這大智大慧，令蕭郎怎不肅然生敬，道：「我明白了，她暗中窺覷，是在考查你。」

「爲甚麼考查我？」

「白娘子一見你，必定大吃一

驚……」

「你胡說，」紫薇道：「東海神山的白娘子，倒驚了個黃毛丫頭。」

「啊唷！」蕭郎說：「這小娘子，端的人間罕曾見，多美、多溫柔，心地又多善良，眞可愛，啊唷！」

第一聲啊唷，他是假裝白娘子的口吻，第二聲，是眞叫了，因爲紫薇在他臂上擰了把，當然只會甜在心裡，是一點兒也不痛的，不過是打情罵俏。

「更是胡說了，除非是對這風流蕭郎，才會見到人家姑娘，就像蒼蠅見到蜜糖兒。」

「對，蒼蠅見到蜜糖兒，」蕭郎道：「數日不棄不離，總跟在你左右，暗中窺覷，不眞像蒼蠅見到蜜糖兒。」

「那是爲甚麼呀！」顯然，紫薇一怔，不由她不承認了。

「作媳婦兒呀！」蕭郎衝口說道：「這樣心地善良，溫柔更可愛的姑娘，可惜已拜了武夷優曇爲師，既不能收作徒兒，作媳婦兒豈不更妙。」

他準備好了，她一定又會在他臂上擰一把，準備大叫一聲啊唷。

不料，她沒有擰他，倒把頭兒一低，羞赧地把頭兒更緊地倚偎在他懷裡，倒是他怔住了。

「咦！你怎麼曉得？她眞這麼說的。」

蕭郎只顧一時嘴上得意，人家紫薇不過一怔，他自己倒嚇了一跳，他再也不懷疑了，白娘子就是他親生的娘，若然紫薇知道他是白娘子的兒子，那還了得！

他不過是一句戲言，她說甚麼？白娘子眞是這麼說的！白娘子當然知道他是誰，之所以才接引他，傳他玉清寶籙，才把不傳外人的紫虛微步傳給他，莫非……眞是想把紫薇作她的媳婦兒？一待母子相認，就替他作主，把紫薇作他的妻子！

紫薇被他摟在懷中，幾乎忘了的瀟湘子，陡然之間，出現在他眼前，當然，那不過是他心生的幻象而已，雖然是幻象，但也不自覺，心頭一震！

難道，他不愛她？她不可愛？不又對他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但瀟湘子一出現在心上、在眼前，他就感到轟然一聲，簡直地轉天旋！

紫薇一怔，倚偎在他懷中的紫薇，如何會感覺不到，一怔之下，也抬起了頭來，忽然，噗嗤一聲，笑了，說道：「瞧你，怕成這個樣兒……」

又把頭兒埋在他懷裡了，還在他胸上搓揉起來，笑聲透着無限的喜悅與柔情，又道：「不過，她眞是這麼說的，你怕她眞把我搶了去，作她的媳婦兒了？是不是，其實她沒有兒子，不過喜歡我，說說而已。」

「她有！」蕭郎心裡說，幾乎喊了出來。

若然紫薇知道白娘子有兒子，白娘子的兒子就是他，她一定會喜壞了，不知她會有多高興，而他，蕭郎却嚇壞了，黑暗中，只覺那幻象，更清晰了，清晰得不再是幻象，蕭郎忙不迭閉了眼兒，深深地、深深地吸了口氣，明知那是幻象，也慌忙掉開頭。

紫薇一聲輕笑，甜甜的、醉醉的，啊！多情的蕭郎眞多情，一句笑話兒，也怕成恁地，說道：「你……放心，任他是誰，也搶不去我。可憐的秦姜，有了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

不是因爲紫薇在他心上搓揉，他感到一陣心痛，他不敢睜開眼來，怕瀟湘子的幻象再又出現在黑暗中。可憐、可愛的紫薇，只要他的愛，有了他的心，她就滿足了。

「不，絕不，」蕭郎緊閉了眼睛，也緊摟着她，說道：「誰說那小妖女有了我的人，她妄想……」

「不是妄想。」紫薇竟柔情無限地說道：「她要，她就會得到，師傅幫她，就不由你說不，何況，爹也要你。」

「你說甚麼？你爹……也要我？」

「啊！」紫薇有瞬間的慌亂，但顯然立即下了決心，說道：「秦姜要的是情郎，爹要的是天劍蕭郎，想必已瞞不過你了，爹要你幫他打天下，天劍蕭郎的名頭越來越響亮了，苗叔叔更讚你是百年江湖僅見的人物，你那會曉得，多年不在江湖上行走的紅娘子，也曾親身來到臨安……」

「紅娘子！又重出江湖？」

「選女婿呀！」紫薇道：「何況秦姜一見就愛上了你，不由你說不，也沒人敢和秦姜爭的。」

提起秦姜，蕭郎登時切齒咬牙，哼了兩聲，說道：「豈僅是妄想，直是作夢，我豈要這邪惡的小妖女，你忘了，我被她磨折得遍體鱗傷。」

紫薇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難道你竟會不明白，那是她愛極了你呀！她從小就任性，被寵壞了，從小兒就是如此，她喜歡的寵物兒，莫不是被她磨折到死的，死了，她却又哭又喊，心痛得了不得。」

蕭郎如何會不明白，那是在餘姚山上，小妖女以爲他死了，不就抱着他又哭又喊。更恨得他切齒咬牙，紫薇又幽幽地，長嘆了一聲，道：「那麼，你該明白了，紅娘子選中的女婿，小秦姜愛極了的情郎，我爹要你幫他打天下，我師傅也不許你說不的，你若敢說個不字，那就是你自找苦吃，而且，你放心，小秦姜再不會磨折你了，但若你敢說不要她，她，眞會……」

「殺了我！」

蕭郎陡然爆發出一聲，呵呵大笑，但只笑了半聲，被驚駭了的紫薇，便把他的嘴掩住了，急道：「你忒膽大了，可知海鷹幫的人馬，無處不在，別以爲靈隱古剎是清靜禪院……」

蕭郎駭然，難道僧衆中也有海鷹幫的人馬？

「我，眞不知道。」紫薇忽然坐起身來，慌忙說：「我只知道，三教九流之中，莫不有人，這靈隱古剎最多僧衆，必然也是有的。」

蕭郎心想，不怪蕭瑤姊姊憂心天下大亂，刻不容緩要他們前來臨安，既然一句也沒吩咐，自是要他隨機應變。

不，蕭瑤吩咐了的，雖未言明，但不是要他們前來，大鬧臨安！

察言，觀色，一見紫薇蹙了眉兒，就知道大公主顯然不齒她爹爹所爲了，忙肅容道：「你也太小看我了，那日在舜水之濱，不過一時大意，才着了那小妖女的道兒，嘿嘿，我且問你，白娘子既也傳了你紫虛微步，你當然也知道……」

「我知道，」紫薇說：「再遇上秦姜，她是再不能奈何你，但是……」

蕭郎哼了一聲，說道：「即使你師傳武夷優曇，又豈能奈何我，你放心。」

那晚在夏禹橋，野廟月下的一幕，又重現眼前，瀟湘子分明已教會他，如何躲避九疑飛花，嘿嘿，紫虛微步既然連九疑飛花也不怕，又豈會怕了般若佛印。

「但是……」

「不要但是了，」蕭郎溫柔地又把她摟在懷，道：「你還未告訴我，白娘子怎會把不傳外人的紫虛微步傳授了你。」

黑暗中，雖然冷月的清輝已移到禪床下了，但蕭郎仍看到她又含羞帶笑，說道：「都是你不好，誰教你胡扯甚麼……」

「媳婦兒。」蕭郎道：「好好，既然她不是要你作媳婦兒，怎又傳你這絕世神功？」

眞像，眞像紫薇已是他的媳婦兒了，摟住她的胳膊，不自覺緊了一緊，她那會知道，那會想到，白娘子不但有子，而且她正躺在白娘子的兒子懷中。

「規矩些，」紫薇又坐了起來，捩了捩在他胸膛上揉亂了的香髮，道：「你要是再不老老實實，咱們就不能好好說話兒了，還是說正經。」

蕭郎強忍住笑，心道：「不知是誰不規矩，不老實了。」

那紫薇雖然掙脫了他的懷抱，含羞半帶嗔，倒又把頭兒靠在他肩上。他不敢笑，也不敢出聲打岔了。

「白娘子說……說……」

「說甚麼呀？」

「但你不准笑我。」

蕭郎本已在強忍，差點忍不住了，差點大笑出聲，慌忙撇開頭去。啊喲！目光只要一移向黑暗，瀟湘子的幻象……當然是幻象，就會出現。

「好，你說吧！我不笑，」蕭郎道：「而且，你看，我把眼睛也閉上了。」

「白娘子說，她還未找到兒子，倒先找到媳婦兒了。」紫薇道：「因爲，她喜歡我，她說，一見就喜歡我，哎呀！我差點當她是瘋婆子，不過，她喜歡我，那是眞的，她眞會說笑，沒有兒子，又那有媳婦兒。」

「她有。」蕭郎把唇兒咬緊了，才沒有說出來。

「她說，這也許就是緣份吧。既然我和她有緣，就要傳我消災避難的功夫。」

「我已知她是非常人了，不過，不像你……」

「你，怎麼又擰我？」

「若不是你風流成性，怎會滿腦兒蛇精、狐狸精，我聽，可也不信眞有神仙，既然跟隨在我左右數日，我竟也發現不出她來，已知她是一位世外高人了，雖然她說我有災難，眞像知道我就有大禍臨頭，不由我不驚疑，她呀！眞是個……瘋婆子。」

紫薇忽然羞得輕輕啐了一口。蕭郎忍不住插口道：「可是她說，不過有個條件，她若是找到了兒子，你就要作她的媳婦兒。要你答應她，而你，答應了。」

「哎呀！你怎會曉得，她眞是這麼說的。我啊！可喜歡得了不得，她不過說笑兒，爲甚麼我不敢笑着答應了。」

「她一定說……」蕭郎又回過了頭來，眼兒也睜開了來，偷偷地瞧着紫薇，說道：「她一定說，答應了，可是不能反悔的。」

紫薇霍地抬起頭來，又哎呀一聲，把眼兒睜圓了，說：「莫非……當時你眞見到？聽到了？她眞是這麼說的，我可就說啦……但是……但是，咱們說好了的，你不許笑我。」

蕭郎慌忙又轉過臉去，繃緊了臉兒，說道：「說話算數，我也是不反悔的。」

「我就說了，」紫薇道：「其實，我先是在心裡說，從沒見過像她這樣的美婦人，不僅美，而且清逸出塵，她若眞有個兒子，一定也是個風流的俏郎君，不用說，人品必也超逸出塵。」

「就像我一樣。」

紫薇的身兒一斜，又靠在他肩上了，口裡不說，分明已默認了。

「說過不許笑我的，那日在舜江之濱我一見你，眞嚇了一跳，那兒見過呢？驀然想起來了，是他呀！他就是白娘子的兒子，一定是的，一定！一定是，否則，怎會有這樣相像的，越看越像，你呀！你像極了白娘子！」

蕭郎激動得也震了一下，當眞？她見過，紫薇見過白娘子呀，而他，反而僅見到輕紗幻影，連人影也沒見到。原來，原來他像他娘。

娘眞狠心，接引了去，傳了他玉清寶籙，傳了不傳外人的紫虛微步，狠心地把他拋棄在黃山山頭，多年了，接引了他去，見了面，却不許他一見眞面目。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方玉琪為替呂雪君報仇，與崔如風拚個你死我活，正欲同歸於盡之際，天地教教主瓊宮公主出手阻止，以崔如風觸犯教規為由，廢去其武功，把他放走，方玉琪眼見不能手刃仇人，愧怒交加，遂與瓊宮公主較技，卻為對方施出一記「太陰閉穴」而昏迷；甦醒後，方玉琪獲悉對方是把「玄冰真氣」貫注給他，才知自己怪錯對方，遂與瓢浮子等繼續上路，卻遇上去而復返的崔如風……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暫忘私人情感　闖山獨戰四異

方玉琪聽得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劍眉微皺，冷哂道：「想不到像你崔如風這樣一個縱橫江湖的人物，一旦失去武功，就會變成市井無賴，方某自問光明磊落，用不着殺你滅口，崔如風，你只管走罷！」說完，正待回身走去。

崔如風臉上一陣痙攣，口中微「咦」一聲，低低的道：「這麼說來，你當真不知她是誰？」

方玉琪心中一怔，佇足問道：「你是說瓊宮公主？」

崔如風目射怨毒，發出淒厲長笑：「哈哈，瓊宮公主，你當她真的是甚麼瓊宮公主？哈哈……哈哈！」

方玉琪聽得大奇，不由問道：「她不是瓊宮公主，那她是誰？」

崔如風瘦削臉上飛過一絲奇光，點頭道：「你是真的不知道她是誰？」

方玉琪正色道：「方某從不說謊，你願說則說，不願說，方某決不勉強。」

崔如風臉上突然露出得意之色，獰笑道：「雪山瓊宮，百十年來，只聞傳說，不見其人，那會憑空鑽出一個甚麼公主來？她，嘿嘿，數十年來，多少黃花閨女的清白毀在崔如風手下，不料卻在最後一個女人手裡毀去我一身武功！」

方玉琪吃了一驚，道：「你是說瓊宮公主她……」

他話到半途，突然覺得像瓊宮公主凜若冰霜、一片聖潔，惡郎君可能心懷仇恨，橫加汚衊，自己怎好人云亦云？

崔如風不待他說完，接口道：「昨晚廢我一身武功、點我五陰絕脈之人，正是三個月之前，被我惡郎君奪去清白的人……」

方玉琪見他果然說出此話，心中不由疑信參半，怒哼道：「果如你所說，這也是天道好還，絲毫不爽，是你應得的報應！」

崔如風並不理會，接着說道：「當時她在羞憤之餘，奮身跳崖，我以為她已經墜崖而死，埋骨九華，不想她卻得了一身絕頂武功，居然以瓊宮公主身份出現江湖，對我下毒手……」

方玉琪聽到他口中的「墮崖而死，埋骨九華」，心頭不期「咚」的一跳。

他想起呂姐姐被惡郎君擄去，自己一路追蹤，當時據獨孤握的推測，崔如風是往青陽方向而去，極有可能前往九華，那天在九華山就遇上雲兒、霓兒。

昨晚崔如風曾親口說過呂姐姐早已墮崖身死，這幾方面一經拼湊，瓊宮公主難道真是呂姐姐不成？

不錯！盡管瓊宮公主聲音冷峭，但自己分明還隱約可以聽出一些熟悉的尾音，現在想來，那不正是呂姐姐？

瓊宮公主真的是她……他不知是驚、是喜、是仇、是怒，一時不禁怔

在那裡，半晌說不出話來。

崔如風一聲狠嗥的大笑，道：「姓方的，你這回總該明白了吧？瓊宮公主也者，就是你心上人姓呂的賤婢……」

「啪！」方玉琪聽他提起呂姐姐，不由怒從心起，伸手就是一個耳光向崔如風摑去！

雖然他一時憤怒，隨手撩出，但目前的崔如風，武功已失，那還經受得起，「啪」的一聲打在臉頰，頭臉一歪，身子踉踉蹌蹌地摔出去一丈來遠，「咕咚」跌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方玉琪先是一怔，繼而想起他武功已失，自己不該打得恁地重法。

惡郎君撫着泥沙血跡混和的臉頰，掙扎坐起，戟指喝罵：「好小子，太爺終有一天要你識得厲害！」

瓢浮子瞧得惻然的道：「方老弟，何必與他生氣，我們走罷！」

方玉琪心頭悵惘，跟着瓢浮子、傅青圭身後，走出山麓，傅青圭因奉有師命，要去尋訪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的下落，便和兩人別過。

瓢浮子瞧着方玉琪恍恍惚惚的神色，心知他是為了呂雪君白紗蒙臉，以瓊宮公主身份出現，不肯和他當面相見，以致這位少年人悵悵若失。

年輕人誰不為情所困，但以瓊宮公主昨晚的情形看來，她對這位老弟並非無情。

她之所以故作神秘，不肯和方玉琪當面說明，自然有她的苦衷，這情形，只有自己冷眼旁觀才可以體會得出來。

瓊宮公主的做法是對的，她身蒙白璧之玷，忍受痛苦，揮慧劍，斷情絲，這種想法正是愛情的昇華，可憐這孩子又步了她師傅的覆轍。

唉，天妒紅顏，自古已然，自己該怎樣勸勸這位方老弟才好？

心中想着，故意咳嗽了幾聲，道：「方老弟，你可曾聽說過江湖上『一劍、雙拐、三奇、四惡、五大門派』這句話嗎？」

方玉琪給他問得一怔，接着點頭笑道：「這句話晚輩自然聽人說過。」

瓢浮子笑笑，道：「那麼你倒說給老道聽聽，這句話中的三奇是那三個人？」

方玉琪笑道：「這個晚輩知道，那是老前輩、百草仙翁和呂姐姐的師傅桃花島離塵菴主，還有……啊！」他說到這裡，忽然驚奇的「啊」了一聲。

因為他想起那天在黃山準提菴後牆，被折斷了雙足的披髮大仙，不也是「三奇」中的人嗎？既稱「三奇」，怎會有四個人呢？

自己當時也有過疑問，但認為地分南北，也許南北武林所稱的三奇各有不同，才致三奇成了四奇。

心中想着，還未開口，只聽瓢浮子呵呵笑道：「方老弟，你是不是因為三奇中有了四個，覺得奇怪？」

方玉琪點了點頭，瓢浮子又道：「一劍司徒昌明、雙拐樊長江，乃是各憑技藝闖出來的萬兒，咱們三奇說來慚愧，實是憑師門餘蔭，僥倖博得。」

方玉琪道：「老前輩乞道其詳。」

瓢浮子道：「當年百草仙翁葛師兄、老道和離塵菴主，原是同門師兄妹，葛師兄居長，老道第二，離塵菴主排行最小，先師南山野叟胸羅萬有，武功極高，江湖上把他老人家和南箕北斗，合稱『武林三逸』……」

「南箕北斗？」

方玉琪從沒聽說過「南箕北斗」之名，是以插口相問。

瓢浮子順口道：「南箕北斗是武林兩位老前輩，性躭弈棋，據說他們的武功，全從弈道上參悟而來。咳，你聽老道說下去，當年咱們兄妹三人，先師因人授藝，大師兄得了先師方書之學，老道得了先師鑄劍之術，三師妹練的是劍法。

「其中老道和三師妹入門較遲，年齡相近，日久相處，就生了情愫，那時大師兄早已在苗疆一帶行道，老道和三師妹也時常奉先師之命，在江湖行走，大家因咱們師傅名列『武林三逸』，就把咱們三人稱做『南山門下三奇』。後來大概因『南山門下三奇』叫來頗不順口，就簡稱『南山三奇』，最後，因江湖上成名人物已有一劍、雙拐、四惡，於是又把咱們『三奇』補入裡面，變成了『一劍、雙拐、三奇、四惡』。」

方玉琪「哦」了一聲，問道：「那麼披髮大仙怎會又列入三奇之內呢？」

瓢浮子苦笑道：「這就是老道要和你老弟說的主題，天下之事，聚散無常，緣由前定，情即是孽，絲毫勉強不得！」

方玉琪聽他這幾句話，分明在暗中點醒自己，勿為情困，一面急於想知道怎會有四個三奇的原因，這就笑了笑道：「老前輩，後來呢？」

瓢浮子緬懷前塵，臉上浮起一絲苦笑，感慨的道：「老道和三師妹十載同門，年齡相仿，情苗暗滋，行走江湖也是出入與共，一時不知羨煞多少青年男女。那年老道奉先師之命，有事往關外，這一趟行程往返，約莫要半年光景，老道於辦完正事，心中惦念師傅。唉！其實說來，有一半是惦念着三師妹，所以回程時一路上馬不停蹄，日夜急趕，在老道心目中，三師妹定然早已望穿秋水，伊人憔悴，也許默計時日，還在咱們月前散步的小山峯頭獨自徘徊，涼露侵衣……」

方玉琪眼看這位老前輩說起往事，口中好像背書似的喃喃自語，一時耐心靜聽，不敢驚擾。

瓢浮子說到這裡，忽然長長歎了一口氣，道：「當時老道兼程急趕，少說也能縮短了半個月時光，抱着滿懷興奮，存心要讓三師妹驚喜一下，那知事情卻大出老道意外！」

方玉琪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道：「老前輩難道發生了甚麼意外之事？」

瓢浮子點點頭，痛苦的道：「方老弟，你猜得一點也不錯，老道趕返師門，已是初更時分，竹籬茅舍，景物依然。唉！這也是老道太以性急，當時師傅房中已經沒有燈火，想來他老人家正在靜坐，一時不敢驚動，只往三師妹窗前奔去！」

瓢浮子臉色，逐漸蒼白，方玉琪也聽得入神，心頭似乎意味着將要發生什麼變故。

只聽瓢浮子續道：「老道堪堪奔近窗前，只聽裡面響起一個男人聲音，柔聲說道：「妳快趁熱喝罷，別起來着了涼，讓我餵妳吧。」

老道聽得大爲驚凜，三師妹房中，那來的男人聲音？心頭一陣劇跳，立即躡近窗前，只聽一個女人聲音，輕輕「嗯」了聲。這一聲，聲音雖輕，但在老道聽來，却有如五雷轟頂，那不是三師妹的聲音，還有誰來？

老道這份驚詫，當眞難以形容，不過老道還不相信以三師妹平日爲人，決不可能有什麼逾越之事，但老道儘管心頭這樣想着，可是事實已擺在眼前，三師妹房中確實有一個男子聲音，當時老道急不容緩的湊近紙窗小孔，往裡瞧去，這一瞧，直把老道氣得肺都炸了。」

他歎了口氣，又道：「原來三師妹雲鬢蓬鬆，臉色酡紅，身上覆着一條薄被，嬌慵無力地斜倚床上，床前站着一個眉目清俊的勁裝少年，手裡捧着一個磁碗，正在一口一口的餵她呷着……」

方玉琪已經知道瓢浮子口中的三師妹，是呂姐姐的師傅桃花島離塵菴主，離塵菴主名列三奇，是五大門派以外的正派人物，想來年輕之時，也不致做出什麼壞事情來，心中想着，就急於想聽下文。

瓢浮子此時却微微一頓，才續道：「當然這是一場誤會，但當時老道確實心如刀扎，血脈騰沸，身不由主的起了一陣抖動。但就在我急怒攻心之時，也許弄出了聲音，那勁裝少年着實機警，不動聲色的放下磁碗，揚手就是一把「梅花針」，往窗外洒出。老道不防他會有此一着，急忙施展鐵板橋身法，向後竄出，耳中只聽一聲大喝：「賊子，少爺再讓你們逃出手去，就不叫八尺旌旗。」人隨聲出，右手「嗒」的一聲，這時多出一支八尺來長的風磨銅旗桿，桿上掛着一面白色三角小旂，臨風招展。

「老道和他一對面，才知道這勁裝少年，就是近兩年出道江湖，名噪大江南北的八尺旌旗管飛白，光瞧他劍眉朗目，一股英氣，換在平時，老道一定會對他產生好感，引起惺惺相惜之意。但此時一股仇怒，在心頭不住燃燒，自然把他當作勾引婦女的江湖惡少，暗想難怪三師妹對你傾心，我不待他說完，早已怒吼一聲，劍發如風，猛烈攻出。」

方玉琪聽他說到八尺旌旗管飛白，不禁想起那天披髮大仙慘死之狀，最使自己負愧的是披髮大仙那支「眞武旂」，因自己不肯收受，被惡道人墨無爲門下的何非凡搶走。

尤其藏在旗柄內的「七十二招地煞旂訣」，乃是披髮大仙窮畢生心血精研而來的絕技，如果被何非凡發現，仗以爲惡，無異是自己間接造成，心中想着，不禁問道：「老前輩，八尺旌旗管飛白可就是披髮大仙老前輩嗎？」

瓢浮子道：「不是他，還有誰來？」

方玉琪黯然的道：「唉，這位老前輩，已在黃山故世了。」

瓢浮子吃驚的道：「什麼，管飛白也在黃山送了性命？他……唉，世事如棋，老道在勾漏被困三年，江湖上當眞人事全非。」他說到這裡，忽然笑道：「方老弟，老道這段往事，還沒說完呢！唔！那管飛白『七十二招地煞旂』，那時還只有二十八招，但一經展開，可也非同小可，尤其江湖上流傳着『一寸長、一寸强』的俗語，當然是他八尺旌旗佔了便宜。

「不過老道那時含憤出手，形同拚命，着着都是奮不顧身的殺手，咱們打到三十招左右，二師妹也翩然出來，她一見到我們，登時大叫：『二師兄快請住手。』

「老道那時血氣迸頂，那會理她，她越是叫我住手，我出手越是凌厲，她眼看我不理她，只好改口叫管飛白停手，那聲音到現在好像還在我耳邊，她尖聲急叫着：『管飛白，管大哥，他是我二師哥，你快住手，住手……』管飛白果然聽她的話，微微一怔，正待跳出圈去。但三師妹的話聽到老道耳中，更是惱火，暗想：妳叫管飛白管大哥的，倒叫得他挺親熱。

「管飛白那支「眞武旂」能發能收，「嗒」的一聲，堪堪縮短，老道却大喝一聲：『姓管的小子，納命來吧。』奪力一劍，連人帶劍直欺過去。管飛白以爲我是三師妹的師兄，當然不會再下毒手，旂旗一收，我的長劍也同時削到，他再想躲閃已是不及。正當此時，老道只覺人影一晃，三師妹已攔到他前面。老道心頭雖然懷恨，但眼看三師妹臉色蒼白，捨身護他，趕緊把削出的長劍往上挑起，劍尖劃過，已把三師妹如雲青絲削落了兩尺光景。也正因她捨身護着管飛白，愈使我心頭火起，手中長劍往地上一扔，恨恨的道：『管飛白，咱們異日相逢，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老道話聲一落，掉頭就走，管飛白還站在一邊發楞，三師妹女人心細，當時就聽出老道口氣，大聲叫道：『二師哥，這是誤會，你……你快回來啊……』

「但是老道親眼目覩，那肯相信，頭也不回的飛奔下山。唉！老道眞是

愧對先師，到後來才知道從老道奉命下山不久，先師就歸了道山。老道和三師妹行走江湖，免不了和人結下樑子，先師在日，仇家懾於先師威名，自然不敢上門尋仇，先師謝世之後，仇家打聽到老道也不在山上，便向師妹尋仇。可憐三師妹雙拳不敵四手，正在危急，幸好八尺旂旗管飛白路過，仗義出手，才把仇家擊退，但三師妹已身負重傷，倒地不起。

「這是老道後來聽大師兄說的，但是已經遲了，三師妹負屈難伸，又被老道削斷青絲，一氣之下，就遠走孤島，削髮爲尼，從此不出桃花島一步，江湖上人因三師妹失蹤，三奇缺了一個，就把管飛白補上，但此時管飛白和我全都出家當了道士。」

方玉琪這才知道三奇之有四人，原來還有這段情天莫補，恨海難塡的往事，口中不禁「唉」了一聲。

瓢浮子忽然神色一正，說道：「方老弟，這就是說，一切事情，緣由前定，應聚則聚，應散則散，絲毫勉强不得。呂姑娘忽然以瓊宮公主身份出現，證明已有奇遇，她不願和老弟相見，也許另有深意，聚散之事，老弟最好看淡一點。」

「另有深意」！方玉琪聽得心頭一怔，抬眼道：「老前輩，你是說呂姐姐她……她……」

瓢浮子微微點頭道：「方老弟，你是聰明人，當然猜想得到，呂姑娘有她的苦衷。」

方玉琪雙目之中突然綻出淚珠，咽聲道：「呂姐姐即使……那又何用如此絕情呢？晚輩……晚輩自然會……」

瓢浮子搖手道：「方老弟，呂姑娘這樣做法，也許是對的。」

方玉琪道：「晚輩即使找上瓊宮，也要再見她一面。」

瓢浮子搖搖頭，笑道：「據老道推想，她之所以奪取天地教教主，不外兩點：第一、雪山瓊宮和九陰妖婦可能有甚麼淵源；第二、如果她們並無糾葛，那麼呂姑娘要以天地教對付玄黃教，可能就是爲了老弟。但不管是那一件，在玄黃教還沒有消滅以前，呂姑娘決不會回轉雪山，方老弟眞要找她，何用捨近就遠？」

方玉琪只覺眼前一亮，問道：「老前輩猜她已趕去九宮？」

瓢浮子微笑道：「這也難說，不過端午玄黃教開壇那天，呂姑娘是必去無疑。」

方玉琪大聲道：「老前輩，我們是否立即趕去？」

瓢浮子瞧他這般焦急模樣，搖搖頭，笑道：「當然要去，咱們前往嵩山，九宮雖非必經之地，但繞個道也差不了多少，能先摸清玄黃教底細，也是好事。」

方玉琪興奮的道：「那麼我們快走。」

* * *

九宮山，乃是幕阜山脈中的一座主峯，地當鄂贛交界，週圍百里盡是崇山峻嶺，插天林木。

尤其澗壑迂迴，山徑盤曲，如果不熟諳山中道路，準會迷失方向。

玄黃教總壇就在此山中，而且再過一個半月就要舉行開壇大典了，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全都接到了一份請柬，那是由總壇主龍步青出面的，大家都感到奇怪，不但玄黃透着神秘，就是龍步青其人也是個神秘人物。

江湖人物誰都有着一個好奇之心，接到請柬和耳聞風聲，到九宮山摸海底的人可着實不少，但誰也沒有查出玄黃教所在。

那是因爲有許多人在山中迷途，廢然而返，也有不少人一去不返，神秘失蹤。

九宮山在江湖上人的心目中，已經變成了一個神秘所在，密壓壓的森林，不知暗藏了多少機關消息，也不知隱伏了多少明樁暗卡。

這是三月中旬的一個下午，九宮山上來了兩位不速之客，一個是長鬚飄胸，精神矍鑠的老頭，肩頭劍穗隨風飄蕩。

一個是唇紅齒白的弱冠少年，背上負着一支金光燦然的金透，映日生光，份外醒目。

他們走走停停，目光不住的向四外打量，峭壁巉岩之間早已沒有山徑可循，走在前面的老道人倏然停足，掀鬚笑道：「方老弟，這眞應了山川依舊，物景全非這兩句話了，九宮山，老道也曾來過，不想走了半個多時辰，却始終盤旋在山林岩石之間轉來轉去，要不是一進山區就弄錯了方向，便是受了玄黃教作弄。」

弱冠少年悚然一怔，道：「老前輩，你說我們受了玄黃教作弄？」

老道人臉色凝重的道：「九宮山山徑分岐，雖似九宮方位，但如無人工佈置，那會有許多岔道，這只怪老道一時大意，沒有細心查看，才徒勞往返。」

弱冠少年哦道：「老前輩，這麼說來，我們已進入玄黃教禁地？」

老道人點頭笑道：「雖非禁地，相去也不遠了。」

這兩人當然就是瓢浮子和方玉琪了，說話之間，瓢浮子已捨了眼前似斷似續的山徑，轉身往一片叢林中穿入，隨着樹身左轉右轉地約莫走了頓飯光景，倏然鑽出林去。

方玉琪展目一望，只見自己兩人面前已被一座懸崖擋住去路，旁臨深淵，仰視雲霧，已無路可通，心中一怔，急忙回頭道：「老前輩……」

「噓！」瓢浮子立即搖手止住，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方老弟，此處可能已是玄黃教總壇所在，咱們可得留意。」

方玉琪心中暗暗奇怪，這裡只是一處懸崖，連鬼影也瞧不到一個，瓢

浮子老前輩却說已經到了地頭？

瓢浮子臉上浮起一絲笑容，仍以「傳音入密」說道：「方老弟，你覺得奇怪嗎？其實說穿了却並不稀奇，咱們隨着山徑繞來繞去，都是盤過這座峯下，始終沒有登山路徑。尤其這片樹林十分綿密，無徑可通，顯然是玄黃教的人因山勢佈置，使人不得其門而入，這點伎倆，如何瞞得過老道。但方才穿入林中之後，才發覺這片森林原也佈了九宮迷陣，如果不識陣法之人，一入林中，依然會徒勞往返，走回原路，由此一點，可知這座森林定是玄黃教大門無疑。」

方玉琪不由暗暗佩服這位老前輩果然經驗豐富，一面却星目四掃，覺得自己兩人既已進入玄黃教範圍之內，何以仍沒有人現身阻擊？

他怎知玄黃教的人非在不得已之時，極不願現出身來。

方玉琪瞧了一會，也以「傳音入密」問道：「老前輩，那麼我們可要從這石壁上去？」

瓢浮子思索着搖搖頭道：「咱們先過去瞧瞧再說。」

兩人步出樹林，筆直往石壁走去，果然走沒多遠，只見石壁右側有一條羊腸小徑，彎彎曲曲的沿壁而上，兩邊藤草蔓延，久無人跡，如非走到近前，眞是瞧不出來。

瓢浮子回頭向方玉琪微微點頭，正待往小徑上走去，驀地頭上有人冷嘿一聲，一片灌木叢中突然冒出兩條人影，往兩人面前飄落。

方玉琪抬目瞧去，那是兩個黑衣勁裝大漢，一臉悍色，微露驚疑的盯着自己，不住打量。

左邊一個首先喝道：「兩位到此何事？」

瓢浮子神色鎮定，手捋長髯，微微一笑道：「兩位可是玄黃教總壇門下？」

左邊的勁裝漢子瞧着瓢浮子，冷冷的道：「兩位何方高人，可否先行賜告？」

瓢浮子笑道：「貧道和這位方老弟乃是專程拜訪，煩請兩位通報。」

右邊那個勁裝漢子嘿了一聲道：「你們要找誰？」

瓢浮子哈哈笑道：「貧道兩人來者是客，貴教這是待客之道嗎？」

右邊漢子臉上閃起一絲獰笑，道：「咱們這裡，除了開壇盛典時邀請江湖朋友觀禮之外，平日只是一些不知死活的人妄想覷探，從無外客，也不接來賓。」

方玉琪聽他出口不遜，劍眉一挑，正待發作，瓢浮子連忙使了一個眼色，一面却仰天大笑道：「朋友沒有通報，也沒向總壇主、大小姐請示，怎知不接待來賓？」

右邊一個厲聲喝道：「咱們負責巡山，旁的一概不知。」

方玉琪喝道：「那麼你們要待如何？」

右邊一個獰笑道：「只在山前巡逡，不入禁地者，可隨他自去。」

方玉琪嗔目道：「既入禁地呢？」

右邊一個厲聲道：「既入禁地，只有兩條路可走。」

瓢浮子一面制止方玉琪再說，一面却依然臉含微笑，徐徐的道：「尊駕且說說是那兩條路？」

右邊漢子道：「一條是投歸本教壇下，另一條，嘿嘿，那就是死路。」

瓢浮子哦了一聲，道：「這倒是貧道聞所未聞，不過兩位可知貧道和這位方老弟的來歷嗎？」

兩個勁裝漢子一聞此言，不由露出詫異之色。

因爲這老道和少年人似乎有點來頭，不然何以身入禁地，態度還能恁地從容，兩人四道目光一齊重新向面前一老一少逐一打量。

左邊一個冷冷的道：「兩位既然自恃身份，何妨先亮個萬兒。」

瓢浮子仰天大笑，然後徐徐的道：「貧道武夷瓢浮子……」

右邊一個微微一哂，大有三奇中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之意。

瓢浮子並不理會，繼續說道：「至於這位方老弟，乃是貴教總壇主龍步青的師弟，天台方玉琪。」

他說來十分緩慢，兩個漢子聽得微微一怔，那是因爲他們從沒聽說過總壇主的來歷。

玄黃教教規嚴厲，屬下之人那會知道總壇主的出身來歷，如今聽說這個弱冠少年還是總壇主的同門師弟，不期臉上露出將信將疑之色。

瓢浮子望着兩個大漢，笑道：「他是應貴教總壇主夫人之邀，由老道陪同前來，兩位既然不肯通報，就請轉告龍夫人一聲，說咱們來過了就是。」

話一說完，回頭向方玉琪笑道：「方老弟，咱們不見也罷，走吧。」說着，和方玉琪兩人裝出轉身欲走的模樣。

這下，兩個勁裝漢子可就傻了。

要知玄黃教雖由總壇主龍步青出面，但實際大權却操在大小姐玄裳仙子手上，全教上下對這位總壇主夫人莫不敬如天人，畏如神明。

這兩人既是大小姐邀來的貴賓，自己有幾個腦袋得罪得起？

左邊一個趕緊抱拳道：「道長請留步，在下兄弟職司巡查，方才動問名號，實是敝教慣例，恐有外人闖入，還望道長和這位方少俠原諒。」

瓢浮子停足頷首：「這還像話。」

兩個漢子身形一分，同時拱手說了個「請」字。

瓢浮子、方玉琪見他們讓開道路，就不再客氣，飛身往石壁右側的小徑上走去。

這條小徑沿壁而上，藤草蔓延，十分隱僻，要非身臨壁下，極難發現。

兩人堪堪盤上石壁，只聽身後

「嗤」的一聲輕響，一道黃色火花從壁下沖霄直上到了半空，「叭」的一聲，爆出一天黃色花雨，歷久不散。

方玉琪吃驚道：「老前輩，這是方才兩人放的信號？」

瓢浮子打量着山勢，微笑道：「可能是他們的迎賓信號，咱們只管前去好了。」

石壁之上，山勢極窄，一條羊腸小徑向林中盤曲而入，除了眼前丈把遠近，就無法瞧到。

兩人脚下加快，左轉右轉，一會工夫，便已轉過山腰。山徑開始向一處峽谷缺口斜斜向上，敢情玄黃教總壇還在山嶺後面。

此時天色業已昏暗，山上雲氣瀰漫，數丈之外視線漸感模糊。見山嶺缺口忽然擁出一簇風燈，有七八條人影迎面而來。

方玉琪擧目瞧去，只見燈上全寫着「人瑞堂」三個朱字。

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昂頭闊步，生得濃眉隆鼻的，正是九陰谷見過九陰夫人座下「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中的朴一虎。

因兩下相距尚有七、八丈遠近，方玉琪目力比他高出不知多少，一眼望去已看清他的面貌，而朴一虎只看見前面兩個黑影，並沒瞧清來者是誰，但他却已裝模作樣的昂然停步，雙拳一抱，高聲說道：「兄弟人瑞堂朴一虎，恭候兩位貴賓，有失遠迎……」

他話聲未落，瓢浮子、方玉琪已像行雲流水般走近他面前。

朴一虎目光一接，驀地臉色大變，身形急急後退數步，色厲內荏的道：「朴某還當來的是什麼貴賓，哈哈，原來是瓢浮子道長和方朋友，兩位僥倖離開九陰谷，不想又尋上玄黃教來了。」

方玉琪哼道：「原來是朴朋友，方某雖和九陰妖婦有仇，但此來乃是應師嫂之邀，二來拜謁大師兄龍步青，貴賓兩字當之有愧，不過朴朋友也毋須誤會。」

朴一虎獰笑道：「姓方的，你在九陰谷混充總壇主同門師弟，讓你瞞過大家，這回可惜朴某奉派接充人瑞堂，比你先到幾天，豈容你們再混入玄黃教總壇。」

瓢浮子呵呵笑道：「原來朴朋友榮任堂主，可喜可賀，方老弟三個月之前，途遇龍夫人，約他前來九宮，俾師兄弟一叙契闊。朴堂主新來視事，焉會知道？如覺老道和方老弟來得突兀，朴堂主何不先向總壇主及龍夫人通報請示，問清楚再說？」

朴一虎在九陰谷吃過方玉琪的虧，當時合自己龍、虎、干、戈四人和一干壇下弟子，尚且阻攔他不住，此時只有自己一人，自然更非人家敵手，聞言濃眉一軒，點頭道：「既然道長如此說法，暫請稍待，容朴某立刻通報。」

說完，立即轉向站在身後的幾個大漢低喝了聲：「給本座扯紫訊。」

身後大漢躬身領命，立刻「嗤」的一聲，亮起一道紫色火花，斜斜往嶺後射出，同時這幾個大漢迅速抽出鬼頭刀，在朴一虎兩側排成雁翅隊形，嚴陣以待。

紫色火花堪堪在空中消失，嶺上倏然響起一聲異嘯。

兩條人影疾如閃電，像浮矢掠空，一閃而降，現出兩個身穿綠衣的矮小老頭，一個右袖虛飄，一個右脚金光雪亮。

方玉琪暗暗「哦」了一聲，敢情朴一虎方才發的是緊急求援訊號，不然商山四異的孫殘、李跛，怎會同時趕到？心中想着，急忙用「傳音入密」向瓢浮子道：「老前輩，這兩人就是孫殘、李跛。」

瓢浮子自然聽方玉琪說過，四十年前大鬧黃山劍會的「商山四異」已被九陰夫人羅致，但不想却會在此地現身，不禁心頭大凜。

此時，朴一虎早已躬下身去，口中說道：「卑職參見兩位護法。」

李跛「篤」的一聲，銅脚一拐，右手向後揮了揮，對方玉琪哈哈笑道：「小子，原來是你，九華山沒有被摔死？」

孫殘陰惻惻的說道：「跛子，今天你可別再魯莽了。」

李跛點頭道：「當然！當然！這小子送上門來，自然要捉活的，唔，他還帶着師傅來呢。」

方玉琪面露不屑，冷冷的道：「孫殘、李跛，你們可是奉命迎接小爺來的？」

孫殘陰笑道：「小子，你說什麼？」

朴一虎連忙躬身道：「啓稟兩位護法，這姓方的小子在半個月前混入九陰谷，謀刺夫人，後來……」

李跛瞪目道：「這還得了？這小子吃了豹子膽。」

朴一虎待他說完，續道：「後來被他逃出九陰谷，還放了夫人禁閉在石室的瓢浮子，就是他。」他用手指指瓢浮子，又道：「所以卑職只好驚動兩位護法。」

孫殘右手虛飄飄的衣袖一揮，道：「他們今天跑不了。」

朴一虎連連應是，退下兩步。

方玉琪劍眉一軒，敞笑道：「孫殘、李跛，小爺今日是拜會師兄師嫂而來，還不想和你們動手。」

孫殘道：「誰是你師兄師嫂？」

朴一虎道：「這小子上次就是冒充總壇主的師弟，才混入九陰谷的。」

孫殘向李跛點頭道：「不錯，上次這小子就混充過夫人座下。」

李跛怪笑道：「老殘，咱們何用多說，拿着他去見總壇主不就得了？」

瓢浮子自孫殘、李跛現身之後，早就功運全身，凝神戒備，聞言嗆的

一聲，撤下寶劍，道：「貧道久聞商山四異之名，不過今日陪着方老弟遠來九宮，確是想一晤貴教龍總壇主，兩位既然自恃武功，貧道說不得只好先叨教幾招。」

孫殘大剌剌地橫目睨了瓢浮子一眼，還沒開口，方玉琪已朗笑道：「商山四異徒有虛名，晚輩一個人足夠打發，那裏用得着老前輩出手。」

李跛狂笑道：「小子，你倒不怕吹破了天？」

方玉琪俊目凝煞，喝道：「小爺原是赴約而來，才不想和你們這批九陰妖婦爪牙計較，商山四異可不在小爺眼裏，要動手，你把趙矮、田駝一起叫來，看看在小爺劍下走得出幾招？」

李跛腳下「篤」的一聲，身形拐動，口中陰笑道：「別吹了，小子，老跛這就帶你去見總壇主。」左手一探，奇快無比的往方玉琪左肩抓去。

方玉琪冷哼一聲，左手往前架去。

李跛沒有用上全力，方玉琪也只是隨手一架，但兩人身前已響起「砰」然輕震。

兩條身子同時往後退出了兩步。

「嗆」！一泓銀練隨着方玉琪後退之際，突然漾起，口中喝道：「李跛，你敢出手偷襲，來，叫孫殘一齊上罷，小爺今天就先教訓教訓你們兩個再說。」

李跛做夢也想不到方玉琪幾個月不見，內力會有恁地深厚，居然一下子把自己硬架開來。

尤其這一身形震動，瞧到方玉琪背上還揹着自己被一個白衣少年奪走的那支「蓮峯之鑰」。

不，原來「蓮峯之鑰」給對方隨手一旋，中間還有一柄又細又長、寒光流動的鋒利長劍。

李跛不由「噫」了一聲，心頭一怔，連方玉琪說什麼也沒有聽到，就急住足問道：「小子，這『蓮峯之鑰』，你是從何處得來的？」

方玉琪瀟洒一笑，爽朗的道：「不錯，這『蓮峯之鑰』正是方某一位友人從你李跛手上奪來的，可惜你既未能發現金透之中還藏有一支無堅不摧的銀練劍，又無能保有它，問有何用？」

商山四異平日自恃甚高，方玉琪這一番話，李跛如何忍得？他一張老臉色若猪肝，驀地厲笑一聲：「老跛從你手中奪回，還不易如反掌？」

人隨聲出，右手一探，便往方玉琪執劍右腕疾抓而來。

方玉琪冷笑道：「恐怕沒這般容易。」

李跛聲到人到，端的神速無比，明明不見方玉琪身形晃動，但正待抓上對方手腕的一瞬之間，方玉琪便已消失不見。

不！他一下閃到李跛身後，朗笑道：「李跛，方某念你腳下不便，才沒有出手還擊，你總該知難而退吧？」

李跛一抓落空，便不見敵人蹤跡，心頭方自一驚，聞言不由激發兇性，身形驟轉，虎吼一聲，右手化抓爲拍，猛向方玉琪發話之處掄去。

孫殘只覺這姓方的小子，幾個月不見，武功似乎大爲精進，但因李跛業已出手，自己自恃身份，不好介入，只得站在一旁觀戰。

瓢浮子懾於商山四異之名，雖知方玉琪武功不弱，也不禁替他暗自擔心，及見方玉琪閃避李跛的身法十分玄奧，自己根本連瞧也瞧不清楚，方始略爲放心，知道勝或無望，但閃躲讓也足可自保。

原來這一陣工夫，李跛在激怒之下，已經一連劈出了七、八掌，勁氣像驚濤駭浪般拍出，劃空生嘯，砂石飛旋。

方玉琪手捧銀練劍，只是青衫飄忽，漫不經意的輕微移動，李跛洶湧掌風竟然沾不上他半點衣角，一面輕哼道：「李跛，你再不知難而退，小爺可要不客氣了。」

李跛狂吼一聲，掌勢一變，一天掌影如山而起。

「哈哈！」方玉琪笑聲未斂，一道匹練似的耀眼銀虹隨聲暴發，迎着掌影捲出。

昏暗無光的山林之中，突然飛起這圈銀虹，昏暗的地方更顯得昏暗，但三數丈方圓却照得人鬚眉清朗，寒氣侵膚。

這不過是六、七個照面，李跛掌勢顯然已被劍光遏制下去，他越戰越覺得心驚，滿臉鐵青，口中連聲厲喝，雙掌也一陣緊過一陣，但終因對方手上是一柄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器，出手搶攻之間，不無顧忌。

兩人遞招還招，還在惡鬥不休，掌風激盪，劍氣冲霄，但李跛却在十招之後漸漸落了下風。

方玉琪一道劍光，此時宛如數十丈長的一匹銀布，圍着李跛，一層層捲了起來。

他雙掌雖在大開大闔，眞氣拂拂，也僅能把裹束身外的一圈光撐住，出盡全力，還是無法扳回劣勢，急得團團亂轉。

這情形，瞧得孫殘臉上失色，玄黃教徒衆更是目眩神奪，暗自咋舌。

只有瓢浮子心頭大定，臉上不期綻出微笑。

「嘶！」一條人影突然凌空撲起，掌發如風，往方玉琪當頭劈落，快速到令人無法瞧清是誰。

瓢浮子微微一凜，驀聽方玉琪朗聲笑道：「孫殘，你早該一起上了。」

發話聲中，一道匹練陡然向空飛起，往上捲去。

孫殘去勢奇快，想不到方玉琪分劍迎來，只覺寒風拂面，眼前大亮，立即身形一沉，往斜飄落，但「嗤」的一聲，自己右手衣袖已被銀練劍劍鋒劃破，削去一截。

李跛被方玉琪困在劍光之中，他終究功力深厚，有這一瞬緩手之隙，大喝一聲，身形暴長，掌先人後，向方玉琪急撲而去。

孫殘身形飄落，更不打話，左掌連環劈出。

方玉琪知道當年神州劍客公治玄只不過學了十二招「大羅天劍」，連「六眞合氣」也沒有練成，就在黃山力挫商山四異，雖然事隔四十年，商山四異武功自非昔比，但自己方才只使到十二招上，就把李跛圈入劍下，「大羅天劍」越往後面，越是玄奧，即使四異一起趕來，又復何懼？

想到這裏，他膽氣一壯，口中發出一聲長嘯，身形驟轉，手上銀練劍漾起一道銀光，迎着兩人洒開。

別看銀練劍劍身雖細，但一經展開，光華奇强，寒風侵肌，漫天劍影宛如一片天羅，從四面八方覆蓋而下。

孫殘、李跛自然識得厲害，兩人一經聯手，却也威勢陡盛，掌風罡氣立時狂湧，當眞風雲變色，雷霆萬鈞。

三個人都以最快速最迅猛的招法動手，觀戰的人那還瞧得清他們如何攻守，只看到一片銀光和兩條淡淡黑影在飛騰交織，四五丈外盡是勁烈寒風、飛砂走石。

瓢浮子只看得暗叫慚愧，要是自己出手，怕連人家一招也接不下來。

「大羅天劍」果然非同尋常，方玉琪一招一式，連綿使出，劍光越來越强。

孫殘、李跛功力最深、出掌最猛，一、二十招下來，也覺得對方劍勢不僅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而且劍法變幻玄奧莫測，有如一片天羅，絲絲由上而下，從四面八方捲到，使人有縛手縛腳之感。

不！這只是孫殘、李跛身在場中的人的感覺罷了。

此時站在場外之人已只瞧到一片銀光在盤空匝地，漫天飛舞，孫殘、李跛的兩條人影早已被劍光掩沒了。

人瑞堂堂主朴一虎直瞧得臉如土色，他想不到教中兩位護法聯手對敵，還不是方玉琪對手，趕緊回頭低低囑咐了兩句。

「嗤！」又是一道紫燄冲霄而起，往山後射去。

這是第二次發出的緊急求援訊號了，表示山前强敵已無人能擋。

方玉琪的「大羅天劍」施展到三十招左右，劍氣之盛，如日在中天，光芒萬丈，五丈方圓全被一片銀鍊緊緊裹住，孫殘、李跛左衝右突，好像落網之魚，再也無法衝得出去。

「嘶」！一聲輕微的破空細響，兩條人影突然疾若殞星，由山頂飛落，又是兩個綠衣老頭。

一個生得身材奇矮，一個背上高高隆起，身向前彎。只要瞧他們生相，就知是商山四異中的趙矮、田駝了。

身形飛落，趙矮兩道寒星似的目光瞧着方玉琪，臉上微露驚詫之色，沉聲喝道：「何方高人，敢來玄黃教撒野？」

方玉琪劍光一收，縱聲笑道：「孫殘、李跛也不過如此；趙矮、田駝，你們商山四異一齊上吧。」

孫殘、李跛堪堪脫出劍光，兩人全都老羞成怒，暴喝一聲：「小子，今晚非宰了你不可。」

人影急撲，二道淩厲掌風又向方玉琪立身之處擊去。

「砰！」山石紛飛，罡風狂捲，他們只是擊中了山石，方玉琪依然好端端的站在數尺之外。

趙矮及時搖手道：「老殘，跛子，你們且停停，我還有話問他。」

李跛憤然的道：「這小子遲早總是禍根，乾脆把他除去就是，有什麼好問的？」

趙矮沒有理會他，只是目注方玉琪，陰聲問道：「你是四十年前公治玄的何人？」

方玉琪冷笑道：「你們可是覺得四十年前公治玄使的劍法和方某相同，而感到害怕了？」

田駝怒笑道：「這小子的口氣不小。」

趙矮道：「老夫聽說公治玄死後，只留下一招劍法，方才見你使的，分明和公治玄路數相同，才問上一聲，商山四異豈是怕事之人？」

方玉琪大笑道：「當年公治玄只不過會了十二招劍法，你們就慘遭敗北……」

田駝不待他說完，怒道：「小子，你學全了？」

方玉琪點頭道：「不錯，方某要是沒有學全，那敢仗劍江湖？」

田駝大喝道：「好狂的小子。」

趙矮急忙搖手道：「駝子，你別打岔。」一面又陰陰的道：「那麼小兄弟是公治玄一派，令師何人，可否見告？」

方玉琪冷冷的道：「方某天台門下，人所共知，這套劍法出之異人所傳，來歷恕難奉告，不過公治玄也可算是方某不同門的師兄。」

田駝厲聲道：「這麼說來，你是向咱們四個老頭找痲煩來的了？」

方玉琪不屑的道：「只要你們隱居商山，不助紂爲虐，甘心作九陰妖婦的鷹犬，方某怎會找上你們？」

田駝厲笑道：「哈哈，憑你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就算學會全套了不起的劍法，又能對商山四異如何？」

方玉琪劍眉軒動，橫劍道：「方某早就要你們四人齊上，劍法如何，你們試試就知道了。」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唐煌替蕭家出頭，跟鐵騎會結下了樑子，蕭鳳至對他芳心暗許，惜襄王無夢，唐煌也顧不得傷害少女之心，但尋求脫身而去。那日來到馬家集，不想鐵騎會糾合了藍衣幫等人攔途報復，唐煌以一敵衆，最後雖化險爲夷，但自己也受了內傷，乃躲隱於一山神廟中療傷，當他功德圓滿，見幾個黑衣人正要向一老人施毒手，他殺退了那些黑衣人，那老人斯時已是奄奄一息，赫然竟是「鳩面神」……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席上顯身手　一語露玄機

五個高手有兩個受傷，最慘的是「八步趕蟾」，他的屁股被戳得稀爛，又不敢離開，地下已流了一灘鮮血。

唐煌宅心仁厚，心想略施薄懲也足以挫挫他們的銳氣了，不想再捉弄他們，立即大吃大喝起來。

「八步趕蟾」流血過多，身軀搖搖晃晃，已感不支，唐煌看了一眼，眉頭一皺，道：「柳大俠，你的臉色不大好，是不是不大舒服？如果不舒服就請去休息一下吧，咱們都不是外人，請別客氣。」

「八步趕蟾」也眞無法再熬下去，道：「小弟確是有點不適，恕我失陪了。」

他咬牙站了起來，唐煌故意低頭吃菜，裝着未見。

突然，一個大漢走進大廳之中，先向「陰司屠手」深施一禮，然後貼在他的耳上說了幾句話。

唐煌運起玄功，凝神攝聽，只聞大漢道：「教主剛剛回來，似乎受了傷，傳令副座，不惜任何犧牲，一定要擒住這小子。」

「陰司屠手」那隻左腳仍然被釘在地板上，皺了一下眉頭道：「知道了。」

唐煌不由一震，仍然裝着沒有聽見，却不得不思謀脫身之計，因爲他的武功雖高，却不諳水性，要想離開此島，必須出奇制勝，動點腦筋才行。

「陰司屠手」咬牙抬腳，拔下刃來，正要離席，唐煌心中一動，深知他要調兵遣將，何不將他擒住作爲人質？以便威脅對方把自己送出此島。

他意念一動，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伸手抓住「陰司屠手」的儒臂穴上，道：「副座你要到那裏去了？」

「陰司屠手」身爲副教主，昔日何等氣派，想不到今夜處處落了下風，此刻被人制住，既驚又怒，另外三個堂主也紛紛離座。

第四堂堂主「翻江龍」周岳首先奔出大廳，第二堂堂主「追魂秀士」佟雷和第三堂堂主「趕浪蛟」林冲立即撲了上來。

唐煌那會把他們放在心上，左掌一探，兩個堂主慘呼一聲摔了出去，半天爬不起來。

就在這時，島上傳來一陣鼓聲，由緩而急，聲遏九霄，不久，大廳四周人影幢幢，已不下數百之多，手中都拿魚叉，標槍及分水蛾眉刺等兵刃。

唐煌厲喝道：「你們的副教主在本人的掌握之中，想要活的，就立刻走開，速備一舟，送我出島，本人到了岸上，就饒他一命，絕不食言。」

那些大漢果然不敢撲近，却也不退下去，唐煌心想，我雖不怕人多，不出此島終是危險，我只好挾着他去找船了。

那知他意念末畢，突見第四堂堂主排衆而出，厲聲道：「教主有令，不惜任何犧牲，絕不能放走此人，副座深知本教教規，諒不會埋怨教主，上……」

一聲令下，數百人衆湧進大廳，唐煌大喝一聲，力掃一掌，慘嗥迭起，立即倒下七八個，然而，排教教主令出如山，誰也不敢退縮，前仆後繼，視死如歸。

唐煌實在不忍殺死這些四五流角色，點了副教主的穴道，掃出一掌穿窗而出，上了屋面。

四下一看，吃了一驚，估計四周大漢不下七八百人之衆，潮湧而至，唐煌縱目四掃，想看看那一面有船隻。突感一道罡風自背後襲到，奇勁無比。

他急忙一閃，終因挾着一個人，遲了一些，竟被震出三步之遠，不由駭然，深知此人必是教主。

回頭一看，十丈外屋脊上站定一人，黑紗蒙面，身材纖小，弱不禁風。

唐煌沉聲道：「尊駕就是排教教主？」

那蒙面人哼了一聲，並未答話，唐煌只感他的聲音十分清脆，却又極爲冰冷，立即冷笑道：「堂堂一教之主，竟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而且專會偸襲，未免令人齒冷。」

那蒙面人仍未出聲，却兩掌齊推，罡風如山壓而至，唐煌單掌平胸推出，「蓬」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一步。

顯然此人的內力不在唐煌之上，唐煌正要再次出手，突覺一條白影疾射而至。原來是一隻白貓。

這隻白貓紅鼻紅爪，正是那白衣麗人的心愛之物，只見牠在唐煌面前揚起前爪，在空中舞了一下，立即又咪咪叫了兩聲，回頭疾掠而去。

唐煌靈機一動，莫非是那白衣麗人派這貓來引我前去？在這刹那間他忽然想起在那山神廟中療傷時，隱隱聞到一陣幽香來自背後，又好像聽到一聲貓叫，而且靈台穴上有一股陰柔內力源源注入體內，莫非是她成全於我？

不管怎樣，這白貓來得突兀，必有深意，立即捨了蒙面人，挾着「陰司屠手」疾追那隻白貓。

這隻白貓竟能一掠十餘丈，像一道白線，唐煌挾着一個人，緊跟着他，感覺非常吃力。

這小島佔地不大，不久就來到湖邊一片蘆葦之中，那白貓掠入蘆葦之中不見，唐煌把「陰司屠手」放在一片亂石中，鑽入蘆葦。

這片蘆葦密密痲痲，而且高可沒頂，呈下陡之勢，越往裏走水越深，但從隙縫中看到一條獨木舟，橫在三丈以外，那裏的蘆葦比較稀疏，舟上橫放一槳，槳柄上站着一隻痲雀。

再縱目向遠處望去，湖面一望無際，四周極靜，景色十分幽美，唐煌無暇賞玩風景，立即向那獨木舟走去，而且隱隱聽到喧嘩的人聲和燭火的火光逐漸接近。

那知他走了十餘步，湖水已經到了他的肩頭，抬頭一看，那隻獨木舟仍在三丈以外，不禁怔了一下。

因爲那舟上沒有人，而且湖水也沒有流動，那隻痲雀仍然站在槳柄上，唐煌不諳水性，像秤錘一樣，一入深水，必是沉底，如果再前進三步，必將沒頂無疑。

這簡直是吊他的胃口，其實三丈距離並難不倒他，他只是不願發出聲響，也不願騰起身形，那樣會被岸上發現。

突然，一陣清脆而細微的聲音來自獨木舟之中，道：「此情此景，發人幽思，唐朝詩書盛行於世，雅人逸士常以『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命畫家照詩作畫，命詩人照畫寫詩，此刻湖上的畫面情景，正符合大詩人韋應物一首名詩中的一句，你若能答上來，一葉慈航，渡你到對岸去。」

唐煌深信是那白衣少女藏在獨木舟之中，既然有心救人，却又賣弄風雅，不禁哂然一笑。

就在這時，那槳柄上的痲雀展翅飛去，湖面上的寂靜，被這痲雀拍翅之聲打破了，但却啓發了他的靈感。

他認爲「鳩面神」前輩告訴他的聯絡暗語——萬綠叢中一點紅，本就是一句詩，而這句詩曾被當着繪畫命題，有的人畫一片桑林中一個採桑的少女朱唇一點；有的畫一片綠葉中紅花一朵，但獨佔鰲頭的人畫了一片汪洋大海，在水平線上露出一點紅曦。

記得另一次有人命題是「踏花歸去馬蹄香」，有人畫了一片草原上，一人騎馬緩行，兩隻蝴蝶繞着馬蹄飛舞，乃點出了馬蹄香的命意，得第一名。

唐煌想到這裏，微微一笑，道：「大詩人韋應物有一首七絕詩：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唐煌續道：「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曾被用爲繪畫的命題，有人畫了一個荒涼的渡頭，一葉扁舟橫在水中，一隻痲雀站在舟尾的櫓柄之上，乃點出了『無人』的命意，高據第一……」

唐煌語音末畢，那獨木突然盪了過來，同時一位白衣麗人，懷中抱着一頭紅鼻紅爪的白貓，坐了起來。

唐煌眼中一亮，只見那白衣麗人微微一笑，百花齊綻，美得使人失去了眞實感，唐煌這時才深信「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那兩句詩一點也沒有過份誇張，事實上非這兩句詩，不足以形容此女之美。

四目相對的糾結着，都清晰地聽到自己跳動的心聲，白衣麗人桃頰昇起一抹紅霞，輕輕啐了一口，抱着白貓貼在右頰上，似想藉白貓掩飾內心的喜悅和羞澀。

獨木舟盪到他的面前，他竟而不

覺，在這一刹那之間，三位奇人的遺囑——不得接近女人的話，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一種情不自禁的傾慕，突破了他那靜如止水的心湖，直到那白貓「妙！」的叫了一聲，才使他回到現實之中。

他這時才發現自己的狼狽相，水已及頸，獨木舟的前端差點撞到他的鼻尖上，只見那白衣麗人掩口笑了一下，說：「你呆看什麼？還不上來？」

唐煌一顆忐忑的心平靜下來，他深信這是人間絕色，像這樣的女子，不知什麼樣的男人能配得上她。

「謝謝姑娘援手之恩——」唐煌踮起足尖，仰着頭吃力地說。

白衣麗人閃動着一雙明亮的大眼睛說：「你到底上不上來？」

唐煌連聲道：「上來！上來！」

他爬上獨木舟差點把小舟翻了過來，唐煌唯恐把這位美人翻入湖中，連連驚呼，那知白衣麗人一點也不驚惶，柳腰數扭，正好平衡了小舟的力量，放下白貓，拏起槳來，掉頭向湖外划去。

唐煌心中大聲嘶喊着：天哪！她美得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唐煌呀！你收回目光吧！這樣對她是一種莫大的褻瀆呀……

但他對自己的眼睛都作不了主，這時想起三位奇人的遺言，心中突然昇起一種自卑的感覺，三位前輩的話，言猶在耳，曾幾何時，就變得如此脆弱。

然而，另一個念頭又盤旋在他的腦海中，一定要我不看這位麗人，簡直是一種最殘酷的刑罰。

白衣麗人對他的人天交戰、臉色變化不定，始終沒有注意，只是悠然地划着槳，她輕輕划一下，小舟就像離弩之箭似的射出七八丈之遠。

她那美妙的姿態，深深地扣緊唐煌的心扉，他想，我是不是一個意志脆弱的人呢？如果不是，我爲什麼不能控制自己的眼睛？

「妙！」那白貓一下躍到他的懷中，這小東西本就可愛，再加上「愛屋及烏」的心理，唐煌也把小貓貼在頰上，吻着牠的一身潔白的毛。

白衣麗人微笑着看了唐煌一眼，唐煌一顆心立刻跳動起來，臉也紅了，他知道白衣麗人已猜到他心中的秘密，因爲他抱着白貓，像抱着白衣麗人一樣的心情。

但白衣麗人並未怪他，只是她那美眸中閃爍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這樣使唐煌更加不安。

他想，眞妙！主人也妙，白貓也妙，主人也白，白貓也白，而她身手又這樣高絕，不知是何人門下？

「姑娘的門派及芳名可以見告麼？」唐煌幾乎不敢和她那一雙美眸相接，甚至於她的嬌軀任何一部份，因爲在唐煌的心目中，她嬌軀任何一寸都充滿了搖魂盪魄的磁力。

「你就叫我蘇珊好了，有些人叫我『白貓仙子』！」

這名字和綽號都太適合她了，只是仍未說出她的門派，唐煌也不便再問，因爲武林中有些人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份，這也無可厚非。

突然，「咚」地一聲，小舟底震動了一下，唐煌猛吃一驚，只見蘇珊冷笑一聲，持槳向舟底一戳，水底立即冒起一蓬血花。

唐煌暗自心折不已，因不論她的手勁之大，位置之準，就以她的反應和經驗來說，自己也望塵莫及。

那知又是「咚咚」兩聲，這次震動之力更大，舟底立即開了兩個小洞，冒起兩道水柱竟有一丈多高。

蘇珊疾划數槳，道：「快把那兩個洞塞起來，水底高手竟有十餘個之多，今夜恐怕要變成落湯雞了。」

這時距離對岸仍有一里多路，唐煌目力非比等閒，也隱隱看到水底有十餘人影繞舟穿梭游行，快逾流矢，一個個都手執分水蛾眉刺和巨大的魚叉等兵刃，伺機進襲。

蘇珊突然停止划動，道：「看起來不下水是不行了，待會落入水中，先閉住氣，就讓身子沉入湖底，佯作淹斃，如果有人向你下手，就出其不意宰了他，須知水下高手太多，他們所用的兵刃又是水中稱手的利器，我或者無法兼顧你，你必須以逸待勞，因爲你不諳水中功夫，而閉氣之後又不宜用力太多，所以只有此法較爲安全。」

唐煌感激地點點頭，突然想起她前幾天吟那朱敦儒的闕詞，忘了最後一句「明月來尋我」。心中一動，今夜月色甚佳，莫非她是指今夜和她相遇？

「蓬」地一聲，兩人和白貓同時借小舟震動之力騰起三丈來高，而那小舟竟被震得四分五裂。

蘇珊在空中抓住白貓「嗤」地一聲鑽入湖中，唐煌只得閉氣，「卜通」一聲向下沉去。

唐煌閃目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因爲他可以看到四周三丈以內的景物，只見一片血污將附近的湖水染得十分黑暗，一具具的屍體向湖底沉下。

同時唐煌發現水中的敵人竟有三五十人之多，似乎尚未發現他，不由大吃一驚，心想，蘇珊的水中功夫再好，也應付不了數十個水中高手，今夜她是爲了救我，才冒生命危險以寡敵衆，我怎能袖手不管？

他現在也顧不了自身的危險，因爲他心裏清楚，若依照蘇珊的話去做，可能瞞過對方，而且可以在水中躭擱很久的時間，反之，如果閉氣動手，最多能持續半盞茶工夫，而力盡氣促之後，幾口湖水就嗆死了。

他管不了這麼多，抱着多殺一個減少蘇珊一份壓力的心情，撤下了烏黑透亮的「烏金斷魂鞭」。

這是「鳩面神」的成名兵刃，本來在水底交手，不宜用鞭，但他這時的功力非比等閒，對付一般高手，較短兵刃方便。

終於，他的身子沉落湖底水草之中，這些水草長約五六尺，呈深綠色，被暗流盪動，緩緩飄動，在暗淡的湖底，乍看起來活像魔鬼的長髮。

湖底又是一個世界，有奇異的怪魚，嵯峨的怪石和各式各樣的怪草，一切都很新奇；像他的遭遇一樣，都是他思想畛域中從來未想到的事物。

於是，他立即想起離開長白山時，母親諄諄的叮囑，她說江湖中光怪陸離，雲譎波詭，時時刻刻都要小心。

突然，視覺變得黯淡起來，好像在深夜中天空又罩上一大塊烏雲，使視線更加模糊。

首先映入他的眼簾中是五具屍體，左右飄晃沉了下來，都是前額上有一個血洞，鮮血和腦漿流了出來，像五隻墨魚洒出了遁形墨汁。

接着，一個白影沉了下來，竟是「白貓仙子」蘇珊，她的秀髮早已蓬散開來，身軀下沉，長髮向上飄浮，十分好看。

她手中拏了一支白玉笛，那隻白貓已不在她的身邊，她四下張望，不知在找貓抑是找人。

唐煌仰卧在水草之中，在飄搖盪動的水草隙縫中望去，只見三十多個大漢，都以「仙姬下凡」之式，手持分水蛾眉刺和魚叉等兵刃，向蘇珊當頭襲到。

唐煌見了一驚，蘇珊身手再高，也應付不了三十多個水中高手，就在此時，蘇珊突然身形一弓一挺，反而向上射去，只見她手中的白玉笛一撥一攪，震動之力極大，暗勁竟湧到數丈外的唐煌身邊。

湖底被盪起混濁的波濤，使唐煌有點頭昏目眩，接着又是兩個屍體飄飄搖搖沉下來了，前額上各有一個血洞，但手中的兵刃却仍未撒手。

其餘的高手似被激怒，同時出掌向蘇珊推出，只見數十道水柱四面八方向蘇珊壓到，接着三十餘柄魚叉和分水蛾眉刺也如電射到。

這種兵刃本是在水中射殺魚類的利器，加之這些高手內勁奇大，距離又近，出手就到，只見湖底混沌一片，隱約看到三四件兵刃戳在蘇珊身上。

唐煌就在數十道兵刃一齊出手之時躍了起來，力貫鞭身，竟變成一根長約數丈的鋼棍，向那些高手掃去。

由於視線不清，他估計這一下至少死了三四個，但他關心的是蘇珊的安危，立即向蘇珊望去。

湖底逐漸清朗，只覺蘇珊身上插着四柄魚叉、一柄分水蛾眉刺，而她已經寂然不動地伏在湖底水草之中。

在這刹那之間，唐煌的一顆心像被無數的利刃戳刺着，他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冷酷無情的人，較之這些出手殺人的劊子手更加狠毒，對一個救自己的女孩子的生命，竟不能捨命保護，就憑這一點，「一神」和「二聖」對自己的期望都遭受無比污衊和摧殘。

其餘的兵刃都插在蘇珊身旁的水草之中，使這殘酷的畫面更加令人不忍卒睹。

唐煌呆呆地望着蘇珊的屍體，她伏在地上，頭部左側，口中插着一柄分水蛾眉刺，兩腋之中也各戳了一柄魚叉，兩腿縫中也有兩柄。

半個時辰之前的絕世紅顏，不久的將來即變成一堆白骨，唐煌的良知在鞭策着自己的心坎，竟忘了四面八方三十餘個大漢仍在監視着他。

現在，他清醒了，他目前所能爲她做的事，只有殺盡這些劊子手，爲她報仇，然而他不會在水中換氣，因而自知在水中無法支持太久了。

那些大漢獰視着唐煌，隱約可以看到他們臉上得意的陰笑和勝券在握狂傲之色，這更激發了唐煌的怒火。

他一抖「烏金斷魂鞭」，也不管在水中能否橫掃，全力掃出，湖底立即掀起無儔的巨浪，他只知道鞭梢所到之處，好像發出骨折肉殘之聲，湖水翻騰混濁，方圓數十丈之處根本無法視物。

他不管對方死了多少，趁混沌一片之時，撲到蘇珊身邊，挾起來向上躍去。

他雖然不諳水中工夫，但入水這半天，已經領略到游泳的訣竅，一提眞氣，身如離弦之箭，出了水面恰巧身旁有一塊大木板，正是獨木舟的殘骸。

他長長地吁了口氣，躍在木板之上，而這時距離岸邊已不足五十丈了，他運氣催舟，不一會就到了湖邊，抱着蘇珊向北疾馳。

夜涼如水，加之身上寸縷不乾，在夜風中竟有些肅索的寒意，然而，蘇珊的嬌軀上却仍然溫暖如綿，似不像死去之人應有的現象。

一線希望又掠上心頭，立即奔入一片樹林中，把她放在地上，她那一塵不染的白色羅裳，都貼在她的胴體之上，美目緊閉，面色慘白，曾幾何時，她和自己對面而坐，悠然划槳，美姿撩人。

如今，他能否再將造物者完美的傑作再帶到塵世中去，在盞茶工夫，就可決定了。

現在唐煌必須爲她推拏，按出腹腔中的積水，使她恢復呼吸，他的手在她那柔若無骨的胸前及肚上滑行着，他感覺除了她已停止呼吸之外，和活人並無分別。

她的秀髮濕漉漉的，睫毛上還有一顆水珠，她的一切還是那樣美好，唐煌心想，即使她不治身死，她那完美的靈魂和軀殼仍然活在他的心中，

直到永恆，永不改變。

推拿了一陣，蘇珊仍然沒有醒來，唐煌的心情逐漸沉重了，一個完美無比的絕世少女，像一朵在晨露中迎風搖曳的蓓蕾，在綻開花瓣之先，又被暴風雨摧毀了。唐煌有點迷惘，不知造物者爲何要這樣安排？

是天妒紅顏嗎？不！如果此說屬實，造物者壓根兒就不該塑造她，那麼，造物者不許世上有完全美好的東西，因爲那樣人們會易於滿足，不會向另一個境界中去追尋更善更眞的東西。

唐煌頹然一嘆，停止推拏，他相信若她還有一線生機，在他運輸眞氣推拏活血之下，必能醒來，然而，他現在額上已見汗點，知道一切努力都是徒然。

月落烏啼，晨風料峭，天快亮了，但一個美好的生命正在向東方的微曦背道而馳，唐煌握着她那白如脂玉的手，仰天悲吁，道：「蘇珊，妳是世上最美好的女子，是完美、善良和正義的化身，我這從不爲任何少女開啓的心扉，早已爲妳敞開，蘇珊，假如妳的香魂有知，也許會相信我對妳的眞摯情意，從現在開始，我那不輕易開啓的心扉，將永遠緊閉着，因爲那上面有妳的手印，在心扉之內有妳完整的靈魂，妳雖死猶生，永遠活在我的心扉之內，永遠！永遠……」

「嗨！」

蘇珊輕輕地吐了口氣，倏然而來的喜悅，幾乎使唐煌無法負荷！在這刹那之間，世上的一切，包括這林中的一草一木一岩一石，都充滿了活潑的生機，微曦罩在林梢上，也照在唐煌的心扉上。

「蘇珊……蘇珊！」他的音調顫抖而激動，因喜極而自作主張的淚水，竟滴在蘇珊的嬌靨上。

「你剛才在說些甚麼？」她的睫毛一眨，那兩顆水珠立即滾落，她那靈魂之窗終於啓開一線，雖僅是一線，在唐煌來說却好像沐浴在和曦的春光之中。

「我……我沒有說甚麼……我只是希望妳早點醒過來……」

唐煌只要和她那美眸一接，就無法保持心情之平靜，他現在對造物者的看法已大大地改變了，他想：造物者的安排，畢竟不可臆測呀！

蘇珊緩緩坐了起來，她對唐煌的激動似乎十分淡漠，只是對他微笑了一下，其實唐煌這時沒有任何苛求，僅是這一笑已足以補償他內心的自疚和希求。

「小咪嗚！小咪嗚……」她一醒來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她的白貓，好像唐煌的存在與否，不能與她那白貓相提並論。

一道白影自大樹上一掠而下，鑽入她的懷抱之中，她緊緊地摟著牠，吻著牠，這種熾熱之情，使唐煌有一種「人不如貓」的感慨。

「妙！」白貓轉過頭來向唐煌叫了一聲，唐煌心想，妙！不錯[illegible]妙！你們之間的情感，已超越了[illegible]情，我在這裏倒是多餘了。

唐煌搓搓手，道：「蘇姑娘，不要緊了吧？」

蘇珊仍然沒有看他一眼，淡然地道：「謝謝你！我好了！」

僅是淡淡的兩句話，已使唐煌準確地測出了自己在她心目中的份量，不知怎地，混亂的心坎之中好像一下子清朗了許多，反而變得空蕩蕩地，覺得空虛得可怕，四週的花香鳥語，這時看起來都索然無味。

蘇珊站了起來，又親了白貓一下，說：「你知道我爲甚麼喜歡這隻白貓？」

唐煌不禁怔了一下，這句話問得太突兀了，使他無法作答，更猜不透她問這句話的用意。

蘇珊看了他一眼，見他侷促不安，微微一笑，道：「世上的愛與恨，都是相互間造成的，一邊的愛無法生根，片面的恨也不能深植心中，付出多少，必定收回多少，正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因爲這白貓的心目中只有我，就是牠的生命另一半，我的存在也就等於牠的存在，所以我愛牠，牠也愛我，這種愛是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的，這種愛只能意會，無法言傳，事實上世上眞正的愛，也無須言語表達，所謂靈犀一點也就夠了，唐少俠，你明白了嗎？」

唐煌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事實上他仍然沒有明白，他明白的是這些話的表面含義，而不是蘇珊藉以表達的深意，這不能怪他頭腦遲鈍，因爲他是當局者迷呀！

蘇珊道：「唐少俠，你也喜歡這隻白貓麼？」

唐煌道：「坦白地說，在下不但喜歡牠，而且更羨慕牠！」

蘇珊嫣然一笑，道：「人爲萬物之靈，似不必羨慕一個畜牲！」

唐煌道：「那也不然，一個人若是能得一二良朋知友，也不枉世間之行，反之，何如托生一頭白貓！」

蘇珊美目流盼，道：「那麼下世爲人你一定要托生白貓了？」

唐煌道：「不一定，要托生白貓，也要在妳身邊，像這頭白貓一樣。」

蘇珊笑道：「如果閻王爺不准你托生白貓呢？」

唐煌道：「那只得求其次！」

他想了一下續說：「如果閻王要我變走獸，我要托生伯樂之馬，張果之驢！」

蘇珊道：「你還很淵博！」

她又把白貓貼在頰上說：「如果叫你托生飛禽呢？」

唐煌不假思索地道：「我要變右軍之鵝，懿公之鶴！」

蘇珊美目中蕩漾著水似的柔情，

笑道：「若叫你變昆蟲呢？」

唐煌道：「我要托生莊子之蝳，子產之魚！」

蘇珊的一雙美目凝視著唐煌，好久，才垂下頭去，好像嘆了口氣，喃喃地說：「越是豐碩的果實，越容易招蟲蟻！嗨……」

她又嘆了口氣，幽幽地道：「蘇魯邊境處有一個微山湖，湖中有一個小島，島上住一位富甲天下的老人，我知道你缺少盤纏，却又不敢得不應得的財物，你去找他，只要說出我的名字，他會幫助你！況且，也許還有其他好處！」

唐煌離家時，雖然帶了不少的金銀，但這一年來已經用得差不多了，這時才想到這個問題很嚴重，其實一般武林中人，都不會像這樣純潔，他們手面闊綽，一擲千金，他們的錢從那裏來的？難道他們都是自家裏帶出來的？這個問題常常困擾著他，却沒有得到答案。

其實都是就地取索，只是白道中人非貪官污吏、奸商劣紳之錢不取，這一點唐煌自然不知道。

唐煌道：「蘇姑娘，謝謝妳！咱們再見！」

別了蘇珊，向北奔出半里之遙，再回頭看蘇珊，已經不見了，像一個美麗的夢境，剛剛捕捉住又告消失，使他悵然若失。

太陽出來了，山野中有一種清新的氣象，田邊小草上的露珠閃閃生光，他踽踽獨行，腦海中却不停地回憶著「白貓仙子」蘇珊的一言一行。

首先，他發覺蘇珊在湖底被戳了幾柄分水蛾眉刺及魚叉都是假的，但當時却未想到這一點，分明是兩臂和兩腿夾住了蛾眉刺，口中夾住了蛾眉刺尖端，佯裝死亡。

那麼她的用意何在，爲甚麼在自己喃喃自語，對她表明心跡時恰巧醒來？難道她故意考驗於我？

不管她用意何在？唐煌的心扉已爲她開啓，而且整個心湖與腦海之中，都是她的影子，抹之不去，間或想起那潑辣辣的「血水仙」蕭鳳至，却像心湖中一個極小的漣漪，不久也就平息，無影無踪。

兩天後來到蘇魯邊境的微山湖畔，縱目望去，可以看到湖中的小島，他這時身上的銀兩所餘不多，却又不願平白向人伸手，但出門在外，處處都需要錢，沒有錢寸步難行。

他認爲蘇珊和這富甲天下之人一定有極深的關係，不然的話，不會叫他前來，這樣一想，心中就泰然了，反正他以爲將來有了錢再還給人家也是一樣。

一聲「欸乃」自蘆葦中盪過一葉扁舟，這小舟和搖櫓的漢子十分令人刺眼，看哪！小舟舟身油漆得精光閃閃，一塵不染，舟首有一個三脚小錨，金光閃閃，不是黃金鑄成，也必是上料黃銅打造，一堆錨鍊却閃著銀白色的光芒。

再看那搖櫓的漢子，一件黑色長衫由於洗漿次數太多，已變成灰色，而補綻之多竟不下數十處，下襬破得千條萬縷，有如流蘇，鞋子開了花，兩個大脚指露出鞋外。

這是一個非常不調和的畫面，即使這條小舟不是這搖櫓之人的物產，而他也不應如此貧困。

小舟盪到唐煌面前，唐煌仔細一看，心中大聲呼喊著：天哪！錨是黃金鑄成，怕沒有五六十斤，錨鍊是純銀打造，估計那一堆也有七八十斤重，舟上是否尚有其他珍貴之物也不必細看，僅這一錨一鍊，就是夠這搖櫓的漢子享用一生了。

「客人要進島？」

那漢子問著唐煌，却下意識地打量著他，好像要在這刹那之間看出他的來歷。

「是的，是的！在下要進島！」

唐煌說著話，目光却停在那櫓柄上，原來櫓柄全以銀片包起，還有極細膩的花紋。

那漢子淡然地道：「客人認識島主？」

他的表情告訴唐煌，他所問的話和他內心的想法完全相反，好像已猜透唐煌的來歷。

「咳……咳……在下是經人介紹來找貴島島主！」

那大漢冷冷地道：「我勸你還是回頭吧！此去必定是得不償失！」

唐煌心中十分不悅，心想，我來找你的主人，好歹也是個客人，你怎能擋駕！但他仍然抱拳道：「請偏勞渡在下進島，謝謝你的關懷！」

那大漢冷冷地一笑，道：「那麼你就上來！」

唐煌感覺他這一笑，包含著揶揄和幸災樂禍的意味，也未在意，就跳到小舟上。

現在，唐煌眞有不忍下足踐踏的感覺，因爲這小舟太豪華清潔了，用手輕輕一抹，手上竟沒有半點纖塵。

到了島上，唐煌又吃了一驚，本來他對蘇珊那句「富甲天下」的話尚有點存疑，現在他有些相信了，看了這個靠船的碼頭之後，那小舟上的金錨銀鍊，又微不足道了。

原來這長約十丈的碼頭，都是用銀磚砌成，一層層的台階，因年代過久，已被磨光下陷，估計這些銀磚，當在千萬兩之上。

唐煌躍到碼頭上，抱拳道謝，正要離去，突見那大漢道：「渡資紋銀十兩，客人你是現在付還是出島時一次付清？」

唐煌幾乎以爲自己的耳朵在扯謊，不得不注視著大漢面上的表情，但大漢肅然的神色，告訴他這是千眞萬確的事，絕不是兒戲。

唐煌不由自主地向衣袋中摸去，

他估計懷中所餘銀兩，不會超過二兩銀子了，罄其所有，還不夠渡資的五分之一，他有點氣結，也有點慍怒，冷笑道：「一衣帶水，竟要十兩渡資，這是誰定的價錢？」

那大漢道：「本島島主！」

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使唐煌有千言萬語也說不出來。他聳聳肩，心道：「是我自願送上門的，怨得誰來！」

「出島一次付清！」

唐煌到此地步，也不得不故示大方，回頭就走，那大漢跟了上來，道：「客人可能對渡資認爲偏高，在下不能不加以說明，起錨落錨，磨損黃金白銀若干，船靠碼頭足踏白銀階，也將磨去一些，結算起來，十兩紋銀不多！」

唐煌沒有出聲，心想，你們島主既然富甲天下，如此豪華享受，卻不該在客人身上打主意。

島上所見之人，都是衣衫襤褸，差堪蔽體，和那渡船上的大漢差不多。

前面光芒耀目，原來是一幢非常別緻的樓房，銀牆金瓦，白玉爲階，在陽光映照之下，像三神山上的瑤宮，令人有置身夢境中的感覺。

那大漢急上兩步，道：「客人，你等一下，待我進去報告主人！」

唐煌停了下來，眼看著大漢開了花的鞋子踏上白玉階，進入樓中，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畫面呵！因此，唐煌對這島主也產生了好奇和神秘之感。

不久，那大漢出來了，低聲對唐煌道：「主人請你進去！」

說畢，領先帶路，進入樓中，觸目都是罕見的珠玉財寶，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樓中一明兩暗，在兩旁暗間的門上，掛著一個珠簾，華光奪目，令人目眩，原來都是一些龍眼大小的眞珠串成。

唐煌呆了一陣，心想，這恐是此樓中最珍貴的東西了，由此推測，這島主必是一位非常懂得享受之人。

突然，左邊內間之中有人道：「問問他是何人介紹來的？」

唐煌未待那大漢發問，已經朗聲道：「在下唐煌，是『白貓仙子』蘇珊介紹來的！」

「噢？」內間之人似乎很感意外，道：「你何時見到那丫頭？」

「前天！」

「好！把他帶到上賓館，招待一餐，叫他儘速離島！」

語氣非常不客氣，唐煌怔了一下，既然有上賓館，大概也有中賓館和下賓館，對上賓館的客人如此簡慢，更使唐煌茫然不解。

突然，內間中之人喃喃地道：「破例招待一餐也不要緊，反正他的屎一定要拉在我的田中，況且他又是那丫頭介紹來的！」

唐煌乍聞此言，像被人摑了一個耳光似的，心想，假如此人是此島島主，大概是世界上最嗇刻之人了，哼！我就是吃了你的飯，我也不會拉在你的田中。

那大漢正要招呼唐煌到上賓館去，唐煌一肚子火氣，不能不發洩一下，大聲道：「在下此來貴島，主要想一瞻島主的丰采！」

語音甫畢，「嘩啦」一聲，眞珠簾一分，走出一個肥頭大耳，身如水缸，穿著一襲破綻累累長衫的老人。

唐煌差點驚呼出口，心想，此人可能不是島主，那知道老人似乎已猜出唐煌的心意，臉上的肥肉一抖，兩眼瞇成細縫，道：「老夫就是金銀島島主！」

唐煌不得不抱拳，道：「在下無端相擾，心實不安，就此告別。」

「且慢！」

島主晃動著水缸似的身子，走到唐煌身邊，拍著他的肩胛，道：「既來之則安之！你認不認識那丫頭的師父？」

唐煌道：「不認識！」

島主道：「你遇見幾……」

他說到這裏突然打住，喃喃地道：「算了算了！現在還輪不到老夫！」

唐煌不知他說些甚麼，他仍然對他剛才那句話成見極深，他深信這老人是一個爲富不仁的傢伙。

他富甲天下，自奉儉約，這也是難得之事，可恨的是對客人大敲竹槓，對手下之人也十分刻薄，就看這大漢的衣衫和鞋褲就知道了。

「走吧！小子，看在蘇丫頭面上，老夫也要招待你一餐！」

唐煌暗自冷笑，心道，你這一餐就是山珍海味我也不稀罕！立即大聲道：「謝謝前輩的美意，晚輩現在最迫切的是想離開此島，別無他求！」

「那裏，那裏！飯都準備了，那有枵腹而回之理！走，老夫陪你去！」

他那肥大的手抓著唐煌的肩胛，拉着出了樓房，進入一間精舍之中。

這精舍自然也是銀牆金瓦，就連桌椅也是白銀製成，桌面上却舖了一層瑪瑙。

兩人對面坐下，島主道：「小友你身後揹的是？」

唐煌知道他要問那「烏金斷魂鞭」，這關係著一件武林秘密，不能輕易洩露，正要搪塞一下，島主又搖搖手道：「不必說了，其實說不說都是一樣！」

唐煌暗暗搖頭，對這島主的一言一行十分驚異，不知蘇珊介紹自己來此是何居心？

飯來了，四菜一湯，一桶糙米飯，唐煌一看這四個菜不由一噱，差點忍不住笑出聲來了。

綠豆芽炒韮菜，紅燒蘿蔔塊，這是兩個素菜，另外一盤臭蝦醬和一盤鹹魚，一碗青菜豆腐湯裏面只有三五塊豆腐，清可見底。

「吃呀！別客氣！老夫難得打一次牙祭，今天沾你一次光！」他說著就端起糙米飯，扒了兩下，那癡肥的腮巴就鼓了起來。

唐煌剛才本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現在突然心平氣和，也不再客氣，吃了起來。

如非親眼所見，誰也不信老人這樣儉約，這等於拿著金飯碗要飯，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了。

因此，唐煌沒有理由再責怪他，本來唐煌早就應該想到，只是經驗太差，現在想起那大漢的話，原來他是一份善意。

飯畢，那大漢又走了進來，對老人道：「這位客人尚未付渡船之資！」

老人道：「看在蘇丫頭面上，打個對折吧！叫他拿出二兩銀子，回程渡資也就算了！」

唐煌大感懊喪，二兩銀子換了一頓粗飯淡菜，這是從何說起，而且他還是看面子！如果不看面子，自己是否還要留下身上値錢之物作抵押？

唐煌忿然掏出懷中僅有的二兩銀子，摔在桌上，大步向外面走去，老人大聲道：「這個拿去。」

唐煌一回頭，見一道白光迎面飛到，伸手接住，原來是一塊碎銀子，大概半兩左右，他怔了一下，道：「前輩你……」

老人道：「蘇丫頭介紹你來，不會有好事，可能是你缺乏盤纏，老夫自然不能讓你挨餓，你此去泰山，大約五日可達，若一日三餐省吃儉用，夜晚睡在破廟中，這點銀子也該夠了！」

唐煌不由大搖其頭，此人算盤打得太精，連他的路程也估計得分毫不差，但他立即心中一動，道：「前輩怎知晚輩要去泰山？」

老人道：「你不是要到泰山五大夫松下找人麼？」

唐煌又是心頭一震，他和「夢裏乾坤」宮驚海約定，七月十五月正中天時在泰山五大夫松下相見，這老人怎知此事？

唐煌對這老人眞有點莫測高深了，正要問他，那老人大袖一揮，道：「去吧！照老夫的計劃，五天可達，雖然晚上睡覺苦一點，能不餓肚子也算不錯了！假如你要做無本生意，那又另當別論！」

唐煌心想，無本生意可能是指偷竊，他說這話用意何在？莫非他暗示此島之中金銀滿地，怕我來偷，故意點破？

唐煌冷笑一聲，抱拳一揖，跟著那大漢走了。

唐煌剛走，一條白影一閃而至，道：「『吝嗇鬼』伯伯，你欺負人嘛！」

老人道：「這是妳的主意，怎能怪我？丫頭，妳的眼光雖然不錯，不過……」老人滿臉肥肉一擠，小眼睛幾乎不見了，神秘地道：「這小子樣樣都好，就是有一樣不好，二十五歲以前桃花照命！」

少女美目一轉，口是心非地說：「我才不信啦！『吝嗇鬼』，你有沒有給他服用藥？」

老人道：「金銀島的規矩一向如此，難道妳這丫頭想給老夫改一改？」

少女哼了一聲，道：「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把你的金銀財寶搬走。」

她說著走出屋外，柳眉輕輕剔了一下，把嬌軀貼在白貓身上，喃喃地道：「『吝嗇鬼』的話諒不會假，現在已經有一個蕭鳳至死纏不放，雖然他老是設法疏遠她，可是將來誰敢擔保……」

她哼了一聲，狠狠地道：「就叫他瀉肚吧！活該！」

這時唐煌跟著那大漢向碼頭走去，心中不斷地嘀咕著，第一是這癡肥老人是誰？他的財富那裏來的？難道就是這樣刻薄，剝削來的？蘇珊既然知道他如此吝嗇，爲甚麼又介紹自己來？由此看來此人必是武林中有名人物，但他怎知我要去泰山？此事只有「夢裏乾坤」知道，莫非是蘇珊暗中聽到，告訴了這老人？

快到碼頭，唐煌肚中「嘩啦嘩啦」直響，不禁吃了一驚，這分明是要瀉肚的現象。

本來自從聽到老人說「他必定拉在我的田中」那句話後，抱定宗旨在島內絕不入厠，那知一切都落入他的計算之中，眞是「肥水不落外人田」，連一點大便他都不肯放過。

唐煌心中冷哼一聲，對大漢道：「我們快點走吧！出島後在下還有急事！」

大漢冷漠地道：「尊駕出島後的急事若是如厠，在下奉勸你就在這裏方便一下吧！你絕對熬不過盞茶工夫！」

唐煌心想，有其主必有其僕，原來他已知我便急要瀉肚子，本來唐煌十分同情這些下人，現在才知道這島上的都是世上最刻薄吝嗇之人，自己一入島，就落入他們的計算之中。

他心中這份窩囊可別提了，連大便都要受別人控制，說出來眞是令人氣結。

唐煌咬牙向碼頭疾奔，那知這一震動，肚中「嘩啦嘩啦」之聲變本加厲，他雖然身負絕學，却沒學過控制大便之方法，感覺無法熬過半盞茶的時間，不由狠聲道：「請問厠所在那裏？」

大漢淡然地道：「此處沒有厠所，前面有一片高粱田，你就到高粱田中去吧！」

唐煌眞是哭笑不得，只得狠狠地進入高粱田中，這次急瀉，連昨天的黃貨也瀉出來了，不由心中一動，忖道：「這老賊定在菜餚中下了瀉藥，不然的話，他怎可斷言我非拉在他的田中不可？」

便畢上了小舟，唐煌一言不發，連這大漢也恨上了，摸摸懷中的五錢

碎銀子，心中暗罵道：「你這爲富不仁的老怪，將來總有一天我要整你一下！」

下了小舟，雙方都沒有打招呼，但那大漢却喃喃地道：「這叫做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唐煌忍下一腔怒火，心想，這話也對，誰叫我自己送上門的？

日薄崦磁，一羣倦鳥馱著一抹斜陽投入林中，唐煌慨然一嘆，想起一年奔波江湖，雖然連獲奇遇，却不過是受人之託，不知纏綿床第的母親現在如何了？

蟲蜿有洞穴，倦鳥有窩巢，但是唐煌却有家歸不得，母親在他臨行時諄諄叮囑，必須找到爹爹同回長白山。

近來的遭遇太奇了，那三位奇人既說爹爹也不是甚麼好人，却放心囑託重任，將一身絕學傳與自己，然後再轉傳與別人。

更奇的是金銀島上的老人，富甲天下，金銀遍地，却專門打別人的主意。

「白貓仙子」蘇珊，美絕人寰，却像一個謎，她叫我來此的用意何在？莫非她要考驗一下我的操行？

這種想法很有道理，「飽暖想淫慾，饑寒起盜心」，俗說：黃金鋪地，老少折腰。她要試試我會不會見財動心，做那無本生意。

唐煌哼了一聲，他認爲蘇珊若眞有此意，對他已是莫大的侮辱，現在想起在洪澤湖底，她佯作死於魚叉及蛾眉刺之下，她的一切實在不可信賴。

在暮靄茫茫的山坳中傳來一陣鈴聲和沈重的轆轆車聲，似乎有數騎和一輛大車緩緩而來。

不久，山坳中馳出二騎，其中兩老一少，老的髮如飛蓬，一臉油垢，身披蔴袋，腰紮草繩，赤著雙腳。

一看就知道是丐幫中人。關於丐幫，唐煌略有耳聞，因幫址在魯境之內，且勢力遍佈齊魯一帶，遠及東北數省，身份高低，由所披蔴袋的顏色分別，據說幫主是白蔴袋，長老是黃蔴袋，以下都是褐黑色蔴袋。

這兩個所披的蔴袋是黃色的，一看便知是長老身份，然而，這兩個丐幫長老之後的一個少年，却穿著一身華服，海藍長衫，外罩團花緞質坎肩，粉底快靴，頭戴逍遙巾，面孔頗爲英俊，却略現浮燥飛揚之氣。

這三人的服飾非常不調和，然而，當唐煌發現，這少年人面孔很熟時，那少年人一挾馬腹超過兩個丐幫長老，馳到唐煌面前，哈哈笑道：「你小子還沒死，眞是命大！」

唐煌這才看出這少年正是在武夷山中無緣無故打了他一掌之人，而這少年當時似想置他於死地，後來聽到附近發出異聲，就急速離去。

現在唐煌僅不屑地瞪了他一眼，目光落在這三人後面一輛沈重的大車上，只見車輛陷入土中數寸，可見車上物體甚重，兩匹健馬拉著，鬃毛盡濕，鼻中冒著白氣。

車轅上坐著一個老人，眼泡紅腫，車上放著一口大棺材，上面蒙著一塊青布，唐煌並非少見多怪，因爲剛才一陣山風吹過，將巨棺上的青布吹起一角，使他大感驚異，原來那棺材不是木料所製，乃是水晶做的。

這時兩個丐幫長老向那少年使個眼色，道：「若非深仇大恨，改日再說，咱們的正事要緊！」兩人說著，向那巨棺看了一眼。

少年俊臉一揚，道：「不妨！拾奪了這小子，不會誤事，我必須弄清楚，他中了我一掌爲甚麼沒有死！」

唐煌輕蔑地笑了一下，眼看著那輛車子走了，但速度很慢。唐煌收回目光，沈聲道：「你是丐幫中人？」

「可以這麼說！」

「你要怎樣？」

少年冷峻地笑了一下，道：「這輛大車所過之處，遇到任何人都要除去，你明白了吧？」

「噢？」唐煌瞥了一眼那輛即將消失在暮色中的大車，聳聳肩道：「沿途之上你們除去了多少人？」

「十七個！」

「都是武林中人？」唐煌的目光開始冰冷得像有形的利錐。

「很可能有十二三個農夫樵子……」

「如此說來，你在未弄清他們的身份之前，就猝然下手了？」

「不錯！你的判斷力很强！」

唐煌面色一寒，將嗓音壓得很低，但却像嚼著脆生生冰塊，道：「下來吧！」

少年人冷笑道：「爲甚麼要下來？難道我在馬上拾奪不了你？」

唐煌負手踱了兩步，抬手一指崎嶇不平的山路道：「看見沒有？如果一個人被馬拖著疾馳，想想看，在三五里路之內能不能找到一塊骨屑？」

兩個長老怔了一下，他們雖不相信唐煌有這份功力，但對他這份寵辱不驚的氣派大爲心折，突然，其中一個長老面色微變，沈聲道：「尊駕可是力挫鐵騎會和洪澤排敎之人？」

唐煌深深佩服丐幫眼線之密，消息之靈，淡然一笑，道：「二位以爲在下有那份功力？」

這幾句話吊足了兩個長老的胃口，他們正在驚疑不定，那少年却不信這一套，因爲僅三月不到，在武夷山中曾輕易打傷唐煌，他不相信唐煌的武功進境會到這般地步，他輕蔑地一笑道：「兩位請退下去，我看他裝得很像，就憑這塊料，恐怕連鐵騎會的少主也……」

唐煌沉聲道：「你雖然心毒手黑，但只是受人利用，似不必以最殘酷的手法殺死你，你滾下來！」（未完・四）

上文提要：阿恨開翠華樓妓院，考選了賽西施，張貼廣告宣傳，嫖客蜂擁上門，應接不暇，只好先登記預約，只是一見，不能親香澤，賽西施艷名，不脛而馳，風雷門的三色鬼先後而至，先來的是四當家齊飛，其次是二當家盧安，再次是三當家雷吼，大當家馬驥始終沒有上門，等了很多天都沒有出現，却來了黑肚腸身邊的護法滚地狠，亂衝亂闖，不知怎麼自己跳樓氣絕身亡……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美人計得不償失　扮導演弄巧反拙

宋玉兒道：「甚麼人？」

一個沉穩有力的聲音道：「是我，盧安！」

雷吼聽得一呆，噤聲道：「早不來，晚不來，偏在此時來凑熱鬧，眞他媽的掃興。」

賽西施眞會演戲，在雷吼的臉頰上親吻一下，道：「此時無言勝有言，快去躲一下再說。」

雷吼也很着急，在屋子裡團團轉，道：「是該避一下，可是藏那兒呀？」

宋玉兒已將另一個衣櫃打開，雷吼如獲至寶，自己一頭鑽進去。

待賽西施坐回椅子上，桌上擺好了兩杯酒，虎妞這才慢吞吞的打開門。

及時雨盧安彷若一隻狠犬，一進門就東瞧瞧，西看看的一陣亂搜尋，賽西施故作嬌嗔狀，道：「盧爺在找甚麼？」

盧安道：「找人，找野男人。」

虎妞道：「沒有呀，這裡只有二爺一個男人。」

及時雨道：「剛才明明聽到裡面有男人的聲音。」

宋玉兒道：「是你疑心生暗鬼，是我們在說話兒。」

盧安道：「既然不曾暗藏野男人，為何遲遲不開門？」

賽西施眼波流轉，一臉嫵媚的撒嬌道：「喲，好大的醋勁，說了半天原來是為了這個，其實該怪的人兒應該是盧爺你自己，左等不來，右等不到，人家打了一個盹兒，弄亂了頭髮，整理時躭誤了一點點時間，你就吃味了，難道叫我披頭散髮的來見客？」

這一着眞靈，馬上煙消雲散，盧安快步上前致歉道：「這樣說來是盧某的不對了，請姑娘見諒，來，我們上床去，老夫保証百戰不退，叫妳如痴如醉！」

言語間，雙臂一伸，老實不客氣的就去抱賽西施。

賽西施嚇一跳，閃身疾避，嗲聲道：「別急嘛，漫漫長夜，時間長得很，先喝一杯酒吧。」

虎妞幫腔道：「是啊，酒可以助興。」

宋玉兒亦道：「更可以提高情趣。」

話畢，一人捧着一杯酒，已經送到盧安與賽西施的面前來。

及時雨盧安只對女人有興趣，不屑一顧，說時遲，那時快，二女被他撞得嬌軀一仰，酒杯落地，賽西施閃避不及，卒被盧二爺緊緊抱住。

「放開她！」

「放開她！」

兩聲暴喝，兩條人影，到嘴的肥肉豈容落在他人的口中，慾火中燒之下難以自持，雷吼與齊飛乍然破櫃而出，硬生生的將盧二爺強行拖到一邊去。

棒打鴛鴦，更似冷水澆頭，及時雨盧安看傻了眼，疑雲滿面的道：「這是怎麼回事？」

宋玉兒道：「怎麼回事？事實已經擺在眼前，還用得着說嗎？」

虎妞振振有詞的道：「三位爺都愛我家姑娘愛得要死要活，發瘋發狂，都想跟她共度良宵，同榻而眠……」

掌中雷截口吼叫道：「那也不該同時答應三個人，搞玩火的遊戲呀？」

賽西施未語淚先流，聲淚俱下的道：「你們都是有錢有勢有本事的大爺，小女子只不過是一個人盡可夫的娼妓而已，能夠得到三位的垂憐，是我賽西施的榮幸，說句老實話，我誰也捨不得拒絕，誰也不敢拒絕！」

宋玉兒如泣如訴的道：「事情實在很為難，答應了張三，就會得罪李四。」

虎妞悽悽戚戚的道：「答應了李四，又會惹惱王五，我們西施姑娘的處境的確好難好苦好可憐啊。」

演得好，唱做俱佳，騙得盧安、雷吼、齊飛三個老色鬼一楞一楞的，彼此怒目而視，眸子裡幾手要噴出火光來。

閃電手齊飛吼叫道：「賽西施，妳說，到底愛誰？」

及時雨盧安沉聲道：「只能愛一個，不能照單全收！」

賽西施猶豫了好一會工夫，方始鄭重其事的吐出來四個字：「我愛英雄！」

虎妞道：「英雄只有一個！」

宋玉兒道：「由你們決鬥產生吧！」

雷吼虎吼一聲，道：「對，一山難容二虎，一個女人的床上也容不下二個男人，咱們決鬥去。」

「走！」

「走！」

盧安、齊飛同聲響應，一齊破窗而出，落到翠華樓前院的廣場上。

英雄難過美人關，自古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事層出不窮，何況是三個好色之徒，及時雨盧安、掌中雷雷吼，以及閃電手齊飛，早已被賽西施舉世無雙的美色迷得暈頭轉向，六神無主，雙脚一落地面，彼此二話不說，便劈哩拍啦的動手幹上了。

女人眞是禍水，三個登徒子本是結義兄弟，如今竟反目成仇，彷彿眞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似的，打來極為兇狠慘烈，大家皆施出了渾身解數，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已。

阿恨與小流浪早已從樓下踱出，直看得二人心花怒放，手舞足蹈，多日來的辛苦經營，總算開了花，結了果，由他們一手導演的這一場大戲終於正式登場。

恨天生唯恐天下不亂，在一旁煽風點火：「不錯，美人愛英雄，英雄愛美人，誰得到最後勝利，誰就可以將西施姑娘抱上床。」

小流浪也猛敲邊鼓：「對極了！英雄配美人，乃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如花配綠葉，如魚兒得水，有美人在抱，興雲作雨，啊！說多爽就有多爽，只羨鴛鴦不羨仙。」

阿恨更進一步的開出一張空頭支票：「賽西施曾說過，愛你們三位愛得要死要活，眞正的英雄，她不單單是春風一度，還準備長相廝守。」

小流浪神氣八啦的道：「長相廝守你們懂嗎？就是要嫁給你們做老婆的意思啦，而以天天遊龍戲鳳，夜夜『騎馬射箭』，西施姑娘永遠是你一個人的啦。」

「勝利者是英雄。」

「失敗者是狗熊。」

「美雄得到美人。」

「狗熊只好下地獄。」

「加油！」

「加油！」

「大家加油。」

慾火中燒，色慾迷心，本已是水火難容的局面，再加上阿恨、小流浪從旁鼓噪，越發不可收拾，三個人愈打愈辛辣，愈打愈兇猛。

盧安招出如雨，頻下殺手，雷吼的成名暗器「掌中雷」也連番出手，齊飛也不含糊，快如閃電，猛如惡虎。

可惜，慘烈有餘，精采不足，大家皆求功心切，沒有固定的對象，打的是遭遇戰，遇上那個揍那個，碰上那個砍那個，是一場混仗，濫仗，甚至糊塗仗。

但見拳影如山，掌影翻飛，但聞殺聲如雷，震耳欲聾，寸土必爭，寸地不讓，一霎時便惡鬥了三十餘合，誰也沒有討了好。

及時雨盧安鼠目一翻，忽道：「老三，這樣打下去必然三敗俱傷，得勝者可能連上床的力氣都沒有了，不如……」

話至此處，露出一臉獰笑，故意住口不語。

掌中雷雷吼陰惻惻的一笑，道：「不如怎樣？」

及時雨盧安出手進招之餘，陰聲道：「不如先將老四放倒，咱們再一決高下。」

恨天生立道：「這是個好主意。」

小流浪亦道：「的確非常高明。」

「量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乖乖，盧安、雷吼好快的動作，阿恨、小流浪的話還是熱的，他二人已聯合在一起，一陣猛攻猛打已將閃電手齊飛放倒在地。

盧安好不得意，哈哈一笑，道：「雷……」

僅僅說了一個雷字便無下文，雷吼突施奇襲，連打三枚掌中雷，趁他驚惶失措間，猛攻三拳六掌，外加一記掃堂腿，迫得盧安手忙脚亂，倉皇而退。

「躺下吧！」

雷吼好陰好毒，得理不饒人，乘勝追擊，一掌印上盧安的前胸。

禍不單行，落脚處正巧在齊飛附近，人已挺身站起，虎吼一聲：「這是報應！」

一雙鐵錘也似的拳頭，全力猛擊他的後背。

正當命在旦夕，生死須臾間，突聞空際響起一聲暴喝：「住手！」

這一聲暴喝好大，如晴天霹靂，如三春焦雷，震得阿恨、小流浪雙耳嗡嗡作響，不由皆心頭一震，倒抽了一口寒氣。

定目處，院子裡已多了一個六十開外，滿頭銀絲，目賽銅鈴，不怒自威的老頭。

老頭好厲害，話到，人到，招到，舉手投足之間便將雷吼、齊飛震退，救下了盧安的一條命。

這突來的變故，頓使三個人都嚇呆了，異口同聲的叫了一聲：「大哥！」

小流浪同樣也吃驚不小，噤聲道：「糟啦，糟啦，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來，這一場戲非演砸不可。」

阿恨的想法不同，道：「白痴，咱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姓馬的，他來得正好，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可是，這一場戲裡面並沒有他的份呀。」

「可以叫他臨時客串一個角色，主角！」

「小王爺的意思是叫他們四人打混仗？」

「就是這個意思。」

「這可能有困難，馬老頭連賽西施的洗脚水也沒聞到，心中缺少一把慾火，打起來一定不帶勁。」

「放心，盧安、雷吼、齊飛心中的慾火，保証可以把姓馬的燒乾，燒黑，燒黑！」

「俺還是不懂。」

「等一下虎妞把火點着的時候你就會懂的。」

「虎妞如何點火？」

「現在還不清楚，不過以虎妞的聰明智慧，相信會點得很美，很妙，很陰，很毒，叫姓馬的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否則本教主就炒她的魷魚，叫他滾蛋。」

同一時間，風塵俠客馬驥也在大發雷霆，以教訓的口吻道：「荒唐，荒唐，簡直太荒唐了，爲了一個人盡可夫的娼妓，居然同門操戈，自相殘殺起來，也不怕江湖道上的朋友耻笑。」

閃電手齊飛硬着頭皮道：「大哥，賽西施並非普通的娼妓，還是一個冰清玉潔的清官呢，不但貌比天仙，而且才華出衆，是小弟捷足先登，他們……」

掌中雷雷吼吼道：「這不是事實，西施姑娘對我情有獨鍾，說小弟最有男人味，最懂得體貼……」

及時雨盧安截口道：「放屁，大哥切勿聽爾等片面之詞，是他倆橫刀奪愛，自作多情，賽西施早已決定要嫁給我，比翼雙飛。」

齊飛馬上反駁道：「哼，馬不知臉長，猪不知毛黑，分明是睁着眼睛說瞎話，自欺欺人，賽西施眞正愛的人是我。」

雷吼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是我！」

盧安也毫不退讓，吼道：「是我！」

「是我！」

「是我！」

「是我！」

當着馬掌門的面，爭得面紅耳赤，爲了賽西施，三個老色鬼幾乎又要打起來，馬驥睹狀重重的跺一下脚，厲色訓斥道：「住口，統統給我住口，偶而逢場作戲，玩一玩女人愚兄並不反對，但要適可而止，絕對不可以不顧同門情誼，爭風吃醋，削弱了咱們風雷門在江湖上的地位。」

冰冷的眸光從三人臉上一掃而過，接着又道：「武林多事，江湖風險，繼十幾年前冷面魔君賀通天掀起一場血風腥雨後，現在又出現一個七殺教，據說歐陽春已被三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整得妻離子散，家被人亡，研判七殺教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就是咱們風雷門，愚兄出外踩探未歸，你們竟自甘墮落，爲了一個臭婊子而大動干戈，豈不叫人痛心疾首！」

言來義正詞嚴，擲地有聲，盧安、雷吼、齊飛皆面有愧色，垂首不語。

啪！啪！啪！還贏得了一片掌聲。

是虎妞與宋玉兒，就在二樓的陽台上。

小流浪剛在心裡罵了一句：「神經病！」虎妞已經開口了：「馬掌門的話說得很好聽。」

宋玉兒接口道：「可惜不是眞心話。」

虎妞咬着牙齒說：「完全是騙人的。」

宋玉兒一字一句的道：「事實上馬大爺對我家西施姑娘愛得更瘋，更狂，更迷，更痴，已經到了如膠似漆，難解難分的程度。」

虎妞接下去說道：「但是，我家小姐却不愛他，嫌他太老太笨，架子太大，不解風情，也不會憐香惜玉，結果惹火了馬掌門，一怒之下，把西施姑娘給……嗚哇……」

說至最後，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難以盡言。

阿恨大爲感動，心道：「讚！演得好！」

小流浪也在心裡讚賞：「棒！演得妙！」

盧安、雷吼、齊飛却緊張得不得了，同聲追問道：「快說把西施姑娘給

怎麼了？」

宋玉兒淚流滿面的道：「把西施姑娘給强姦了。」

虎妞硬咽的說：「雨打芭蕉，血染海棠，西施姑娘好可憐啊。」

雷吼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吼，「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宋玉兒道：「就是剛才不久。」

馬驥暴跳如雷的道：「胡說，純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叫賽西施那個賤人出來！」

不必別人去叫，賽西施已經出來了。

披頭散髮，衣裳不整，臉上淚痕未乾，腕部尚有瘀痕，一副楚楚可憐相，眞像是被人强暴過似的。

齊飛迫不及待的說：「甜心，妳眞的被別人侮辱了？」

賽西施一字一淚的道：「一點不假，誰會拿自己的名節開玩笑。」

盧安咬牙切齒的道：「快說，那個無耻的色魔是誰？」

賽西施手指着風塵俠客馬驥，道：「就是這個口是心非、人面獸心的傢伙！」

此話一出，就好像水池裡丟下一塊大石頭，烈火上澆下一桶油，盧安、雷吼、齊飛再也控制不住憤怒的情緒，拉開架式，三面包圍，將馬驥困在中間。

「殺了這個老匹夫。」

「宰掉這個老色鬼。」

「把他趕出風雷門！」

這是他們三個人一致的心聲，分從三人的口中吼出來。

風塵俠客馬驥差點氣歪鼻子，氣炸肺，聲嘶力竭的呼喊道：「不要聽她胡說八道，更不要自相踐踏，這一切都是這個賤人的惡作劇，存心挑撥離間，製造仇恨……」

話還沒有說完，便被他的三位把兄弟的吼聲淹沒了。

盧安道：「我不要聽，除非你能還我一個清清白白的賽西施來。」

雷吼道：「我不要聽，除非你能還我一個完整無缺的西施姑娘來。」

齊飛道：「我也不要聽，從現在起，咱們已經拔了香頭，拆夥了，在拳脚上分高下，功夫上見眞章。」

慾火焚心，恨滿胸膛，盛怒之下，理智全失，吼喝聲中，早已一擁而上，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彷若三頭受傷的野獸，不顧一切的攻向他們的掌門大哥。

風塵俠客名滿天下，自非泛泛之輩，奈何雙拳難敵六掌，好漢抵不住人多，更不忍同室操戈，兄弟鬩牆，在心裡連喊了三聲：「罷！罷！罷！」猛攻十二掌，將三人逼退少許，朗聲道：「要打要拆夥也該等回到風雷門以後再說，不要在此丟人現眼，失陪了！」

說走眞走，式行「一鶴冲天」，再變「大鵬展翅」，最後以一式絕妙無倫的「乳燕投林」身法，越牆而去。

盧安、雷吼、齊飛都沒有想到他會逃，不由看得一呆。

「追！」

驚魂稍定，齊聲一吼，馬上咬着馬驥的尾巴追下去。

小流浪亦有此同感，失望的說：「媽的，堂堂一代掌門人，原來是個老滑頭。」

虎妞一躍而下，道：「是嘛，明明有好戲可看，結果却是一場空，眞掃興。」

宋玉兒也飄身落地道：「小王爺，咱們要不要追？」

阿恨一本正經的道：「當然要追！」

立即命中州四怪備轎，叫他們逕自前往卧龍崗，並對樓上的賽西施道：「西施姑娘，妳的表現不錯，雖然事敗未成，依舊功不可沒，本教主會重重的賞妳，待將風雷門踏平之後，咱們再一起結算。」

話一出口，立與虎妞、小流浪、宋玉兒先一步離開翠華樓，奔向卧龍崗。

* * *

卧龍崗在南陽西郊，相傳諸葛亮曾躬耕於此，亦即劉皇叔三顧茅廬的地方。

風雷門就在這附近不遠，建構宏偉，氣象萬千，高大的門樓，數里之外便清晰可見，高樓櫛比，波浪壯闊，是南陽城首屈一指的建築物。

在老遠的地方，阿恨等人便看到了。

看到的不是高樓，亦非大門，而是火，大火。

熊熊烈烈的大火。

連太陽都燒紅了。

小流浪與緻勃勃的道：「啊！好棒啊，一定是風、雨、雷、電四個老傢伙眞的拆夥了，自相殘殺還嫌不過癮，乾脆放一把火，將老窩也燒掉。」

宋玉兒道：「也不知道誰是勝利者？」

虎妞道：「不管是誰，反正賽西施的處境十分危險，羊入虎口，一個花不楞登的大姑娘恐怕再也難保清白。」

恨天生不以爲然：「風、雨、雷、電四人雖說好色成性，賽西施的容貌確也有令人傾倒的條件，但畢竟是幾十年的老交情，一旦冷靜下來，便不難化解，這一把火來得奇怪，說不定另有內情。」

小流浪道：「甚麼內情？」

恨天生道：「少用嘴巴，多用眼睛，上去一看便知。」

這一次阿恨可說錯了，看了之後依然不知。

只見風雷門的房舍已全部燒燬倒塌。

處處都有殘垣斷壁。

處處都有斷劍殘刀。

處處有人亡命。

處處有人陳屍。

奇怪的是，偏偏沒見半滴血。

亦未見到半個一息尚存的人。

死者有的是被大火燒死，有的則是被人以內家掌力震死的，全部雙眼凸出，舌頭外吐，狀至恐怖。

閃電手齊飛就陳屍在大門口。

掌中雷雷吼的屍體距他尚不足五尺。

並沒有見到風塵俠客馬驥與及時雨盧安的屍體，也沒有看到他倆的人影兒。

不可一世的風雷門，此刻已變成一座死城，一座墳場。

大家都看傻了眼，呆若木鷄，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好半晌小流浪才打破沉默：「奶奶的，事情怎麼會這樣，看得人家眼花撩亂，莫名其妙，難不成是姓馬的發了狠，殺了自己的拜弟，又放火燒房子？」

阿恨思索一下，字斟句酌的道：「未見得，事情可能不會這樣單純，本教主以爲，這一把火根本不是馬驥，或者盧安、雷吼他們放的。」

小流浪傻乎乎的道：「你怎麼知道？」

恨天生道：「道理很簡單，咱們跟風、雨、雷、電四人只是前後脚之差離開翠華樓，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便將風雷門燒成灰。」

虎妞道：「依眼前的情況看，這一場大火少說也已經燃燒了一個時辰以上。」

宋玉兒道：「再說，風雷門是他們四個人的心血結晶，不論是誰勝誰敗，誰死誰生，都不至於遷怒到房子，毀於一旦。」

這話言之成理，小流浪頷首稱是道：「這樣看來，莫非是半路上又殺出一個程咬金？」

阿恨道：「可能正是如此。」

小流浪道：「會是誰呢？」

虎妞忽然向前一指，道：「也許是他。」

順着虎妞手指之勢望去，只見在房屋灰燼的盡頭，餘煙繚繞中有一個人正在東張西望。

四人認得是一無和尚，忙不迭的疾迎而上，小流浪劈面就說：「和尚，你幹得好事。」

一無和尚微微一哂，道：「和尚今天沒有做好事。」

虎妞道：「沒有做好事，那就是做壞事咯？」

一無和尚道：「和尚今天也沒有做壞事。」

恨天生道：「難道這些人不是你殺的？」

一無和尚道：「和尚普渡衆生，從來不殺人。」

宋玉兒道：「這一把火也不是你放的？」

一無和尚道：「女施主說對了，和尚慈悲爲懷，從來不放火。」

阿恨愕然一楞，道：「老和尚是幾時到的？」

「片刻之前。」

「那時候雷吼、齊飛已死，房屋已毀？」

「完全正確。」

「可有活口留下？」

「一個也沒有。」

「可曾見到兇手？」

「看見一點影子。」

「是馬驥與盧安嗎？」

「不像。」

「像甚麼人？」

「一羣模模糊糊的人影，看不眞切。」

虎妞道：「大師父說是一羣人？」

一無和尚道：「沒錯，是一羣人。」

「男的還是女的？」

「有男也有女。」

「可知他們的來路？」

「如果知道，和尚就不會在屍堆裡找線索了。」

宋玉兒道：「不知是否已理出一個頭緒來？」

一無和尚並未立即作答，邊走邊俯下身來，接連翻動了好幾具屍體後，方始肅容滿面的道：「毫無疑問，他們是死在『太乙神功』之下。」

阿恨神色一緊，道：「查出死因來，就不難找到兇手。」

一無和尚却大搖其頭，道：「難啊，難啊！」

小流浪眉尖一挑，道：「笑話，既知死因，怎會不知殺人的兇手？」

「阿彌陀佛，」一無和尚低宣了一聲佛號，正容道：「這『太乙神功』乃是太乙眞人所創，年代久遠，早已失傳，老衲實在想不出武林之中有誰練得這種蓋世無雙的神功。」

虎妞一臉迷惘的道：「太乙神功到底有多厲害？」

一無和尚道：「至大至剛，無堅不摧，舉手投足之間便可置人於死地，死後但見雙眼暴凸，舌尖外吐，很難找出明顯的傷痕來。」

宋玉兒道：「掌中雷雷吼和閃電手齊飛均非弱手，也逃不過太乙神功的追魂一擊？」

一無和尚呵呵的道：「能逃得過這兩個好色鬼就死不了啦。」

阿恨道：「姓馬的跟盧安生死下落如何？」

一無和尚道：「沒有死想必一定是夾着尾巴逃走了。」

小流浪忽然大叫一聲，道：「大事不妙。」

虎妞瞪着眼珠子道：「討厭，你鬼叫甚麼？」

小流浪煞有介事的道：「逃脫兩頭色狠，說不定會返回翠華樓，去非禮賽西施。」

一無和尚沉聲道：「爲了一個賽西施，弄得風雷門兄弟鬩牆，拚死拚活，盧安與馬驥但有三分良知，當不會再重蹈覆轍，返回翠華樓，作玩火的遊戲。」

恨天生一怔，道：「本教主的美人計，老和尚已經知道了？」

一無和尚道：「早已瞭然於胸。」

「怎麼樣？還不錯吧？」

「不錯個屁，」一無和尚輕拍着阿恨的肩膀道：「功虧一簣，白忙一場，很可能便宜了別人。」

「甚麼意思？」

「賽西施這個人說不定大有問題。」

「請明示。」

「和尚懷疑修得太乙神功，毀掉風雷門的人就是她！」

「這怎麼可能，本教主離開的時候她還在翠華樓上掉淚哩。」

「你別忘，賽西施並非單獨一人，她可以命人先在此下手，何況既已修得太乙神功，必然身懷絕技，後發而先到，甚至可以抄小路，走捷徑，搶在你們前頭。」

一語驚四座，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不由皆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相顧失色。

回憶一下賽西施應徵的往事，就透着古怪。

滾地狠的離奇暴斃，死狀與雷吼、齊飛一般無二，更加疑雲重重。

高貴、美麗，有才華，有氣質，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衡量，都不應該自甘墮落，去幹專供男人玩弄的娼妓。

結果她却幹了，這事非比尋常。

不尋常的事，往往都有不尋常的理由。

顯而易見，賽西施的目標在風雷門。

甚至於是一個絕妙的一石二鳥之計。

阿恨想通了，心頭大駭，急匆匆的告別一無和尚，領着虎妞、宋玉兒如飛而去。

* * *

本來是要返回翠華樓，一探究竟。

然而，一出風雷門的大門不遠，便發生情況。

七殺轎已經到了，就抬在偷張、賭李、酒仙、丐王的肩膀上。

奇怪的是，轎子沒有動，中州四怪也沒有動，宛若落地生根一般杵在那裏。

阿恨緊走幾步，上去細一審視，這才發現，原來是被人點了穴道。

而且，點穴的手法很特別，用盡一切方法都解不開。

七殺心經不見了。

明珠碧玉也不翼而飛。

所幸七殺刀帶在阿恨身上，不然更加災情慘重。

小流浪大呼小叫道：「媽的，你們怎麼都變成啞巴了，連半個響屁都不會放。」

是都變成了啞巴，沒有半個開口回話的人。

一個個雙目呆滯，面無表情，好似白痴低能兒。

幸好呼吸正常，一息尚存，並未命喪九幽。

虎妞愁容滿面的道：「阿恨，咱們是重返翠華樓，還是留在此地？」

這下可把恨天生問住了，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正自猶豫難決，張三元終於開了口，道：「教主，不必再回翠華樓，回去也無濟於事。」

張三元恰巧在小流浪身後，驚得跳了起來，轉身就罵：「你娘，剛剛還有口難言，怎麼一下子就放一個大響屁出來，嚇死人啦。」

李東雲也會說話了，道：「左使者有所不知，我們被人家點了痲、啞二穴，手法十分奇妙，時間一到便可自動化解，外人却解不開。」

宋玉兒道：「那現在痲穴解了沒有？」

仙人跳道：「還沒有。」

阿恨道：「要到何時方可化解？」

王不留道：「大概快了。」

虎妞道：「快說這是誰的傑作？」

偷張歎息一聲，道：「是賽西施。」

恨天生咬着牙齒說：「甚麼？眞的是這個婊子？」

賭李黯然神傷的道：「一點不假！」

小流浪惡狠狠的臭罵道：「媽的，咱們定下的美人計，原來是想要釣風雷門的那四個老色鬼，想不到這個臭婊子好大膽，居然連咱們七殺教也一起釣上了，眞窩囊，眞衰啊，衰到姥姥家去了。」

酒仙感慨萬千的道：「怪只怪大家都看走了眼，以爲賽西施當眞是大明遺臣的後代，欲賣身葬父，其實這個妞兒的功夫已達出神入化之境，乃是有所爲而來。」

虎妞道：「她究竟想幹甚麼？」

丐王道：「據她自己說，除欲毀滅風雷門，叫他們在武林中除名外，更想得到本教的七殺刀、七殺心經，以及明珠碧玉。」

恨天生冷哼一聲，道：「哼，她的胃口倒不小！」

張三元道：「明珠碧玉賽西施說是她應得的酬勞。」

李東雲道：「七殺心經是她應得的獎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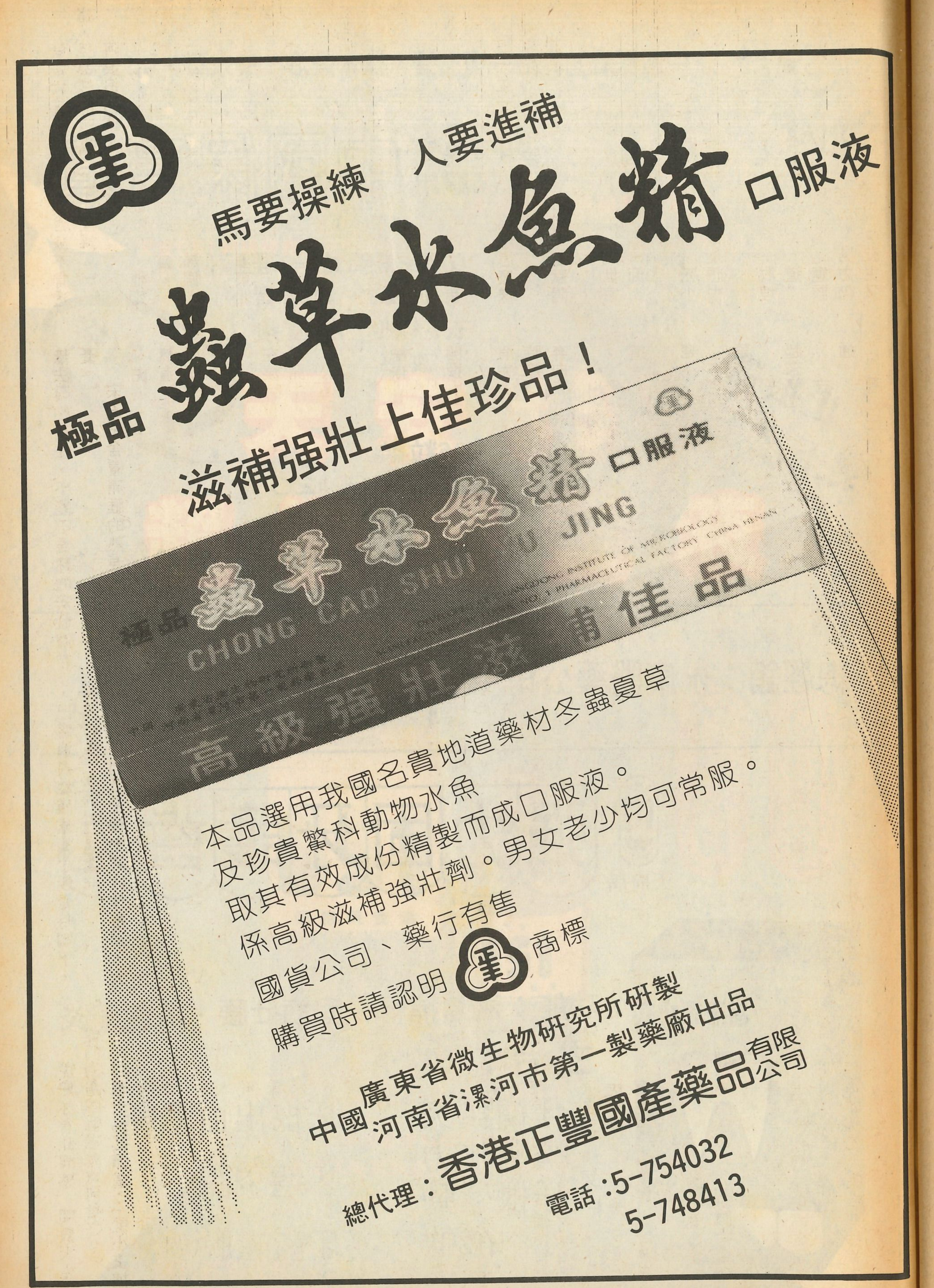
仙人跳道：「對七殺刀，賽西施念念不忘，揚言總有一天會弄到手，叫教主小心保管，別落入他人之手。」

小流浪氣得直跺脚，大吼大叫道：「養老鼠，咬布袋，得了便宜他奶奶的還賣乖，這個臭娘們也未免欺人太甚！」

虎妞道：「可知她的身份來歷？」

王不留道：「這是一個謎。」

宋玉兒道：「姓甚名誰？」



偷張大搖其頭道：「賽西施不肯透露，但臨去之時曾留下來一句話。」

阿恨追問道：「甚麼話？」

張三元道：「得不到七殺刀，她死不甘願，會在前途候教，隨時出擊。」

小流浪道：「這個賤人是往那個方向去的？」

李東雲道：「一行七八人，望東北而去。」

虎妞道：「距離現在有多久？」

仙人跳道：「不久，頂多才出去四五里地。」

阿恨道：「不遠就好，咱們現在追趕或許還來得及。」

方待彈身而起，宋玉兒忽然忸忸怩怩的道：「小王爺，我想……我想……」

恨天生一怔神，道：「妳想怎麼樣，快說呀，別吞吞吐吐的。」

宋玉兒道：「小妹想再去一趟歐陽世家。」

小流浪的嘴巴好快：「去歐陽世家幹嘛？該不會是想再嫁給那個白痴、傻蛋、低能兒吧？」

宋玉兒紅着眼圈道：「哎呀，死小流浪，你想到那裡去了，人家是想去收埋先母的遺體。」

唐雪蓮的死屍就是阿恨親手收埋的，宋玉兒的想法他充分瞭解，道：「人死入土爲安，爲人子女，這是應該的，只是歐陽春的莊院雖毀，勢力仍在，在目前的這種情況下，本教主又無法陪妳前往，不能不爲妳的安危擔憂。」

宋玉兒含着滿眶的熱淚，從阿恨、虎妞、小流浪的臉上緩緩掃過，戚然道：「謝謝小王爺的關懷，也謝謝虎妞小流浪爲我所做的一切，請放心，小妹會處處小心，事事留意的。」

終於忍不住滾下來兩行熱淚，就在淚眼模糊中揮手告別，依依不捨的離開大家。

阿恨追上去塞給她一張銀票，道：「請多珍重。」

虎妞的眼圈也濕了，道：「但願後會有期。」

小流浪的話最絕：「可不能再想不開投水上吊啊！」

當宋玉兒的倩影在三人的視線內消失時，眞巧，中州四怪的痲穴也適時豁然自解，大夥兒當即踏上征途，奔向東北方。

* * *

賽西施是何方神聖？他們不知道。

賽西施的身份來歷？他們不清楚。

賽西施屬那門那派？他仍也不清楚。

對這樣一個謎一樣的人物，追趕起來何異大海撈針。

充其量，只能盲人瞎馬，亂尋一通。

這日七殺教的伙伴們來到了豫中，已將追殺賽西施的念頭暫時擱下，進入許昌，準備對付龍虎門。

龍虎門乃是豫中的武林重鎮，大當家的降龍手龍九天，二當家的打虎將藍虎臣，三當家的河東獅金三娘，四當家的黑豹子段青書，龍、虎、獅、豹四人在江湖上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尤其手下高手如雲，更是如虎添翼，雄霸一方。

爲了穩操勝券，一戰成功，使降龍手龍九天能夠乖乖的前往死亡谷負荊請罪，擁護老煙槍爲武林王，或者歸順七殺教，壯大聲威，阿恨、虎妞、小流浪特地鄭重其事的，潛至龍虎門附近，實地偵察了一下地形。

好險峻的所在，一座城堡式的建築依山傍水，牆高三丈，上面還有垛口瞭望台，惟一的一個大門就在河邊上，有一座吊橋貫通兩岸。

若將吊橋收起，簡直飛鳥不渡，强敵莫入，可謂固若金湯，外人很難越雷池一步。

看得小流浪直皺眉頭，憂心忡忡的道：「媽的個巴子，龍虎門眞會選地方，倘若姓龍的閉門不戰，沒有個百二八十名好手，很難攻進去。」

虎妞搖頭嘆息道：「只怕就算幸而進得去，也不容易出來，一個不小心就會成爲別人甕中之鱉。」

小流浪望了阿恨一眼，道：「看來又需要我們偉大的恨教主出個點子，定個計策了。」

虎妞亦有此同感，問恨天生：「龍虎門的這四個老鬼有何嗜好？」

阿恨大搖其頭道：「就小王搜集的資料，這四個老傢伙並無特別偏好。」

小流浪翻了個白眼，道：「無法投其所好，投其所惡也成。」

恨天生道：「可惜他們也沒有特別厭惡的事物。」

小流浪垂頭喪氣的道：「慘啦，慘啦，既不能投其所好，又無法投其所惡，到底該如何來下手？」

阿恨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可以刨他們的牆脚。」

小流浪精神百倍的道：「刨牆脚？這簡單，明天就叫四怪僱幾百個農夫來挖。」

虎妞聞言哂笑道：「笨啊，還不是普通的笨，而是大笨特笨。」

小流浪不服氣，理直氣壯的道：「哼，妳才笨呢！難道說阿恨的意思不是想將城牆挖倒刨平？」

虎妞肯定的說：「當然不是。」

小流浪道：「那阿恨的意思是甚麼？」

虎妞道：「這只是一個計策，利用各種巧妙的謀略，在他們中間製造矛盾，挑撥離間，甚至乾脆出錢收買龍虎門的高手，將龍、虎、獅、豹孤立起來，進而逼他們主動出面跟咱們攤牌。」

小流浪還是不死心，找恨天生印証：「阿恨，是這樣嗎？」（未完・九）